

苏联革命家丛书



【苏】格尔曼·纳加耶夫 著
张德广 郑淑兰 沙龙 译

SULIAN GEMINGJIA CONGSHU

为了幸福

——基洛夫的一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为 了 幸 福

——基洛夫的一生

〔苏〕格尔曼·纳加耶夫 著
张德广 郑淑兰 河戈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焕文
封面设计：安振家

为了幸福

Weile Xingfu

——基洛夫的一生

〔苏〕格尔曼·纳加耶夫 著
张德广 郑淑兰 河戈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310/16·字数300,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700

统一书号：10093·636 定价：1.55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格尔曼·纳加耶夫是在苏联最初实行五年计划期间步入文坛的。他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奥卡河畔的往事》、《安德烈·别列津》、《新世纪》和描写火箭技术巨匠基巴利契奇、齐奥尔科夫斯基、灿德尔、科罗廖夫的生活和成就的三部曲《宇宙的先驱者》。现在和读者见面的《为了幸福》，是作者的新著。该书详细地描写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列宁主义者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光辉的一生。作者成功地再现了这位朴素的、受人爱戴的、善于鼓舞人们建树功勋的人的真实形象。

本书译稿承蒙戴维民同志校阅，在此表示衷心地谢意。

限于译者水平，一定会出现疏漏和外误，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第一章

一

一个戴花头巾的女人担着两桶水走近一座灰色的木房子。她麻利地把水桶放在绿草地上，用扁担轻轻地敲着窗户，喊道：“喂，梅拉尼娅，你听见没有？”

没有人答应。于是她使劲地敲了几下，大声嚷嚷道：“阿夫杰耶夫娜！你们家的人是全死光了怎么的？”

窗户抖动了一下，敞开了。

“哎哟，是你呀，西兰季耶夫娜？”从屋里传来一个老太婆低哑的声音。接着，一张裹着褪色头巾的发黄的、布满皱纹的脸探出窗外。

“是我敲你家窗户，梅拉尼娅·阿夫杰耶夫娜。我给你担来一担子好消息：快去接你的孙子吧！”

“哎哟，我的天！真的来了吗？在哪儿？”

“在河里洗澡呢。想必是刚刚下轮船……你看，那不是来了！”

“谢谢你，亲爱的。我这就叫他的姐妹们去接。进屋来坐坐呀，西兰季耶夫娜。”

“谢谢。我有空再来。”说着，她把两只水桶挂到扁担上，然后熟练地担在肩上，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身材不高的小伙子正向她走来。他身穿黑色制服上衣，

金属钮扣闪闪发光，肩上一前一后背着一个篮子和一个包袱。他脚步轻快、敏捷，带遮檐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露出乌黑的、湿漉漉的头发。

“您好，西兰季耶夫娜！”小伙子微笑着，露出两排皓齿，有礼貌地向那个担水的女人打招呼。

“您好！谢廖沙！路上辛苦了。”

“谢谢！”

这时，破旧的棚门一下子拉开了。两个穿着印花长连衣裙、辫子上扎着绸带的姑娘向他奔来。

“谢廖任卡，你好！谢尔贡卡，你可回来了！”她们争着吻他，接他的行李。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姐妹们，你们好吗？”他高兴地说着，和她们一一拥抱，亲吻。

三人并肩走进院子。奶奶忙不迭地迎面走来。她又瘦又小，裹着头巾。谢尔盖一看见奶奶，就把手中的东西往地上一扔，跑过去拥抱她。

“您好，奶奶！您好，亲爱的奶奶。我回来了。”

“你好，谢廖任卡。”梅拉尼娅·阿夫杰耶夫娜用手背擦着眼泪说，“天天盼着你回来，孩子。我以为见不到你了。我身子骨不顶事了，眼下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

“别担心，奶奶。您会长寿的。您会看到我当上机械师的。”

“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孩子？”梅拉尼娅叹了一口气说，“路上碰到啥事了，耽搁这么久？”

“在码头上干活来着。得挣点路费。”

梅拉尼娅舔了舔干瘪多皱的嘴唇，象下命令似地说：“姑娘们，到正房里去！把行李也拿到正房里去。把茶炉子生着。咱家今天有大喜事呀！来，谢廖任卡，搀着我。这是上台阶，我真是

老得没用了。”

“走吧，奶奶。您放心好了。”谢尔盖搀着奶奶向正房走去。

他们走进正房，坐下来。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也刮得平平整整。

谢尔盖立刻感到在家里是多么温暖、舒适。屋里有几把笨重的椅子，靠窗户摆着一张小桌，桌子上铺着家织的花边桌布。看到这一切，谢尔盖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

妈妈就是在这张小桌旁用一台陈旧的“嘎嘎”作响的缝纫机做衣服的……天一黑，为了不点灯，为了躲开爸爸，谢廖沙就和姐妹们爬到高板床上小声讲故事。当爸爸醉熏熏地回来时，他们屏息躺着，不敢出声。妈妈服侍爸爸睡下，又去缝衣服，常常坐到鸡打鸣。他们在缝纫机单调的响声中渐渐入睡。

现在，谢尔盖看到这张小桌子，想起有一天，爸爸在外边喝得酩酊大醉，带着一股刺骨的冷空气闯进屋来，提起缝纫机就走了。全家人到处寻找，不见他的踪影。后来听人们说，他到西伯利亚去了……

家里没了缝纫机，日子就更加艰难了。妈妈只好到一家商人那儿洗衣服、擦地板。有一天她着了凉，从此卧床不起。她患了百日病……

谢尔盖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日子，人们把她的尸体抬到墓地。那时他才七岁，身上套着一件破皮袄，戴着爸爸的旧帽子，穿着不知是谁的一双大毡靴。十岁的姐姐阿尼娅拉着他的手，跟在棺材后头。丽莎才四岁，留在家里……

谢尔盖刹那间眯起眼睛，仿佛又清晰地听见冻土块打在棺材盖上的响声。他浑身颤抖了一下，挺直身子，想把这些痛苦的记忆驱散。

“你怎么不作声，谢廖沙？不高兴吗？”梅拉尼娅问道。

“我高兴，很高兴，奶奶！我只是想起了妈妈在这张小桌旁缝衣服的情景。”

“你真是个好孩子！没忘了你妈妈。她归天了……是个多好的人哪！”

安娜捧着滋滋喷气的茶炉走进来。她面色红润，身材苗条。谢尔盖急忙走过去接过茶炉，放在桌子上。他好象想起了什么，急忙解开篮子，取出一块小头巾送给奶奶，又取出两串五颜六色的串珠送给姐姐和妹妹。

“谢廖任卡，买这个干什么？我是快入土的人了。你为了买这些东西，挨饿了吧？”

“没有，奶奶。是我在码头上干活挣的。我还带回家一些钱呢。”

“要是这样，就谢谢你了。来，让我吻吻你。”

姐姐和妹妹走到镜子前，把串珠戴到脖颈上，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说：“谢谢你，谢廖沙！”“谢谢你，亲爱的！”

全家坐下来喝茶，彼此问长问短，聊叙家常，谈到安娜是怎样当上教师的。谢尔盖又想起了什么，跑到篮子那儿，取出一串面包圈、两个用蓝色的纸裹着的白面包，还有一铁罐喀山酥糖。

“奶奶，这是给您买的酥糖，尝尝吧！”

“谢谢，谢廖沙，我尝尝。掰一块白面包给我。面包圈给姑娘们，她们牙口好。”

接着，又谈起了往事。

奶奶用颤抖的左手端着碟子，盛了一小匙酥糖，尝了一口，巴啦巴啦嘴。

“好吃吗，奶奶？”谢廖沙望着她问道。

“好吃！到嘴就化了……谢谢你，好孙子。你让我享福了。我不记得啥时候就着酥糖喝过茶了……卡捷琳娜去世十年了……”

“是的，十年了。”谢廖沙叹了一口气，“我记得就是那一年把我送进孤儿院里去的……”

“别想那些事了，孩子。我都把双眼快哭瞎了。你在那里也受够罪了，真是不得了。”

“开头真是难熬。不知怎么那时我最可怜萨尼卡·萨马尔采夫。”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

“他有什么可怜的？”梅拉尼娅迷惑不解地看着谢尔盖说，“他不是在家跟妈妈一起生活吗？”

“我知道。但我还是可怜他。我同他很要好。后来，我们在教堂附设小学见面时，我高兴得跳起来。听到他的什么消息吗？他回来了吗？”

“你的萨尼卡在家里。他能到哪儿去呢？他到咱家来过好几回了。”

“他长得越来越精神了！”丽莎垂下眼睛说，“要找个对象，不用发愁”。

“找什么对象？”安娜傲气地微笑着反驳说，“他还在维亚特卡实科中学念书呢。”

“他长得又魁梧，又匀称，头发是淡褐色的。”妹妹还是说个不停。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丽莎？”奶奶笑着问道。

“说看上就看上了，人家连句话都不兴说呀！”丽莎微带嗔意地回答说。她那圆乎乎的晒黑的脸蛋上泛起一阵红晕。

“我很想念萨尼卡，把他当亲兄弟。”谢尔盖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你的萨尼卡会来的。他一听说你回来了，就会跑来看你。”奶奶喃喃地说，好象有些不满意，“听，有人开了栅门，莫不就是他来了？”

丽莎全神贯注地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说：“是他，是他，奶奶！脚步多轻快。是他！”

门“吱扭”一声响，一阵脚步声穿过通廊。接着，一个身穿钉着银纽扣的灰色短上衣的小伙子出现在门口。他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一缕浅色的头发搭在前额上。

“谢廖沙！我的好朋友！可见到你了！”小伙子大声说着，向满面笑容的谢尔盖跑过来。

二

谢尔盖和萨尼亚郑重其事地坐着喝茶。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两人来到绿草丛生、洒满阳光的院子里。

谢尔盖好奇地打量着朋友的短制服上衣和长长的裤子，感叹道：“萨尼卡，你可真神气啊！简直成了个小少爷！中学生……不久就要毕业了。”

“是的，明年毕业。”萨尼卡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真行！打算考什么？”

“考法律。你呢？”

“我上技术学校时慈善会曾两次拒绝出钱，我还能抱什么奢望呢？”谢尔盖蹙着眉头说，“我最多能当上一名机械师。”

“能不能进公费技术学校？”

“你想到哪儿去了！不行，萨尼卡，这种学校我进不去。我先找个活干，以后再说……我们去游泳吧。”

天空暑气蒸腾，郁郁葱葱的白杨树林纹丝不动。在阳光的映照下，香树丛的叶子在栅墙上印出斑斑驳驳的影子。两个朋友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

谢尔盖走到门前的台阶上，冲屋里喊道：“喂，姐妹们！我们去游泳啦！”

谢尔盖和萨尼卡从童年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萨马尔采夫一家从前就住在谢尔盖家的隔壁，租的是谢尔盖家房子的一半，只付很少的租金。萨尼卡的母亲是个寡妇，一个人抚养四个孩子。两家的七个孩子不是在科斯特里科夫家里玩，就是在萨马尔采夫家里嬉戏。两位母亲轮流照料孩子们。

冬天，孩子们常常呆在炕头上或者高板床上。姑娘们玩自己做的布娃娃，男孩子用木块盖房子，筑城堡。夏天可就自在了！他们打秋千，捉迷藏，跟着大人到树林里去采浆果和蘑菇。

谢尔盖在妈妈死后被送进了孤儿院。他非常想念萨尼亚，后来他们进了教堂附设小学才又在一起了。他们是同桌，一到星期天，他们就一起去滑冰。

两年的相处使他们更加难舍难分。谢廖沙学习成绩较好，毕业时获得了奖状，被市立中学录取，而萨尼亚·萨马尔采夫托舅舅的人情进了实科中学。

这次分别的时间最长，因此两人一见面就总也谈不够。

他们从一条布满尘土的大街拐进一条小巷，来到乌尔茹姆卡河绿色的陡岸边，在一棵柳树下找到一个幽静的地方，脱掉衣服就“噗通噗通”跳进清澈的水中。

“嘿，太美了！嘿，舒服极了，萨尼卡！”谢尔盖快活地喊道，“疲劳一下子消失了。你知道，我今天是从采波奇金诺走来的。”

“我从维亚特卡是坐轮船回来的，”萨尼卡吹着水花，大声地说，“从采波奇金诺是抄小道走来的：将近十五俄里呢。”

“有人说是二十俄里。”

“那是走大道算的。”萨尼亚解释说。

他们游到对岸，仰面朝天躺在滚烫的金黄色的沙滩上。

“太好了！”萨尼亚美滋滋地舒展着筋骨，“依我看，谢廖加，

走遍全俄罗斯也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游泳地方了。”

“是啊，”谢尔盖赞同地说，“在喀山，我到伏尔加河里游过，那地方真是开阔，没说的！可我总觉得不那么自在，人太多。那里的水也没有这里清。”

“维亚特卡河也是这样。一放木排，就别想找到一个空地方。而这里是多么美啊！总而言之，这是乌尔茹姆卡河嘛！”

他们在太阳光下晒了一会儿，又游过来，躺在柳树荫下的草地上。

萨尼亚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好朋友，微微皱起眉头说：“谢廖什卡，你瘦多了。是不是技术学校里生活很苦？”

“反正不那么甜就是了。半饥半饱地过日子。不过我并不丧气。习惯了。你看工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啊！”

“怎么，难道更苦吗？”

“他们拖家带口，要养活孩子……我们常常被赶到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去干活。那里生产肥皂和蜡烛。又闷又热，臭气熏人，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而工人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他们没有节假日，工作繁重而且危险，许多人烫伤、中毒，可工资却少得可怜。”

“厂主为什么不管呢？难道他们是睁眼睛子？”

“萨尼卡，你说得真可笑。”谢尔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在我们乌尔茹姆富人还少吗？有人帮助过你家或我家吗？你怎么不吭声，啊？涅克拉索夫说得好：富人不行善。”

“不是富人，是幸运儿。”萨尼亚纠正他说，“你忘了，我们一起学过的嘛。”

“那还不是一码事！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也好，富人也好，幸运儿也好，反正都是一路货！他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哪管工人死活……萨尼卡，你认为这样的生活正常吗？”

“要是正常，工人就不会罢工了，革命者也不会向沙皇开枪了。在维亚特卡，我听大学生讲过斯捷潘·哈尔图林的故事。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好象听说过……”

“他在维亚特卡住过。象你一样，也是在技术学校读书。后来到了彼得堡当了木工。他参加了秘密团体，组织过罢工。很多人被捕入狱后，他设法进了冬宫做木工活，把沙皇的餐厅给炸毁了。”

“这是真的？把沙皇也干掉了吗？”

“沙皇没有被炸死。他吃饭来迟了。”

“他们抓住哈尔图林了吗？”

“他躲藏起来了。是他的同志们帮了忙。他是民意党人。”

“英雄！”谢尔盖赞叹道，“你说斯捷潘·哈尔图林是民意党人？我记得……哎，老兄，让我想想，他好象是和热里亚鲍夫一起干的？”

“对。也是热里亚鲍夫救了他。你是怎么知道热里亚鲍夫的？”

“也是听大学生们说的。我同他们住在一起……热里亚鲍夫是个真正的英雄！是民意党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

“原来是这样！好，我也能打听到民意党人的情况。住在这儿的流放者可能知道。”

“他们当然知道。可以问问他们。你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吗？”

“当然！去年我的代数考砸锅了，决定秋天重考。他们帮助了我。他们那里来了一个希腊人，原是彼得堡的大学生，名叫马夫罗马蒂。就是他帮我准备考试的。我们是经马斯洛科维茨介绍才相互认识的。”

谢尔盖听他这么一说，一翻身从地上站起来。

“能带我去吗？”

“怎么，马上去？”

“干吗要拖延呢？他们有些人还记得我。还是你把我推到《诺亚方舟》里去的嘛！”

“不行，谢廖加。现在他们正吃午饭，不方便。他们生活很苦，但很好客……我们还是晚上去吧。”

“那好吧。可是你说话得算数。”

“我来叫你。”

“好！”谢尔盖拉住萨尼亚的手，“来，我们再游个来回。”

三

谢尔盖回到家里，就开始劈木柴。他干得又带劲，又灵巧。截成段的桦木晒得干透了，猛力一击就会开裂。谢尔盖浑身充满青春活力，他一边抡起斧头劈下去，一边使劲地喊着“开！”“开！”

他劈完木柴，担起两只空桶，吹着口哨到山脚下的希涅尔卡河去担水。

这里离那条小河不算远，可是担着两桶水爬山却要费点力气，大约要登一百个台阶。要是冬天和秋天来担水，那就更加困难了。

谢廖沙在家时，总是叫家里的铜水槽和两只水桶盛满水。今天也和往常一样，他没等别人催促就到河边去了……

姐妹俩和奶奶在厨房里忙活着。她们白天就商量好要给谢尔盖做一顿油煎春饼吃。凑巧，地窖里还存着一些去年的醋渍黄蘑菇和腌咸的白蘑菇。丽莎到邻居家要来一些酸奶油。这样，做春饼的东西就都准备齐了。

谢尔盖回到家，把水桶放在台阶上。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油煎饼？”他心里想，提起水桶走进厨房。

炉子下面烧着火，炉子上面摆着两只平锅，盘子上喷香的油

煎饼冒着热气。谢尔盖高兴极了。

“谢谢你们，奶奶，姐妹们！瞧我这一回要吃个够！”

奶奶梅拉尼娅尝了一口煎饼，舔了一下油乎乎的嘴唇。

“姑娘们，你们给谢廖沙煎的饼比馆子里做的还好吃呐。快摆桌子吧。”

谢尔盖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过了一会儿才细细地咀嚼着品尝到家做油饼的特殊味道。

大家吃饱以后，把茶炉端上来。喝完茶，谢尔盖兴致勃勃地说：“油煎饼太好吃了，谢谢你们，亲爱的！我今天是两年来头一次吃得这样饱。姐妹们，咱们唱个歌好吗？”

“唱吧，谢廖任卡，”奶奶说，“我真想听听，开开心。丽宗卡，你领唱，咱家就数你的嗓子最好了。”

“唱什么呢？”

“就唱妈妈喜欢的那支歌吧。”安娜提议说。

丽莎把双手放在膝上，微微垂下她那灰色的大眼睛，轻声唱起来。由于羞涩，她的清脆的声音有些打颤：

不是风儿使树枝低垂，

不是茂密的树林发出声响。

安娜和谢尔盖轻声而和谐地随唱道：

是我的心儿在呻吟，

就象秋叶在颤抖……

歌声轻盈，真挚感人。奶奶坐在那儿听着，慢慢地低下头，用一只手撑着下颌，两行泪珠顺着她的松弛的面颊滚落下来。

谢尔盖看见奶奶在哭泣，就不再唱下去了。

“奶奶，您怎么啦？您哭了？”

“嗯，谢廖任卡，我忍不住……我这是太高兴了。唉，卡捷琳娜没有盼到好日子。要是她还活着，看到你们这样，该有多高兴

啊。让她安息吧……”

又唱了几支歌。姐妹俩把桌子收拾好，就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起来。

“姑娘们，你们要到哪儿去呀？”奶奶问。

“我们去玩！”丽莎大胆地回答道。她转过身来对坐在窗口读书的哥哥说：“谢廖沙，你同我们一起去吗？”

“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去玩，丽莎，可是我已经和萨尼亚说定要去看望我们的老师。”

丽莎走过来，悄悄对谢尔盖说：“你的薇鲁什卡回来了。昨天她到市花园去过。”

“真的吗？她给我写信说八月份才能回来。”

“昨天她来找我过你，可能今天还会来。”

“丽佐克！”谢尔盖高兴得跳起来，抓住妹妹的手说：“今天我实在不能去见她。这样吧：你告诉她我回来了，明天一定到市花园去找她。”

第二章

一

波尔斯托瓦洛夫斯卡亚街上有一栋低矮的大房子。住在这里的流放者把它叫做“诺亚方舟”。这所房子是他们向一个叫祖巴列娃的女商人租来的。

当地居民对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流放者抱着各种各样的态度。

一些人惧怕这些造反者，绕着这所房子走；另一些人则相反，对他们很好奇；走过这所房子时，就从窗口向里张望，甚至停住脚步，听流放者拉小提琴或者唱这里的居民从未听过的歌曲。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中学教师和律师敢到这所房子里去。

萨马尔采夫一家用舅舅借给他们的钱买了一所房子，把房子的一半出租给流放犯人维拉·尤里耶夫娜和彼得·彼得罗维奇·马斯洛科维茨夫妇居住。夫妇俩很善良，非常喜爱孩子。萨尼亚和谢廖沙童年从孤儿院跑回来时，就经常在他们家里玩。

马斯洛科维茨的流放者难友也常来串门。有一个星期天，谢廖沙用不着匆匆忙忙地到孤儿院里去，他和萨尼亚在马斯洛科维茨家里翻阅一本订成一大册的《田野》杂志。

“彼得·彼得罗维奇不在家吗？”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门口问道。

谢廖沙和萨尼亚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站在门口。

“他出去了……”

“噢，我等他一会儿。”那巨人在沙发上坐下来，接着问：“你们是在看图画吧？”

“嗯……”

“我给你们一本好书，想看吗？”

巨人用一双蓝色的眼睛和蔼地望着他们，嘴角上挂着微笑。

“你们不用怕我，孩子们。我是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朋友。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好吗？”他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谢廖沙的一只小手放上去只占一个手心。巨人说，他的名字叫弗兰茨·亚诺维奇·斯普鲁德。

“你们觉得我的名字很别扭，是不是？这是拉脱维亚人的姓名。你们用不着全记住，就叫我弗兰茨叔叔好了。”

“好吧，弗兰茨叔叔。”谢廖沙胆子大了起来，“您说的那本书是在您家里吧？”

“不，在菜园窝棚里。就在希涅尔卡河岸边。”

“我们知道那个窝棚。”萨尼亚高兴起来。他记得在河边看见过这个巨人担水。

“那太好了！到窝棚里来找我吧，那本书就专等你们了……”

两个小朋友向彼得·彼得罗维奇打听了斯普鲁德的情况，然后才到他窝棚里去取来了那本书——伏尼契的小说《牛虻》。

谢廖沙和萨尼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他们忘记了游泳，忘记了钓鱼，忘记了划船，也不再打棒球和玩羊拐子了。勇敢的牛虻吸引着他们……

孩子们把书还给了弗兰茨叔叔。此后，他们常常到他的窝棚里来，帮他给蔬菜浇水、锄草。有时候他们跟他去钓鱼，甚至还到“诺亚方舟”去过。

时光流逝，不觉过去了好几年。谢尔盖心里想：“这次再去找那些流放者，他们还会认得我吗？”他很想和他们谈谈，向他们打听一下斯捷潘·哈尔图林的事迹。他想，这也许是萨尼亚瞎编的，但也可能正是我们俄罗斯的牛虻。

谢尔盖正坐在敞开着的窗户旁看书，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熟悉的轻快的口哨。他向窗外望去，看见是萨尼亚，便飞也似的奔到街上。然后，两人不慌不忙地向“方舟”那个方向走去。

二

谢尔盖和萨尼亚还记得，流放者们每天晚上都在一间大食堂里聚会。这次，他们走进宽敞的走廊，敲了几下那间屋子的门。

“进来！”屋里传出一个嗜哑的声音。

谢尔盖拉开门，看见一个面孔黝黑的陌生人站在窗户旁，手里拿着画笔和调色板，面前立着一个自制的没上油漆的画架，画

架上铺着一张油画。

“哦，隐士萨沙来了！”画画的人微笑着，把调色板和画笔放到桌子上，“你好啊！怎么样，一切都平安吧？”

“您好！谢谢您，斯皮里东·德米特里耶维奇！要不是您，实科中学就把我除名了。问题总算解决了，代数考试通过了。现在我是回来休假的。”

“有没有尾巴？”

“没有！”萨尼亚笑着说，用目光指一下谢尔盖，“这是我的伙伴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在喀山上技术学校。”

“在喀山？那太好了！你好！我们认识认识吧。”他一边伸出手来，一边说：“我姓马夫罗马蒂。”

谢尔盖看着这个面孔黝黑、长着鹰钩鼻子的人，低垂的眉毛下面两只大眼睛闪烁着粗犷强悍的目光。他心里想：“这个人大概刺杀过沙皇。”他甚至觉得有点可怕。

“朋友们，来，瞧瞧我这张画。怎么样，画得象吗？”

萨尼亚首先走近画架，看了一下那张油画，又观察了一下窗外，说：“好极了！房子和树木画得象活的一样。”

马夫罗马蒂大声笑起来：“房子不可能是活的。只能说画得象。”

“对，对，画得象。我本来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萨沙更正说。

“你的意见呢，谢廖沙？”

这个乍看起来表情严肃的人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谢尔盖的名字，而且就象老熟人似的跟他说起话来。这使谢尔盖感到惊奇。他走近那幅画，审视了一阵子，说出了他脑子里突然出现的一个想法：“有生命力！”

“你说有生命力？”马夫罗马蒂惊异地反问道，仔细地看了看自

己的画说：“有生命力……你们知道吗？这是一句称赞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就论证过这一思想。你读过吗？”

“没有……”

“有生命力……是吗？说得太好了！你也作画吗？”

“不，我只是随便画点什么……”

“请坐，年轻人。我们的人一会儿就来，等一下我们一起喝茶。你们在钻研什么问题？”

“我们没有钻研什么，斯皮里东·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尼亚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这不可能！甚至连书也不读吗？”

“那倒不是，我们一起读了《牛虻》。”

“《牛虻》？书是斯普鲁德借给你们的吧？怎么样？有生命力吗？”

“这本书太好了！真的有牛虻这个人吗？”萨尼亚问道。

“不知道……也许有。”

“真有斯捷潘·哈尔图林这个人吗？”谢尔盖问道。

“哈尔图林？你们怎么知道他的？”

“我是在维亚特卡听人说的，”萨尼亚说，“那儿有很多人知道他。”

马夫罗马蒂把凳子移近谢尔盖和萨尼亚坐的沙发，坐下来，向前探着身子对他们说：“哈尔图林……朋友们，他是另一种类型的英雄。不是虚构的，而是真正的英雄！他是一位工人革命家，党的组织者，这个党提出要推翻现制度。明白吗？只是要记住，这一点千万不要对别人讲！不然会坐牢的。你们年轻人要向斯捷潘·哈尔图林学习，而不是牛虻。哈尔图林是为人民忘我服务的榜样。”

！“您是说，他牺牲了？”

马夫罗马蒂向他们靠得更近一些，低声说：“在冬宫进行的那次爆炸没有成功。同志们帮他躲藏起来，把他送到了敖德萨。他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听说过这个党吗？”

“听说过。”谢尔盖和萨尼亚同声回答说。

“有一天，斯捷潘和他的同乡尼古拉·热尔瓦科夫——他曾是一位大学生——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又一次英勇行动。”

“什么行动？”

“他们在敖德萨处死了基辅军事检察长、刽子手斯特列利尼科夫。他们是在星期日海滨公园游园时把他杀死的。”

“两人都被捕了吗？”谢尔盖的声音发颤了。

“是的，两人都被捕了，按照沙皇的命令被处以绞刑。他们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牺牲时没有被当局认出来。”

“怎么没有被认出来？”

“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同志，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来，民意党发表了公报，才宣布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原来是这样……”萨尼亚叹了一口气，“我听说，斯捷潘的哥哥好象还住在维亚特卡。”

“这有可能。”马夫罗马蒂咳嗽了一声，接着说，“很可能。斯捷潘应该活着，他那时才二十五岁……他的一些战友和朋友服过苦役之后又回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也有一些流亡到国外，例如普列汉诺夫。他现在在国外和列宁一起主办马克思主义的《火星报》。《火星报》被秘密运到俄国，有时甚至能送到乌尔茹姆来。”

“乌尔茹姆？你们这里也有《火星报》？”谢尔盖问道。他那炽烈的目光闪烁着期望。

马夫罗马蒂用一个手指封住嘴唇，表示要当心。他说：“读了这样的报纸会坐牢的。”

“我们不怕！”谢尔盖急躁地大声说。

“不怕，这很好！要大胆，但同时又要谨慎。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容易急躁，就更要当心。你们说，我们为什么被流放到乌尔茹姆来？就是我们大胆是大胆，但不够谨慎……”

“嗨！我们这里来了客人！”随着一个喻声喻气的声音，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巨人弗兰茨·斯普鲁德和有点驼背的、长着黑胡子的流放者佐特金一起走进屋来。

“你们争论什么问题，斯皮里东？”

“我们在谈论关于谨慎的问题。”

“这是科斯特里科夫，对他不用担心。”驼背的人冲着谢尔盖点点头说：“这小伙子是我们的人，进过孤儿院。可以信任他。”

“这话说得对。”斯普鲁德插言道。

“好。你看，有这样的人为你担保了。佐特金和斯普鲁德都亲自推荐你了。”

“马斯洛科维茨大夫也很了解我们。”萨尼亚有些激动地说，“他住的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好，好，小伙子。我给你们报纸看。”马夫罗马蒂说，“正好这一期刊登了列宁的文章《从何着手》，你们读读吧！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但是我要警告你们：把报纸保存好，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这份报纸。”

“您放心吧，放在我们那儿谁也找不到！”萨尼亚保证说。

马夫罗马蒂从沙发的衬板下面把一份叠得很紧的报纸取出来，递给萨尼亚。

萨尼亚把报纸藏到帽子里。

“行，有两下子。”马夫罗马蒂夸奖了他，接着便对刚刚走进来的两个人说：“怎么样，老朋友们，你们这一趟收获如何？”

“大丰收！拣来了两篮子白蘑菇！”

“太好了！太好了！”马夫罗马蒂高兴地说，“你们去洗洗手吧，

把大家叫来吃晚饭。”

“走吧，弗兰茨！”佐特金叫着斯普鲁德，闪到门旁边，让斯普鲁德先出去。

“我们该回家了！”萨尼亚站起来说。

“不，不，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马夫罗马蒂拦住他们说。

“老师在等我们呢！”谢尔盖帮萨尼亚说，“我们以后再来。”

“朋友们，你们大概是太客气了，这没必要。我们这里是公社制，我们一向欢迎客人。”

“什么是公社制？”萨尼亚问道。

“就是吃大锅饭。谁有什么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钱，都交公，然后再平分。大家对这个办法都满意。我们轮流做饭，集体采办食品。”

“这太好了！”谢尔盖赞叹地说，“要是所有的人都开始过这样的生活，那将会是怎样呢？”

“那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了！”马夫罗马蒂微笑着说，他的面孔显得那样亲切、慈祥。

“共产主义？”谢尔盖问道。

“对。这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听见了吗，萨尼亚？”谢尔盖兴奋地说，“共产主义！多么响亮的字眼儿……谢谢您，斯皮里东·德米特里耶维奇。认识您，我们很高兴。”

“再见，朋友们！再见！到我们这儿来吧，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马夫罗马蒂把他们送到门口，又一次同他们握手。

谢尔盖看着马夫罗马蒂的脸、黑色的眉毛和热情的眼睛。此刻，他觉得马夫罗马蒂的面孔就象牛虻的一样刚毅，充满愤怒的神情……

萨尼亚·萨马尔采夫夏天睡在院子后头的库房里。这间库房是用圆木建成的，地上和顶棚都是厚厚的木板，要是有窗户，就同一般的木房没有什么区别了。

库房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散发着干草的气息。这里存放着破旧的家具什物和冬天的衣物。靠门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翘翘楞楞的木椅子。桌上有一盏油灯，摆着几本书。

左边靠墙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装满干草的褥垫，被子是用布头做的。靠右墙是一张木床，被子是凸纹布做的。

萨尼亚把自己的朋友从“诺亚方舟”领到了这个库房里。

太阳早已落了，但街上还很明亮。夏天的黄昏总是拖得很长，很晚才黑下来。库房里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点起了油灯。

萨尼亚赶忙关上门，插上门闩。然后，他把帽子摘下，放到桌子上，从中取出报纸，把它展开。报纸不大，版面紧凑。他小心翼翼地吧报纸摊平。

“咱们怎么办，谢廖沙？开始读吧？”

谢尔盖小心地拿起报纸，低声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稍稍提高声音，“《火星报》！”接着他压低了声音，兴奋地读道：“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这是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的复信中的一句话。

“怎么样？来劲吧？”萨尼亚问道。

“是的，萨尼亚，很来劲。但是这些话我们必须用心读，动脑筋。可现在我太困了，简直睁不开眼。我在轮船甲板上一整夜没合眼，而且家里还等着我……”

“那咱们这么办吧：明天你到我这儿来，就在那个木床上睡，下面垫的是新干草。咱们夜里读。”

谢尔盖忽然想起了薇拉，想起了明天的约会。

“好吧，萨尼克，就照你说的办。咱们明天再好好商量商量。我走了……你把报纸藏在哪儿呢？”

“我会找到地方的。”

“咱们一起把它藏起来吧。”

“好！”

萨尼亚在库房里转了一圈，这儿看看，那儿瞅瞅。突然，他把一把椅子放到山墙下面，纵身跳上去。

“谢廖加，你把报纸叠起来，递给我。”

谢尔盖看到萨尼亚在一根圆木的上面摸索着寻找裂缝，便微笑着说：“嘿，这个办法好！”他把报纸折叠成一个长条，递给了萨尼亚。

萨尼亚巧妙地把报纸塞进了圆木的缝隙里。

“能看出来吗？”他问道。

“看不出来，很好。那么多圆木，那么多裂缝，谁也不会到那里去搜查。你真有办法。”

萨尼亚从椅子上跳下来，一下抱住谢尔盖说：“你瞧，谢廖加，我们俩也成了秘密工作者了……”

谢尔盖开了栅门，看见姐姐和妹妹已经回来了。她们正和奶奶坐在房前的台阶上等着他。

“哎呀，谢廖任卡，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奶奶埋怨道，“我们都急死了，担心出了什么事。”

“一切都很好，奶奶。我和萨尼亚去看老师了。”

“那就好，那就好。快到正房里去，给你留着饭呐。我们在这儿再呆一会儿。”

桌上摆着一个陶盘，里面盛着粥，一个陶罐，里面盛着牛奶，还有一大块面包，用一条绣花手巾盖着。

谢尔盖匆匆吃完饭，来到房前的台阶上。

“你们真能熬夜，还不该睡觉吗？”

“我们等着你呢，谢廖任卡。可不，该睡觉了。”奶奶打着哈欠说，用手指在嘴上画十字。

“谢廖什，我们在干草房里给你铺好了被褥。”丽莎说。

“好。谢谢。”

“姑娘们快去睡吧。谢廖沙也去吧。晚安！”奶奶站起来，由阿尼亚搀扶着，往自己屋里走去。丽莎走近谢尔盖，不声不响地把一张纸条递给他。

纸条上写满了铅笔字，但在昏暗中无法辨认上面写的是什麼。谢尔盖在衣袋里摸到火柴，划着一根，看到上面写道：“谢廖沙，你明天到市花园来吧。我等你。薇拉。”

谢尔盖把纸条放在衣袋里，向干草房走去。

入夜，和暖安谧，格外宁静，只有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更夫懒洋洋地敲打梆子的响声。

谢尔盖在柔软的干草上躺下来，伸了个懒腰。故乡的城市使他思绪如潮，浮想联翩。

在他眼前闪过许多熟悉的亲切的面孔：奶奶、阿尼亚、丽莎，萨尼卡·萨马尔采夫……许多熟人：斯普鲁德，佐特金和那位他还完全不了解但已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的象牛虻一样的人——马夫罗马蒂。

接着，在他眼前出现了斯捷潘·哈尔图林的形象。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的肖像，甚至也没听到别人谈起过他的相貌。浅褐色的头发，小胡子……在他眼前一闪即逝。一双严峻的眼睛好象在对他说：“谢尔盖，你应该知道我的一切！你应该成为我这样的人。你要英勇无畏地踏上斗争道路……”谢尔盖想说什么，可是在他面前又闪现出另一个人的眼睛。这双眼睛也是那么明亮，但

不是那么严峻，眼神是那样温柔，蕴含着爱情。

“薇拉！薇鲁莎！”他向她奔去……

薇拉·克利莫娃和谢尔盖一样，也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里受过教养。当谢尔盖在教堂小学快要毕业时，薇拉由于聪明、勤奋好学，被送到女子中学预备班学习。

那时，谢尔盖还没有注意这个小姑娘，薇拉也有点看不上他。谢尔盖个子不高，而且是个麻子。可是前年，当谢尔盖要到喀山去的时候，薇拉一下子觉得他比孤儿院里其他男孩子更好，更能干，甚至更漂亮，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谢尔盖也发现，薇拉这个黑辫子、细长腿的姑娘突然变得那样苗条，那样可爱了。

他们之间产生了热烈而温存的情谊。谢尔盖到喀山去时，薇拉来送行，甚至还哭了。两人一下子心里明白了：他们相爱了。临别，他们彼此表示今后一定通信，保持联系。

去年，薇拉交了好运气，她的教母从乡下搬到乌尔茹姆居住，把她从孤儿院里领出来了。谢尔盖在喀山给薇拉写了信，两人约好今年夏天在乌尔茹姆见面。薇拉来得比谢尔盖早几天。现在，他们就要重逢了。

第三章

一

谢尔盖天一亮就醒了。房门已敞开，奶奶正在厨房里做早饭。谢尔盖拿了一条手巾，担起水桶到希涅尔卡河去打水。他回来时见到桌子上摆着茶炉，饭已做好了。

他同家里人一起喝了一些加奶燕麦粥和茶，找到一把衣服刷子，走到门口台阶上，刷他的制服上衣和裤子。

“你刷那么干净干什么呀？”奶奶问道，“是不是有约会？”

“我要去孤儿院。我回家的路费是慈善会寄给我的……在成年之前我还得算是他们的人。”

“去吧，去吧，亲爱的。不能不去。要不人家会生气，不再帮助我们。也要去看看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前两天我在集市上见到过她，她问你回来没有……我担心他们叫你住在孤儿院里。你请求他们允许你回家住吧。我们总能凑合着住下的。”

“谢谢您，奶奶，我会请求回家住的。”谢尔盖从衣袋里取出钱包，递给梅拉尼娅，“奶奶，给您，我的钱都在这里。他们寄给我的路费和我的钱没用完，剩下的都在这里。”

“这哪能行？你也得用钱呀？”

“我留下了回去的路费。这些，您拿去吧。”

“你最少也得再留下五十戈比呀，万一用得着呢？”

“好吧，我留下五十戈比，剩下的您留着买吃的吧。”谢尔盖

终于同意留下一点钱，他把五十戈比包在手帕里，整了整上衣，说：“奶奶，我去了。”

这时，丽莎从屋里奔出来，在院子的栅门口追上了谢尔盖。

“谢廖沙，我怎么对薇拉说呢？”

“说我晚上一定来找她。一定。”

“要是孤儿院不让你回来呢？”

“难道我还是个小孩子？”谢尔盖有些生气了，“不让我从正门出来，我就从窗户里往外跳。叫薇拉等着我……”

二

孤儿院的女院长因事外出了，女监督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格鲁什科娃没有出去。谢尔盖想来看望的正是她。对他来说，这个女人就象亲生母亲一样。他从七岁起就受到她的教养，后来，又在她和教堂小学教师奥莉加·尼古拉耶夫娜·舒宾娜的帮助下进了市立中学。经过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不辞辛苦的奔波，乌尔茹姆市慈善会的董事会同意出钱让谢尔盖从市立中学转到喀山技术学校去上学。

谢尔盖从喀山给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写过许多信，向她表示感谢或者求教。虽然他在信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生活如何艰苦，但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感觉到、猜想到他常常挨饿，因此有时给他寄些钱去。

谢尔盖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孤儿院。这里好象是他的第二个家，但他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是痛苦的。只有和蔼可亲、对人富有同情心的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为孤儿院里的孩子们减轻痛苦。

谢尔盖走进院子，没有看到自己幼年时的伙伴们。他们几乎都离开这里了，有的找活干，有的去上学。一些陌生的、被折磨

得呆头呆脑的儿童把他团团围住。

谢尔盖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看见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站在书架旁。她穿着长长的深色的领子绣花的连衣裙，浓密的、淡褐色的头发结成一个髻，体态端庄匀称，象所有的女监督那样显得傲慢，令人望而生畏。但她那黑色的眉毛下一双蓝眼睛却是温柔的、彬彬有礼的。

“噢，谢廖沙！见到你，我非常高兴！你好！”她愉快地说，走近谢尔盖，向他伸过手来，“你完全长大成人了！”

她象对待同辈人那样，让谢尔盖在桌旁坐下，然后去吩咐女佣人送上茶来。茶来之后，她便开始同他谈话。现在，她不再象从前那样把他作为孤儿院里的学生进行说教了，而是象母亲对待长大成人的儿子那样亲切地、爱抚地同他谈话。

谢尔盖最近从喀山写来的一封信使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十分不安。他在这封信里描述了他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所见所闻，叙述了工人的悲惨境况和厂主穷奢极欲的阔绰生活，提出了“这是为什么”的问题。

她担心谢尔盖同那些举行罢工和游行的人结交朋友。这倒不是因为她说这些人不好，而是因为她在乌尔茹姆生活多年，不知看到过多少“倒霉的流放者”。她不希望好不容易跳出火坑的谢尔盖走上他们的道路。

“谢廖沙，给我谈谈你的学习情况，你和什么人交朋友，今后有何打算吧？”

也许是因为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善于怀着同情心、关切地听人讲话，也许因为他们之间早已建立了友谊和充分的信任，谢尔盖坦率地、津津有味地讲述起来。

但是，当谢尔盖谈到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时候，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两道细眉紧锁，额头上出现了两条深深的皱纹。

“谢廖沙，关于这一点我给你写信时已经说过了，”她打断谢尔盖的话说，“生活中有很多复杂难解的问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有穷人，也有富人……你回来是休息的，尽量不要去想这些事。你大概想知道是让你在家里住，还是在孤儿院里住吧？”

“是的，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我和家里人都希望我住在家里。”

“好吧，谢廖沙。我跟院里说说，你就在家里住吧。到这儿来吃饭，哪怕只吃午饭也好。”

“谢谢，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谢谢！”

“去看看院长吧，……也要去见见那些慈善家。一定要去，不然人家会认为你是一个不知感恩戴德的人。”

“好，我一定去。”谢尔盖说，但他并不想对人卑躬屈节。

“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这儿来。不要等我请你。我也可能抽空到你家里去看看……”

离开孤儿院，谢尔盖到消费税管理局去见该局监督兼慈善协会会长维克托·费多罗维奇·波利涅尔。

波利涅尔是一个肥胖、秃顶的老头子。他俨然象一个官老爷坐在铺着绿呢子的雕着花纹的桌子旁看报纸。他看了看谢尔盖，转过圆溜溜的脑袋，眯起近视眼，审视了好长时间才说：“是不是科斯特里科夫从喀山回来了？”

“是的。我来向您报告我回来休假了，并向您，维克托·费多罗维奇，和慈善会给予我的关照表示衷心感谢。”

“唔，请坐吧，年轻人，”波利涅尔指着一把铺着藤制坐垫的椅子说。

“谢谢！”谢尔盖在椅子上坐下。

“那么，年轻人，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把成绩册带来了，请过目。”

波利涅尔接过成绩册，戴上系着一根细绳的夹鼻眼镜，看了一遍，肥胖的脸上随即露出了称赞的笑容。

“值得表扬，很值得表扬！几乎全是五分。看到这样的成绩，我很高兴。我要向董事会报告……你打算在这里呆多久？”

“假期一共一个月，然后去实习。”

“我赞成！完全赞成！预祝你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谢尔盖站起来，行礼告辞。使他为难的这次拜访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结束了，他感到高兴。

三

谢尔盖记得，奶奶曾抱怨说家里的东西都破烂不堪，需要修理了。为此，他从喀山带来一些工具、烙铁、几块焊锡和松香。

谢尔盖在院子里靠墙搭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台，吃过午饭就动手修理家具。他用胶把干裂的旧凳子粘上，又用钉子钉牢，然后开始焊补锈得漏水的铁桶。

萨尼亚来找谢尔盖好几次了，这次正巧碰上他在家里干活。

“谢廖加，你到哪儿去了？叫我好找！”萨尼亚一进栅门就喊道，“你可是回来休假的呀！……”

“这就是休息嘛……我给奶奶修修桶。”

“别干了，谢廖加，我们去游泳吧，说不定过一两天天气就要变坏了。”

“等我把桶焊好就去。你来给我吹吹火，别让它灭了。”

萨尼亚蹲下，使劲地吹火。谢尔盖把烙铁放到火里，说：“你瞧，萨尼亚，我从喀山带来了工具，是临来时到旧货摊上买的。我们把你家的那条船修一下，填填缝隙好吗？”

“该塞树脂了。”

“塞树脂，那很容易。我在伏尔加河上见得多了。那里的渔民什么都自己干。”

“那好，咱们什么时候干？”

“明天也行。”

谢尔盖从木炭火中抽出烙铁，走到工作台前焊补铁桶。萨尼亚默默地站着观看。

谢尔盖把桶举起来，用手掌敲击得“通通”响。“你瞧，和新的一样了！”

“焊得不错，谢廖加。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读报呀？时间拖长了不好，报纸要还给人家。”

“我今天不能去，萨尼亚。我和薇拉约好了……我原来不知道她回来了……明天夜里我一定到你那儿住。”

“那好吧，你这个怪物。快把火弄灭，咱们到乌尔茹姆卡河里去游泳。”

四

真是女大十八变。薇拉在谢尔盖到喀山去时还是个纤弱、单薄、笨手笨脚的小姑娘。那时她的小脸蛋圆乎乎的，长着一对像小山羊那样怯生生的大眼睛。去年，谢尔盖看到她穿着朴素的学生服，双颊泛着红晕，目光充满自信，稍稍胖了一些，越变越漂亮了。

现在，谢尔盖看见薇拉，一下子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她彬彬有礼地微笑着，穿着长长的带皱边和波纹贴边的白色连衣裙和高跟皮鞋。谢尔盖心中忽然想起了《聪明误》中的一句话：“你年方十七，却已出落得妩媚动人”。他微笑着向她走去。他本想以戏谑的口吻说出这句话，但当他发现她的一双蓝晶晶的眼睛大胆而愉快地望着他时，他就笑而不语了。他想：

“她真是大变样了，而我实际上还是个小毛孩子。”

薇拉觉察到了谢尔盖的窘迫，便迎上去说：“你好，谢廖沙！你回来了，我很高兴。”

这句朴实无华的知心话使他增添了勇气。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脸上现出坦率而热情的笑容。

“你好，薇鲁莎！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他们默默地站着，对视着，愉快地微笑着，谁都不知再说些什么。

谢尔盖瞟了一眼顺着薇拉隆起的胸脯垂下的两条长辫子。由于激动，她的胸部微微起伏着。他兴奋地说：“你真的长大了，薇鲁莎！”

“哪儿呀，我穿着高跟鞋呢。”薇拉笑起来。

她的坦率而略带稚气的笑声使谢尔盖的胆子大起来。他也笑着说：“我怕你将来长得比我还高呢，那可怎么办呀？”

“我不会长得比你高，谢廖沙。可是你最好再长高一点，胖一点。这一年你瘦多了。”

“还不是因为太想你了！”谢尔盖突然说到了点子上。

这个玩笑使薇拉感到十分惬意。她的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潮。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林荫道向前走着，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沉浸在愉快、幸福的情涛中。

谢尔盖身着黑色短制服上衣，金属钮扣闪闪发亮。他戴一顶饰有小锤图案的制帽，看上去很象工学院的大学生，因而招引着许多行人，尤其是姑娘们的注目。薇拉发觉向他投来的目光，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谢廖沙勤奋求学，立志成才，这使她感到非常满意。就连她的教母去年见过谢尔盖之后也对她说：“紧紧盯住他吧，这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谢廖沙，你的学习成绩怎样？”薇拉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问道。

“不坏，薇鲁莎！一个三分也没有。明年我就可以得到机械员的称号和毕业文凭了。你呢？”

“也不错，谢廖沙。我曾打算进高等女子学校，可是教母说她无论如何也不放我到彼得堡去。”

“那你怎么办呢？”

“我决定当教师。难道当教师不好吗？”

“很好，薇鲁莎。我姐姐阿尼娅已经接到通知，不久就到一个很大的村子里去教孩子们念书。丽莎也准备当教师。这是重要而崇高的事业。你也这样决定，我很高兴。”

“学校会把你送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我有几个同学想上大学。”

“是吗？那你呢？”薇拉问道，她被这一想法所激动。

“我不知道……看情况吧……这当然是很令人向往的。”

这时，一支吹奏乐队奏起了平稳、轻盈的华尔兹舞曲。

“奏乐了，我们去跳一圈吧！”谢尔盖高兴地说着，向薇拉伸出手去。

第四章

—

狂风从门扇下面的缝隙里一阵阵吹进库房里，吹得灯光摇曳不定，忽明忽暗。暴雨打得屋顶发出细碎的声响，猛烈地扑击着

墙壁。呼啸而过。雷声越来越近，远处建筑物的墙壁上不时地闪烁着闪电的折光。

“嘿，你瞧今天这雨下得……真可怕！”萨尼亚叹了口气，坐在桌旁瑟缩成一团。

“叫我看下得好！”谢尔盖兴奋地说，“对于秘密工作者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天气了。让我把重要的地方再给你念一遍好吗？”

“算了吧，谢廖加，我累了。伙计，这报上说的话对我们不合适……”

“你这人真怪！人家不是告诉我们了吗？《火星报》的社论是列宁写的。他提出了政治鼓动问题和培养……你听我再把这一段读一遍，他提出了培养……”谢尔盖提高声音读到，“……最熟练的组织者、最有天才的党的政治领袖，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

“唉，谢廖加，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难道你认为我们要准备当政治领袖？真可笑！”

“为什么？你不是说过，斯捷潘·哈尔图林上过技术学校，后来当工人，可是他成了工人的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这些事情我搞不清，谢廖加……要是象大学生那样去撒传单，去鼓动人民，那倒是另一回事！”

“你不害怕吗？”

“我害怕？”萨尼亚委曲地反问道。

这时，闪过一道电光，隆隆的雷声震撼着库房，一阵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灯吹灭了。

谢尔盖划着火柴，看见萨尼亚依然坐在桌子旁，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颤动着。

谢尔盖用手帕包上手，取下玻璃灯罩，把灯点着。

雷声没有使他感到惊恐，而是使他更加兴奋起来。他的眼睛

象火焰一样在燃烧，他的双颊浮现出一片绯红。

“你是说……撒传单？”他问道，似乎没有发现他的伙伴的惊恐神情。

“是啊！撒传单……我想我们能行，谢廖加。”

“真有你的！”谢尔盖高兴地喊起来，“萨尼亚，你这个主意我赞成。可是我们在传单上写什么呢？”

“写真理！流放者会帮助我们的。”

“是的，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复写、打印才行呀？”

“我们明天去还报纸，同他们谈谈。也许他们在印刷所里有自己的人。”

“那好，说定了！把你的手伸出来，萨索克。一言为定，谁也不能反悔！”

“决不反悔！”萨尼亚轻声地说，使劲地同谢尔盖击了一掌。

他们迅速地把报纸藏到圆木的缝隙里。萨尼亚拨掉门闩，打开了库房门。

雨还在下着，不时响起雷声，乌云携着火一样的闪电飘到了天际。

他们久久伫立在门口，看着暴风雨渐渐远去，呼吸着雨后的新鲜空气。

“大雨过后，空气真好！”萨尼亚感叹道。

“是啊，太好了，我的朋友！嘿，要是有一场震撼旧世界的狂风暴雨席卷俄罗斯，那该多好啊！”

二

次日，市内的道路泥泞不堪，谢尔盖和萨尼亚没有去找流放者。此外，他们也想等一等，再好好考虑考虑。他们准备要做的

这件事毕竟不是儿戏啊！

俩人花了半天时间读了马明一西比利亚克的小说《战斗者》。书中描写的那些悲惨的生活图景使他们流下了眼泪。

“哎呀，谢廖加，人民的苦难多么深重啊！”萨尼亚说，“大概任何国家都不会象我们这样贫困。”

“但是，象萨沃西卡^①这样的英雄也是少有的呀！他爱喝酒，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在战士们面前驾驶拖船的情景写得太精彩了。”谢尔盖热烈地说，“他明明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但他毫无惧色。他是多么自信，多么勇敢啊！”

“一点儿不错！”萨尼亚附和着说。

“可我们却犹豫不决，徘徊不前，不敢用传单去唤起人民对这种生活的愤怒。”

“不，谢廖加，我不怕……我们只好手写，要是流放者在印刷所有自己的人，他们早就会印传单了。”

“我们用手写，谁也无法认出是我们干的，我学过绘图。”

“好。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说的？马上动手我也不含糊……”

这时，门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喊声：“谢廖沙！”

谢尔盖向外张望了一下，看见来人是他的妹妹，便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丽莎？”

“奶奶叫你回家吃饭。”

“我马上就回去！”谢尔盖答应着，拍了一下萨尼亚的肩膀，说：“萨尼亚，我去吃点东西。晚上，等路好走一点儿，我们就到‘方舟’去！我来找你……”

① 小说《战斗者》中的人物之一。

三

下午，天空透出了阳光，大块大块的乌云被风驱散。道路上积了一些水洼，桦树湿漉漉的，散发出蒸浴室里的桦条气味。两个伙伴走进“方舟”，叩了几下那个大房间的门。

“请进！门没有上锁！”一个宏亮的声音回答道。

萨尼亚和谢尔盖走进屋里，看见弗兰茨·斯普鲁德坐在一张堆满书籍的桌子旁，正在一个自制的装订台上装帧书籍。

“啊，是你们呀，年轻的朋友们！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请坐，来帮帮我的忙。”

“我们很高兴能帮您做点什么，可是我们想把报纸还给您，并表示感谢……”萨尼亚说着，把帽子摘下来。

“噢，明白！”斯普鲁德笑着说，顺手把门关上。

萨尼亚从帽子里取出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火星报》。

“还您报纸，谢谢。”

“看了吗？看得懂吗？”斯普鲁德问。

“看了。看得懂。谢谢。我们决定把它印成传单，在全市散发。”萨尼亚一口气说出了他们的打算。

“唔，散发传单？很好，很勇敢。我在里加也干过。那时我们自己有一架胶印机，算是一所手工印刷厂。我们印了很多传单。结果怎么样呢？我被弄到这里来了……”

“您是说，因为这事您被逮捕了？”萨尼亚问，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因为这事，也因为我们组织罢工。那里有很多人，有工人阶级。这里有谁呢？”

“这里有农民，有各种各样的人……”

“搞传单并不是难事。自己做一个胶印器，想印多少就印

多少。”

“胶印器怎样做呢？”萨尼亚问。

“到图书馆去借一本百科全书，上面有详细介绍……可是，要不要搞传单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要和同志们商量一下。你们有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并且使我们也受到怀疑呢？这要很好地讨论讨论。”

“我们考虑过。我们不害怕，弗兰茨叔叔！”谢尔盖激动地说，“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干！”

斯普鲁德举起手，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件事要严守秘密。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商量商量。现在，你们先回家吧！不要经常让人看见你们到“方舟”来……”

四

两个伙伴穿过一条街道，拐进萨尼亚家的院子，走进库房。

“你瞧，谢廖加，这叫什么事？我们原以为流放者会非常高兴，会喊‘乌拉！’，可斯普鲁德连句鼓励的话都没对我们说……”

“也许是信不过我们？他还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刚刚在乌尔茹姆露面。”谢尔盖想安慰一下自己的伙伴，“要是我们是他，大概也是会很谨慎的。”

“不知道……这样的态度我受不了。我们能不能自己印传单？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没有他们也行。”

“还是等一等，萨尼亚。不要急躁。他们还没拿出最后意见来。我们可以先作准备”。

“怎么准备？”

“到图书馆去查查百科全书。也许我们能做出胶印器来。我带些纸，作些摘抄。”

“你真是傻蛋！”萨尼亚嘲笑地说，“哪能摘抄呀？找倒霉！”

“不，我用暗号写，除了咱俩人，谁也搞不清写的是什么。”

“那好吧，带上纸和铅笔，马上就去。”

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里只有一两个人。谢尔盖和萨尼亚在一张紧靠着枝叶繁茂的橡皮树盆景的桌子旁坐下来，把几本黑皮封面的厚厚的书放在铺着绿色呢子的桌子上。书脊上有几个醒目的烫金字：《大百科全书》，扉页上印着：“圣彼得堡教育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好家伙，部头真不小！”萨尼亚说。他很快找到胶印器这个条目，用手指给谢尔盖看。两人屏住呼吸，伏案默读起来。读了一遍，两人茫然不知所措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觉得怎么样？”萨尼亚低声问。

“不容易呀。”谢尔盖笑着说。

“我也这么想……我们能啃得动吗？”

“嗯。”

萨尼亚取出一张纸，只用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潦草地写道：“500克甘油，100克明胶，25克高岭土和350克水”。接着，他扼要地抄下了墨水配方，然后把抄好的那张纸装进衣袋里。

“走吧，谢廖沙。”

“别忙，”谢尔盖低声说，“先把书还了，再看一会报纸，做做样子。”

……

两人不知不觉来到了萨尼亚家门口。

“等一下，萨尼亚。我们的印刷所设在什么地方呢？”谢尔盖低声问，“你家的人经常到库房那儿去！”

“设在洗澡房里！只有星期六才洗澡，其他时间就属于我们了。现在就去看看。我看这个地方再合适不过了。那里僻静，周

围是树林子。鬼也找不到那里去。”

……

第二天，两人穿着便服，来到希涅尔卡河边。这里有斯普鲁德的菜园。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来到窝棚。马夫罗马蒂在窝棚里正自在地躺在新晒的干草上捧着书本看。

“您好，斯皮里东·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告诉我们，斯普鲁德在哪儿？”

“他进城了。很快就回来。请坐到干草上来，聊聊天。我请你们吃点黑醋栗。”马夫罗马蒂把盛满浆果的木盘子端过来。

“谢谢！”两人因见到马夫罗马蒂，高兴起来。

“朋友们，斯普鲁德跟我们商量过那件事。你们没有变卦吧？”

“没有，我们不变卦。我们正在作准备。”谢尔盖坚定地说，“我们决定自己做一个胶印器。”

“是这样？我赞成！年轻的朋友们，我们都支持你们的勇敢行为。不仅支持，还要帮助你们。”

两人望着马夫罗马蒂，高兴得眉开眼笑。

马夫罗马蒂挪动了一下，靠他们更近些，信任地、轻声地说：“目前，有很多事情需要告诉人民，人民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很多人还不知道彼得堡奥布霍夫厂发生的罢工。这次罢工酿成了士兵和工人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大搏斗。武装起来的工人表现了勇敢、坚定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我在喀山听人说过奥布霍夫厂的工人。”谢尔盖说，“是大学生告诉我的。”

“可是在维亚特卡，人们什么都不知道。”萨尼亚插进来说，“我们这里的农民也是什么都不懂。”

“还可以向人民讲讲去年发生的罗斯托夫大罢工。”马夫罗马

蒂接着说，“总之，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人民。俄国的重大革命事件正在日益酝酿成熟。在很多工业中心，人们正在准备与沙皇制度展开大搏斗。我们要以激动人心的、火热的语言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朋友们，你们要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只是，千万不要急躁，一切都得经过周密的准备。”

“我们打算在洗澡房那个偏僻的地方夜间干。别说警察，就连狗也找不到那儿去。”萨尼亚说。

“这个地方选得好。”马夫罗马蒂表示赞成。

“我们已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积攒胶印器甘油。我们打算动手修船，以免引起怀疑。”

“很好，”马夫罗马蒂笑着说，“很好，朋友们！祝你们成功！胶印器做好之后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帮你们编写传单。现在，你们拿一篮子浆果，回家吧！有人问，就说去采醋栗了。”

有一天傍晚，萨尼亚请求住他家房子的一位农民把船运到了河边。谢尔盖设法弄到了一些麻絮，同萨尼亚一起开始填塞船体的缝隙。他们一会下河去游泳，一会又去钓鱼。填缝的工作时辍时续，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接着，他们抹上了树脂，涂上了油漆，直到第二个周末他们在船体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火星号》几个字，才把船放到水里。

丽莎从药店里又买到了几小瓶甘油。谢尔盖和萨尼亚只好推迟了朝思暮想的划船游玩计划。夜间，他们悄悄来到洗澡房。谢尔盖从地板下面取出早就做好的一个印盘，一盆白陶土，一个由四根小线轴粘在一起做成的辊棒。为了给辊棒浇上白明胶，他们把辊棒装进灯罩里，灯罩底部塞上了粘土。

配料花了好长时间。灯油快要用完了，灯光开始闪动，忽明忽暗。粘土必须用毛刷研碎，并用细眼筛子过滤。

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两人已精疲力尽，几乎是摸着黑把溶液浇在平盘上和装着辊棒的玻璃罩里。然后，把这些东西藏到地板下。胶印器的主要部分做好了，他们心里很高兴，这时，他们才到库房里去睡觉。

第二天早晨他们很早就起床了。他们担心有人到洗澡房里去。虽然离星期六还有好几天，但万一女人们要去洗衣服或者有谁突然去洗澡，那就糟了。

两人观察着萨马尔采夫家的人，注视着住客和洗澡房的动静。他们换着班吃午饭。

太阳西斜的时候，丽莎来了。她说：“谢廖沙，薇拉来咱家了。她问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你答应到大坝那儿去，为什么没有去？”

“哎呀，真糟糕……”谢尔盖懊悔地说，“我怎么就给忘了……”

“薇拉很生气。我们回家吧。她在等着你呐……哎，给我们划划船好吗？”

“那当然……萨尼亚，你说呢？我对薇拉真感到抱歉。”

“你同她们去划船吧，我……还有人来找我呢。”萨尼亚说。

谢尔盖懂得他的朋友的好意，便走过来，拍了一下萨尼亚的肩膀，说：“谢谢，萨尼亚。我们不会耽搁太久。”

……

傍晚，他们划着船返回来时，看见岸上有个人在等着他们。

“谢廖沙，你看，那是萨尼亚。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要是出了事，他会向我们奔过来……”

“喂，船好使吗？”萨尼亚问道。

“棒极了！”谢尔盖回答说。

他们拿起桨准备回家，萨尼亚扯住谢尔盖的胳膊，说：“哎，

谢廖加，我忍不住，自己到洗澡房里干了一阵。”

“行吗？”

“一切都很好！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章

天一擦黑，谢尔盖和萨尼亚就绕着弯子悄悄来到了洗澡房，把门紧紧关上，从地板下取出平盘和灯罩。灌进灯罩里的溶液已经凝结了。

印盘上的明胶也均匀地凝结了，闪现出明亮的光泽。谢尔盖用手指试了试，感到很满意。明胶就象橡胶一样富有弹性。

“怎么样，谢尔盖？”

“我看很好。咱们来看看辊子吧。”

“无法从玻璃罩里取出来。”

“没关系，会有办法的……”谢尔盖把灯罩裹在一张报纸里，用小锤子的把轻轻地敲击了一下，剥去玻璃碎片，把辊子取出来，说：“萨尼亚，你瞧，多好！”

萨尼亚捏了一下辊子上的明胶，觉得很有弹性，高兴地笑着说：“嘿，和古塔波橡胶一样！”

谢尔盖用一根铁丝插开了辊子的孔心，穿上一根钢条作轴，系牢后，在印盘上滚动了一下。

“萨索克，你看，很好使！”

“是的，很好！”萨尼亚说。

只要再装上把手，就一切就绪了：印吧，想印多少印多少！

“让我再看一看！”萨尼亚用手抚摸着辊子，仔细地端详着，啧啧称赞。然后，他问：“谢廖加，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呀？”

“必须配好浓度大的笨胺墨水。还有，要弄到纸张。”

“纸，我早就准备好了。藏在库房里呐，我可以马上去拿。”

“别急。等明天我做一个杆儿和把儿装到辊子上，你再去把纸拿来。我们先把墨水配好，然后开始试印。”

“那好吧，就这样。现在我们就到库房去。马斯洛科维茨大夫送了我一本很有趣的书。”

二

夜里下了一场暴雨，稍稍有些凉意。随后，天气又变得温煦晴朗起来。蘑菇又长出来了。流放者们挎着自编的大篮子到树林里去采蘑菇。这是他们的一种休息、娱乐和有益的活动。他们把采来的蘑菇晒干，或用盐腌制、醋渍，以便日后食用。

采蘑菇的季节是乌尔菇姆市民愉快的日子。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带着篮子、筐子和水桶，络绎不绝地到树林里去。人们甚至把五六岁的小孩也带着，父母为他们早就在集市上买了用五颜六色的树条编成的小篮子。科斯特里科夫一家和萨马尔采夫一家，大人小孩也都是采蘑菇迷。萨尼亚和谢尔盖怕错过这个时机，于是商量好把印传单的事放一放，先去参加采蘑菇的活动。为了助兴，他们约了好多人；萨尼亚带着哥哥和妹妹，谢尔盖带着姐姐和妹妹，还有薇拉和她的女友。

一大早他们就踏着露水珠出发了。他们带了吃的，黄昏时才回到家里。大家虽然感到疲倦，但都很高兴。采来的蘑菇装了满满的几篮子，有牛肝菌、鳞皮牛肝菌、变形牛肝菌、松乳菌，篮

子上用漂亮的橡树叶子盖着。

乌尔菇姆附近有很多树林，有索尔达茨基树林，有佐诺夫树林、别尔先树林。举目望去，开阔的田野上点缀着一处处的小树林，再远处是绿色的草地，无边无际的大森林。站在山上远眺，郁郁葱葱的林带蜿蜒在地平线上。

茂密的森林、参天的松树自古以来就陶冶着当地居民的性情。大多数乌尔菇姆人性情文静而温和，他们吃苦耐劳，为人善良，体格健壮，精力旺盛。

采蘑菇的年轻人喜欢到远处陌生的森林里去。他们找到一片舒适的林间空地，就在那里休息。有一次，人们在这样的休息地吃饭时，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萨尼亚讲述着维亚特卡的情况，谢尔盖谈起他在喀山的见闻。然后，他们乘兴表演了节目：有的朗诵诗，有的唱歌。

谢尔盖能唱一首清脆而响亮歌曲的男高音，萨尼亚是男中音，而他的哥哥是男低音。姑娘们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歌手。林中一片沉寂。当歌声响起时，人们简直不相信是自己在唱歌，听起来好象是一个真正的合唱队在演唱。

顺着伏尔加河，
从下诺夫哥罗德，
一条木船
象箭儿离弦……

歌声在空中自由回荡。粗大而威严的枞树仿佛屏住了呼吸，听得入了神。垂桦细细的枝条低垂到地面上，好象在陶醉地倾听着年轻人的歌声。

哎，你们，我的兄弟们，
你们，我的同志们，
请帮我做件事，
请帮我做件事。

请你们把我抛到，
请你们把我投进，
伏尔加河—母亲的怀抱，
让河水把我的愁思冲掉……

歌声未落，忽然从林中走出一个高个子男人。他提着一只篮子，拄着一根枝节很多的棍子。

“好！唱得好！真是一个地道的合唱团！你们好，年轻人！”

“啊，是斯普鲁德先生！”萨尼亚高兴地说，“您好！来和我们一起唱吧。”

“谢谢。可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把他们都叫来吧，咱们一起唱！”谢尔盖喊道。

“既然你们邀请，我就去把我们的人都叫来。”他取出自制的木笛，吹起来。

一只毛色斑驳的塞特猎狗应声从林中跳出来，停住脚步，一动不动：它不知是应该一声不吭，还是应该叫两声？

“别动，安恰尔！”斯普鲁德厉声喝道，接着又微笑着用手指着年轻人们说：“这是我们的朋友。”

安恰尔明白了主人的意思，走近正坐在草地上的薇拉，舔了舔她的脸蛋。

“唔，这意思是：小姐，我们的安恰尔很喜欢你。”斯普鲁德大笑起来，“他喜欢漂亮小姐。”

大家被逗得大笑起来。年轻人愉快地欢迎来到林间空地上的其他流放者。

“你们唱得好极了，朋友们！”马夫罗马蒂说，“真是好极了！我们听见了，很高兴。再唱点什么吧。”

“我们一起唱吧。请坐下！”谢尔盖邀请道。

“谢谢。咱们一起唱。”

流放者们放下手中的篮子，在草地上坐下来。

“谢廖沙，你来领唱。你的嗓子很好。”马夫罗马蒂说。

“唱什么呢？哪一首？”

“什么都行，没关系。”

“现在有一首喀山大学生很喜欢的歌。可是，也许有人没听过这首歌吧？”

“没关系，你开个头吧，我们一定会唱。”马夫罗马蒂说。

谢尔盖清了清嗓子，轻声地唱起来。他的声音微微发颤。

草原上的太阳缓缓下降，

远处的羽茅草一片金黄。

这时，马夫罗马蒂用深沉的、漂亮的男低音随唱道：

囚犯的锁链叮当响，

道路上尘土飞扬。

萨尼亚悄悄递了个眼色，姑娘们便以响亮的声音合唱道：

叮当，叮当，

镣铐响。

叮当，叮当，

西伯利亚的道路多么漫长。

叮当，叮当，
我们听到了那儿的脚步，
这是驱赶我们的同志去把苦役当。

齐唱部分唱得非常协调，谢尔盖感到热血沸腾。他的歌声更加凝重，更加奔放。他的清脆的嗓音同马夫罗马蒂的低音配合得很和谐。

歌中所唱的人们就坐在身旁。他们也在唱着，他们正象歌中所唱的那样蹒跚地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萨尼亚、谢尔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很激动，眼里涌出了泪水。

歌声停止了，但大家还久久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着了魔。这首歌使他们更加亲近了，使他们成了忠诚的朋友。

斯普鲁德第一个站起来，拄着棍子，激动地说：“谢谢你们，年轻人。太好了！不需要再唱什么了。这首歌唱得最好了！让今天这个日子和这首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吧。”

三

谢尔盖和萨尼亚按照流放者的建议，决定在大批农民聚集到城里来时印发传单。在星期六，每逢集市通常都有很多人进城。

但是，现在正值收获庄稼的农忙季节，来赶集的农民不多。谢尔盖和萨尼亚决定等农民把田里的农活忙完再采取行动。

夏天的日子过得很快。谢尔盖的姐姐阿尼娅该去乡村学校教书了。全家依恋不舍地为她送行，临别时说了很多知心话。不久，谢尔盖和萨尼亚也该准备远行了。

有一天，谢尔盖到萨马尔采夫家去。他走进库房，看见萨尼亚正躺在床上看书。

“嘿，萨尼卡，你完全变成奥勃洛莫夫^①了。谁来替我们干活呢？”

“没关系……我随时准备干！”萨尼亚一跃而起，抖了抖长长的头发。

“马斯洛科维茨大夫给了我一瓶甲紫，一些酒精，还有制作胶印器墨水的配方。”

“那太好了。还需要什么？”

“容器和蒸馏水。”

“这好办。我有一个瓶子。茶炊里有水，我马上拿来，用棉花或者吸墨纸过滤一下，就万事齐备了！”

他们配制了浓稠的墨水，夜里就在自制的胶印器上进行了试验。淡紫色的板样印得很漂亮，很清晰。次日，他们带着板样来到窝棚里找到斯普鲁德。斯普鲁德看过后，称赞道：“好样的，干得很漂亮。传单呢？”

“还没印。你们答应帮我们编写嘛。”

“唔，对，对！我今天就同马夫罗马蒂谈谈。我们考虑一下……你们晚上到“方舟”来吧。”

谢尔盖和萨尼亚道谢后便离去了。夜幕降临时，他们聚到萨马尔采夫家里，准备到“方舟”去。可是，薇拉·尤里耶夫娜·马斯洛科维茨大夫突然来到库房。

“你们还没去，年轻人？我找到了你们，这太好了。”她环视了一眼，把门关上，说：“斯皮里东·德米特里耶维奇让我交给你们一份《火星报》。他说，你们最好不要到“方舟”那儿去。需要抄写和散发的那篇短文已经用铅笔标出来了。你们看，就是这一篇！”她把报纸放到桌子上，“我们的人认为，为了使警察摸不清头脑，

^① 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性情懒惰，终日无所事事。

最好今天就印出来并在星期五散发出去。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谢谢您，薇拉·尤里耶夫娜！”谢尔盖说，“我们就照这样办。谢谢！”

“要把报纸藏牢靠。记住：我什么也没给过你们，我什么也没对你们说过。”

“对，对，我们懂了……”

“再见！祝你们成功。一有动静，就马上把报纸烧了……”说罢，她就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谢廖加？你怎么想？流放者好象害怕了？”

“不，他们不是害怕。他们这样做很有道理。你想想：发现传单的前一夜，谁也没有到过他们那里，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出过门。这样，警察就无空可钻了。懂吗？”

“好象是这样。”

“那么，萨尼亚，你不害怕吧？”

“不，我不害怕。”

“那你就等着我吧！我今天夜里到你这儿来住。”谢尔盖说罢，走出库房。

四

入夜，天阴沉沉的，一团漆黑。刮着风，冷飕飕的，空气潮湿。

谢尔盖和萨尼亚关上门，把油灯垫高，开始写传单。萨尼亚念《火星报》上的那篇短文，谢尔盖用工工整整的印刷体字写在一张白纸上。墨水很浓，写出的字母显得粗大，有立体感，不知什么原因看起来不是淡紫色的，而是红色的。

文章讲的是工人、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当局的胡作非为，结尾部分以火热的语言号召人们为争取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进行

斗争。

谢尔盖用大写字母把最后几行充满怒火的语句写出来并自豪地在末尾打上了一个感叹号。

“萨尼亚，你看怎么样？”

萨尼亚仔细地读了一遍。

“很好，谢廖加。很有力量。散发这样的传单，要是被抓住，我们得坐几年牢，说不定还要去服苦役呢。”

“别吓唬人了，现在打退堂鼓已经晚了。我们还是去洗澡房吧。”

他们在灯罩上把油糊糊的字母烤干，烧掉了报纸，把传单稿夹在一本书里，以防出现折皱，然后，就带着火柴悄悄地向洗澡房走去。

他们在脱衣间用一条被子遮住窗户，点燃了油灯，从地板下取出胶印器和辊子，用酒精洗净。

“试印”的痕迹完全被清除之后，谢尔盖就把传单稿反放在胶印器的明胶上，用辊子轧了一遍，然后放上一本厚厚的书，又用手轻轻地按压了一下。两人默默地站着等了二、三分钟。

“行了，看看吧。”萨尼亚终于开口说。

两人小心翼翼地剥去传单底稿，看到胶印器上印出一行行的字，高兴极了。谢尔盖推了一下伙伴的腰窝，说：“怎么样，萨索克，相信了吧？”

“先别夸口，咱们先印一次看看。”

萨尼亚亲手把一张白纸放在胶印器上，谢尔盖用辊子轧了一遍。萨尼亚轻轻揭下传单，为了不使传单因透光而看不清楚，把它放到了长凳上。俩人又激动，又高兴，挑剔地审视着传单，上面的字母印得果然很清晰，行间也很匀称。

“谢廖加，你可真没有白学制图呀！”萨尼亚笑着说，“这字母

写得象打字机打的一样。”

“是呀，是不错！”谢尔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能看懂。怎么样，开始印吧？”

“那当然！我管放纸和揭传单，你管轧！这样干，伙计，就象在真正的印刷所里一样。”

萨尼亚把纸放在胶印器前，坐到一个方凳上。谢尔盖也站好了位置。

“来，开始！”萨尼亚象下命令似地说，接着就放上一张纸。谢廖沙用辊子轧了一遍。就这样，两人干起来了……

五

星期五两人休息了一天。白天，他们和姑娘们到《石滩》去郊游，很晚才回家。两人分别把姑娘们送到家里，商量好夜间在鸡叫头一遍时去散发传单，故意让人们看见他们晚上是同姑娘们一起度过的。

薇拉很希望谢尔盖来和她的教母认识认识。他一直拖延，可是今天答应了。谢尔盖坐了一会儿，甚至没有喝茶，就起身告辞，推脱说明天一大早就得到喀山去。

薇拉把他一直送到门口。两人温情脉脉，难舍难离。

“谢廖沙，别忘了常写信。”

“我尽量常写信。”

“记住，我等着你。”薇拉说。谢尔盖从她的声音里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突然，她扑到他的怀里，哭了。

“你怎么啦，薇鲁什卡？哭什么？”

“因为我爱你。”

“我也爱你。哭什么？！”

“我舍不得让你走……再见吧，谢廖沙，亲爱的。你知道，

除了你和教母，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谢尔盖给她擦去眼泪，吻了她一下，朝城市的另一端大步走去。他要去找尤里娅·康斯坦丁诺夫娜·格卢什科娃。

.....

奶奶等着孙子回来，还没有熄灯。听到熟悉的脚步走上台阶，她从床上坐起来，问道：“是你吗，谢廖任卡？你可回来了！向尤里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告别了吗？”

“告别了。我在她家吃了晚饭，还喝了茶。”

“那就好……我们还给你留了奶渣饼和牛奶呐。”

“谢谢，奶奶。我不饿了。”

“那就到干草棚去睡吧。上帝保佑你，孩子。丽莎还没睡，她要等你睡了再关大门。”

谢尔盖钻进棚子，在干草上躺下来，把一件皮袄搭在身上。但他睡不着。他焦急地等待着雄鸡打鸣。

他和萨尼亚明天一大早就需要步行到采波奇金诺码头去搭乘轮船。在这之前，他们要完成一件冒险的，然而却是诱人的工作。到底会怎么样呢？要是警察事先已经发觉并设了埋伏，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别想上学了，也见不到薇拉了，就会失去自由……

谢尔盖不知不觉合上了眼睛，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也许多一点，他做了一个甜美的梦。猛地，他感到有人扯他身上的皮袄，他睁开眼睛。

“萨尼，是你？”

“还能有谁？”萨尼亚生气地说，“消防队了望台上的大钟早已敲过午夜的时候了，而你还在贪睡……快起来！传单藏在我的衬衣里。”

谢尔盖一骨碌爬起来，第一个冲出棚子。他们从后院，穿过邻居的菜园转到临近的一条街上，然后，两人分手，向集市广场摸去。

月亮从云层中露出来，夜色亮堂了一些。教堂巨大的影子遮盖着广场，显得很昏暗。那里已聚集了上百辆农家的大车。

谢尔盖和萨尼亚事先把传单分成了两份，一人带一份藏在身上。他们在大车之间转来转去，把传单塞到车子里，塞到大大小小的袋子下面，塞到篮子下面……

两人在集市上散发了传单，就沿着沃斯克列先斯基大街的阴暗面撤离，边走边把传单放到家家户户的台阶上、窗台上，或者塞到庭前园子的篱笆里。走到郊外，他们才停下来喘口气。

“哎，萨尼亚，怎么样？”谢尔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太好了！真带劲！”

“现在咱们到马尔梅任斯基大道上去，把剩下的传单都撒在那里。明天一早，会有很多大车经过那条大道。我们这样干还可以转移视线，让警察怀疑是过路人干的。”

“这办法行！同意！”萨尼亚说。

于是，他们飞也似地向大道跑去。

两人把传单分放到大道的两侧，用土块压住，然后绕着城郊的田野，穿过尚未收割的黑麦地回到家里。

六

早晨，谢尔盖还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到奶奶赶集回来正在同丽莎唠叨什么。

“我说，丽佐克，这城里是出了什么事了。我看见警官在集市上钻来钻去，说是寻找什么纸头，上面写着反对沙皇的文章。兴许是那些流放犯干的。”

“你可别乱说呀，奶奶。这事可不得了！”

“谁说不是来着……连警察局长都亲自骑着马到集市上来了，叫喊得真是吓死人……你生着茶炉子了吗？”

“生着了，奶奶。”

“那就去叫醒谢廖沙吧。不能磨磨蹭蹭的，可别赶不上轮船。”

谢尔盖没用叫就自己起来了。偶然听奶奶说的这一消息使他暗自高兴。他匆匆洗漱完毕，把行李收拾好，就走进正房。奶奶和丽莎正在这里等着他。

他们刚喝了一会儿茶，萨尼亚就在外面敲窗户了。他带来了一大帮送行的人。

谢尔盖吻了妹妹和奶奶，把篮子和包袱背在肩上，走出大门。

“等一下，谢廖任卡，等一下！”奶奶啜泣着说，“我还没有给你画十字呢。”

奶奶由丽莎搀扶着走出大门，给孙子画了十字，吻了他。

萨尼亚和谢尔盖告别了亲人，到采波奇金诺去搭船……

七

当谢尔盖和萨尼亚走到半道，在一棵被暴风刮倒的松树干上坐下来休息时，县警察局长佩涅什凯维奇正在办公室里笨拙地走来走去。他身躯矮胖，面皮松弛，穿一身褪了色的警服。他正在气急败坏地申斥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的警察分局长。

“我问你，这是怎么搞的？大道上有传单，中心广场有传单，连我家的花园里也有传单——到处都有传单！可反叛分子在哪里？不知道！抓不着！”

“我说过应该搜查流放犯。”

“查不出来怎么办？他们会告我们。市警察局长就会听到风声，省长也会过问，内务部也会知道。我们会丢脸！不行，这不是办法。不能……我们离那条大道很近，也许……也许是过路的人干的。这种可能性最大。还是不要声张为好。不要向上司作

任何报告。城里人议论一阵子，也就会忘记了。这是上策，稳当一些。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吧。”

.....

第六章

一

轮船驶近喀山，呜呜呜起汽笛。谢尔盖在堆满木柴的甲板上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透过晨雾看到他所熟悉的这座大城市模糊的轮廓。于是，他动手收拾自己的东西。

两年前他也是这样来到喀山的。当时，他虽然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有点害怕，但他心里感到踏实，因为他知道他不会露宿街头。那时他随身带着慈善会会长波尔涅尔写给他的妻妹柳德米拉·古斯塔沃夫娜·松德斯特烈姆的介绍信。

柳德米拉·古斯塔沃夫娜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瑞典女人。她曾在乌尔茹姆住过，后来搬到了喀山，同到这里来求学的外甥们住在一起。这里为乌尔茹姆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寄宿中学。

柳德米拉·古斯塔沃夫娜身材高大，表情冷峻。她戴着一副细绳夹鼻眼镜，读完波尔涅尔的信，怜悯地向谢尔盖看了一眼。

“好，你来这里学习很好。但遗憾的是，我这里两个房间都住满了人。一间住的是男孩子，另一间是女孩子。如果你同意，我就安排你住在厨房里。好吧，咱们去看看吧。”

厨房又宽绰，又干净。

“在这儿给你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这不很好吗？”

谢尔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表示同意。

在寄宿中学上学的都是富人子弟，而谢尔盖则是一个寄人篱下者。只有在毕业班读书的弗拉季斯拉夫·斯帕斯基和谢尔盖交上了朋友。他是乌尔茹姆一位医生的儿子。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弗拉季斯拉夫就到厨房里来找谢尔盖，两人促膝长谈，或者一起朗读。

这种友谊给谢尔盖在松德斯特烈姆家的生活带来一些愉快，但是这种生活毕竟一天一天变得难熬了。无权的地位、住在房间里的那些青年男女投来的轻蔑的目光使他感到压抑和屈辱。他甚至在吃的方面也受到虐待——给他吃的只是那些少爷小姐们的残羹剩饭。

去年冬天谢尔盖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搬到了两位同学那儿去住。房间很小，勉强摆上了三张床和一张桌子。

这些同学都很穷，也象谢尔盖一样靠领取微薄的助学金维持生活和读书。然而他们感到自己象主人一样，可以不必寄人篱下了。

夏天，实习之后他们三人分手了，对女房东说他们秋天还回来……

可是现在，谢尔盖不知道他的两个朋友是否已经回来，而女房东是否已将房子租给了别人。他茫然不知所措：要不要先在码头或火车站上找个地方栖身呢……

轮船靠近了码头。乘客们熙熙攘攘、大声喧哗着涌向舷梯。人们拿着花束高高兴兴地前来迎接亲友，不知是谁愉快地拉着手风琴。

谢尔盖把装着书籍和干粮的篮子，还有一个包着大衣的包袱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向雷鲍里亚茨基大街上那个旧住所惆怅地

走去。

厨房的门开着：炉灶上传来一股股煮牛奶的香味。谢尔盖走进去，停住脚步，静静地听了听：里面没有声响。“大概是把房间租给别人了。要是我们的人还住在这里，这时早该出去打水了……”

他走近房间，轻轻地敲了敲门。没人应声。他推开一条门缝，看见阿谢耶夫和雅科夫列夫正在酣睡。于是他推门而入，把东西往地板上一扔，高兴地喊起来：“我来向你问候，太阳已经起床了！”

睡在角落里的阿谢耶夫抬起头发蓬乱的长脑袋，惊喜地叫了一声：“啊，小鬼头，你可滚回来了！好极了！你朗诵的是谁的诗？”

“费特^①的诗！有过这样一位名叫费特的著名诗人。”

“怎么能说太阳起床了呢？太阳又不是人，也不是狗。可以说太阳升起，落山，没听说过太阳起床……”

“哎，阿谢耶夫！你在那儿嘟囔什么？”雅科夫列夫不满地喊道，“让我再睡一会儿。”

“快起来吧，睡鬼，科斯特里科夫来了！”

雅科夫列夫在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说：“看见了！欢迎你，科斯特里科夫！你们在争论什么？”

“诗歌和太阳。”

“这有什么可争的。普希金早就正确地写道：

太阳万岁，

黑暗躲开！

阿谢耶夫和科斯特里科夫哈哈大笑，两人紧紧握手。

① 十九世纪俄国抒情诗巨匠。

“同学们，起床吧，把茶炉生起来！”谢尔盖热情地大声说，“我这儿有馅饼、奶渣饼和蜂蜜。”

“乌拉！”雅科夫列夫喊了起来，从床上跳下来，搔着自己的鹰勾鼻子说：“我们今天要过节了！”

“见到你们之前我真有点担心，”谢尔盖在床边坐下，坦率地说，“我以为咱们的房间租给别人了。”

“放心吧，科斯特里科夫！我们同女房东说好了。打开篮子，快把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吧。”阿谢耶夫一边提裤子，一边说，“雅科夫列夫，你去洗洗脸，把茶炉端来。”

“得了，阿谢耶夫，用不着你咋呼，我自己知道该做什么。”雅科夫列夫虽然不喜欢别人支使他，但还是赶快穿好衣服，向厨房里走去。

他们三人是同年级的同学，早就相互认识了。冬天，有一次他们在食堂里一起吃饭，商量好住在一起。尽管他们性格不同，但他们很快就互相习惯了，并且成了好朋友。雅科夫列夫比较懒惰，做事慢腾腾的，爱睡觉。阿谢耶夫恰恰相反，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喜欢找茬寻衅和喊叫。而科斯特里科夫则是一个安详、厚道的孩子。他在孤儿院里养成了与人和睦相处的习惯，善于息事宁人，使争辩者言归于好。

他们每天晚上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这使他们三人成了更加亲密的朋友。这部描写“新人”的小说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潜移默化，变得高尚，诱导、召唤他们走向新生活。他们奋发向上，效法拉赫美托夫的榜样，甚至商定像小说中的人物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拉赫美托夫那样，彼此以姓氏相称。他们喜欢这种近乎粗鲁的朴实作风。

技术学校的其他学生也跟他们学样，彼此之间直呼姓氏，好象忘记了名字。他们觉得这样就能使自己象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了。

当雅科夫列夫还在厨房时，谢尔盖解开了包袱，把大衣和帽子挂在衣架上，并把小件东西放到床头柜里。

“茶好了！”笨手笨脚、胖墩墩的雅科夫列夫不慌不忙地捧着茶炉走进来，喊道：“科斯特里科夫，你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在哪儿呀？”

“别着急，这就拿出来！”谢尔盖忙活起来，眨眼间就把一罐蜂蜜，一罐黄油，还有馅饼和奶渣饼摆到桌子上。

于是，朋友们坐下来吃早饭。

二

一九〇三年年底喀山很不安宁。城里经常发现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传单，工厂里不断发生罢工。

早在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谢尔盖就经斯帕斯基的介绍认识了几个同情革命的大学生。但谢尔盖当时未能进一步同这些大学生交往，因为他们很少到斯帕斯基这里来。尽管如此，谢尔盖并没有忘记他们。

有一次，他从技术学校回来，在路上碰见了其中的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主动地同谢尔盖打招呼。

“喂，你是斯帕斯基的朋友吧？”

“是的。我也认得你。”

“怎么，弗拉季斯拉夫还没有从乌尔茹姆回来吗？”

“不知道。我在那儿没有见到他。”

“怎么搞的……他会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大家都来了，就缺他了……你过得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听弗拉季斯拉夫说，你读了很多书，喜欢进步书籍。”

“喜欢是喜欢，可是到哪里弄到这样的书呢？”

“你想读什么书？跟我可以说实话。”

谢尔盖想了一下，脱口而出：“我想读关于斯捷潘·哈尔图林的书。”

“嗨！一开始选的书就不错嘛”，大学生赞同地笑着说，“不过，关于哈尔图林的书我暂时还不能给你弄到。也许过些时候能行。这样吧……你叫谢尔盖，对吗？”

“是，我叫谢尔盖。”

“谢尔盖，你明天到大学里来找我，可以和你的同学们一起来。我们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纪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的大学生西蒙诺夫。你来吗？”

“我一定来！”

“那太好了！也许我能给你找到几本书。”

他们相互握了握手，就分开了。

三

谢尔盖和他的朋友们同游行队伍汇合时，警察和哥萨克已经迫使游行队伍不能继续前进了。因此，学生们不得不撤退……

谢尔盖和他的朋友们通过穿堂院回到了住处。

为了抗议当局驱散游行队伍，他们约定在十一月八日宣布“秘密罢课”——不做神学笔头作业。

学校要他们口头回答问题，但他们借口没有准备好，坚决拒绝回答。有人立刻把这件事报告了校方。

科斯特里科夫、阿谢耶夫和雅科夫列夫不顾风险，到剧院去听为大学生义演的音乐会。他们知道，音乐会是一定会朗诵革命诗歌和演唱革命歌曲的。

他们顺利地挤到了楼座上。幕间休息时他们走下来，迎面碰上了副校长希罗科夫。这位副校长带着一个女人。谢尔盖和他的

朋友们跟他打招呼，他回答了一声就从旁边走过去，没有训斥他们。但是，他在茶点部一见到校监马尔科夫，就把他叫到一边，问道：

“捣乱分子阿谢耶夫、科斯特里科夫和雅科夫列夫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事先警告过他们，没有允许他们到这里来……”

“马上把他们弄回去！”

“是！一定照办。”校监阿谀地小声说，随即向楼上奔去。

三个同学没有听完音乐会，一路上骂着希罗科夫，回到学校。

早晨，他们三人刚刚在存衣室脱掉外衣准备上课时，突然被带到副校长那儿去了。

“野孩子！捣乱分子！骗子！”希罗科夫喊道，“你们给学校丢脸，带头干坏事。到禁闭室去！马上到禁闭室去！”

他们被锁到地下室的石砌囚室里。同学们听说校方正在起草开除科斯特里科夫、阿谢耶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命令，无不感到焦急，他们在走廊里集合起来，奔到二层楼上，但没有找到校长，也没有找到副校长。

有人提议到校长家里去找。于是，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全体学生涌到街上，喧嚷着向一座粉红色的独家住宅走去。

“先生们，咱们唱《马赛曲》吧！”

“不，不，不合适……咱们给他唱《安魂曲》。”

“对！唱起来！”于是，大家一起唱起了《安魂曲》。

校长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等“造反者”走了，他才匆匆忙忙地去向市当局报告……

中午，有人给禁闭室送来一罐水和三块黑面包，接着，铁门便砰地一声关上了。

“唉，不妙呀！”雅科夫列夫叹了一口气说，“要是真的开除，

可就糟了。没有毕业证书，哪儿都不会要我们。”

“没什么了不起，饿不死，”阿谢耶夫冷笑了一声，“天无绝人之路。”

谢尔盖在禁闭室里踱来踱去，思绪如麻。他忽然觉得好象真的把他开除了，而他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回到了故乡。

“不，真见鬼！要是被开除，不能回乌尔茹姆。奶奶会气死的。姐妹们，尤里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和薇拉会怎么想呢？不，得想一个办法……”

天黑了。不知是谁从窗户外面扔进来一个纸团。三人把纸团展开，低声念道：

“勇士们，不要灰心。我们正想办法救你们！全校同学都到校长那里请愿了，在他的住宅前唱了《安魂曲》。我们决不允许校方开除你们……”

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会意地笑了，心中的忧虑顿时消失了。

四

第二天，校监马尔科夫来到禁闭室。此人身材矮小，深度近视，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

“快准备一下，到校长那儿去！”

“怎么，要开除我们吗？”雅科夫列夫问道。

“不知道……你们闯祸了，先生们，惊动了警察局长。”

三个同学被带到挤满了学生的礼堂，站到一张绿桌前。桌子后面坐的是校长格鲁佐夫、警察局长、督学、神甫和教师。

神甫和警察局长开始对学生训话。礼堂里静得可怕。学生们愤怒的情绪一触即发。校方也觉察到这种紧张气氛。于是，校长与警察局长嘀咕了几句，站起来说：

“先生们，在我管理的这所学校里发生了令人极不愉快的、使我们丢脸的事情。但是，我希望这种越轨行为是偶然性的。我们认为它是轻率的、幼稚的行为。因为是初犯，我们可以原谅。阿谢耶夫、科斯特里科夫和雅科夫列夫不会被开除。诸位先生们，上课去吧。”

五

一九〇四年来到了。谢尔盖希望这一年将是幸福的：他将在这所学校毕业。然而新年伊始，却不那么顺利。校长——一位身着崭新制服、端庄而肥胖的老爷——把他叫来，手里摆弄着夹鼻眼镜，说道：

“我请你来是为了通知你，我收到了一封使我非常痛心的信件。乌尔茹姆的慈善家今后不再为你付学费和助学金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谢尔盖莫名其妙地问。

“信中说他们没有钱。你看看信吧。”

谢尔盖读完信，面色苍白。他把信放到桌子上，说：“可我就要毕业了……”

“是呀，然而……”

“怎么办呢，校长先生？我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除名吗？”

科斯特里科夫一向炯炯有神的眼睛忽然变得暗淡了。他蹙起眉头，满面愁容。

校长见此情景，不再摆弄他的夹鼻眼镜。他可怜科斯特里科夫的处境。

“你自己不争气。可是我原谅了你……就向我写个申请吧。免收你的学费，暂时发给你一些救济费。但往后你得想个办法。”

事后，谢尔盖开始设法靠打零工挣点儿钱，不论什么活他都愿意干。有一次他为一个寡妇商人劈木柴干了一个星期天。那个

女人知道他在技术学校读书，对他深为同情，给了他一个卢布。谢尔盖买了一些小面包圈、蜜糖饼干、糖果、香肠，还有葡萄干面包，晚上高高兴兴地回到住处。

“哎，同学们，看啊！今天我们要好好过过。”

可是，无论是填不饱肚子的雅科夫列夫，还是馋嘴的阿谢耶夫，都没有高兴的样子。谢尔盖见他们俩人低着头，默默地坐着，就焦急不安地问道：“哎，伙计们，你们怎么啦？像死了人似的！”

“是死了人，而且不止一个……”雅科夫列夫痛苦地说，“不久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日本发动战争了。”

六

谢尔盖暗暗下定决心：“要忍受、坚持，无论如何也要毕业！毕业之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怎么办……”他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在顽强地读书并抽出时间挣钱糊口。

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获得一等奖并领到一盒新的制图仪器。

第二天，谢尔盖就告别了朋友，动身到乌尔茹姆去了。

乌尔茹姆依然如故，一年来似乎没有一点儿变化。然而，这里也已感觉到在帝国遥远的边陲进行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了。

这里正在招募新兵。新兵在开赴前线时声嘶力竭地、醉熏熏地唱着歌曲，赶来送别亲人的母亲和妻子号啕大哭，令人心碎神伤。青年人都为前途提心吊胆。

战场上不断传来不祥的消息。人们虽然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上帝赐予胜利，但是谁也不相信俄国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谢尔盖和萨尼亚仍然保持着友谊。萨尼亚这时已经在维亚特卡读完了实科中学。

有一天，谢尔盖求萨尼亚同他一起去找流放者。两人在路上

谈到战争，谈到人生。马夫罗马蒂对他们说，俄国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

然后，他们一起到森林里去散步，还照了一张合影像……

现在，谢尔盖必须决定今后怎么办：是留在乌尔茹姆找工作还是到大城市里去。他几乎每天都与姐姐、妹妹和奶奶商量这件事情。他同萨尼亚到乌尔茹姆卡河去游泳时也总要谈起这个问题。

萨尼亚一提到要进学院，谢尔盖就感到痛苦，因为他不能进学院读书。那里不招收喀山工业学校的毕业生。这个学校被认为是下等学校。

一晃几个星期过去了。谢尔盖见不到薇拉，感到很忧郁。她在文科中学毕业后教母就带着她不知到什么地方朝圣去了。

有一天早晨，谢尔盖和萨尼亚沿乌尔茹姆卡河乘船钓鱼。天气平静、有雾。鱼很爱上钩。两人高高兴兴，满载而归。他们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小伙子戴着草帽，拿着钓鱼杆和一只小水桶正沿着河岸向城里走。

“我认识这个人，”萨尼亚说，接着喊道：“伊万！伊万，等一等！”

小伙子停住脚步，向他们招手。当船划过来时，他跳到船上，向谢尔盖自我介绍说：“我叫伊万·尼科诺夫，托木斯克工学院的学生。”

谢尔盖说出自己的姓名，握了握伊万伸过来的手。

“你也是技术学校的？”尼科诺夫望着谢尔盖帽圈上饰有小银锤的黑色制帽问道。

“刚从喀山工业学校毕业。”

“这么说，咱们是同行啦！”尼科诺夫笑着说，摘下草帽。他留着浅褐色的小胡子，两眼笑眯眯的，表情憨厚、淳朴。

“你能到我们工学院来读书吗？”他问道。

“那当然好了，问题是我们学校不让报考学院。”

“真倒霉！我们学院有预备班，发给中学毕业文凭，毕业后就可以进入学院深造。”

“真的？”谢尔盖叫了一声，猛地向尼科诺夫探身，差一点儿没从船上跌下去。

“那还有错！这可能是俄国唯一的学院附设预备班。跟我去，好吗？我把你介绍给朋友们。我们帮你准备功课。”

“我当然很高兴，但是，说实话，我不敢相信……你什么时候走？”

“很快就走。我还有实习课。你八月份去吧。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和萨尼亚抽空到我家里来一趟，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七

谢尔盖在尼科诺夫那儿详细打听了托木斯克工学院和大学生们的情况后就拿定了主意，在早晨喝茶时说道：

“奶奶，亲爱的姐姐和妹妹，我决定成为一名工程师。”

“怎么？”梅拉尼娅·阿夫杰耶夫娜惊愕得两手一拍，问道：“你又要走？”

“是的，但这回不是去喀山，而是去托木斯克。先在那里上预备班，然后再进学院。”

“唉哟，我真命苦啊！”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就哭起来，“我等啊，盼啊，盼着有个帮手，好到末了过过清闲日子。”

“奶奶，你说什么呀？”阿尼娅抱住她说，“谢尔盖继续去上学，应该高兴。将来有可能成为工程师！”

“对，奶奶，”丽莎从另一侧凑到奶奶跟前，说：“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成为工程师呢。”

“不，孩子们，我活不到那时候。我想在跟前看着他……”

“奶奶，您哭什么呀？”谢尔盖走过来说，“我每年夏天都回来。您不愿意让我成为工程师吗？”

“我怎么不愿意呢，谢廖任卡。这样的事我和已故的卡捷琳娜连作梦也没想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就跟当上将军差不离儿。”

“这不就明白了，还哭什么呀……”

“我是舍不得让你走才伤心的，乖孩子，可我心里是愿意的。”

这时栅门响了一声。丽莎向窗外看了一眼，叫道：

“哎呀，我的天哪！”说完就奔出房间。

“她这是怎么啦？”奶奶抹着眼泪问，“看见谁了？”

门开了，丽莎跑进来对谢尔盖说：“谢廖沙，快到大门外边去，薇拉在那儿等着你呢。”

八

“薇鲁莎！你可回来了！”谢尔盖跑过去握住她的手，高兴地喊道。“我以为你在那块荒地上要祷告到秋天呢。”

“我本来不想去，谢廖沙，可是拗不过教母呀……”

“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我非常高兴。”谢尔盖扶薇拉坐到长凳上，靠着她坐下，望着她的蓝晶晶的眼睛笑着说：“薇鲁莎，你还是那样！”

他笑得那样坦率、愉快、充满魅力，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眼睛里闪动着温柔的光芒。他一笑，面部就改变了形状，麻子也旋即消失了。

“他爱我。”薇拉心里想，也对谢尔盖笑着说：“你也和以前一样，谢廖沙，只是胡子……”

“要是你不喜欢，我把它刮掉。”

“不，没关系……我会习惯的……谢廖沙，你毕业了，祝贺你！”

“谢谢，薇鲁莎，我也衷心地祝贺你！”

他们又一次彼此握了手。

“丽莎说，你打算到托木斯克去？”

“是的，薇鲁莎。我想攻读工程师。”

“哎呀，太好了，谢廖沙。我简直太高兴了！……人家在乡下给我找了个教书的地方。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又要走了，你不生气？”

“不，谢廖沙。能生气吗？我等着你……”

温煦的八月很快逝去了。谢尔盖大部分时间是同姐姐、妹妹、薇拉和萨尼亚一起度过的。他们重游了《石滩》，并到郊区的草地和森林里远足。

假期还没有结束，谢尔盖就打算踏上远行的旅途了。他必须在开学之前赶到托木斯克。他搭农民的一辆装满青草的大车到采波奇金诺去。

姐姐、妹妹、奶奶和邻居都出来为谢尔盖送行，薇拉、萨尼亚和他的哥哥也来了。谢尔盖同大家握手告别，吻了奶奶、姐姐、妹妹，就坐到车上，两条腿耷拉到车沿下。奶奶急忙向他走过来，一边画十字为他祝福，一边说：“去吧。谢廖任卡！我兴许再也见不着你了。去吧，亲爱的！愿上帝保佑你。”

车夫扬起鞭子，大车轧着干硬的土路发出辘辘声，慢慢向前滚动了……

第七章

一

火车开得很慢，大站停，小站停，会让站也停，因为要给运兵列车让路。

火车被迫停留的时间很长，疲惫不堪的旅客纷纷走出车厢，惊奇地喊道：

“我的天哪！好大的森林！无边无际……”

一望无际的泰加林甚至使在林区出生、长大的科斯特里科夫也感到吃惊。

“嘿，这就是祖国的西伯利亚。哪怕你高声大喊，也不会看见一个人影……我们那儿是村村相邻，而这里一天一夜也走不到一个村庄。荒无人烟的地方，服苦役的地方……”

机车尖利的汽笛声一响，大家跳上火车，继续往前行。人们看到的又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泰加林……

谢尔盖从乌尔茹姆动身时，周围的一切还都是绿色的，天气很暖和，一到乌拉尔山，就感到冷风飕飕，下起了冰雹。他只好取出外衣穿到身上。

翻过大山，眼前展现出一片褐色的农田、夜间结了冰的湖泊和一簇簇的小树林。越是深入西伯利亚，树叶就越是金红色的，霞光就越是寒冷，而夜空的星星也更加明亮。

“我们好象没有往北走多远，可是已经觉得象秋天一样了。”

谢尔盖对邻座的人说，“也许是由于我们坐车坐得时间太长了。”

“不，亲爱的，不是这么回事。是西伯利亚在显示自己的威力，要我们知道它的厉害……”

谢尔盖向窗外看了一眼，想到：“是啊，严酷的边陲之地。人家是被押解流放到这里，而我却自愿到这儿来。西伯利亚将怎样对待我呢？……”

火车驶进托木斯克站时，天快黑了。天气有点凉，刮着风，天空中的阴云被风吹得疾速散去。

谢尔盖把外衣穿好，戴上制帽，把一只很旧的篮子用皮带背到肩上，步行到城里去找孔德拉季耶夫斯卡亚大街。伊万·尼科诺夫住在那里。

谢尔盖走着，看到一排排用圆木造的小房子，就象乌尔茹姆的一模一样。道路坎坷不平，被大车轮子轧出深深的车辙，坑坑洼洼，积满一汪汪的污泥浊水。接着，他偶尔看到一些较大的房子，甚至还有两、三层的石结构楼房。街道是用圆石子铺成的。马路两旁的针叶松、白桦树和杨树还没有染上秋天的色彩。

“大概是房屋为这些树木遮风的缘故。”谢尔盖心里想。他叫住一位城里打扮的过路人。

“请问，孔德拉季耶夫斯卡亚大街在哪儿？”

“看见那儿有个花园吗？走过那个花园向左拐，到那儿再问一下。”

谢尔盖道了谢，从花园里走过去，很快就找到了那条大街和一座两层的圆木房子。房子的窗户里亮着灯光。他迟疑地敲了敲褐色的门，忽然发现了门铃的把手，便拉了两下。楼上有人问道：“谁呀？”

“大学生尼科诺夫是住在这儿吗？”

“对，对，请进！噢，我马上去开门。”

“我去开！这是我的朋友来找我！”一个清晰的声音说。接着，尼科诺夫敞开了门。

“科斯特里科夫！我想一定是你。你好，朋友！路上辛苦了！上楼去吧，正好该喝茶了……”

二

尼科诺夫的房东是一位消费税征收员，他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家庭里入伙，自己住一个小房间。尼科诺夫已同房东谈妥让谢尔盖在这里寄居的事，因此房东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安排在尼科诺夫的房间里的空床上，然后请他一起吃饭。晚饭后喝完茶，两个朋友回到自己的房间。

“路上怎么样，谢尔盖？”尼科诺夫一边摸着淡褐色的小胡子，一边用讥诮的眼神望着客人，问道。

“走的时间太长了。尽给运兵车让路了。”

“有什么法子呢，打仗嘛！”尼科诺夫冷笑了一声，指着谢尔盖的床铺说：“这儿在你来之前住过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大学生，也去打日本人了。”

“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大学生不应征吗？”

“是抓走的……他和叛乱者有联系，被逮住了，直接送到前线。”

谢尔盖没有再说什么，陷入了沉思。“要是我说‘真可怜’，他就会认为我同情造反者。看来尼科诺夫是不那么同情他们的，最好还是不吭声。”谢尔盖这样一想，便装作对大学生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样子，问道：

“伊万，入学的事怎么办？也许招生已经结束了吧？”

“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你看看吧！”谢尔盖把毕业证书递给他。

尼科诺夫看了一下，惊奇地尖叫了一声。

“几乎全是五分！哎，科斯特里科夫，你会胜利的！你一定会被录取。明天我带你去见校长，就说我要向他推荐一位同乡。现在咱们睡觉吧，点灯熬油，女主人会不高兴的。”

谢尔盖钻进被窝，向尼科诺夫说了声“晚安”。但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对尼科诺夫总觉得捉摸不透。他想：“好象是自己人，乌尔茹姆人，也不是富家出身。可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把那个可能是革命者的大学生叫‘叛乱者’呢？把那个大学生弄到前线，会不会是他干的？他的眼神有点阴险。要对他提防着点儿……”

三

主管预备班的校长看了谢尔盖的毕业证书，灰白的胡子里露出了笑容。

“很好，年轻人，很好！把你写给我的申请书留下，你被录取了。三天以后来上第一课吧。”

谢尔盖递上事先写好的申请书，向校长道了谢就告辞了。

尼科诺夫在走廊里等着他。

“科斯特里科夫，事情办得怎么样？”

“很顺利！”谢尔盖高兴地大声说，“可以说我已经被录取了。”

“你真行！祝贺你！现在你回家吧，向女主人预交一个月的房膳费。我要去听课。等我回来咱们去看看市容。”

“尼科诺夫说得对，”谢尔盖心里想，“应该先向女主人交清房膳费，要不我是会把积攒的那点儿钱花光的。虽然只交一个月的，但起码可以保证有饭吃，有房子住。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找点儿事情干干……”

谢尔盖把钱交给又高又胖，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的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就逛大街去了。他一边走一边留心观察店铺的招牌，看看什么地方需要机械工人。他想先看一看，打听打听城里是否有较大的企业，读一读报纸上的招工广告，然后再去找活干。

托木斯克与喀山相比不算大城市，然而，处处绿荫如盖，也很富足。谢尔盖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没有看到可以找到活干的地方。所有的工厂都是又小又脏，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作坊。

谢尔盖走到托米河畔。河面很宽，有点像维亚特卡河。他坐到长凳上，望着对岸黑压压的、间或发黄的森林。

“这里真美，真舒畅。这里的人好象也很善良。西伯利亚也许不会像后娘那样对待我吧……”

四

过了三天，预备班果然开课了。学员每天晚上在工学院的教室里听课。学员中有上过文科中学、实科中学和宗教学校的学生，也有象谢尔盖一样的技工学校的毕业生。

大部分学员衣着讲究、吃得很好，有的甚至坐着胶轮马车来上课。也有和谢尔盖一样朴素的、清苦的、家境贫寒的孩子，他们举止拘谨，总是躲着那些阔少们。

谢尔盖利用几天的空闲时间把托木斯克看了一遍。这个城市舒适而清洁，建筑物分散的喀山无法与之相比，那里的郊区很脏，居住着贫困的鞑靼人。

托木斯克市中心的房子很漂亮，而建有大学的花园街简直可以成为喀山的装饰品。

市内有三家公共图书馆。谢尔盖走进一家图书馆，借了一本百科全书，找到《托木斯克》这一条目，读道：“居民五万二千四百

三十人……建筑物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座……东正教教堂二十八
个……工厂二百三十四个。”读到这里，谢尔盖惊奇得甚至站了起来：“二百三十四个！我怎么没看见？奇怪……”他接着往下看：“……工人一千六百二十七人。”谢尔盖抬起手把遮住眼睛的头发拨到一边去，“怎么，难道所有的工厂就这么多人？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怎么搞的？”他心算了一下，“一个工厂平均才七个人，太可笑了，实在可笑。喀山的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一家工厂的工人比托木斯克所有工厂的工人还多。

但是我要仔细看看。既然有这么多人，他们之间大概也会有联系，甚至也可能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进行着斗争。

这里肯定会有流放者，这是西伯利亚嘛！他们中间也许有人认识我们乌尔茹姆的流放者……不管怎么样，不会就我一个人……要给萨尼卡写封信，让他向那个流放犯大夫打听打听。也要给家里写封信，告诉她们我被录取了，让她们高兴高兴。”

他匆匆地回到住处，就坐下来写信。

五

谢尔盖在班上很谨慎。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人，暂时不交朋友，放学后通常都是一个人回住处去。如果回来得早，特别是在星期六，男主人就和尼科诺夫拉他去打牌。男主人的朋友们经常来作客，谢尔盖为了避开他们就故意晚回来。

有一天，他从工学院出来向市中心走去，想在那里逛一会儿。傍晚的天气温暖而干燥。在花园街他听到有人喊叫，便停住脚步，看见路灯下有三个穿黑色神甫长衫的身强力壮的宗教中学学生正在用拳头打一个穿工人装的小伙子。

“给我，你这个强盗，给我！不给我们就抢！”一个红头发的高个子狂怒地吼叫着，从背后抱住那个小伙子，而另外两个家伙

则猛击他的面部、胸部，并用脚踢他。

谢尔盖把一捆书掷到地上，咬牙切齿地突然猛扑过去，朝高个子的颧骨猛打一拳，那人“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小伙子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两个宗教学校的中学生见谢尔盖比他们个子小，就向他扑来。谢尔盖一边抵挡，一边后退。

“技术员，揍他们！”忽然一声大喊，从暗影里冲出一个身穿短皮袄的魁梧的年轻人，向宗教中学学生猛力打去。

被谢尔盖打倒的那个高个子清醒过来，跪着捡起一块石头，但这时他的脑袋上突然挨了一棍子。

这一棍子是被谢尔盖救出的那个小伙子打的。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根棍子，又回来了。

“打得好！”谢尔盖说，“狠揍这帮混蛋。照脑袋上打！”

“嗨！”小伙子喊着用棍子朝正在扑向谢尔盖的第二个家伙打去。那家伙“扑通”一声趴在地上，尖声大叫：“哥儿们，饶了我吧，哥儿们，手下留情！”

这时，一个警士从远处吹起了哨子。

“咱们走吧，朋友们！教训了他们一顿，行了！”谢尔盖说。三个人向漆黑的胡同里奔去。他们跑过一个街区，停下来。

“哎，他们为什么打你？”谢尔盖问那个小伙子。

“他们抢走了我在路灯下捡到的一个卢布。他们看见我捡了。”

“这些寄生虫，简直是野兽！”

“谢谢你们救了我。”

“要谢他！”谢尔盖朝那个鬻发青年点点头说。他在学校里见过这个年轻人。“要不是他，我们俩都得吃亏。”

“谢谢！”小伙子向鬻发青年鞠了一躬。

“算了，谢什么，”那个青年一挥手说，“你是哪儿的？”

“铁路上的，跟司炉当学徒。我姓迈斯特连科，人家都叫我奥

斯塔普卡。”

“你家离这儿远吗？”

“不远，就在附近，穿过这个院子就是。”

“那就再见了！”鬃发青年笑了一下，说：“可以认为，你在第一次战斗中经受了考验。”

“谢谢你们！我走了！”奥斯塔普卡钻进院子，消失在夜幕中。

鬃发青年走近谢尔盖，说：

“你真勇敢！怎么敢跟三个人干？”

“看到他们欺负人，我就忍不住了。”

“你很会打！好样的。”

“这是小时候学的。我们在孤儿院时，城里人谁都打我们。”

“怎么？你是孤儿院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你在这里是孤身一人？”

“差不多……”

“我们认识认识吧。我叫奥西卡·科诺诺夫，印刷厂工人。我也在预备班听课。”

“我见过你……认识你很高兴。我叫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

两人使劲儿地握了握手。

“我们建立友谊吧！”科诺诺夫说。

“牢固的友谊！工人阶级的友谊！”科斯特里科夫肯定地说，“我也是工人，刚从喀山工业学校毕业，取得了机械工称号。”

“好样的。现在机械工人是一支力量！谢尔盖，你来找我吧，我要介绍你结识一些好朋友。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小伙子。明白吗？”

“明白！”谢尔盖会意地笑着说。

六

谢尔盖不知不觉过了一个月，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甚至连他在喀山勉强维持生活的那种零活也没有找到。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又无处去借钱，而老天爷好象故意难为人，西伯利亚严酷的冬天来到了。他从百科全书中得知托木斯克有十一家慈善会。但慈善会里没有人认识他。况且，一个身强力壮又有专业的小伙子到慈善会去请求帮助是愚蠢、可耻的！他宁愿饿死，也不去求慈善会。他决定再去找一些小工厂碰碰运气。

谢尔盖在大街上又转了一整天，但他仍然一无所获。他颓丧地回到住处，既恨自己，又恨使他这个学有专长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荒谬制度。

他匆匆地穿过厨房和饭厅，不愿让女主人看见。她只是表面上装得善良，先让你吃饭，然后聊天，开始诉苦，最后总忘不了要钱。

“去她的吧！我宁可饿着肚子去溜达，也不想看见这个女人……”谢尔盖一进屋就看见床上、枕头上放着几封信。他看了一眼，高兴地念叨着：“丽祖什卡写来的家信，薇拉写的，柯尼娅写的。噢，这是尤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娜写的……”他脱掉外衣，坐下来贪婪地读信。

这些来信使他感到兴奋、愉快。大家都对他被录取表示祝贺，并希望他好好读书。

薇拉是从乡下来的信。她已开始教书并为此感到幸福。她有点寂寞，但得知谢尔盖上了预备班，她很高兴。

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妹妹都搬到维亚特卡河畔的库卡尔卡镇去了。姐妹两人都在教书。

谢尔盖把信叠好，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想：“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就好了。总会找到工作的。放弃学业到其他工业城市去谋生那太可惜了。可是到哪里去借钱呢？尼科诺夫那儿没有。向科诺诺夫借钱，实在难开口，他家人口多，没有父亲，很穷……唉，要是这儿有象我们那里的流放者就好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帮助我。给尤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拍封电报，会怎样呢？她待我就象母亲一样。我在喀山时她不止一次地救济过我。”

谢尔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迅速写道：“维亚特卡 库卡尔卡 尤利娅·格卢什科娃 请您尽量给予帮助 托木斯克工学院学生尼科诺夫转谢尔盖。”

他重读了一遍电文，就到邮局去了。

七

同宗教中学的学生打架之后，科斯特里科夫和科诺诺夫成了至交好友。下课后他们几乎总是一起回家，如果天不太冷，他们就在寂静的大街上长时间地散步。

谢尔盖向科诺诺夫介绍了乌尔茹姆的情况，讲述了自己和流放犯的友谊，甚至把他和一位朋友自制胶版印刷器和印刷传单的事也告诉了他。

科诺诺夫也对谢尔盖谈到印刷所的工人，并告诉谢尔盖，他有时去参加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的活动。他叮嘱谢尔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奥西卡，你这是不信任我吧？”谢尔盖直来直去地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看你信不过我。那你就对你的同志们说，乌尔茹姆的流放者为我担保。让他们联系一下来证明吧。”

“我不是已经对你说过……”

“那算什么？连小组的活动都不让我参加。我在喀山参加过大学生游行示威，蹲过禁闭室，差一点儿被学校开除。”

“我相信你，谢尔盖。我深信你是我们的人。明天我就带你到马克思主义小组去。”

“明天？”谢尔盖问道，“你不是骗我吧？”

“你怎么啦，谢廖加……我说话算数！今天你到我那儿去住吧。”

奥西普的母亲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是一位性情温和、体贴别人的妇女。她包着头巾，下面露出斑白的头发，象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热情地迎接了谢尔盖，让他们俩吃完晚饭，就在奥西普的大哥叶戈尔的床上给谢尔盖铺好了被褥。

“让叶戈尔卡到我屋里去睡，他很晚才下夜班回来。”

谢尔盖饿了一整天，吃了晚饭心里很高兴。

“奥西普，咱们睡前读点什么，好吗？”

“好，我喜欢看书。”

“你爱看什么书？”

“我最喜欢涅克拉索夫。你呢？”

“我喜欢契诃夫。爱读诙谐有趣的东西，读起来心情愉快。”

“对！我们工人就是不能气馁。要是垂头丧气，窝窝囊囊，就会受人宰割。咱们就读契诃夫的作品吧，我这儿有两本他的书……”

科诺诺夫带着谢尔盖来参加马克思小组的学习，但他们迟到了。谢尔盖觉得科诺诺夫是故意这样做的，是为了不向任何人作介绍。

他们在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来，听一个蓄着大胡子的青年人读一本论述同民粹派作斗争的小册子。然后，这个看来可能是大

学生的青年人回答了问题，这次活动就结束了。

“谢尔盖，怎么样？”他们走到街上时，奥西普问道。

“当然有意思。参加小组的都是什么人？”

“主要是工人，也有学生。”

“奥西普，我可以再到你家住一宿吗？该向女房东交房费了，但眼下还没给我寄钱来……得凑合一两天。”

“你这人真怪！当然可以。尽管母亲操心受累，但她会高兴的。我们大家都爱她。”

“这我知道。你对她说，我就住一两天。”

“好，好，没问题。”

谢尔盖在科诺诺夫家住了一夜，次日清早就出去找工作了。他在城里转游到中午，冻得打战，到了市中心，就走进市参议会暖和一会儿。

看门人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走来走去的年轻人，把他招呼到自己身边，问道：“年轻人，你是不是来找工作的？”

“你们这儿需要做什么的？”

“需要一个绘图员……上司叫我告诉来找工作的人到七号房间去。”

“噢，我就是来找工作的。谢谢！”谢尔盖说完就赶忙向七号房间走去。

一个秃顶的官吏看完了谢尔盖的证件，揪着胡子考虑了一阵子，去报告了上级。不一会儿，他回来对谢尔盖说：“哎，年轻人，你运气不错。现在你就写一个要求作绘图员的申请吧。你将在参议会里工作。”

第八章

—

“哎呀，谢尔盖·米罗内奇，我的天哪，这两夜你跑到哪儿去了？”女主人一边从水桶旁边直起身来，放下掖在腰上的裙子，一边问道，话音里又象是责备，又象是关心。

“请原谅，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没有来得及事先通知您。我在同班同学那里一起准备功课了。”

“没出什么事就好……我们不放心，很着急。”

“一切都很好，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谢尔盖高兴地说，“我找到工作了。”

“谢天谢地！在哪儿？”

“到市参议会当绘图员。”

“是在参议会里？”

“对，是在参议会里。”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麻利地用抹布擦去椅子上的灰尘，说：“您请坐，谢尔盖·米罗内奇。我们好久没有喝茶了。我现在就把午饭端上来。早就等着您了。”女主人忙活起来，一边用围裙擦着湿漉漉的手，一边说，“真不错，您说是吧？到参议会去……”

“工作是找到了，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薪金……”谢尔盖叹了一口气，“家里也还没有寄钱来。我该付给您钱了。”

“您这是说哪儿去了，谢尔盖·米罗内奇。我可没向您要呀。不管怎样我们能过得去。您别惦记这事了。既然参议会录用了，还愁没有钱。脱了外衣洗洗手，准备吃饭。等一会儿伊万和我丈夫回来，我们就开饭。要是他们耽搁，那咱们就先吃。”

午饭后谢尔盖突然感到困倦。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躺下了。

一种反常的自安情绪和懒惰控制了他，他感到头有点发晕，昏昏欲睡。

不知是饿的还是怎么的，他感到精疲力尽，浑身酸痛，就象刚拉完耕地的犁一样。

他伸开四肢，躺得更舒坦一些，思忖着自己的未来：“工作问题解决了，吃住问题也不用发愁了。现在只要肯出力气，不偷懒，那么一切就会顺利。念完预备班就进工学院，还会延期服兵役。大一学一生！多么令人骄傲的字眼儿！他们有多少光辉业绩名垂史册呀……”

谢尔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而革命者呢？更高尚，更勇敢！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远比作一个大学生更光荣，更重要。革命者是为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而斗争的！这是忘我的、崇高的事业！这是去建立功绩！真正的革命者都是英雄！毫无例外！斯捷潘·哈尔图林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他的斗争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可是斯捷潘并不是大学生，他是工人革命家。那个时代造就了一种新型的革命者。现在这样的人很多了，工人也在学习，我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亲眼看见过青年工人。科诺诺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印刷工人，但他在预备班和我一起学习的。我们乌尔茹姆的流放者佐特金不也是一个普通的钳工吗？

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不一定非成为大学生不可，不一定。”

谢尔盖伸展了一下四肢，从床上跳下来，自语道：“我不知道

是否能成为一个大学生，但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革命者！”

二

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开始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多少时间同科诺诺夫见面了。

谢尔盖在放学后有时还能阅读一些小册子，但他在住处绝对不能这样做。尼科诺夫疑神疑鬼，唯恐谢尔盖会给他带来倒霉的事儿，因此他对谢尔盖显得很冷淡……

在参议会里每个人的的一举一动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谢尔盖连想都不能想这个问题。他甚至不再从奥西普那儿借书或小册子。他和朋友们只是在星期日、在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学习之前，或者当他偶尔在科诺诺夫家借宿时才能读读书。

这个星期日也是这样。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小组回来得早一些。天很黑，寒气砭骨。吃过饭后，他们就躲在奥西普的房间里，从地板下面的秘密藏物处取出已经读得破旧不堪的一本列宁著作《怎么办？》，把灯放在床头柜上，在角落的火炉边坐下来。

“奥西普，咱们从头读起吧。”

“我们又不是领袖人物，不一定非细读每一个字不可，领会要点就行了。”

“要点我已经懂了。在乌尔茹姆时我就在《火星报》上读过列宁的文章《从何着手？》。这里又发挥了那些思想……不妨再读一遍，应该记得牢牢的。”

“那好，读吧！”

谢尔盖把书翻开，低声读道：“……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的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

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①

“完全正确。我们印刷所里就有很多心怀不满的人。”

“再听听下面怎么说的吧：‘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材。’”^②

“现在需要热利亚博夫那样的人！”奥西普扬声说道。

“还有哈尔图林！”谢尔盖补充说，“你注意啊，列宁在这里就好象说的是哈尔图林。”

“好，好，快读，快读。”

“‘……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工人……革命家。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③

“写得好极了！这不仅是针对哈尔图林说的，也是针对我们说的，谢廖沙。”

“对。还有呢：‘为了能充分执行自己的任务，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④

“怎么能这样呢？扔掉工作吗？”

“别着急，让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噢，在这儿：‘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前途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十一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⑤

“太好了！哎，谢廖沙，咱们能成为真正的鼓动员吗？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吗？”

“能，奥西普。我相信这一点。”

“我也这样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38页。

② 同上注。

③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340页；

④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342页。

⑤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43页。

“我们上一次读过了，你忘啦？”

谢尔盖翻了几页。

“你看，这里强调指出：‘……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①

“这话不是对我们说的。人民的代言人……信念……谢廖沙，你有信念吗？”

“我想，有。”

“举个例子？”

“嗯……”谢尔盖皱起眉头，“比如，我认为人民在战争中的牺牲是无谓的。还认为尼古拉什卡^②该挨揍了。”

奥西普哈哈大笑：“我也这样认为。”

“这么说咱俩都是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了。”

“那我们当鼓动者合格吗？”

“不，恐怕不够格。作革命者的助手倒完全合适。”

“谢尔盖，你早就这样想了吗？”奥西普眯起浓眉下的眼睛，诡谲地看了谢尔盖一眼，问道。

“早在乌尔茹姆的时候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流放者使我的头脑开了窍。”

“好，我们睡觉吧。明天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是流放者吗？”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睡吧。”

奥西普把灯移到桌子上，藏好了书，很快脱了衣服。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94页。

^② 指沙皇尼古拉二世。

谢尔盖脱了上衣和裤子，钻进被窝，在被子上搭上一件大衣，说：“好了，熄灯吧。晚安。”

三

托木斯克的夜晚寂静而寒冷。月光、星光映着白皑皑的积雪，亮堂堂的，如同白昼。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清澈透明的寒光之中，简直使人感到有点儿可怕。积雪闪动着细碎的淡紫色的光斑，忽隐忽现。雪橇轧出的辙迹闪闪发亮，仿佛是铺在地上的长长的玻璃条。月亮又大又圆，它的周围是一个昏暗的圆圈，就象结了一层冰霜。万籁俱寂。

远处偶尔传来火车刺耳的汽笛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由于天气寒冷，狗都躲进了铺着不稽的窝里。毡靴踏着雪地发出的“嘎嘎”声传得很远，隔着一个街区都能听到。

奥西普·科诺诺夫和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向市郊走去。谢尔盖知道今天有一次重要的会见等待着他，暗暗琢磨着他要说些什么。奥西普没有说出将要同他谈话的是谁，但他猜得出来：不是从领导中心来的同志，就是托木斯克党委的同志。谢尔盖觉得这个人应该象斯普鲁德那样身材高大，并象马夫罗马蒂那样留着大胡子，两眼炯炯有神，流露着火一般的热情和勇敢。

谢尔盖揪了一下奥西普的袖子，说：“还有多远？”

“快到了！”奥西普低声回答说。

两人又沉默下来，只听见脚下的雪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谢尔盖思忖着：“要是这位巨人说：‘你必须放弃学业，到工厂里去当鼓动员，转入地下活动，’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不得不忘掉薇拉，忘掉奶奶和姐姐、妹妹。我要放弃当工程师的理想吗？唉，这还真不容易呀！可是，要求我作出牺牲并不是什么轻率的念头，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自由与幸福需要这样做。斯捷潘·

哈尔图林视死如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到啦！”奥西普打断了他的思绪，“看见那座木头房子里亮着红色灯光了吗？这个油灯是暗号。正等着咱们呢。”

俩人一触到栅门，狗就叫了起来。

“特列佐尔！”奥西普冲着狗喊了一声，向狗窝那边扔了一块面包皮，那狗就一声不响了。

奥西普按照约定的暗号敲了几下门。一个女人应声出来，把他们引到昏暗的过道里。奥西普和谢尔盖脱下外衣，走进陈设虽然简陋，但并不那么土气的正房里。两人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谢尔盖不时地望着门口，等待着他所想象的西伯利亚大胡子巨人从那里走出来。门终于开了，可是走进来的却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孔黝黑、留着黑黑的小胡子、浓密的头发剪得很短的人。

谢尔盖记得，这个人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学习活动，总是静静地坐着，显得很拘谨，从来没有发过言。

“看来主要人物就要来了。”谢尔盖心里想。他不知应该怎样对待刚刚进来的这个人。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个人径直向他走来，伸出手，平静而有力地说：“我们来认识一下吧，谢尔盖。大家都叫我格里沙大叔。”

“您好，很高兴和您认识。我姓科斯特里科夫。”谢尔盖失望地看着格里沙大叔平凡的、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的脸，说道。

“这么说，你决定和我们一起干了？”格里沙大叔用乌黑的眼睛打量着谢尔盖，问道。

“决定了。”谢尔盖回答说。他看了奥西普一眼，好象是在询问，是否可以同这个陌生人坦诚相见。

“说吧，说吧，谢廖加。把心里话都讲出来吧。”奥西普向他使了个眼色，“格里沙大叔是我们最大的领导人！”

“不必了！”格里沙大叔扬起手，指着沙发说：“坐下吧，谢廖

沙，什么都不必说了，我什么都知道。”

他靠着谢尔盖坐下来，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道：“是你自己来的还是奥西卡鼓动你来的？”

“是同他一起来的，但我是自愿的！”谢尔盖坚定地回答说，“我早就想和您认识了。”

“为什么？难道过厌了自由生活？”格里沙大叔一直打量着谢尔盖，问道。

“那种自由生活差点儿没使我送了命。”

“我们听说了……可是，小伙子，干我们这一行也不容易，我们是在刀山上走路。”

“这我知道。我不是来当和尚的，而是要参加革命。我想为人民做点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原来是这样！”格里沙大叔微笑着说，“我们需要有坚强意志的人，非常需要！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自由而斗争的人。”

“还是在乌尔茹姆的时候我就同一位被流放的革命者交了朋友。”谢尔盖激动地说。

“这我也知道。”格里沙大叔作了个平稳的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你是否知道，你要为之奋斗的是一种什么事业？要知道，后退是不行的。后退就是背叛。只要入了党，你就不再属于自己了。”

“是的，我知道，我考虑过这一点。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好。既然你能做出严肃的决定，你一定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我很高兴。谢廖沙，让我们紧紧握手！”格里沙大叔使劲地握住科斯特里科夫的手，使他都感到疼痛了。“可以认为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我和科诺诺夫明天就介绍你入党。”

四

对日战争还在继续，人民怨声载道，远东前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装备很差、训练不好的俄军损失惨重，连吃败仗。由于斯捷谢尔和罗热斯特韦斯基之流的将军和海军将领的疏忽和无能，俄军节节失利，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水兵流血牺牲。

画有红十字标记的列车不断地开到托木斯克来。这里有一个医学系，市内许多建筑物变成了野战医院。在火车站、十字路口和教堂的台阶前，向行人乞讨的缺臂少腿的残废军人越来越多。可以想象，整个俄罗斯又有多少孤儿寡母向隅而泣、沦为乞丐啊！

只有坐在军需机关搞物资供应的官员们才不咒骂这场战争。然而，甚至去年到处高喊胜利和认为打败日军不费吹灰之力的那些“温和的自由派”现在也不吭声了，为俄军的胜利而祈祷的牧师也已经感到厌倦，他们只是勉强强、应付差事似地做出祈祷的样子而已。

新年前夕报纸上报道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旅顺港陷落了。这使托木斯克全城感到沮丧。只有富人才庆祝了新年。即使他们，新年也过得无声无息。

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完全持另一种态度。他们认为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就是沙皇制度的失败。领导中心发出指示：在军用列车上加强鼓动工作，号召士兵不服从长官并拒绝作战；在铁路沿线和机车库举行罢工，千方百计地阻止军用列车开向东方。

有一天夜里谢尔盖住在科诺诺夫家里，忽然听到有人按照暗号敲了几下窗户。奥西普披上短皮袄去开栅门，不一会儿领进来一个矮矮的、穿着羊皮袄和战士大毡靴的人。他把来人领到自己的房间，那人敞开领子，摘下风帽，不时地瞧着谢尔盖，把胡子

上的冰茬捋下来。

“啊，格里沙大叔，是你！”

格里戈里把手指放在嘴边，说：“轻点儿，孩子们，轻点儿！什么都不要问，我是来找你们的。快穿衣服，我们悄悄出去。有紧急任务……”

五

格里沙大叔把两个年轻人领到自己家里。科诺诺夫和科斯特里科夫两人都是不久前才入党的新党员。但是，在困难的时刻比他们更可以依靠的人实在是没有了。

这一年春天，宪兵通过跟踪、盯梢几乎逮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格里戈里·克拉莫尔尼科夫，即“格里沙大叔”，从伊尔库茨克找来几个老党员，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来，大约十名小组成员入了党，从而建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现在的任务是，必须在沿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紧急开展反战宣传工作。克拉莫尔尼科夫拟好了传单稿，需要复印出来并到军用列车上散发。他决定交给科诺诺夫和科斯特里科夫去完成的正是这项复杂的任务。

他们三个人走进厨房，把门关上，出声地念了一遍传单。传单的结尾愤怒地写道：“停止可耻的战争！打倒腐朽的专制制度！”

“哎，奥西普，怎么样，这传单能在你们印刷厂里印吗？”

“不，不行，格里沙大叔。”科诺诺夫叹了口气，说：“自从党的印刷所被破坏以后，我们那儿昼夜有警察值班。”

“用胶版印刷行吗？”

“我在乌尔茹姆印过。”谢尔盖说，“可以说，我会印。”

“我当助手。”奥西普赞同地说。

“那么就干起来吧，孩子们！胶版、纸张和一切所需要的东西都埋在我的地下室里。快脱掉衣服，马上动手！”

第九章

一

星期日早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三个年轻成员分散在三个车厢里乘火车前往泰加枢纽站。他们秘密地携带着传单。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也搭上了这趟火车。他乔装成一个年轻商人，穿着农民式的皮上衣、软毡靴，头戴牛犊子皮帽，手里拎着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袋子。

科斯特里科夫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他的任务是，摸清泰加车站上的情况并组织向乘军列经这里开赴东方的士兵散发传单。

这次行动经过了周密的考虑，万无一失。工人伊万·利索夫是个机灵、满头黑发、面孔黝黑的小伙子。他的任务是，在军列开动之前乘机把传单塞进各个车厢的缝隙里或者贴到车厢上。行动小组的其他人要在军列从泰加站开动后登上列车，请求士兵将他们带到下一个车站，并在那里向士兵们散发传单或者悄悄把传单塞到各个铺板上。

科斯特里科夫派两个伙伴登上了军列，然后替利索夫放哨，直到他把全部传单贴完。

科斯特里科夫让利索夫先回亲戚家去，等晚班车再同全组其他人一起返回托木斯克，而他一人留下来等待下一班军列。

车站上有很多从农村来赶集的农民，还有商人，熙熙攘攘，乱哄哄。

红色的军列开进车站，士兵拉开沉重的铁门，跳到雪地上。一些妇女走来向他们赠送小礼品：煮鸡蛋、油煎饼、焖萝卜。士兵一边分烟草，一边攀谈起来。科斯特里科夫解开自己带来的袋子，顺着车厢走过去，把一包包马合烟分给士兵们。

士兵们向他表示热烈的谢意。他一边发烟，一边向前走，直到把袋子里的东西发完。军列开走了，他来到集市上挤了一会儿，到镇上转了几圈，又回到车站等候到托木斯克去的晚班车。小组的三个成员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他从他们的表情看出，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于是，他到售票处买了车票——这是行动小组全体回家的信号。

二

一月十日是星期一。科斯特里科夫早晨到市参议会去上班，下班后径直来到科诺诺夫家里。奥西普正等着他。

“哎，谢廖加，顺利吗？”

“一切顺利，奥西普。我们的全部传单都飞向东方了。大家都安全地回来了。”

“好样的！祝贺你们！”

“需要把情况告诉格里沙大叔，可咱俩都得上课。你看怎么办？”

“我请叶戈尔跑一趟。有什么话要他转达吗？”

“就说任务完成了，我把马合烟发给了士兵。就这样说。”

“好吧，我明白……哎，什么马合烟？”

“每包马合烟里都有传单。我发了十多个车厢。”

“真的？想得真妙！”

“这是格里沙大叔的点子。他给我弄了一件农民的上衣，还有毡靴、帽子。你叫哥哥对他说，我们下课后就来找他。”

“好。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到板棚里去叫叶戈尔沙，他在那里锯木头呢。”

下课后，谢尔盖和奥西普去找格里沙。天气很冷。他们走得很快，因为这样才不会被冻坏。他们边走边低声说话。

“奥西普，我有个问题弄不明白。接收我入了党，让我参加了分支委员会，也交给我重要的工作去做，可就是不信任我。”

“这怎么是不信任你？谁说不信任你？”

“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很别扭……比如，我们今天到那里去还得叫‘格里沙大叔……’好象我们还是小孩子……”

“格里戈里是他在党内的代号，很多人就这样叫他。他的名字是格里戈里·因诺肯季耶维奇，他的姓是克拉莫利尼科夫。”

“得了吧，奥西普。我是当真要问个明白的。”谢尔盖感到委屈，“就是拷打我，我也不会向任何人说出去。”

“真的，他的姓真是克拉莫利尼科夫！”

“你别耍我了……在我们乌尔茹姆，流放者才叫克拉莫利尼克^①呢。真有意思！”谢尔盖冷笑着说，“这就是说，他一生下来就注定要造反？”

“可能是吧。”奥西普笑了起来，“他很能干，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同志……轻点儿！有人。”

一男一女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谢尔盖和奥西普拐进一个胡同，等那两人踏着雪地的脚步声听不见了，他们才向那座熟悉的房子走去。

^① 俄国反动当局对革命者的蔑称。——译者。

格里戈里出来开了门，一声不响地让他们走进院内，把大门关上之后，才同他们握手：“我们到屋里说吧。”

格里沙大叔严肃而克制的神情使谢尔盖和奥西普感到有点蹊跷，因为他通常是比较随和、比较愉快的。谢尔盖和奥西普不约而同地担心出了什么事。当他们脱下外衣，把门关上，在炉子旁边坐下来后，谢尔盖问道：“没出什么事吧，格里沙大叔？没有人被抓去吧？”

“今天在火车上乘客受到搜查。看来在泰加车站上贴传单和向士兵发传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托木斯克。你们干得很好，我们的人没有受到损失。但是，散发传单的事要暂时停一停。”

“对，要停一停。”奥西普表示赞成，“让警察折腾去吧，我们可以休息两三天。”

“不，同志们，我们没有时间休息。明天我要召开委员会会议，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是不是战争就要结束了？”奥西普问。

“不，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沙皇不满足于跟日本人打仗，他也向人民宣战了。电报局里有我们的人，他们破译了沙皇给省长的电报。在彼得堡，当局向游行的工人开枪了。沙皇命令省长要警察和军队准备镇压人民群众的暴动和造反。”

“这些畜牲！”奥西普骂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你们都回家！除非我找你们，不要到我这里来。奥西普，谢尔盖最好在你那儿再住些日子，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找到你们。明天夜里你们两人要呆在一起。可能有事。”

三

第二天，科斯特里科夫和科诺诺夫在学校里见了面。奥西普向谢尔盖打了招呼，把他叫到一边，说：“谢尔盖，我刚从印刷所

回来，饭还没来得及吃呢。”

“出了什么事，奥西亚？”

“市里知识分子正在准备庆祝塔季扬娜日，你听说了吗？”

“这我知道，报纸报道过。”

“我们以为彼得堡惨案发生之后他们不敢举行这样的活动了，可他们仍然在准备。我们的印刷所正在印刷漂亮的请柬。印刷工人多印了五十张，我拿来了。”

“这太好了，奥西普。”

“下课后我们去找格里沙大叔。”

“格里沙大叔说过，他不叫我们，我们不能去。”

“是啊，我给忘了……那怎么办呢？”

“放学后到你那儿去，等待他的指示。现在风声很紧，需要谨慎小心。”

下课后，他们分别走出工学院。谢尔盖不一会儿就追上了慢慢腾腾走在前面的奥西普。他们刚一拐进胡同，就瞥见了小组的成员之一伊万·利索夫。他就是在泰加张贴传单的那个机灵的黑发小伙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伊万？”科诺诺夫惊讶地问道。

“格里戈里叫你们马上去见他。我来放哨，不让密探盯上你们。我发现情况就吹口哨，你们就各奔东西。不吹口哨，就是一切正常。明白吗？”

“明白！”

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就向格里沙大叔的住处走去。

格里沙在门口迎接他们，先让他们进了院子，自己在外边站了一会儿，等利索夫也来了，断定后边没有“尾巴”，才向家里走去。

“同志们，时局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委员会决定要在市里掀起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以表示我们的抗议。由于警察已经接到上司的指示，不允许发生‘骚动’和‘叛乱’，这就可能发生殴打事件，也有可能再来一次镇压。因此，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保卫游行队伍。要成立纠察战斗小组，小组成员要用手枪武装起来，需要勇敢、大胆的青年人参加。”

“我们首先报名！”两人不约而同地说。

“好！我本来就希望你们参加。你们考虑一下，还可以吸收哪些人？你们对谁信得过？我这里有个名单，你们看看。”格里戈里把建在炕炉壁里的狗窝门上的一块砖头拿掉，从里面掏出一张纸条。

两人看了一遍。

“没错，这都是我们可靠的同志！”科诺诺夫说。

“你有什么想法，谢尔盖？”

“有的我不认识……散发过传单的那几个同志都可以，我对他们有把握。”

“那好，我们再考虑一下……”格里戈里拿起那个名单，藏到狗窝里，用砖头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他在屋子里踱了一个来回，坐到桌子旁，说：“小伙子们，明天你们要称病请假。明天上午十点钟，你们和所有在泰加散发过传单的同志都要到国家森林里集合。我们要在那里学习射击。明白吗？”

两人点点头，表示记住了。

“好。现在，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本月十二日，即塔季扬娜日，铁路职工会将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全市的知识分子都将出席。”

“我们知道！”科诺诺夫几乎喊起来，“我还带来五十张请柬呢。”

“真有你的！”格里戈里高兴地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混进去了。要把这次聚会变成抗议大会，要发表演说，激起大家的义愤。要唤醒人们。要讲述彼得堡发生的惨案。”

“可是，到那里去的都是一些老爷。”科诺诺夫反驳说，“干吗要对牛弹琴呢？”

“你别急，科诺诺夫。”格里戈里打断了他的话，纵起两道黑黑的眉毛，说：“你不是读过列宁的《怎么办？》吗？”

“读过……是和科斯特里科夫一起读的。”

“列宁同志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说，要深入到各个阶层里去，”谢尔盖说，“即要当鼓动员，也要当组织者。”

“对，对，”格里戈里说，“也要把知识分子吸引过来。你们应当把同学、大学生、青年工人叫到那里去，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决定会议的大局。至于演说，你们就不用管了。”格里戈里走近墙壁，敲了三下。于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应声走进屋来。他留着小胡子，淡褐色的头发向后梳着。

“你们认识一下，这是尼古拉·博利绍伊。”格里戈里介绍说，“要由他首先发表演说。”

尼古拉·博利绍伊同谢尔盖和奥西普握了手，对着桌子上的请柬点点头，问道：“是这些吗？”

“是的。”格里戈里说。

博利绍伊拿起一张请柬，看了看，说：“印得真漂亮！”

“今年的塔季扬娜日正好是莫斯科大学建校一百五十周年。”

“哦，原来是这样！这很重要。”尼古拉·博利绍伊笑着说，“一百五十年来这所大学一直在教育它的学生们效力于人民，向人民传授知识和文化，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只知道谋求自身利益，在权势面前奴颜卑膝，摇尾乞怜。”

“你先忍着点吧，尼古拉。到铁路会议上再发表演说吧。现在我们先要商量一下主要问题：如何把这一行动组织好。”

“有什么好商量的？组织四五十个人拿着请柬进入会场，其余的人拥进去，立刻搞成一个群众大会！我首先发言。”

“如果会议主席不允许呢？”

“那就取消他的主席资格，另推举一个嘛！”

“可不能心血来潮，尼古拉。”格里戈里不让他再说下去，“我担心这次行动会失败。”

“你不是也去嘛，就由你来指挥！我们选你当主席。”尼古拉·博利绍伊大笑起来。

“好吧，到时候见机行事。”格里戈里同意了，“小伙子们，你们把请柬带去一半，分发给小组成员、大学生和你们了解的同学。要挑选敢于支持我们的人。尽量叫更多的人去。记住，要在九点钟进场，不是在原定的八点钟。”

四

科诺诺夫和科斯特里科夫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的成员同一些医生、教师、律师，甚至科学家有联系。这些知识分子同情和支持革命斗争，正是他们把筹备这次宴会的消息告诉了委员会。他们保证，一旦宴会自发地形成群众大会，就表示支持委员会的代表。

因此，当宴会的组织者戈洛瓦乔夫律师提议推选主席时，就有人喊道：“波塔宁！”

“对！请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当主席！”有几个人同声表示支持。接着，响起了一阵掌声。

一个须发苍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起身走到主席位置上就座。人们都知道，波塔宁四十年前曾经被捕，坐了三年牢，此后

又被判处五年苦役。至于他是因为什么罪名受审的，人们早就忘记了。但他作为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却深受众望。

波塔宁作了简短讲话。他谈到，一百五十年前，塔季扬娜日，即莫斯科大学建校日，如何变成了大学生的节日。

“从那时起，先生们，”他接着说，“每逢一月十二日大学毕业生们就聚会在一起，庆祝自己的节日并重温自己应该履行的崇高使命。先生们，请大家起立，为我们的节日干杯。”

大家起立，干杯，高呼“乌拉！”。庆祝活动开始了……

有几个人相继发表了讲话。人们互相祝酒，为医生，为教师，也为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干杯。但没有一个人敢于为沙皇陛下的健康祝酒。人们对彼得堡传来的令人悲痛的消息还记忆犹新……虽然庆祝活动还在继续，但是在往昔的塔季扬娜日里那种常见的情真意切、无忧无虑的学生般的欢乐气氛，却一直没有出现。到了九点钟，来宾们喝得微醉，各自结伴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渐渐地，主席和戈洛瓦乔夫律师已无法控制宴会了。人们尽情地碰杯祝酒，场上一片嘈杂声，谁也不听别人在说些什么……

突然，门开了，走进几位衣冠楚楚的先生。他们在一张桌子的一端坐下来。接着，涌进来一些大学生。一群工人和青年大声说着话也走进宴会厅里来。

“先生们，”戈洛瓦乔夫一下子站起来喊道，“请问，进来的是什么人？是谁邀请了你们？”

“请看我们的请柬，我们是应邀而来的！”科斯特里科夫大声回答说。

“不，先生们，请问到底是谁邀请了你们？”戈洛瓦乔夫还不甘心。

波塔宁用餐刀敲了几下酒杯，说：“静一静，先生们，静一静！谁想解释，请发言。”

“请允许我说几句！”尼古拉·博利绍伊响亮地喊道。

“请吧，请发言！”波塔宁说，“安静，先生们！请安静。让人讲话。”

尼古拉·博利绍伊身穿深色西服和雪白的衬衣，系着领带。他走近主席坐的那张桌子，对大家说：“先生们，请原谅我迟到了。我之所以来迟，是因为我要等候来自首都的重要消息。这些消息我刚刚得到。”

宴会厅内顿时鸦雀无声。演说者的堂堂风度和雄浑有力、从容不迫的声音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们，我深知我是在对谁讲话。在这里聚集了著名的科学家、来自大学和工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文科中学、实科中学和女子学校的老师，还有深受众人尊敬的医生、有名的律师和艺术家。总而言之，在这里聚会的不仅是托木斯克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可以说是西伯利亚的精华和骄傲！”

“说得好！说得好！”坐在桌旁的人们喊道。

响起了掌声。有人私下嘀咕说：“哼，他是什么人呀？”也有人说：“嘿，说得好，说得对！”

演说者觉察到他已赢得了好感，于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先生们，请原谅。我是否滥用了大家的好意？若是如此，我可以就此作罢。”

“不，不，请说下去！”波塔宁赞许地说。

“讲下去，讲下去！”宴会厅内响起一片为演说者鼓劲的喊声。

“是的，先生们，在这里聚会的不仅是西伯利亚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而且是人民最卓越的代表，人民的光明，人民的希望，人民的保护者。既然如此，我们这些有责任教育人民并为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奋斗的西伯利亚先进人士，面对杀害俄罗斯庶民百姓的刽子手和人民的痛苦呻吟难道能够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吗？”

我们刚刚了解到彼得堡惨案的详细情况。在那里，按照圣上的旨意枪杀了向沙皇和平请愿的一千多名工人，打伤了三千多名工人。”

“请原谅，您是不是忘乎所以了？”戈洛瓦乔夫假声假气地喊叫起来。

“不是我，而是你忘乎所以了，戈洛瓦乔夫先生。当整个俄罗斯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当人民在哭泣、在愤怒的时候，您却筹划了这次庆祝活动，难道这不是忘乎所以了吗？”

“主席先生！我要求停止这位我们不认识的先生的发言！”戈洛瓦乔夫嚎叫起来。

“我可以遵命结束我的发言。”尼古拉·博利绍伊突然说。

“不，请继续讲下去！”

“请接着往下讲！”大厅内一片喊声。

波塔宁早已脱离了革命斗争。此刻，他迟疑不决，似乎注意到了戈洛瓦乔夫的要求。然而，大厅内要求继续讲下去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致使他左右为难，两手一摊，不知所措。

“先生们！同志们！”演讲人提高嗓门说，“为了回答当局对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工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彼得堡爆发了革命！”

“乌拉！”不知是谁喊起来，随即有几十个声音与之汇合。

演说者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朋友们！为了支持彼得堡的革命，全国各地开始了罢工和游行。我呼吁你们，最有教养的人民代表们，用自己的声音同托木斯克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提出要求。今天的宴会变成了知识分子、大学生和青年工人的群众大会。我们建议通过下列决议：‘……大会认为，在当今这个历史时刻每个正直的公民都有义务积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大会响应西伯利亚社会民主联盟关于铁路员工举行政治罢工的号召，这是目前在西伯利亚地区最恰当、最具体的斗争方法。’谁赞

成这一决议？”

很多人高高举起手，表示赞成。

“乌拉！”人们再次高呼。几个表示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呼喊声中。这时，谢尔盖引吭高歌，年轻人同他一起坚强有力地唱起来：

敌人的风暴还在头上吼叫……

第十章

一

谢尔盖在科诺诺夫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下班后回到原来的住处吃晚饭。当他走进来时，主人和尼科诺夫已经坐在饭桌旁了。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到底回来了！请坐下快吃饭吧，我们一直在等着你呐。”男主人谢苗·谢苗诺维奇说。他是一个深度近视而又秃顶的小官吏，喜欢打打牌，喝喝酒。

“我跟同学一起准备功课，就住在他家里了。”谢尔盖解释说，想避开他们问这问那。

“可是伊万·彼得罗维奇说昨天在铁路会议上看见过你。”谢苗·谢苗诺维奇冷笑了一声。

“尼科诺夫怎么会到那儿去呢？”谢尔盖暗自思忖，旋即意识到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否则就会引起猜疑。于是，他纵起眉毛，瞥了尼科诺夫一眼，说：“伊万，你去那儿了，是吗？”

“我去那儿是毫不足奇的。我们的一位副教授生病了，他把请帖让给了我。可你是怎么去的，这倒是一个问题了……我看见了

你，而且还听到你领头唱起了《华沙革命歌》。”

“得了吧，哪儿里是我领头唱。”谢尔盖搪塞地说，心里盘算着如何摆脱这种窘境，“我同大家一样只是跟着唱唱。我是放学后跟大家一起去的，是你们的同学叫我们去的。一到那里，正赶上热闹。我们听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先生的演讲。嗨，他还真有两下子呐。”

“别说了，别说了，谢尔盖。”尼科诺夫打断他的话说，“他因为这次演讲已经进了班房。这你没有想到吧？他煽动造反！要求举行铁路罢工。”

“是啊，先生们，”谢苗·谢苗诺维奇举起酒杯，“干这种事，是不会得到奖赏的……来，我们还是干一杯吧！”

“为什么干杯呢？”尼科诺夫问。

“那还不都一样？就为我们大家的友谊和平安吧。”

谢尔盖正想避开那个不愉快的话题，为友谊干杯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机会。于是，他也举起了酒杯。

大家碰杯之后，一饮而尽，默默地坐下来。谢苗·谢苗诺维奇吃完一块肉饼，站起来说：“失陪了，先生们。我要去睡一会儿。希望你们不要再去参加什么宴会及其他大会，没什么好处。今年夏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学生被抓去，惹了……麻烦。这所房子被搜查了个底朝天，我被警察局传讯了两次。这是真的。而那个可怜的学生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是死是活，不知道。这是我对各位的忠告。”

“是啊，是啊，亲爱的谢尔盖·米罗内奇，”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插言道，“我作为一个母亲请求你，可别再去找那些捣乱分子了。那些暴徒是没有良心的，专会坑害年轻人和不懂事的人。”

谢尔盖放下刀叉，把盘子一推，不吃了。

“怎么样，感动了吗？”尼科诺夫得意地一笑，问道：“哎，跟我到寝室里去，你这浪子。我还想对你友好地规劝几句。”

二

过了两天，科诺诺夫见到谢尔盖时没说有什么任务。谢尔盖准时回到住处，同大家一起吃饭。他象个小傻瓜一样，不参与任何争论。

星期六，科诺诺夫把谢尔盖叫到一边，低声说：“我接到通知：全体纠察队员明天上午十点钟到森林里集合。我们要练习打枪，每人都会领到武器。”

“好，我一定来。”

“你今天夜里住在我这儿吗？”

“不，还是回房东那儿去好。房东和尼科诺夫对我有怀疑。”

“那好吧。我们在林边见，不然你会迷路的。”

谢尔盖在旧货摊上买了一件黑色短皮袄，一顶羊皮帽子和一双毡靴。东西虽然破旧，但价钱便宜。他自己有一副用粗毛线织成的连指手套，表面包着一层次皮子，是地道的乌尔茹姆货。

谢尔盖穿得很暖和，觉得自己俨然象一个西伯利亚人，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也不那么可怕了。他提前来到林边，沿着一条道路走来走去，等着科诺诺夫。忽然，有人从驶过的雪橇上喊道：“是谢廖沙吗？”

谢尔盖没有作声。他走近雪橇，认出了那个身穿无面皮袄的人，才开口说：“格里沙大叔，是我。”

“坐上来吧，我们一起去。”

“我要等着奥西普。”

“他和大伙儿已经在森林里了。坐上来吧。”

科斯特里科夫爬上雪橇，坐在干草上，朝着驾驶雪橇的人使了个眼色，好象在问：当着这个人能否说话。

“自己人！”格里戈里安然地点了点头，说。

“这是什么？”谢尔盖用脚轻轻踢了一下一只木箱子。

“武器！是印刷所在春天被破坏时保存下来的，一直埋在地下室。后天要游行示威，你知道吗？”

“不知道。谁都没有告诉我。”

“那就记住吧：后天！我们在一个印刷所里印了一些通告，必须在十七日夜里把它们贴满全城。纠察战斗队由你指挥。你们的任务是：保护游行队伍不受警察攻击。”

“明白！”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我们人不多。”

“二十个人全部武装起来，不算太少了。如果遭到攻击，你们能顶得住吗？”

“能！只要我们学会打枪就行！武器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都有……有那干式手枪，有勃朗宁手枪，也有一些旧式武器，但都能打响，子弹也够用的。”

马拉着雪橇转到一条堆满积雪的林间小路，沿着这条狭窄的雪路行驶了一会儿，便来到森林深处的一块空地上。纠察队员们正在这里愉快地谈论着什么，你推我挤地戏闹着。

“同志们好！”格里戈里从雪橇上跳下来，喊道，“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个身穿短皮袄、体格特别健壮的人向他走过来。谢尔盖一眼就认出他是尼古拉·博利绍伊。

“都到齐了。布置了观察哨。可以开始了。”

“那就发枪吧，尼古拉。发完就开始练！今天是最后一次演习了……”

纠察队员们进行了跪姿、立姿和卧姿打靶。尼古拉·博利绍

伊懂得射击术，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射手。他一个一个地教给大家如何持枪，如何瞄准，如何在行进间上子弹。

小伙子们很快就掌握了射击“秘诀”。有人开玩笑地说：“嗨，要是对准警察试试咱们的枪法，那该多好啊！”

“后天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尼古拉·博利绍伊笑着说，“可你们要注意：要打，就得弹不虚发，专打他们的长官，否则你们就会自己吃亏。对革命的敌人要毫不留情，决不手软！”

下午，练习结束了。天还没黑下来。尼古拉·博利绍伊骑着马检查了隐蔽在距射击场很远的地方的各个哨位。放哨的小伙子们说，他们听到了射击的枪声。

“糟糕，枪声也可能传到城里。”尼古拉·博利绍伊说，“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最好绕道走。如遇上伏击，就坚决把他们击退。万一被抓住，什么都别说。一句话：我谁也不认识！记住：十八日上午十点钟大家到邮政总局大街集合。要保卫游行队伍。你们的队长是科斯特里科夫！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者受了伤，就由利索夫代替。就这些，朋友们！就这些！把枪藏好，马上回家！祝大家平安，英勇无畏。”

三

谢尔盖回到住处同大家一起吃了晚饭。他很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考虑一些问题。他穿好衣服，走到街上。入夜，天更冷了，寒气砭骨。他溜达了一会儿，回到屋里就躺下睡觉。

同屋的尼科诺夫没有躺下睡觉。他说他在读一本饶有趣味的书。谢尔盖没有和他搭话，假装睡着了。

格里戈里要他指挥纠察队，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他想：“这当然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把它交给我呢？我没有服过兵役，没有上过军事学校，根本没有学过军事，甚至到现在

还没有真正学会打枪。难道没有经验更丰富的同志？也许，有的人虽然在军队里干过，但他们胆小害怕……也不能把这件事交给有家庭和孩子的人去做。万一被打死，谁来抚养孤儿呢？而我，即使被打死，痛苦也会少一些……看来，格里戈里一切都考虑到了。

这与散发传单不同。散发传单，即使被关起来，也不会很久。而干这事，稍有疏忽，就可能招致生命危险……纵然不被打死，要是被抓住，查出带武器，也免不了上绞刑架……

当然，要是我被打死，而家里人却还一无所知，那是很令人懊丧的。坐起来写几封信吧，哪怕只是暗示，也要告诉家里我是为了什么在十八岁时走向死亡的。”

谢尔盖从床上坐起来，取出笔记本，把一本书垫在下面，开始写家信……

四

十八日这天，谢尔盖象往常一样起得很早。他穿上短皮袄和毡靴，觉得很暖和，把手枪揣到怀里，对女房东说他要到外面透透空气，就走到了街上。

这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天空中，太阳周围混混沌沌，好象蒙上了一层雪雾，阳光显得很黯淡。

谢尔盖走过两个街区，转向市中心。一座深色的小房子出现在他的眼前。房子的旁边有一棵小白桦，全身披挂着洁白如玉的冰雪。他情不自禁地停住脚步。小白桦宛如身披花边、婷婷玉立的新娘，在阳光的映照下象无数细小的玻璃珠闪射着奇异的光芒。

谢尔盖觉得，他从未见过大自然中这种美妙奇幻的景象。他触景生情，不禁想起了薇拉，想起了故乡乌尔茹姆和在《石滩》的郊

游。“生活多么美好，多么愉快，多么迷人啊！”他暗暗赞叹着。可是，当他想到将要去做的事情时，这些甜蜜的幻想就一下子被打断了。“可能开始集合了。”他这样想着，迈开大步向市中心走去。

邮政总局大街上已经汇集了很多人。一群一群的工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抽着烟，谈论着什么。街道两侧是三五成群的大学生、进修生和中学生。

昨天，市内到处贴满了今天要举行游行示威的通告，而工厂、铁路、印刷所和学校早在几天以前就已得到了通知。

谢尔盖向邮局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观察着那些在街上“散步”的人们，见他们个个情绪昂扬，热烈地议论着什么。他不由得感到，人们正在等待着发生一场重大的事件。

谢尔盖一直走到邮局前，但没有遇见任何一位领导同志，这使他警觉起来。“难道警察又对委员会进行了搜捕？”他这样猜想着，抬脚走上邮局门前宽大的台阶。在邮局大门口，他碰见了利索夫。

“哎，伊万，我们的人来了吗？”

“那还用问！都到齐了。一部分在这里，在邮局里‘写明信片’，其他人到教堂里暖和去了。”

“你去叫他们都到这儿来，不要扎堆儿，要分散开。”

“是！”

“等一等。奥西普来了吗？”

“来了，藏在人家的院子里。”利索夫低声说，“旗帜在他那儿。”

谢尔盖在邮局走动了一会儿，示意纠察队员到街上去。他也离开邮局，沿着大街的右侧向前走。这时，纠察队员们跟着利索夫迎面走来。大家按捺不住欢愉的情绪，个个目光炯炯，就象燃烧着的火焰。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又转回来。邮局前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

台阶上出现了三个穿皮大衣、戴皮帽子的人。其中一个格里戈里，他向谢尔盖递了个眼色。接着，另一个身材稍高的人大声喊道：“同志们！排好队，开始游行。”

人们开始列队。格里戈里向谢尔盖走过来，厉声问道：“怎么不见纠察队员？”

“都在这里，格里戈里同志。”

“派几个人到两侧去，其余的人，到队伍前面去！”格里戈里又小声说，“如果警察或者哥萨克向我们扑过来，就鸣枪警告他们。要是他们不听警告，就向他们开枪！”

“是！”谢尔盖脸色铁青，回答道。

“叫科诺诺夫把旗帜展开。唱着歌前进！”

“是！”谢尔盖低声说，飞步奔到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人们从各个胡同里走出来，络绎不绝。队伍不断扩大，足有两条街长。利索夫和大学生纠察队员列皮捷夫斯基站在队首。他们低声交谈着。

“奥西普在哪儿？”谢尔盖走过来问道。

“他在院子里正和波波夫把旗帜钉到旗杆上。”利索夫回答说，“瞧，他们来了！”

从近处一家院子里走出两个举着旗帜的人。鲜艳的红旗在队伍上空迎风飘舞，上面赫然写着几个白色的字：“打倒专制制度！”

谢尔盖站到科诺诺夫旁边，同他握了握手。这时，指挥者下达了命令：“全队前进！”

五颜六色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象一条巨龙顿时跃动起来，摇摆着身躯向广场行进。

“唱歌！唱歌！”队伍中有人喊道。于是，在一个响亮而浑厚的

声音的带领下，几十个人唱道：

敌人的风暴还在头上吼叫，
黑暗的势力还在喧嚣。

……

接着，千百个声音汇合在一起，歌声象隆隆的春雷，响彻整个邮政总局大街：

我们和敌人进行战斗，
谁胜谁负等待我们答复。

……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情绪昂扬。歌声中融汇着姑娘们清脆的声音。队首的几排游行者在走过了一家盖了半截的商店大楼。再往前是杜姆斯基大桥，桥那边就是将要举行群众大会的广场。忽然，人们看到前面的大街上扬起一片积雪，一群骑兵从沃斯克列先斯基山上疯狂地扑过来。

“哥萨克！”有人喊道。

“不要慌！”一个宏亮的声音说，“我们用子弹对付他们！”谢尔盖听出这是尼古拉·博利绍伊的声音，就向纠察队员发出命令：“到这儿来！都到这儿来！作好准备。第一枪向空中打。”纠察队员们拔出手枪，扳起扳机。

哥萨克骑兵队疾风般地冲过来，冲到了桥上。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纠察队员走在前头。哥萨克越过大桥，抽出了军刀。

“开火！”谢尔盖喊道。一阵枪声惊得哥萨克的战马直立起来，左右躲闪。敌人乱作一团，后面的哥萨克勒马退去。

“乌拉！”游行队伍中响起一片欢呼声。歌声中断了。人们高举旗帜，紧随着后退的哥萨克继续前进。

队伍再越过最后一个木桥，向前几步，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可是，埋伏着的敌人猝然向游行队伍开了枪。有人喊叫起来，有

人大声骂起来。

“跟我来！”谢尔盖喊道。他一边射击，一边扑向埋伏在那座建了半截的商店大楼里的警察。纠察队员跟着他冲过去。他们利用电线杆和道旁的石柱作掩护，一边冲锋，一边向敌人射击。

“哎哟，打死人了！”一个妇女痛苦地说。

谢尔盖猛回头，看见旗帜摇晃了一下，倒下了。“难道奥西普……”他脑子里闪了一下这个念头，扑到地上，瞄准从掩蔽物后面窜出来的一个警官开了一枪。那家伙应声倒下。

“乌拉！打这些坏蛋，狠打！”利索夫呼喊着重，向前冲去。

忽然，从桥上和大街的对面传来了枪声。几百个警察从院子里蜂涌而出，向人群扑来。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第十一章

—

游行队伍大乱。从埋伏中窜出的警察步步进逼。人们四处奔逃。科斯特里科夫打完了子弹，随着人们翻过一家院子的围墙……

回到住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久久不能平静。他思索着，竭力想把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他问自己：“我为什么逃跑了？”这个问题使他感到痛苦、难受、压抑。“我为什么逃跑了？”他在屋里来回走着，耳际还响着人群发出的巨大声响。他似乎还听到阵阵枪声，听见受伤者和遭毒打的人们声嘶力竭的喊叫。“我为什么逃走了？”谢尔盖责问着自己，恼恨地把牙咬得“格格”响。此时此

刻，他憎恶自己，懊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竭力想找到正在折磨着他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想：“要是抓住我，发现我带着武器，我就完蛋了！这是明摆着的。可这未必能是理由。我本来也可以扔掉手枪，用拳头跟他们干。我是纠察队队长。船长要最后离开沉船，即使在十之八九要与轮船同归于尽的情况下，也必须遵守这条规矩。而我呢？可耻！真可耻啊！我应该战斗到底，应该跟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和他们一起去坐牢。这样做才是诚实的，才是高尚的！”

可是，我却逃走了。当然，格里戈里也许会对我说：‘好样的，你为党保全了自己。铤而走险是不明智的。’

科诺诺夫怎么样了？我至今还不知道。记得他当时倒下了，也许他受了重伤。利索夫、列皮捷夫斯基和其他队员又怎么样了？我应当对他们负责啊！”

谢尔盖走累了，在床边上坐下来，双手抱住脑袋：“组织这次游行是为了什么呢？彼得堡的游行群众遭到了枪杀，不是事先就知道的吗？应该用别的方式表示抗议……脑袋简直要爆炸了，唉，心里真是难受、痛苦……”

他躺下，可是刚刚躺了一会儿，就一跃而起，跳下床来。“躺着可耻，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去找个人打听一下……”他这样想着，走进厨房，舀了一铁罐子冷水，喝了个够，然后浸湿了额头。“当然，革命不可能没有牺牲、失败、损失和挫折。民意党人刺杀沙皇，就遭到过多少挫折呀！然而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因此他们能够忘我地继续斗争。我为什么要惩罚自己并非难我们大家的行动呢？我们可能犯了错误，我们可能考虑不周。我自己也慌了手脚，逃跑了。可是革命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我也没有背弃革命斗争。恰恰相反，我更狠了！是的，是更狠了。下一次我再也不会临阵脱逃，决不会！”

二

谢尔盖听见大门响了一声。他又躺下来，用短皮袄蒙到身上。他感到头痛，身上发冷。他不愿意看见尼科诺夫，因为这个人一定会提起游行的事。“要是他回来了，我就闭上眼睛，装作睡着了。”

厨房里，水桶被弄得“叮咚”作响。是女主人回来了。她脱去外衣，朝房间里瞧了一眼，看见房客在睡觉，便动手做饭。

谢尔盖平静下来，想睡一会儿，可是大门又响了。这次是尼科诺夫回来了。他在过道里脱去外衣，走进房间，在谢尔盖的对面坐下来。

“看得出来，你并没有睡……你去过那儿吧？”

“本来想去，可是闹牙痛……你没看见我在躺着。”

女主人敲门，来叫吃饭。

“就来！”尼科诺夫应道，并对谢尔盖说：“起来吧，叫吃饭呐。”

“我不吃了，伊万，……牙痛……”

谢尔盖听见谢苗·谢苗诺维奇和尼科诺夫在饭桌旁谈起了游行的事。他们说，有三个人被打死，一百多人受伤。好象还有一个警官和五个警察受了伤。

“难道我没有把那个狗东西打死？”谢尔盖心里想，“记得我瞄准了他的胸膛。我算什么队长呀？连打枪都没有学会……”

饭后，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给谢尔盖送来了粥和热牛奶。

“请吃点吧，谢尔盖·米罗内奇。我做的粥很软，喝点奶也能减轻牙痛。我也牙痛好多年了，我知道吃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

谢尔盖向她道了谢，开始静静地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留神听谢苗·谢苗诺维奇同尼科诺夫说话。他们正在餐室坐着下跳棋。但谢尔盖没有听到什么新消息。到了该去上课的时候，他围上围巾，走出大门。当他走到工学院的时候，利索夫突然从一条胡同里钻出来拦住了他。

“科斯特里科夫，等一下！我等你一个多钟头了。”利索夫气喘吁吁地说。

“出了什么事，伊万？”

“不好了！很不幸，科诺诺夫被打死了！听说被送到大学医院太平间里去了。格里戈里叫我来找你。得想办法把这事告诉死者的母亲。”

“真不幸……”谢尔盖摘下帽子，默哀了一会儿。他的手颤抖着把帽子戴上，说：“怎么对她说呢，伊万？儿子已经……”

“我知道……你们俩是朋友。他们家把你当亲人看待……咱们走吧。”

“反正得告诉她。”谢尔盖叹了口气，转身往回走。利索夫跟在他的后面。

科诺诺夫家的大门没有上锁。厨房里亮着灯光，有人在那里低声说话。谢尔盖在穿堂里摘下帽子，用力拉开为了防寒而关得紧紧的门，同利索夫一起带着一团冷空气走进厨房。这里坐着几个泣不成声的妇女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几个成员。

谢尔盖手里捏着自己的帽子，不知所措地坐到靠门的长凳上。利索夫在他的旁边坐下。他们听见，从奥西普住过的那个房间里传来阵阵微弱的啜泣声。

“他们已经知道了。”谢尔盖心里想。他轻声问道：“谁在那里陪着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

“她的大儿子叶戈尔，还有奶奶。”一个年轻妇女低声说，“是叶

戈尔告诉她的。他同印刷工人一起也参加了游行。”

谢尔盖点点头，没有说什么。那位妇女叹息了一声，也沉默不语了。人们呆呆地坐着，听着叶戈尔母亲的哭泣。

“叶戈尔沙呀，”母亲哭诉道，“你怎么没有关照好他呀？他是弟弟……”

“现在说这还有啥用，乌里扬娜……”这是老太太沙哑的声音，“别太伤心了，反正孩子也回不来了……”

“就是把尸首交给我也好啊，这些败类！让我好好地把他埋葬了，也宽心啊。”

“妈，我们一定会这样做，为他举行葬礼。”

“不是举行葬礼，得请神父和牧师。”老太太又说话了，“要照俄罗斯的老规矩。”

“请神父也行。”叶戈尔同意地说。

“听见吗，谢尔盖？”利索夫耳语道，“他们想把奥西普送到教堂举行葬礼。怎么办？”

“不知道。这是作母亲的要求。”

“不是母亲，是奶奶。要去找格里戈里谈谈。他说要举行全民葬礼。我们走吧！”

“等一下！刚坐一会儿就走，这不太好。”谢尔盖低声说。

不断有人走进厨房，有小组成员，也有陌生人。他们默默无语地坐到长凳上，有的人画着十字。屋里坐不下了，晚来的人只好靠门站着。科斯特里科夫和利索夫悄悄离开这里，绕过市中心，向格里戈里的秘密住所走去。

三

格里戈里出来开门，把谢尔盖和利索夫引到一间小屋，让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

“到奥西普的妈妈那儿去了吗？”

“去过了。我们听见他们说，要在教堂举行葬礼，安葬时还要请神父。”

“这不行！”格里戈里皱着眉头说，“我们要把他作为被沙皇的刽子手杀害的革命英雄来为他举行葬礼。我们要动员全市人民，这是市委的决定。现在全国都沸腾起来了，当局不敢惹我们。”

“要是这样，就好了。”利索夫沉吟着说。

格里戈里摸着自己的胡子温和地问：“想吃点东西吗，孩子们？”

“不，不，哪里还有心思吃东西！”

“那就这样吧：你们来帮我写一个关于科诺诺夫的传单。”他把墨水、纸和自来水笔摆在桌子上，“我们真想一口气把传单写出来，可是除了题目，什么也想不出来——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

“题目是什么？”科斯特里科夫问。

“《献给遇难同志的花环》。这个题目好象还可以。”

“很好，很亲切。”谢尔盖赞同地说。

“你喜欢这个题目？给你笔，写吧。”格里戈里说。

谢尔盖把凳子移近桌子，说：“我看可以这样写：‘一月十八日，我们的同志——工人约瑟夫·叶戈罗维奇·科诺诺夫被沙皇的刽子手枪杀了。’”

“好！”格里戈里赞许地说，“接下去可以这样：‘世界无产阶级伟大队伍中这个普通的战士壮烈牺牲了。’”

“好！”利索夫低声说。

“别打岔，不然我会把词忘了。”格里戈里说，“‘他紧握着红旗倒下了。在红旗的指引下，工人阶级正在改变着整个旧世界。’”

“很好！”谢尔盖赞同地说，“说得慢一点儿，我跟不上。”

“最好也写一写游行群众遭到镇压的情况。”利索夫建议说。

“对，有必要。”格里戈里表示支持，“一定要写上，在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发生了流血惨案。”

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在这里加了一句：‘监狱和绞刑架吓不倒工人阶级，刺刀和子弹也不能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尖锐、有力！就这样写！”格里戈里表示赞同。

“最好再加上一句诗：‘莫要对着遇难战士的尸首哭泣。’”利索夫说。

“可以加上诗句。写上吧，谢尔盖！”

直到午夜把传单抄写清楚之后，格里戈里才让科斯特里科夫和利索夫回家。

四

托木斯克省省长阿赞切耶夫-阿赞切夫斯基刚刚从彼得堡回来。他风尘仆仆，旅途劳顿，心绪不佳。他在都城被告知，沙皇对托木斯克发生的骚乱甚为不满。至于沙皇究竟对什么不满，是对游行本身，还是对发生了伤亡不满，没有人向这位省长作解释。他一路上反复琢磨这个问题，想来想去，他觉得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使沙皇感到忧伤。

省长吩咐副官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他。他舒舒服服地躺在软椅上，抽起一支雪茄。他体态胖大、笨重，患有气喘病。但他从不对人谈及这一点，而且竭力避免给人以患病的印象。

他敞开硬梆梆的制服领子，使呼吸顺畅一些，又把肥大的脑袋仰靠在椅子的靠背上。又黑又密的头发，低垂的眉毛，松软而华美的上唇小胡子和环状的络腮大胡子，这一切使他俨然象一个威风凛凛的亚述国王，令人望而生畏，诚惶诚恐。

省长喷云吐雾，抽着雪茄。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彼得堡，回到

了那个使他神魂颠倒的守活寡的少妇居住的舒适宅邸。忽然，门开了，副官走进来窘迫而尴尬地说：“阁下，请原谅……警察局长先生和宪兵队长执意要进来见您。”

“出了什么事吗？”

“卑职不知。他们要同您面谈。”

“真见他妈的鬼！”省长暗暗骂了一声，说：“叫他们进来！”

肥胖的警察局长和胡子上涂着油膏、身材又瘦又小的宪兵队长进门就行举手礼：“给阁下请安！恭贺阁下平安返邸。”

“谢谢先生们！请坐下。”省长打着官腔说，暗示来访者只谈公事，少说废话。

“报告阁下，”肥胖的警察局长开口说，“近几天本市平安无事。”

“谢天谢地！”省长轻松地叹了口气，悄悄地把大胡子下面的领子扣起来，“那么，这么早就到我这里来，究竟有何贵干？”

“报告阁下……”身材瘦小而结实的宪兵队长站起来，捏了一下小胡子。

“请坐下说吧。”

“卑职据密探获悉，反叛分子明日将为死者科诺诺夫举行葬礼，准备再次游行。几百名工人、大学生、市民已经得到通知。特向阁下请示，我们如何行动。”

“那么，你们有何打算？”省长紧锁双眉，反问道。

“我们打算出动警察，若阁下允许，还可出动军队，驱散游行队伍，逮捕肇事者。”

“并让死者暴尸街头，是这样吗？”省长揶揄地问道，对着拳头咳嗽了一声，“是不是还要开枪？”

“恭候阁下命令。”

“向人群开枪已引起陛下不悦。要到家里去搜捕反叛者，不要

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乱抓人。让他们去举行葬礼，让他们去喊叫，去挥舞旗帜。我命令你们去监视，去盯梢，不必进行任何干涉。”

五

一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这一天，工厂停工。上午，机车在约定的时间鸣响了汽笛。于是，各个工厂、作坊随之沸腾起来，大约有三千人开始向墓地行进。人们抬着红色棺材和用冷杉及花朵扎成的花圈，打着科诺诺夫在游行时举过的红旗。市民纷纷从家里走出来，默默地站在街道两旁脱帽致哀。大学生乐队奏着哀乐。

武装纠察队守护在棺材的后面和两侧。但是，街道上却不见警察和宪兵的踪影，只有一些可疑的陌生人钻来钻去，悄悄地混入送葬队伍。

到了墓地，人们把棺材放到墓穴边上。人群越挤越密，把那些混进来的乔装打扮的警察挤了出去。一个身穿短皮袄、蓄着大胡子的人登上白雪覆盖的墓石。他手里拿着风帽，低声地，然而动人心魄地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大家为被沙皇的刽子手所杀害的英勇的革命战士奥西普·科诺诺夫举行葬礼。他高举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英勇地牺牲了。我们来到这里同我们这位敬爱的同志诀别，并向万恶的沙皇及其雇佣刽子手表示愤怒的抗议。”

谢尔盖和他的朋友们一边倾听着演说者义愤填膺的讲话，一边死死盯着混在人群中的警察。那些家伙沉着脸，远远地站着，呆若木鸡。

“我们不会忘记这一次罪恶的屠杀。我们决不会饶恕刽子手！”演说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但他的声音铿锵有力，“科诺诺夫的牺

牲将使我们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让我们每一个立志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和人民的自由奋斗到底的人，面对这个新的墓穴暗暗起誓：向刽子手讨还血债！朋友们，准备好吧，去同沙皇制度进行殊死搏斗！我们胜利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演说者跳下墓石，扯下自己的假胡子，把风帽戴上，严严地遮住额头，一转眼便消失在人群中。人群密密匝匝地围住了墓穴。

人们把灵柩安放到墓穴中，埋上土，覆盖上花圈。这时，死者的母亲走过来，扑到花圈上痛哭。人们把她扶起来，让她闻了闻嗅盐。等她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稍稍恢复了平静，她的大儿子叶戈尔同科斯特里科夫搀着她离开了墓地。人们跟在他们后面，一边走，一边读着传单——《献给遇难同志的花环》……

六

二月二日深夜，有人来敲格里戈里的窗户。虽然敲击声符合暗号，但他事先并不知道有谁要来。他披上皮袄，没有立刻到院子里去，而是透过玻璃窗上寒气凝成的霜花观察了一下街上的动静。他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外边，认出是尼古拉·博利绍伊。“可能出了什么事，不然尼古拉不会这个时候来找我。”他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走到院子里去开栅门。

尼古拉·博利绍伊同他握手，悄声问道：“你在市内有亲戚或者好友吗？”

“有。出了什么事？”

“要躲一躲，越快越好。市内正在大搜捕，三小时之前尼基京斯基公寓有四十六人被抓走，科斯特里科夫也被捕了。”

“啊……糟糕。可是警方在尼基京斯基公寓除了传单和小册子之外什么也不会搜出来。要是大家能够从容应付，是都会被释放的。”

“如果不同旧案联系起来，他们是会获释的。可是当局是善于那样干的……你躲起来吧，格里戈里。要是你平安无事，就设法告诉我，我到原来的接头地点去找你。”

被捕的四十六人被直接送到监狱，在预押室里一直关押到次日早晨。室内只有一条大通铺，最多能够睡下二十人，因此大家只好轮着睡一会儿，多数人坐着熬夜或者在室内走来走去。

谢尔盖请求难友们在受审时说他们的聚会是偶然的，是一些陌生人邀请他们去的……

早晨，难友们被分别关进牢房。谢尔盖被带到一间狭小的囚室里，这里已有五个人。他一进去，一个满脸红胡子的人就向他走过来。

“同志，你是大学生吧？”

“不是，我刚刚读完技术学校。现在在工学院预科班念书。”

“就抓了你一个？”

“不，一共四十六人，参加会议的全被抓来了。”

“是在尼基京斯基公寓吧？”

“是的。”

“咱们坐下聊聊。”陌生人压低声音说，“还没审讯吧？”

“没有。”

“在你们那里查出了什么？”

“……传单，还有几本小册子。”

“万幸！要是你们什么都不说，过一个月就会把你们放了。”

“什么都不说？”

“对；守口如瓶。不管问什么，回答一句话：‘不知道。谁也不认识。’一些不相识的大学生叫我去，我就去听听……’不管别人供出什么，你都要矢口否认。就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懂

了吗？”

谢尔盖点点头。

“就这些。审讯后咱们再谈谈。”

大胡子抽起烟来，在牢房里踱来踱去。谢尔盖躺在铺板上，不一会就睡着了……

七

严寒开始消退，房檐上垂下一条条参差不齐的冰柱。科斯特里科夫走出监狱。回头望了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向科诺诺夫家走去。

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正在厨房里忙着。她头发花白，背也有点驼了。一看见科斯特里科夫，她惊喜地拍着巴掌，说：“谢廖沙，你从哪儿来呀？”

“刚刚出狱。别人早就出来了，我多坐了一个月，因为我顽固。”

“天哪！可你眼下要到哪里去呢？学校和市参议会兴许不会要你了。”

“管它呢。我去找活干，我是技工……我担心的倒是原来的房东不让我去住了……”

“我们家还狭窄吗？安心住在我家就是了。我们全家都喜欢你。你是个孤儿，就给我顶替奥休什卡吧，他活着时，你们是分开的好朋友啊。”

“谢谢您，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谢谢。您的家就是我的家。”

傍晚，谢尔盖去找格里戈里，正巧在他的住处附近碰见了

“谢尔日！你出狱了？”格里戈里低声问。

“嗯，出狱了。”谢尔盖也低声答道。

“关的时间够长的……你一定很倔强。”

“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一概顶回，甚至根本不回答问题。这是那儿的一个大胡子教给我的。”

“淡红色胡子？”

“对。”

“他是我们的人，是一个铁人！祝贺你出狱。这下你尝到坐牢的滋味儿了吧？这也有好处……有地方住吗？”

“在科诺诺夫家住下了。”

“噢……现在我有急事……你明天一定要来一趟。先给你打个招呼：我正想找你，非常需要你。已决定让你参加党委会，你的生活费从党费里支出。你将成为职业革命家、鼓动家。鉴于此地警察掌握了你的情况，决定派你到泰加去工作，那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你去吗？”

“那还用说！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也决不含糊！只要快点儿干起来！”

“好！明天晚上来吧，我们好好谈谈。”

第十二章

一

泰加^①……一看到这个字眼儿，即使精神坚强的人也会失去平静，不寒而栗。对于一个正在专心求学的青年来说，舍弃设有高等学府的文化城托木斯克，迁居“熊窝”，而且还要转入地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尔盖到过泰加，深知这个荒凉偏远的地方比不上乌尔茹姆。然而，党的重托对他来说是神圣的，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谢尔盖在托木斯克还有许多刻不容缓的工作要做。他作为鼓动员、宣传员在省里四处奔波，几次到过泰加。夏天，他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直到晚秋的十月初才秘密地搬到了泰加。

泰加是一个大型的铁路枢纽站，有一个很大的机车库，很多工人和专家在这里工作。它最初只是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小村子，后来成了一个拥有数千人的重镇。

科斯特里科夫过去来泰加时，认识了在机车库工作的当地党员，甚至还同其中的几个人交上了朋友。这次启程之前，他事先把到达的时间通知了地下党员、钳工谢列布连尼科夫。科斯特里科夫以前曾在他的家里住过几次。

^① 此外指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译者

谢列布连尼科夫是一个性情温和、有了家眷的人，不象一个“造反者”。他相貌平平，毫无惊人之处：中等身材，笨手笨脚，颧骨突出，表情呆滞。

他从夜班车上接到了科斯特里科夫，悄悄地带他穿过铁路，来到自己的木屋。

“要是有人问起他是谁，”谢列布连尼科夫嘱咐妻子和岳母，“就说是我的表弟走亲戚来了。”

晚上，当地党员苏尔贡特、托姆斯、列乌托夫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特派员皮萨列夫到谢列布连尼科夫家来“作客”。皮萨列夫体弱多病，党要他到托木斯克去治疗，科斯特里科夫就是来接替他的工作的。

科斯特里科夫知道泰加的同志们坚强可靠、勇敢无畏。托姆斯和苏尔贡特先前是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流放犯。他们服刑期满后留在泰加当了钳工。列乌托夫体格健壮，宽宽的脸膛，是地地道道的西伯利亚人。他来自乡下，在铁路上当过挂钩工，后来在机车库找到了工作。

科斯特里科夫怀着信任和真挚的感情对他们说：“朋友们，你们大概已经知道，莫斯科宣布了总罢工，工厂停工了，通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喀山和其他地方的火车都停开了。党号召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参加总罢工，使东去的火车停开。”

“对！早就该这样了！”谢列布连尼科夫慢声慢气地说。

“我们这里的工人已经知道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赤塔罢工了。”托姆斯说，“他们作好了准备！”

“我们要召开一次大会，选举罢工委员会委员。”科斯特里科夫说，“我想，咱们就是罢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同意！”苏尔贡特表示坚决支持。

“同志们，等一等，我还没有说完。”科斯特里科夫抬起手说，“假设我们能够顺利地举行群众大会，并作出举行罢工的决议，那么，由谁来指挥罢工呢？大家知道，虽然这里的宪兵和警察为数不多，但他们有可能采取行动，驱散群众，甚至逮捕罢工委员会成员。他们有武器。”

“是啊，说得对。”谢列布连尼科夫叹了口气。

“我们也要武装起来。”皮萨列夫断然地说，接着就咳嗽起来。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科斯特里科夫表示支持，“可是只有我和皮萨列夫有武器。噢，我们还有两位同志今天夜里要从托木斯克来支援我们。他们是大学生，一个姓帕利切夫斯基，另一个姓日霍维奇。他们有那干式手枪……”

“瞧，已经有四个人武装起来了。”托姆斯高兴得笑了。

“火车司机索洛古布也有一支手枪。”谢列布连尼科夫说，“我有一支旧火枪。”

“这就是力量，同志们。我们组织一支战斗纠察队，”科斯特里科夫兴奋地说，“就能迅速解除宪兵和警察的武装。”

“要设法接近段长克莱因工程师。”托姆斯建议说，“因为护路队归他管。他们既有别旦式手枪，又有左轮手枪。仓库里可能还有其他枪支。”

科斯特里科夫把这一点记到笔记本上，把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说：“托姆斯同志，你来当纠察队队长，行不行？”

“应该叫列乌托夫当队长。他当过兵，他有能力。我只能帮着干点儿什么……”

“那好，同志们，就指定列乌托夫当吧？”

“同意！”

“同志们，”科斯特里科夫站起来说，“明天早晨我们在车库举

行大会，选举罢工委员会委员。列乌托夫带领纠察队员——今天夜里我们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在站长办公室、邮电局和铁路上布置岗哨，进行警戒。”

二

次日上午九点整，机车鸣起了短促而令人警觉的汽笛。车库里的一切工作顷刻停止了，所有的工人都集合到修车车间。这里停放着一台名叫「狗鱼」的机车。

科斯特里科夫和从托木斯克来的两个同志，还有谢列布连尼科夫、托姆斯和苏尔贡特快步登上机车平台。帕利切夫斯基宣布开会，请皮萨列夫讲话。

“同志们！”皮萨列夫开始用低沉的，但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说，“现在，俄国工人阶级同仇敌忾，起来同血腥镇压彼得堡工人、使国家陷入可恨的对日战争的专制制度作斗争。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举行这次大会的。”

他突然咳嗽起来，掏出手绢，吐了一口血。但他接着说下去：“我讲话很吃力，我有病。但是我要呼吁你们罢工！决不能让火车开往东方！沙皇制度在战争中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自由。”他又咳嗽起来，无可奈何地挥了一下手，走下机车。

“谁要发言，同志们？”帕利切夫斯基问道。

“请允许我说几句！”一个戴眼镜的先生扬起手喊了一声，帕利切夫斯基和托姆斯还未来得及交换一下眼色，他就登上了机车平台。

“我想发言，先生们！”他用寻衅的口气喊道，“我也是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他解释了一下，接着说：“但是，恕我不能赞成上述高论。不，我决不赞成。那位演说家是在号召我们干什么呢？”

号召我们打败仗！先生们，这真是咄咄怪事！这无疑是在让俄罗斯，首先是我们的可爱的西伯利亚，听任日本人任意宰割。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都亲耳听到了。一八一二年全国人民奋起抵抗过拿破仑！那时我们的农民拿起叉子去同敌人拼杀。而现在，他却号召我们放下武器，并把我们的母亲——祖国拱手让人蹂躏。先生们，这真是天下奇闻。应当把号召我们这样做的人送进疯人院。”

科斯特里科夫发现，这位演说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工程师、技术员和工长满意地微笑着，不时发出喊声给他打气。工人们皱起眉头，一声不响。“糟糕，这样搞下去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科斯特里科夫暗暗思忖着，“不能让他说下去。”于是，他喊道：“社会革命党员先生，照您的意思是应该继续打仗，继续杀人罗？”

“不，不，完全不是！”那人反驳说，“我反对血腥的残杀，我主张和平！”

“就是说，您是要沙皇继续当权，继续扼杀自由？”

“不，不，哪里话……我们，说实在的……”

“打倒沙皇的走狗！”托姆斯喊道。

“打倒社会革命党叛徒！”人们喊道。

“叫他滚开！”人群威严地咆哮起来。

社会革命党人退下来，绕过机车的车头溜走了。

“现在，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的代表谢尔盖同志讲话！”帕利切夫斯基响亮地宣布说。

科斯特里科夫扶住平台上的栏杆，等待大家安静下来。专家们的脸上挂着讥诮的冷笑，似乎在说：“真有意思，听听这位大学生怎样驳斥那个社会革命党人吧……”

“同志们！”科斯特里科夫说。他似乎在倾听着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清晰有力，充满自信。“你们生活在这里，生活在泰加，每

天都亲眼看到红十字列车。这些列车经过泰加日夜不停地运送着战争中的伤残者。这些伤残者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样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呢？是谁需要同日本人打仗呢？战争只是使资产者大发横财，而带给庶民百姓的却是不幸、破产和饥饿。我说的对吗？”

“对！这位同志讲下去！”

“现在叫喊打败日本也无济于事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输了。但这不是人民的失败，而是沙皇制度的失败，因为它既不会管理国家，也不会进行军事行动。专制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土崩瓦解，残酷的镇压行动已经使它名声扫地。这个制度必然要被革命推翻。”

“说得对！不要战争！革命万岁！”巨大的车间里发出隆隆的喊声。

“我们应该支持全俄无产阶级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两个首都^①和所有的工业中心。我们要宣布泰加罢工，使西伯利亚铁路中断运行。而且，这次罢工要立即开始，现在就开始！”

“罢工！乌拉！”靠近机车的人们喊道。

“乌拉！”惊天动地的呼声在这个高大的拱顶建筑物内此起彼伏。

“我提议成立全权罢工委员会。”

“好！成立！”

科斯特里科夫掏出小本子，宣布了罢工委员会名单。

与会者立即高高举起手，表示赞成。列乌托夫举着红旗登上机车，打了个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

“同志们！宪兵和警察已被我们的战斗纠察队解除了武装。我

^①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译者

们在站长和车库主任的办公室里也布署了警戒。现在，泰加车站的全部权力已掌握在罢工委员会的手里！同志们，我向大家祝贺胜利！乌拉！”

欢乐的喊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列乌托夫的讲话……

三

泰加镇开始罢工了。铁路上已经停了几列火车。又有一列客车驶入车站，被勒令停开。车库里在开会，人们正在那里辩论沙皇发表的宣言。车库工人、司机、司炉、挂钩员聚集在宽大的修车车间，镇上的居民也来了，农民，甚至停开的那列客车上的旅客也来参加大会了。

人群中走出一个身穿华贵皮袄、头戴卷毛羊羔皮帽的人。他登上科斯特里科夫站在那儿主持会议的一个用旧木箱搭起的台子。

“先生们，我不能同意刚才那位演说家的发言，因为他把宣言说得一无是处。请大家听听！我手头有这份宣言。”这位先生取出并展开印着宣言的一张纸，接着说：“这里写着：‘根据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集会、结社自由不可侵犯的原则，赐予居民不可动摇的公民自由权利……’怎么样？我们聚集在这里开会，不是谁也没有来打扰我们吗？我们不是在演说、在讨论、在争论吗？……”

“从后面包围！”突然一个尖利的喊声震惊了整个车间。

“到后面去！我命令你们！”一个刺耳的声音传来，接着一群端着步枪的士兵从通常开进机车的那个大门里蜂涌而入。

列乌托夫跳上演讲台，揪了一下科斯特里科夫的衣袖说：“快，快跟我走。车库被士兵包围了。可能是从托木斯克派来的，也可能是从军用列车上下来的。”

谢尔盖从台子上跳下来，钻进人群。列乌托夫引导他穿过后

门，向停在线路上的一辆调车机车奔去。

“喂，同志们！”列乌托夫喊道，“情况不好，士兵包围了车库。你们想法把车开到托木斯克去，要救出这位同志。”

“快上来吧。”司机说，听声音他伤风了。

谢尔盖同列乌托夫握了手，爬上车去。列乌托夫跑到扳道亭，给了信号。机车发出咝咝的声响，喷出团团白色蒸气，向托木斯克支线开去……

四

谢尔盖没等到达托木斯克就跳下了机车。他绕过车站，悄悄进了城。这时，天色已晚。“到科诺诺夫家去，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躲了。”他这样想着，加快了脚步。突然，从一条狭窄的小街上钻出两个穿短皮袄的人，同谢尔盖劈面相迎。

“嘿，科斯特里科夫！你从哪儿来？”

谢尔盖认出他们是纠察队员，一个叫科尔涅耶夫，另一个叫卡季科夫，于是高兴地说：“从泰加来。那里派去了军队。你们匆匆忙忙干什么去？”

“到铁路局去。那里有黑帮分子围攻我们的人，联络员刚刚来通知了我们。”

“我也去。快走！”

……

一群携带武器的人在铁路局附近胡作非为。他们撞击铁路局院子的大门，砸碎玻璃窗，企图闯进去。

“天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一个老太婆在人行道上喊道，“里头在发薪水，来的都是妇女，带着孩子。”

“听到吗？”科尔涅耶夫小声问。

“嗯，糟糕……”谢尔盖说，“咱们绕过去，从这里进不去。”

院子里也有一群黑帮分子麇集在紧闭着的建筑物大门前。

“拐角那边是地下室的窗户，快走。”谢尔盖说。

他们悄悄地绕过拐角，这里没有人。谢尔盖用枪托打掉生了锈的铁钉，取下窗户框，轻轻地放到旁边。内层窗户框上的通风孔开着，他把手伸进去，打开了窗户，三人爬进地下室。

“轻点！别开灯！”谢尔盖说，“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许多桌子？”

“这是台球房。”卡季科夫说，“我来过这里。穿过记分室有一个出口通向楼梯。走！”

他们摸索着来到二层楼上，找到了自己人。

“同志们，情况怎么样？你们人多吗？”科斯特里科夫问道。

“很少。一层已经着火了。”

“卡季科夫！你知道通道和出口，快去把妇女和孩子们经过台球房领出去。其他同志都到窗口来，我们设法阻击黑帮分子，打就打准！”

卡季科夫带着妇女和儿童走了。纠察队员们开始向敌人射击。

忽然，一层的大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接着就轰隆一声被撞开了。挤在那里的人群尖声喊叫起来。

“匪徒冲进来了。同志们，快下去！把他们挡在楼道里。”

大家冲到楼梯上，一面射击，一面让没有武器的人到台球房去。硝烟弥漫，伸手不见五指。这时，纠察队员的子弹打光了。他们被烟熏得透不过气来，摸着黑退到台球房，互相托扶着从窗口跳出去……

五

黑帮分子在托木斯克市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他们捣毁犹太人

的小铺和商店，随意抓人，滥杀无辜。那天夜里，铁路局大楼化为灰烬，烧死熏死近三百人。还有很多人在广场和大街上惨遭黑帮分子杀害。

市里，大火仍在蔓延。市立剧院焚烧殆尽，面粉厂和谢尔盖做过事的市参议会也都付之一炬了。

全城开始了大逮捕，只要是看起来象罢工者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一天夜里，科斯特里科夫也被捕了。他再次身陷囹圄，又被关进了他受过“洗礼”的那座监狱……

六

当局没有向科斯特里科夫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而是企图迷惑他，给他看假供词，还把暗探扮作犯人关进他的牢房。但是他坚强不屈，什么都没有承认。

侦查机关猜测科斯特里科夫一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联系，但他们并未掌握直接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当局无权不提出罪名就进行拘押。但是，当局已被莫斯科工人的武装起义吓破了胆，他们践踏法律，没有释放科斯特里科夫。

宪兵队长罗曼诺夫审阅着科斯特里科夫的案卷，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哪怕是查出他携带武器也好嘛……那我就可以下令把他处死了。是的，我一定会这样做的。那个曾经大闹伊尔库茨克和赤塔的巴布什金就是不经判决被枪毙的。我们如何处置这个毛孩子呢？他才刚刚十九岁。我下令把他放了，继续观察。必须在犯罪现场把他拿获。”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又转入了艰难的地下活动。党的人员遭到了重大损失，财产也受到了破坏，得以偶然保

存下来的只有一台印刷机和铅字。为了使革命斗争重新活跃起来，必须紧急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党的委员会决定吸收出狱的科斯特里科夫参加这一工作。

早在科斯特里科夫出狱之前，委员会就向一个官吏的遗孀购买了一所木房子。这所房子座落在全市闻名的格拉齐阿诺夫大夫的花园的一端，是一个幽僻的地方。

房子已经闲置数年，必须经过修缮才能使用，因此价格便宜。契据是以一个姓弗拉索夫的掌柜的名义订立的，他受伊尔库茨克商人韦列坚尼科夫的委托购买了这所房子。契约经过公证人办理了完备的手续。

弗拉索夫雇了几个木工来修理房子，同他们签订了合同，向他们支付了预付款，并让他们住在第一层。他办完这些事情，把第二层上了锁，就“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

木工们的任务是修理第一层，并构筑一个贮藏物品的地下室。这些“雇来”的木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格拉西姆·什皮列夫、米哈伊尔·波波夫、叶戈尔·列舍托夫和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掌柜弗拉索夫买到的修缮材料一到，木工们就立即动手干起活来。他们决定按照科斯特里科夫设计的办法建立印刷所：在一堵主墙隔成两间的首层底下挖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再用圆木筑起一堵墙壁把地下室隔出一小部分。他们做得非常仔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隔出的一小间地下室就是印刷所，他们打算在印刷所和地下室的另一部分之间筑起两道夹墙，中间填上泥土，并在印刷所的顶上铺上半俄尺厚的土层。

印刷所的门是向地下室开的，设计得十分精巧。最下面三排短短的圆木是对接的，圆木后面是一只带小轱辘的箱子，里面装满泥土，箱子底下铺着钢轧，可向印刷所那边滑动，这就成了一个出入口。

门上装有一个结构巧妙的西伯利亚锁。在两根对接的圆木内凿了一个槽，槽内有一根可以移动的棒轴，轴上砍出一些缺口，这就是门闩。圆木上有个孔，孔里塞着一根干树枝，丝毫不会引起怀疑。这是钥匙插孔。一切都弄得非常得体，不露任何破绽，警察是根本无法发现这个印刷所的。

构筑这个印刷所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看来，警察压根儿没有打算到一个富商的房子里来搜查反叛者。可是，跟着科斯特里科夫盯梢的密探注意到他被人雇用，当了木工。这就引起了怀疑。有一个密探同格拉齐阿诺夫大夫的女仆同居。一天夜里，他从女仆那里回家经过花园时，发现有人用马拉着一只沉重的箱子来到已修理好的那座房子前。有四个人卸下那只箱子，抬进屋里。密探见此情景心里嘀咕道：“这里面有名堂，箱子那么重，又是夜里运来的。”他愣了一会儿，脑子里转了几圈，撒腿跑到警察局去报告了……

天还没有亮警察分局局长就带着一帮警察闯进了阿波利纳里大街上的那座木房子。分局局长命令所有“木匠”站到屋角，点燃了一支香烟，抽起来。虽然警察局毫不怀疑秘密印刷所的存在，但这位局长却懒得劳其大驾，费力地去搜寻。

“喂，先生们，为了我们和你们都少来点麻烦，请赶快说出秘密印刷所在什么地方。”

“您说什么呀，局长先生？这里哪有什么印刷所？”谢尔盖装作莫名其妙地摊开两手说，“我们是给商人修房子的，还挖了一个地下室。”

“这么说，你们不想承认？那好吧，我们可不客气了。”他把烟头在皮鞋后跟上弄灭，喊道：“搜查！”

警察下到地下室，他们敲击墙壁，在墙上摸来摸去，掀掉了几处地板，挖掘坚硬的地皮。警官也下到地下室，亲自检查了墙

壁。他敲击着，墙壁发出闷声，听不出有空间的声响。他捡起一个土块，仔细察看了一下。土块是坚硬的，象石头一样。挖土的警察个个累得汗流浹背……

“算了，”他沉着脸说，“大家都上去，带着铁锹。”他第一个从地下室里走上来。

他们走进间壁隔成的一个小房间。

“从这里揭开地板，挖！”警官命令道，在窗户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看着。

两个警察脱了大衣挖起土来，把土堆在地板上。夯实的泥土已经变硬了，挖起来很吃力，几个警察换着班挖。警官烦躁不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挖起的土堆差不多顶到天花板了。

“阁下，这里挖不出什么名堂，换个地方挖吧。”一个体格健壮的警察说。

“不用你多嘴！”警官脸色阴沉，咳嗽了一声，嚷道：“把土填上。”

警察又拿起了铁锹……

“警官先生，我说这里没有什么印刷所，您看……”科斯特里科夫讪笑着说。

“那还说不定，”警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收拾一下吧，你们四个人都被捕了。”

“什么？为什么？你们不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吗？”

“不许说话！”

警察用火漆印把门封了。四个“木匠”被送进了监狱……

第十三章

—

科斯特里科夫等四人被关进了一间大牢房。除他们之外，这里大约还有四十个人。四个伙伴在铺板上找了个空地方，相互靠在一起安顿下来。科斯特里科夫扫了一眼被关在这里的人，见他们有的坐着，有的来回走动。他悄悄地嘱咐同伴说：“要当心，这里可能有‘老母鸡^①’。”

人们一下子把新来者围起来，焦急地向他们打听外面的情况，询问着各种消息。

“为什么把你们抓起来？”

“什么案子？”

科斯特里科夫坐过牢，懂得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开着玩笑，搪塞地说：“究竟为什么，还没有宣布，看来也不可能宣布，因为我们什么过错也没有……”

“那你们被捕前是干什么的？”

“木工。给一家商人修房子。”

“为什么把你们列入政治犯，而没有列入刑事犯？”

“我们怎么知道？”

人们对新来者的兴趣一下子就消失了。那些爱打听的囚犯快

① 指密探。——译者

快地离去。

四个伙伴由于被警察折腾得一夜没有睡觉，感到很疲倦。他们躺下来，准备休息。

“要留神，伙计们，不要跟任何人谈真的！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抓我们。要注意观察，搞清楚这间牢房里是些什么人……要是提审，就说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谈你，你也别谈我。就说我们是在商人雇了我们干活之后才认识的，不然我们就会上他们的圈套。”

谢尔盖对同志们叮嘱了一番，也在铺板上躺下来。建造秘密印刷所的工作使他很劳累，胳膊、腿、脊背都感到酸痛。他暗暗思忖：“有人出卖了我们。也许运来印刷机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但他们要找到印刷所，不那么容易……关押一个月，两个月，还不是又放了我们……好吧，就用这段时间休息休息……”

四个伙伴寡言少语，尽量作出又憨又傻、头脑简单的样子。他们暗暗观察着牢房里的动静，细心倾听人们的谈话和争论。谢尔盖猜到了，有人在盯着他们，放进来的“杜鹃”^①真不少。有一个闪动着狡黠的暗棕色小眼睛的囚犯几次凑过来跟他攀谈。

“小伙子，我记得在这个监狱里见过你。你脸上有麻子，我记住了。”

“可我是第一次看到你。我以前没坐过牢。”

“也许我们在市内什么地方见过面吧？我从伊尔库茨克常来本市办理党务。”

“你认错人了，”科斯特里科夫说，躲开他走到自己的伙伴那边。他躺在铺板上，悄声说：“小心。这个棕黄色头发的家伙是个告密者……”

① 指暗探。——译者

不久，这个人被提去审讯，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回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提审科斯特里科夫和他的同志们。但是，在牢房里不断有囚犯走过来，试图同他，或者同波波夫、什皮列夫攀谈。

有一天吃过午饭，许多人睡觉了，科斯特里科夫在两排铺板中间的通道上走来走去。他思考着一些问题，惦念着奶奶、姐姐和妹妹：“她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好久没有收到来信了。我也没有写信，怕给她们招来祸端，再说也没有时间……”他又想到薇拉：“也许现在她在乌尔茹姆，也许她还等着我，可我又坐牢了……”

一个身材矮小、肥头大耳的囚犯似乎猜透了科斯特里科夫的心思，他从铺板上下来，也在通道里和科斯特里科夫一起走动。

“是想你的情人了吧？我也有未婚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说罢，他就低声哼起歌来：

飞驰的囚车扬起阵阵尘沙，
哥萨克军士骑着高头大马，
有位可爱的姑娘在路旁伤心泪下。
春天就在眼前，夏天即将来临，
田野上将开满鲜花，
但到那时，
我这个可怜的人
早已镣铐在身……

他唱得很委婉，稍稍有点颤音。歌词哀怨，催人泪下。

“是啊，令人伤感。”谢尔盖长叹了一口气。

“你可不要把痛苦理在心里，有事不要憋在肚里。哭出来，说出来，总会轻松一些。”

科斯特里科夫猜到了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但他泰然自若，

不动声色……

有一天晚上，很多人已经躺下睡觉了，一个戴眼镜、蓄大胡子的人在谢尔盖身边的铺板上坐下来，说：“我早就注意你了，年轻人。我看得出来你是我们的人。你很快就识破了那些‘老母鸡’的真相并把他们轰走了。给你，拿去看看。”他把一个叠成四折的小册子递给了谢尔盖。谢尔盖把小册子塞到衣袋里，点点头表示感谢。

大家都睡熟了。谢尔盖靠近灯光，打开那个只有几张纸的小册子。他看到，首页上端用自来水笔画着一个牢房的铁窗，靠右边用印刷体字母写着《监狱》，下面是《第二期》，再下面是《不定期出版》。谢尔盖心里一动：“原来监狱里还有手抄小报。真有意思！”

谢尔盖拿起了一本书，把小报夹在书里，贪婪地读起来。社论的题目是《今后怎么办？》文章论述了去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俄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状况，谈到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败，提出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

科斯特里科夫把这篇文章重新读了一遍。他陷入了沉思：“是啊，今后怎么办呢？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从绞索、苦役和监狱中幸存下来的革命者转入了地下活动。反动势力还在猖獗。今后怎么办呢？难道在这里受难的革命者从此就灰心丧气了？毫无疑问，斗争应当继续下去。必须鼓起勇气，必须使那些开始陷入绝望的同志们振作起来。”

科斯特里科夫让他的伙伴阅读了这份小报。第二天，他找了个机会，走近那个蓄大胡子的人，说：“还给您。我和我的伙伴愿意协助办好这个小报。”

“太好了，年轻人，太好了！你们也来为我们写稿吧。”

二

为了不暴露自己和牵连同志们，科斯特里科夫用变换的笔迹为狱中小报撰写并秘密地递送稿件。这件事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摆脱了压在心头的郁悒。后来，这个小报经常出版，囚犯们乐于阅读，他们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

在半年的时间里，谢尔盖和他的朋友们只被提审了两次，每一次都是毫无结果。

一九〇七年二月进行了宣判。波波夫和什皮列夫获得释放，而科斯特里科夫因参加游行示威的旧案被判刑三年。判决之后，他立即被关进了单人牢房。

这是个狭长的房间，厚厚的墙壁上靠房顶有一个半圆形的铁窗。牢房的门包着铁皮，上面有一个观察孔。牢房里没有铺板，只有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一只方凳和一只马桶。

科斯特里科夫走进牢房，停住脚步，似乎在倾听着什么。牢房里一片死寂，一只被蜘蛛网缠住的苍蝇在天棚的角落发出绝望的嗡嗡声。

“单人牢房，”科斯特里科夫叹息了一声，“在这个鬼地方会被闷死的。”但他忽然想起，有许多革命者在单人牢房里读过许多书，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甚至写出了一部小说《怎么办？》……

他转身看那个把他带到牢里来的狱吏，可是那人走出牢房，哐啷一声关上了铁门，接着又哗啦一声拉上了门闩。谢尔盖奔到观察孔前，用力敲打铁门。

“干什么？”门外一个粗鲁的声音问道。

“允许读书和写东西吗？”

“允许。等典狱官来巡查时，你跟他说吧。可以从图书馆借书。”

“要是这样，我就能活下去！”科斯特里科夫高兴地、自言自语地说，在牢房里来回走动起来。

三

当一个人被迫与现实生活隔绝，死死地被锁在牢房里的时候，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处之泰然、无动于衷的，他不能不忧伤，不能不思考种种问题……科斯特里科夫尽量用读书来排遣苦闷，但他仍然不能安静下来。他渴望获得自由，思念朋友和亲人，常常思潮如涌，激动不安，甚至失眠。

他最想念的是薇拉，经常梦见他心爱的姑娘的容颜。有时候，甚至是大白天，他在牢房里走得精疲力尽了，扑到床上，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了那双忧郁的、泪水模糊的眼睛。这双眼睛似乎在问他：“谢廖沙，你在哪儿呀？你出了什么事？”

他从床上跳下来，走到窗前，怒目凝视着那一根根粗大的铁栅。

“要是朋友们能送给我一把锯，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逃出去。唉，薇拉，亲爱的薇拉！我要是能在你身边呆一天也好呀……”

在监狱里，谢尔盖养成了分析人们的品行的习惯。他想：“当她知道我在坐牢的时候，还会等我吗？说不定……说实在的，我们彼此还没有来得及深深了解呢。她可能会告诉她的教母，而教母一定会劝她：‘傻闺女，何必为他愁坏了自己的身体呢？既然进了监狱，想必不是好人。就是出来了，那也是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呀。’她当然是爱我的，可是她有足够的毅力等待我吗？沃尔孔斯卡娅^①曾含辛茹苦、千里迢迢来到西伯利亚找自己的十二月党

^① 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之妻。沃尔孔斯基因其革命活动被沙皇当局判处死刑，后改为二十年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矿场。

人丈夫！瞧人家的品德！唉，我要是能给薇拉写封信，该多好啊！可是，我不能写，那会使她遭到解雇的……给丽莎写吧，让她转告薇拉，把一切实情全告诉她。要是她真爱我，那就一定会等着我的……”

孤独使谢尔盖感到压抑、窒息，他只好埋头读书……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看见有人从大牢房的窗户里扔出一个纸团。狱吏当时只顾抽烟，没有发现。谢尔盖捡起那个纸团，顺手塞进了衣袋里。他回到牢房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你的‘未婚妻’西玛·卡拉切夫斯卡娅-沃尔克要来看你，请作好准备。”

科斯特里科夫喜出望外，手里攥着纸条，在牢房里走来走去。“难道是薇拉来啦？真是大喜事！可是，名字为什么叫西玛呢？为什么姓卡拉切夫斯卡娅-沃尔克呢？改名换姓了？不然就是嫁人了？要是这样，还来看我干什么？也许这个纸团不是扔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叫人费解的姓。看来不对头……”

谢尔盖来回走着，思索着，琢磨着其中的奥妙：“肯定是弄错了，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西玛的姑娘……这会不会是朋友们出的点子呢？那该多好啊！可是，到底是怎样一位姑娘敢于称自己是一个正在坐牢的政治犯人的未婚妻呢？她这样会受到怀疑的，甚至会遭到逮捕。不象，看来是弄错了……”

十天过去了。谢尔盖想进一步从朋友们那里得到消息的一线希望渐渐消失了……

有一天上午，他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小说《塔拉斯·布尔巴》^①，赞叹着塔拉斯的豪勇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忽然，门臼“哗啦”一声响，牢门打开了。“科斯特里科夫，有人来探监！”狱吏用

① 果戈理小说，描写十七世纪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王国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

嘶哑的嗓音冲着他喊道。

狱吏把科斯特里科夫带到一个隔着铁栅的房间，走出去，从外面挂上门钩，不一会儿就出现在铁栅的另一侧。

科斯特里科夫看到，在离他面前的这道铁栅两步远的那边还有一道铁栅，再过去几步就是一堵墙，那里有一道门。

一个身材颀长、面容俊秀的年轻姑娘从那道门里走进来，一看见谢尔盖，就走到铁栅跟前说：“谢廖沙，你好！”她的声音有点颤抖。科斯特里科夫觉得她非常漂亮：两条淡褐色的大辫子垂在胸前，棕色的眼睛闪烁着大胆而坦率的目光。

“你好，西玛！”科斯特里科夫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他微微一笑，姑娘也微微一笑。此刻，他一下子记起了这个漂亮姑娘的笑容：他在马克思主义小组见过她一两次。于是，他如揭谜底，恍然大悟了。

“谢谢你来看我，西玛。我非常、非常高兴。”

狱吏见他们开始了普普通通的谈话，而这种谈话他早已听腻了，就离开铁栅，走到铁窗旁，在一个凳子上坐下来。西玛询问谢尔盖身体怎样，又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可是谢尔盖打断了她的话，问道：“你家里怎么样？都好吗？”

姑娘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就照地下党对她的嘱咐说：“妈妈病得厉害，动了手术，失血很多，现在好些了，不久就会完全康复。”

谢尔盖知道，她说的是党。他又问：“亲友们都好吗？”

“谢天谢地，都好。格里沙大叔和柯利亚大叔向你问好。”

“还有什么消息吗？”

“你记得吗，还在你被捕之前就丢了一条狗，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噢，真可惜！”科斯特里科夫叹息了一声，接着又微微一笑。

他猜到了，“狗”，这是指印刷所。

“谢廖沙，我给你带来几本书和一些好吃的东西。狱吏会交给你的。”

“谢谢，西玛！非常感谢你！”

“到时间了！”狱吏叫起来，“探监结束……”

“再见，谢廖沙！再见，亲爱的！”

“再见，西莫奇卡！再见！常来吧，我等着！”

……

科斯特里科夫回到牢房里，高兴地跳起了维亚特踏步舞。他想：“嗨，好！嗨，太好了！委员会没有被摧毁，格里戈里和尼古拉·博利绍伊安然无恙，同志们没有忘了我……西玛，多么勇敢的姑娘啊！她真行，象个地地道道的演员！”

门“哗啦”一声被推开了，狱吏探着脑袋嚷道：“怎么啦，科斯特里科夫，这么高兴？是不是得到赦免了？”

“未婚妻来看我了！”

“这有什么稀罕的！我还以为赦免你了呢……别跳了。这里不准跳舞。”

四

书籍成了科斯特里科夫的好朋友。那个叫西玛的漂亮姑娘常常来看他。这使他又能够不断地得到外面的消息了。狱中的沉闷生活变得轻松了一些，他也不觉得日子那么漫长，那么难熬了。

一九〇八年六月十六日早晨，朝思暮想的时刻终于盼来了。狱吏打开沉重的牢门，用一种不象平时那样严厉的嘶哑嗓音喊道：“科斯特里科夫，你自由了！”

谢尔盖走出监狱，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中。他仰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突然尝到了自由的欢乐，快活得几乎要喊出声来。

虽然他的同志们知道他今天出狱，但是没有人来接他，连他的“未婚妻”也没有来……他心里明白，朋友们显然是担心当局会派人盯梢。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当局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印刷所。现在该怎么办呢？到哪儿去呢？管它呢，先到河里洗个澡，把疲倦和忧郁连同监狱里的污垢统统洗掉……

他在河边找了个无人的地方，脱光衣服，就象以前在乌尔茹姆那样，“扑通”一声扎进水里。他顿时觉得，长时间坐牢带来的全部疲惫和迟钝一下子消失了。一种孩子似的不可遏制的嬉水欲望占据了他。他在水中尽情地搏击、拍溅、翻腾，不时地作出种种古里古怪、滑稽可笑的动作。

他精神抖擞地走上岸来。可是，当他穿上在监狱里留存下来的破旧不堪的“木工”服时，他显得有点发愁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穿着这身衣服到科诺诺夫家里去。他还有二十来个卢布，这是监狱退给他的。可以用这些钱买件衣服……“唉，得了，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会被拒之门外的。”他留神四下察看了一下，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那些坏家伙大概隐蔽在什么地方窥视着他，只要他一抬脚，他们就会尾随过来。

谢尔盖在城里溜达了一阵子，在一家小饭铺里吃了午饭，就来到一处大森林。他钻到林中深处，在一个小树墩上坐下来，贪婪地吸着充满针叶树香味的空气。

夜幕降临了。他走出森林，绕着弯子悄悄来到了科诺诺夫家里。

“谢廖任卡，我的好孩子，我真高兴！”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搂住谢尔盖，啜泣着说：“我一整天都等着你回来，一大早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眼下就我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闷得慌。叶戈尔沙住院了，快好了……到自己屋里去吧，换换衣服就吃晚饭。”

“谢谢，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没有我的信吗？”

“哪会没有呢？一大叠子了。就在那个书架上放着呐。”

“谢谢！我就来……”

谢尔盖换了衣服，坐下来看信。他挑出一封最近从家里寄来的信，急速地读了一遍，知道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丽莎写道：“奶奶还活着，可是患了瘫痪病，几乎不能起床了。你知道，她已经九十四岁了……薇拉盼你来信盼了三年，她得知你被捕，就跟教母搬到喀山去了。听说她已经出嫁。”这些话刺痛了谢尔盖的心。他蹙起双眉，感到失望和痛苦。“她出嫁了，这一定是教母的主意……”他恼怒地抹掉突然涌出来的眼泪，“她胆怯了？希望过安逸的生活。哼，还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呢……”

谢尔盖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读下去。

“……你被捕之后，咱家也被搜查了，拿走了你的信件和照片。此后不久我被赶出校门，当时我正在读中学最后一年的课程……”

谢尔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可怜的丽莎，因为我，你没能念完中学……”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房子卖了，现在住的是租来的房子。要不是奶奶有病，也还可以凑合着过日子。我们想念你，常常因此哭泣。你好久没有来信了。”

“是啊，她们真可怜。她们太苦了，我得马上给她们写信。”他把信放下，来到厨房。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正等着他。

他们吃饭，然后喝茶，一直交谈到午夜。当谢尔盖要离开桌子时，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从橱子里取出一个纸包，对他说：“谢廖沙，这是给你的。几天以前来过一位小姐，叫我把这包东西亲自交给你。”

谢尔盖打开纸包，看到里面包着钱和一个纸条。纸条上只有几行字：“不能在这里逗留。立刻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米哈伊

洛夫斯基大街。房子有蓝色的门贴脸。暗号：‘我从托木斯克来’。钱是路费及到达后最初的生活费。”

谢尔盖又看了几遍，然后划着火柴烧掉，把纸包里的钱装到了衣袋里。

“谢廖沙，里头写的什么呀？”

“我得离开这里，乌里扬娜·韦杰涅耶夫娜。”

“啊？什么时候走？”

“明天搭夜车。”

……

五

黄昏，科斯特里科夫来到一座有蓝色门贴脸的房子跟前，轻轻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戴着铁架眼镜、上了年纪的人。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来访者，问：“您找谁？”

“我从托木斯克来……”科斯特里科夫低声说。

“进来吧。知道你要来！”主人客气地开了栅门，领客人走进一间洁净的正房。室内有几株天竺葵，散发着阵阵幽香。地板是新刮削过的。

“请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去找‘父亲’来。”主人说着，就走出去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主人回来了。跟他一起进来一个宽肩膀、留着大胡子、农民打扮的人。

“认识一下吧，他就是‘父亲’。”

科斯特里科夫看了“父亲”一眼，见他那宽大的淡褐色的胡须几乎垂到腹部，老人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蓝色的眼睛充溢着快乐。科斯特里科夫微笑着握了一下他的有力的手，作了自我介绍。

“我就是‘父亲’。”大胡子老人温和地说，“这是自己人对我的

称呼。你也这样称呼我吧。”

“好……”

“从托木斯克来？”‘父亲’咳嗽了几声，开始询问一些情况，“听说你刚刚出狱，是吗？”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迅速离开了那里。我担心他们会跟踪我……”

“好吧，我们会象兄弟一样对待你的。这里工作很多，需要人。我们的人有一半以上在坐牢……你暂时先住在这里，以后再想办法安排。”

……

科斯特里科夫长时间坐牢，苦闷极了。现在，他热情地投入了宣传工作，经常到工厂里去，参加在岛上召开的小型群众集会。可是有一次，他回到“父亲”这里时情绪不好，烦躁不安，满面怒气。

“你怎么啦，谢尔盖？”

“糟了，‘父亲’。我脸上的麻子太显眼，在这里也不能呆下去了。今天我坐上马车才甩掉了密探。”

“看来他们又盯上你了……糟糕。几天以前工厂里有两个人被抓走了，现在又跟上你了。明天我给你搞一张到伊尔库茨克去的车票，搭二十点的火车，快快离开这里。”

……

科斯特里科夫在伊尔库茨克迎来了一九〇九年的春天。一天夜里，他被一种似乎是炮击的声响惊醒，从床上跳下来，仔细一听，原来是安加拉河上的坚冰正在爆裂。他来到河边欣赏大自然的神威，伫立在那里，看着汹涌的河水击碎坚冰，携着巨大的冰块奔流而下。他望着这惊天动地的景象，情不自禁地想：“我们要以这样的气魄，去摧毁沙皇制度……”

伊尔库茨克的党组织损失惨重。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科斯特里科夫决心大干一场。可是，就在这时从托木斯克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四月七日，阿波利纳里大街秘密印刷所的顶棚塌了，当局发现后，宣布在全俄侦查此案。

科斯特里科夫乔装成店掌柜，带着假护照，化名谢尔盖·米罗诺夫，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弗拉季高加索^①。那里有忠实可靠的同志……

第十四章

—

科斯特里科夫靠着车窗一连坐了几个钟头。乌拉尔山丰姿多采的景色一幅一幅地映入他的眼帘，时而悬崖峭壁扑面而来，然后又渐渐离去，让位给林木葱郁的长丘。当火车蜿蜒爬上山隘时，他回头望去，群山宛如蔚蓝色的层层波涛，漫山密林恰似烟波浩渺、静止不动的蓝色大海。

一个个圆形的山头消逝了，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展现在眼前，林间点缀着浅绿色和褐色的农田。“俄罗斯——母亲！多么辽阔广大呀，可哪里是我的立足之地呢？不知道。虽然高加索远在天涯，但当局可能也向那里通告了我的外貌特征。也许我一下车就要落入魔爪，然后再被押解回来……”

^① 即现在的奥尔忠尼启则市。——译者。

“维亚特卡快到了！”采务员穿过车厢时通报说。

科斯特里科夫全身一振：“这是我们的省城，可是我还没有到过这里。即使能够从车窗里看一眼也好啊！也许，萨尼亚·萨马尔采夫正住在这里呢。要是能见到他……”

维亚特卡过去了。谢尔盖痛苦地望着故乡的农田和牧场，望着森林中水平如镜的小湖泊，回忆起在乌尔茹姆度过的童年，想起了已故的母亲，也想起了奶奶、姐姐和妹妹。

这时，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背着沉重的东西，拉着几个小孩的手沿着车厢通道走过去。谢尔盖问：“快到什么站了？”

“科帖尔尼奇！”

“是吗？”谢尔盖贴近车窗的玻璃向外眺望。闪过一处森林，就看见了金黄色的教堂尖顶，接着，一座小城和一条宽阔的蓝色河流出现在眼前。“维亚特卡河！”他的心由于兴奋和痛苦紧缩着。“要是下车，坐上轮船，夜间就可以到达乌尔茹姆了。奶奶、姐姐和妹妹日日夜夜地盼着我呢。”

火车在科帖尔尼奇停留时，谢尔盖一直在考虑着未来：“也许我不应该到弗拉季高加索去。这个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处处是官吏和军人，可能没有工业企业。是否可以考虑留在莫斯科呢？”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斯捷潘·哈尔图林也是从那里到别处去的。他在奥尔洛沃长大成人，这个地方位于维亚特卡河上游，距弗拉季高加索大约四十俄里。可是，他没有到高加索去，而是到了莫斯科，然后又从那里到了彼得堡，因为彼得堡有很多工厂，有成长、壮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他就是在彼得堡工人队伍中间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的。

要是我也到莫斯科去，多好啊……路程不远。但是，没有接头关系是不行的。还是应该到弗拉季高加索去，当我建立起关系之后，再转到莫斯科去也好。”

二

弗拉季高加索是一个迷人的城市。整洁的街道两旁，漂亮的石头房子掩映在繁花似锦的园林之中。高山俯瞰全城，山巅白雪皑皑。停住脚步，侧耳倾听，你会听到穿过这座花园城的捷列克河发出的潺潺水声。

科斯特里科夫在举目皆是圆木建筑的托木斯克和灰暗单调、肮脏龌龊，也是圆木建筑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伊尔库茨克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到弗拉季高加索就被它的整洁、美丽和大自然的丰姿吸引住了。

科斯特里科夫在市内走了一趟，看到来来往往的山民腰系匕首，军人身穿束腰无领式白袍，带着阵阵作响的马刺，神气十足，招摇过市。

他在百花盛开、香气袭人的市花园中伴着捷列克河的汨汨水声坐了一会儿，决定去寻找谢列布连尼科夫一家居住的列卡尔斯基大街。

捷列克河的水声，俯视全城的苍翠的山峦，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巅，和暖温煦的阳光，这一切都使科斯特里科夫感到心旷神怡，使他对未来抱着希望和信心。

科斯特里科夫找到了列卡尔斯基大街上的那座白色小房子。他一直等到街上阒无一人时，才走上台阶拉响门铃。他希望出来迎接他的是来自泰加的老相识。那时他曾在他们那里躲避过追捕。可是，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留着淡褐色小胡子、戴眼镜的人。这个陌生人用审视的目光看了谢尔盖一眼。

“对不起，我大概找错门了。”谢尔盖侷促地说。

“您到底找谁呀？”

“谢列布连尼科夫……他们是西伯利亚人。”

“您是从西伯利亚来？”

这句问话是约定的暗语。科斯特里科夫立即对答道：“是的，叔叔托我向他们问候。”

门立刻开了。陌生人客气地说，“请进来吧。……”科斯特里科夫作了自我介绍，两人紧紧地握手，然后去见女主人。

科斯特里科夫在这个和蔼可亲、热情好客的人家住了数日，打听到了许多消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捷列克——达格斯坦委员会早在三年前就被破坏了。附近几个城市中的地方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或被解散了。因此，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作必须从头做起。

科斯特里科夫决定先熟悉环境，详细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找到工作，以便立住脚跟。

谢列布连尼科夫告诉他，市内平静无事，捷列克省长弗莱舍尔中将常常夸口说，北高加索的这个军事重镇早已一劳永逸地铲除了叛乱活动。科斯特里科夫也认为，在这个军人和宪兵摩肩擦背、比比皆是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想到要搜查一个隐蔽的革命者。

为了不致于限制自己的活动自由，他决定改换职业，在《捷列克》报社当上了校对员，并在报社附近租了一两房子，悄悄地住下来，观察着这个城市和各种各样的人……

科斯特里科夫到报社任职并非出于偶然。校对员这一职务是微不足道的，薪金少，又要一连几个钟头坐在那儿工作，可是却有一样好处：不论捷列克省发生什么事情，这里都会得到消息，因为阅读报纸的稿件，可以掌握很多情况。

科斯特里科夫有一个夙愿：当一名记者。他不仅喜欢记者工作，而且也有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他一面校对着各种文章、报道和小品，一面想，这些东西他也能写出来，而且还可能写得不坏。但是，他现在必须先把校对员的职务牢牢抓住。

他办事勤勉可靠，对人彬彬有礼。他的善良、对人體貼和天賦的魅力使他很快就贏得了編輯部和印刷所的同志們的信任。他同工人們一起喝茶，同桌吃飯，常常同青年報道員伊利因和雅科夫列夫一起去爬山。

科斯特里科夫在校對文章的時候，有時去找編輯室主任盧卡舍維奇。這是一個瘦弱的，戴着眼鏡的上了年紀的人。科斯特里科夫來問他，有的句子是否可以改動。盧卡舍維奇聽了科斯特里科夫的想法，看看原稿，常常說：“有道理。”然後，就動手修改……

科斯特里科夫經常來找盧卡舍維奇改錯。久而久之，盧卡舍維奇就感到厭煩了。有一次，他對科斯特里科夫說：“我說，米羅諾夫，你簡直使我無法工作了。既然你善於挑出別人的毛病，為何不去自己試試筆呢？”

“真的可以嗎？”科斯特里科夫興奮得臉都發紅了。

“明天早晨你到我這兒來一趟。在我沒有開始工作之前，我給你分配題目。”

科斯特里科夫向他表示了感謝，懷著希望離去。編輯部約他就一樁平平常常的案件為《司法新聞》欄寫一篇短訊。這是一樁盜馬案，失盜者是一個從彼得堡來的闊主。這篇短訊的篇幅僅限於四十行字。科斯特里科夫寫了六十行，因為他知道盧卡舍維奇很喜歡大刪大改。午飯後，他去找編輯室主任，因為這位主任通常在這個時候情緒較佳。

“拿來，拿來，讓我看看寫得怎麼樣。”

“我多寫了二十行，這樣便於刪改。”

“有遠見！”盧卡舍維奇的薄嘴唇樂得合不攏了，“給我看看……”他拿起稿子，很快看完，驚奇地望着科斯特里科夫說：“沒有誰幫助你？”

“没有。我刚从法庭上回来……”

卢卡舍维奇又把稿子读了一遍，说：“不错嘛！甚至可以说相当耐人寻味。唔，你对人物还作了描述……直接送到印刷所去吧。”说着，他在稿子上端签了名。

“我想问一下，还要删改吗？”

“一字不动！送去吧！”

报纸发表了这篇短讯，但是没有署名。除了卢卡舍维奇之外，谁也不知道文章的作者是校对员米罗诺夫。然而，该文描述的事件是那样引人入胜，以致在编辑部里，在印刷所里，大家都在纷纷谈论着这件事。

皮肤黝黑、头发斑白的《捷列克报》的出版者卡扎罗夫平时喜欢一边品茶，一边翻阅新报纸。他看了关于盗马案的那篇短文后，向手里拿着电报走进来的卢卡舍维奇问道：“亲爱的，请告诉我，今天的《司法新闻》是谁写的？”

“校对员米罗诺夫。”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是他！是我约他写的。发现了一个人才，不妨予以鼓励。”

“对，写得很出色。这样的文章能使本报的订户增加。叫他来见我……”

科斯特里科夫神采奕奕地微笑着出现在卡扎罗夫面前。他身穿白衬衣，衬衣的下沿系在裤子里。腰间束一条宽宽的帆布带，腰带上三个扣环和一个装表用的小巧玲珑的皮袋子。浓密的淡褐色头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年轻的小伙子显得格外招人喜爱。

“哎，年轻人，”主人和言悦色地说着，做了一个手势，让科斯特里科夫坐下，“你的才能怎么还保密呀？”

“不，不是保密……是不敢冒然地……”

“短讯写得很好，新颖、有趣。这么说吧，从今天起，我同意你任报道员。”

“多谢您的关照。”

“你暂时先写司法新闻，以后怎么办，再说吧。”

三

科斯特里科夫出于谨慎，很少和谢列布连尼科夫见面。但是，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判断看来是正确的：一年多过去了，当局并没有惊动科斯特里科夫。科斯特里科夫心里想：“可能在别的地方搜寻着我的踪迹，而这儿的确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时效已过，当局完全终止了我的案子。似乎不再需要躲躲藏藏地过日子了，可以着手把党的工作做起来了。同时，也要认真地做好新闻记者工作并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论作家。这对于职业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有一次，科斯特里科夫同年轻的报道员、喜欢郊游的伊利因一起去游览了离市中心约有六俄里的方山。俩人很晚才往回走，虽然很累，但情绪颇佳。

“方山真是风景秀丽的地方，”科斯特里科夫说，“可是去玩的人好象不多。”

“以前那里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后来，革命者被抓进监狱，这样的活动就停止了。今不如昔呀……我们的报纸登过一些很有胆识的文章，那时不叫《捷列克报》，而叫《卡兹别克报》。卡扎罗夫本人当初也是一个热烈的自由派，曾经名噪一时……可现在呢，偃旗息鼓了，害怕了。”

“卢卡舍维奇也不爱与人来往。”

“那当然！你不知道，他长期被流放，差点去服苦役。谁落到这种境地，都会变得孤僻……他的亲属似乎也是革命者。谢尔

盖，你查查百科全书的增补卷，我记得看到过关于卢卡舍维奇的条目。”

“喂，当心！”忽然有人冲他们喊道。几个骑马的人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其中有两个穿着赛马服的女人。

“这些花花公子们真是会寻欢作乐，”伊利因说，接着就又开了话题……

科斯特里科夫记住了他的这位新朋友的建议。他趁一个闲暇的晚上来到图书馆，借了两本百科全书增补卷，查看上面有无关于“卢卡舍维奇”的记载。果然，科斯特里科夫在百科全书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卢卡舍维奇，政治活动家，生于一八五五年……受过三次审判，服过苦役……流亡国外。曾在《往事》杂志上撰写回忆录。”科斯特里科夫想：“这可能是我们报社那位卢卡舍维奇的父亲，因为我们的卢卡舍维奇的父称是亚历山德罗维奇。有意思，要读一读……噢，又有一个卢卡舍维奇……约瑟夫·杰緬季耶维奇，也是政治人物……对，要同卢卡舍维奇好好交个朋友……”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主人找你！”值班编辑大声对他说。

科斯特里科夫讨厌听别人把出版者叫作主人。但他还是站起来，走进卡扎罗夫的办公室。

“请坐，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卡扎罗夫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司法新闻还没有使你感到厌烦吧？”

“没有，没关系……”

“有一项新的工作：要尽快写一篇文章，报道一下孤儿院的恶劣状况。你愿意写吗？”

“我很乐意。我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骑上我的马，即刻动身到孤儿院去采访。至于写什么，怎么写，你就酌情处理吧。文章务必请于明天写好。”

“一定！”科斯特里科夫迅速站起来，向卡扎罗夫鞠了一躬，走出办公室……

科斯特里科夫从孤儿院回来时已是晚上，报社职员陆续下班回家。他一声不响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下来，开始撰写那篇文章。

次日早晨，他把稿子誊清就去找伊利因。伊利因正在坐着伸懒腰，见科斯特里科夫进来，便说：“昨天喝了酒，现在头疼得要命……谢尔盖，你借给我半个卢布，可以吗？”

“你听我念完关于孤儿院的这篇文章，我就借给你。我担心写得过火了。”

“我没心思听你读什么文章……不过，你读吧！”

“《弗拉季高加索……也有心肠慈悲的人。他们把自己丰盛的筵席上掉下来的饭屑施舍给那些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面包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行善者和施舍者远非出于良心的迫切要求，而是因为社会现状毫不足奇地使人有这个义务，而这样的人则希望以此来抬高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价。……”

该孤儿院是由弗拉季高加索孤儿和穷苦儿童抚育会资助的。目前，该院已有十四个儿童患猩红热，六个儿童患沙眼。

读者如果得知该院总共四十个儿童，而其中整整半数儿童患有传染病，那就一定会明白我们的慈善家们是多么值得感激涕零了。……

直到目前，这里的儿童未必知道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住处……孩子们洗澡的大盆也用来洗衣服……

当然，要玩弄慈善把戏是无人干涉的，然而应该挑选别的玩

弄对象，决不应该玩弄孤儿。倘若慈善家有此需要，于孩子们有何干系？”。

伊利因低垂着大脑袋，耐心地听完了科斯特里科夫的文章。然后，他用手掌搓着肿胀的脸颊，搓了好久，才迸出几个字：“一个卢布！”

“什么一个卢布？”科斯特里科夫莫名其妙地问。

“拿一个卢布来！我不要半个了，要一个！因为这篇文章一定会使你名声大震！”

四

随着时光的流逝，谢尔盖逐渐认为当局停止了对他的搜寻。由于时效已过，托木斯克秘密印刷所一案事实上已经就此作罢。因此，他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了，开始涉足社交活动，到剧院看戏，甚至参加了弗拉季高加索登山俱乐部，攀登过卡兹别克和厄尔布鲁士峰。他对报社一位年轻的女办事员萌生了爱慕之情。她有一对深棕色眼睛，一头柔软而漂亮的秀发。

科斯特里科夫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为人们熟知，大家称他是记者米罗诺夫，而年轻的女办事员玛丽亚·马库斯也很高兴同他一起到市公园散步或者一起去看戏。

谢尔盖仪表端庄，聪明机智，总是朝气蓬勃，高高兴兴。玛丽亚非常喜欢他，甚至连他脸上的麻子她也觉得可爱，因为她觉得那些麻点儿使谢尔盖更显得质朴、粗犷、勇敢。

谢尔盖也喜欢玛丽亚。她体态匀称，眉毛浓黑，眼睛美丽生动，声音象歌声那样柔和。

俩人的钟爱之情几乎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编辑部和印刷所的人们议论说，他们不久就要举行婚礼了，甚至常常开玩笑逗他们。

谢尔盖感到，玛丽亚正在期待着他的表白。有一次，他约她到市公园去，把她领到一个幽静的角落。这里有一条长凳，他们坐下来。谢尔盖抚摸着玛丽亚的手说：“玛莎！我早就想……”

玛丽亚凭着热恋的心已经猜到，谢尔盖就要向她倾吐自己的爱情，也许还会向她求婚。可是，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还存在着障碍，她决定先把这些障碍说出来。

“等一下，谢廖沙，等一下。我知道……我自己也……我们彼此相爱。你是想对我说这个吧？”

“对，对，玛莎，亲爱的……”

“我也是这样想，谢廖沙。我非常、非常爱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谢尔盖以为玛丽亚了解他的过去，她在担心，在害怕。

“玛莎，当然……你应该知道我的一切。但是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我同革命者有过联系，甚至坐过牢。”

“谢廖沙，难道我会……”

“不，不，你让我说，”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让我说！你应该知道。我坐过牢，而且今后还有可能坐牢。因此，我没有权利向你求婚……我不能让你受牵连，受苦难。”

“不，不，谢廖沙，我不怕。我的姐姐就是革命者，弟弟雅沙也和革命者在一起。我不是怕……我担心的是别的。父母年老，他们为索菲娅和雅沙担惊受怕受够了，再来一个革命者，他们吃不消。说服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们未必会同意我们结合……我指的是在教堂举行结婚典礼……”

“玛莎，你说什么呀？”谢尔盖笑着说，使她靠近自己，“让神父和教堂见鬼去吧！我不信上帝！我们不搞这一套。”

“谢廖沙！我曾经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你不同意……”

“哪里话！高尔基说过，人高于温饱！我们要说，人应该超越世俗偏见。我们一定要作这样的人！”

“对，对，谢廖沙，我们就是要作这样的人。”玛丽亚说。她依偎在谢尔盖的胸前，心中涌起一阵幸福的激情。她哭了……

科斯特里科夫披露孤儿院丑事的那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警察局长传讯了卡扎罗夫，要他说明情况。然而从此之后，编辑部和印刷所里的人们对米罗诺夫却愈加尊敬了。

有一次在食堂里，一个名叫伊万·图雷金的拼版工人走过来对科斯特里科夫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可以坐到这儿吗？”

“请坐吧，我很高兴。”

图雷金用手把深褐色的头发向一边理了一下，在科斯特里科夫旁边坐下。两人交谈起来。

图雷金夸赞那篇文章写得好，然后就谈起城里发生的其他丑事。谢尔盖觉得他是自己人。

“必须同这些丑恶现象作斗争……”他热情地凝视着图雷金灰色的眼睛，说。

图雷金听懂了谢尔盖的暗示，更明白他的目光的含义。

“一九〇五年时作过尝试，失去了许多人……”

科斯特里科夫怅然地苦笑了一下，以信任的口气低声说：“我们在托木斯克也干过，但当局并没有把我们一网打尽。”

“这里也剩下几个人……”图雷金轻声说。

科斯特里科夫从桌子底下默默地握了一下图雷金的手，然后站起身来，走了。

从这一天起，他们不仅是因工作关系相识了，而且成了共同

斗争的同志。图雷金帮助科斯特里科夫同弗拉季高加索幸存下来的党员接上了关系，并通过他们同矿水城、皮亚季戈尔斯克和格罗兹尼市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系。从此，重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成员经常在图雷金的家里秘密碰头。

科斯特里科夫担负着党的地下工作，并在机车库和铁路修理场进行宣传鼓动，他越来越坚强。他以记者身份，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利用报纸这个讲坛为革命事业呐喊。在别林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建议报社发表一篇纪念文章。

“纪念别林斯基的文章？你写？有意思……你来试试吧，需要这样的文章。”

科斯特里科夫翻阅了全部有关这个伟大批评家的著作，更确切地说，他阅读了可以找到的一切这方面的读物。他想：“别林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和启蒙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这篇文章，我要以一个革命者的眼光来看别林斯基。”

他写完文章，把报道员雅科夫列夫找来征求意见。他认为雅科夫列夫是这个报社最有见识的年轻记者。

雅科夫列夫看完稿子，向天花板一口一口地吐着烟雾，沉默了很久。

“喂，你的意见如何？”科斯特里科夫忍不住问道。

“恐怕卡扎罗夫不敢发表。嗯，嗯，他不敢。你看看你写的：‘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是我国史册上的浓重污点……’还有下面这些关于别林斯基的话：‘别林斯基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成了当代科学宇宙观的先驱者……他从纯粹的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的科学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如果称他为俄国社会思想的巨臂莫伊谢耶夫，他是当之无愧的。莫伊谢耶夫把俄国社会思想从赤裸裸的抽象派的黑暗迷宫

中引向了现实主义的坦途……别林斯基举起了科学宇宙观的光辉火炬，为我们这一代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你认为不会发表？”科斯特里科夫叹了口气。

“我愿意和你一起为这篇文章去奋斗。”雅科夫列夫回答说，热情地向科斯特里科夫伸出手。

五

一九一一年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天气罕见地和煦、温暖。谢尔盖·科斯特里科夫早晨开始撰写一篇文章，很快就写好了。午饭后，他在市内散步，在流经市公园的湍急的捷列克河畔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到图书馆里去读书，一直读到黄昏。

晚上的时间他献给了玛丽亚。她邀请了亲朋好友，准备好好招待一番。早在前一天，玛丽亚就对谢尔盖说过：“谢廖沙，这对咱俩来说就算是举行结婚仪式……”

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还有一大堆水果。晚会开得好极了，又热闹，又愉快。大家谈论自由，谈论青春，朗诵诗歌，然后齐声唱歌，翩翩起舞。

谢尔盖心情激动，兴高采烈。他回到家里时已是后半夜了，一躺到床上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雪山，梦见朋友。他们一起攀登卡兹别克峰。脚下白雪皑皑，耀眼欲花。他的眼镜摔碎了。他眯起眼，沿着冰峰走着。刮着大风，寸步难行，距离顶峰还很遥远。但他向前倾着身子，脸躲着风暴，奋力迈动步子，坚信一定能够登上顶峰。

突然，他听到咚咚的敲击声，就象几个人同时用凿冰斧砍着悬崖峭壁。谢尔盖睁开眼睛，意识到有人敲门。

“来啦，来啦！”这是女主人的声音。接着，谢尔盖听到开门的响声、沉重的脚步声和喧嚷的人声。他迅速穿上衣服，拉开通向

前室的门，看见女主人端着灯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还看见几个宪兵。

“你是米罗诺夫？”宪兵大尉冷冷地问。

“是，是我。有何贵干？”

“搜查！”大尉尖叫了一声。

宪兵迅速地从上到下搜查了谢尔盖，向大尉报告说：“阁下，没有武器。”

“搜查房间！”

“你们干什么？有什么权利搜查我？请你们出示拘票。”

“不许说话！趁早把过冬用的东西收拾一下。你被捕了。”

第十五章

—

科斯特里科夫被一辆黑色的囚车拉到监狱，关进了单人牢房。牢门的上方有一个小窗孔，里面点着一盏油灯，灯光在牢房的地上和光秃秃的墙壁上映出一个个方格样的阴影。

牢房的窗户上装着粗大的铁格子。一缕淡紫色的光亮从窗外透进来，这是远山那面徐徐升起的太阳的光芒。

由于情绪不安和夜间的寒冷，科斯特里科夫微微打着寒噤。为了暖和暖和身子，他在牢内走动起来。同时，他也需要整理一下纷乱如麻的思绪。

首先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这次逮捕究竟是为了什么？既然

是宪兵干的，显然是有政治动机……他感到奇怪，甚至迷惑不解。他想：“假如是因为地下印刷所的事对我进行侦缉，那他们早就会抓到我了。上次坐牢时拍了照片，按了手印……很明显，这次是另有原委。也许，我一直在被暗中监视？会不会一直有人在跟踪我？有可能。可是在这里，在弗拉季高加索，我一直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呀。也许谢列布连尼科夫被捕了？任何出乎意料的事都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他们一家曾打算到莫斯科去，也许已经走了。我很久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了……”

他坐到床上，提起茶壶喝了几口水，又一边走动，一边思考：“是不是因为我在《捷列克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呢？我的确是措辞激烈，锋芒毕露，尤其是替孤儿院的儿童们打抱不平……”

谢尔盖走累了，在床边坐下来，回忆起他写的关于孤儿院的文章：“是的，我写的那些文章是很激烈的，其中《我们的慈善家》一文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托着下巴沉思着，“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把慈善家们骂得更厉害了。他们中有些人是很有势力的。只要他们有人向宪兵队告我一状，就够我受的了！对他们来说，要把一个‘不合意的人’投进监狱，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天大亮了。阳光射进了牢房。科斯特里科夫还在来回走着，猜度着到底为什么把他抓起来，并考虑着如何回击敌人。

忽然，他想起了玛鲁夏。他的心砰然猛跳起来：“生活才刚刚开始，不料……唉！可怜的玛鲁夏！大概她什么都知道了。也许也搜查了她的住处……看来，我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她怎么办呢？编辑部会怎样对待她呢？”

门“哗啦”一声响，门开了。

“早饭！”狱吏叫了一声，把一碗稀粥放在小桌子上就走出去了。

二

一周过去了，当局没有审讯科斯特里科夫，也不允许他出来放风。为此，他向查牢的典狱官提出了抗议。

“不用着急，会叫你的！”典狱官冷冷地说，顺手把科斯特里科夫的抗议书往随同查牢的一个狱吏手里一塞，扬长而去。

这一天，又没有让科斯特里科夫放风。他急得用拳头狠狠地撞击牢门。

“干什么？”狱吏通过观察孔问。

“我要出去放风。”

“没有接到让你放风的命令。”

“这是非法的！”科斯特里科夫吼道，使劲用鞋后跟踢门。

“你厉害什么？”狱吏粗暴地问。

“我要求出去放放风。”

“放风取消了。没你的份！”门外回答说。接着，观察孔啪地一声被关上了。

可是，午饭前狱吏进到牢房里对科斯特里科夫说：“这是转交给你的东西。”

科斯特里科夫打开送来的提包，看到里面有水果、糖、香肠和一张纸条。他想：“这可能是谢列布连尼科夫家里人送来的。”他展开纸条，看到上面写着几个字：“谢廖沙，亲爱的，别着急。大家认为这是误会。等着你。盼望早日相见。玛鲁夏。”

谢尔盖又把纸条看了一遍，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玛鲁夏！我真高兴！你没有被吓倒，甚至还安慰我。这就是说，我不是孤独的，你象以往一样和我在一起。”

谢尔盖把包里的东西倒在床上，在衣袋里摸出一张纸和一个铅笔头，写了几行满怀信心的话，就敲牢门……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他心情很好。他求狱吏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吃过晚饭就躺下睡觉了。

夜间，突然传来铁的东西相互碰击的响声。谢尔盖侧耳细听，那响声在监狱的天井里发出低沉的回响。他跳下床，披上被子，走到窗口，踮起脚尖往外看。他看见院子里正在搭筑绞刑架……

谢尔盖仿佛一下子被浸到了冰水里，感到毛骨悚然，浑身发冷，牙齿磕得噤噤响。他把被子裹得紧一些，竭力不去想院子里那种可怕的情景。但是，锤子的敲打声和狱吏的叫喊声使他不能安静下来。“我必须控制住自己。要看清楚那里发生的一切。我要学会战胜恐惧。”他这样想着，站起身，把床上的薄垫子卷起来，放在窗户下面的地上，然后站在垫子上，屏住气，察看院子里的动静。他这样看了一个多钟头。他感到震惊，坐到桌子旁把所看到的一切记了下来：

“墙外传来斧头敲打的阵阵声响：那里正在构筑绞刑架……牢房里静得就象一个坟场。但是，囚徒们并没有睡觉——将要被活活处死的人们倾听着院子里的敲击声，他们敏感地觉察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等待着可怕的结局”。

科斯特里科夫停住笔，坐着思考了一会儿，稍稍平静下来，继续写道：“……院子里镣铐哗啦作响。囚犯被带过来了……聚集在窗下的狱吏不再说话，他们贴近墙壁，让将要被处死的囚犯走过去。镣铐的响声越来越大……刽子手扔掉烟头，把黑色的面罩戴好（他不敢露出自己的狰狞面目），作好了行刑姿态……狱吏带着犯人向他走过去。不幸的囚犯吃力地跟在他们后面。一个丑陋的官吏打开皮包，掏出一张公文。寂静中传来一声命令：‘立正！’于是，狱吏们站成一排。这时，那个官吏很快地宣读道：‘奉沙皇陛下圣谕，临时军事法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行刑官问犯人。

‘是的，我有话要说。’军事法庭的牺牲者冷漠地回答说。

‘是不是对你的案子想说点什么？’警察局长问。

‘不，在这方面我没有什麼要说的。’犯人依然冷漠地回答说，‘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在贵监狱还剩下六个卢布，能否给我家里寄去？不然这些钱是会不翼而飞的。’

‘行，我们替你寄。打开镣铐！’”

写到这里，科斯特里科夫直起身子，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向自己发问道：“我这是怎么啦？是不是在肉体死亡之前我的精神已经完全毁灭了？”

他精疲力竭地站起身来，向窗口走去。院子里已空无一人，可是死难者的尸体还吊在绳子上……

“哼，留下尸体是要吓唬关在监狱里的其他人。宪兵老爷们，你们是不会得逞的。绞刑架不会吓倒俄罗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者。是的，是吓不倒的！”

三

科斯特里科夫的假设和猜测应验了。有关当局按照检察官的指示审讯了他。他通过这次审讯断定，警方是按照“侦缉名单”认出并逮捕他的。侦查员宣布说，只等公文下来就把他押送到托木斯克去。

十月，科斯特里科夫被囚车拉到火车站，同一批犯人一起被送到罗斯托夫解犯羁押监狱，在罗斯托夫凑齐一批之后，又被押到哈尔科夫，以后由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再从莫斯科转到萨马拉和车里雅宾斯克……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到达托木斯克。

经过二十五天解运途中的颠簸和龌龊不堪、臭气轰轰、爬满虱子的羁押监狱的折磨，科斯特里科夫感到非常疲惫。他走出车厢，停住脚步。周围的白雪照得他眼睛发花。西伯利亚的冬天已

经在这里占据了一切！

解犯大部分上了镣铐。警察押着他们穿过托木斯克全城。科斯特里科夫故意靠边走着，希望能有自己的同志看到他。经过熟悉的街道时，他审视着一个个以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行人，巴望着能看到熟人，以便偷偷地递个眼色。

科斯特里科夫想起了一九〇五年一月的大游行，同警察的枪战，奥西普·科诺诺夫的牺牲，想起了托木斯克的布尔什维克格里戈里、尼古拉·博利绍伊，还有在铁路局大楼抗击黑帮分子的纠察队员利索夫、卡季科夫、科尔涅耶夫……想起了善良、温存、待人热情的乌里扬娜·韦捷涅耶夫娜。“她还在世吗？奥西普的牺牲使她多么难过啊！应该叫她知道我的消息。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又想到格里戈里和尼古拉·博利绍伊：“他们是否安然无恙？委员会还在活动吗？他们也许都已身陷牢笼或者去服苦役了……”

石墙后面就是阴森森的监狱了。这座监狱是一个很长的建筑物。科斯特里科夫不由得记起一首古老的囚歌：

在遥远的伊尔库茨克，
在两座巨大的峭壁间，
有一个亚历山大中央监狱，
它的围墙高不可攀。

解犯们疲惫不堪，衣衫褴褛，不堪严寒的袭击。警察命令他们在监狱的大门口排好队，清点了人数，然后把他们带进院子。

科斯特里科夫被送到关押政治犯的堡垒式房子的一间单人牢房里。他脱下大衣，走近铁窗，一眼看到墙上刻着的两个字：“谢·科”和刻写日期。这是他上次在这里坐牢时刻下的自己的姓名的两个首字母。他痛楚地笑了：“你好呀，我的老主人！我曾有幸在

你这里作过客了……”他靠近窗口，看到对面房顶上的白雪被大风吹得飞舞、打旋。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一次在托木斯克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会不会叫我去服苦役？……”

四

科斯特里科夫在牢房里走动了一会儿，感到累了，就躺下来歇一歇。“这次押解搞得我好苦。可是，我决不能气馁。我面临着严重的斗争，也许还要同‘法律’较量较量。我要振作起来，养精蓄锐。现在还说不定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他站起来，强迫自己做体操。然后，他坐下来给玛鲁夏写信。

这封信他写得充满信心、诚挚热情。他在结尾时写道：“我不会面临什么可怕的事情……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来日方长，只要有毅力，有坚强的意志，并能百折不挠地去实现目标，任何障碍都不可怕……”

科斯特里科夫把信发出之后，就想法同狱中的托木斯克革命者取得联系。他必须弄清同他一起修建过地下印刷所的米哈伊尔·波波夫和格拉西姆·什皮列夫是否被捕。但狱中对他监视很严，放风时只准他一人单独出去，禁止他同其他被关押的人有任何来往，甚至只准他在夜间到洗澡房里单独去洗澡。他几次敲击牢房的墙壁也没有取得结果，因为隔壁的牢房是空着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受到审讯。在这种情况下，科斯特里科夫只好通过逻辑思考来估量自己的案子并预测最可能发生的结局。他想：“假如波波夫和什皮列夫也已被捕，那么，早就会提审我了，而且当局也会尽快了结此案。据此可以推断他们两人没有被捕，关押我并迟迟不予释放是因为还无法找到他们……即使抓到他们，难道他们会承认修建过印刷所吗？在第一次被捕时，他们断然拒绝了一切指控，因而得以无罪释放。当然，那时当局还未发现印刷所。但

是，侦查机关就是现在也没搞到能够证明印刷所是我们修建的证据。当局为了在当面对质时使我们说法不一致，以便从中捞取口供，才企图抓到所有的参加者。不，先生们，你们的这一着是不会得逞的！”

科斯特里科夫作出这样的估计后，全然平静下来。他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和德语自学读本，象以往一样安心地进行自修……

他终于收到了日夜盼望着的玛丽亚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她等待着他早日归来。玛丽亚的信鼓舞了谢尔盖。他立即写了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了自己的恋人。

“很久没有听过音乐了。音乐越是离我遥远，我对她越是感到迷恋。说实在的，这是人之常情。

假如有条件的话，我也许真的可以学点音乐……我整天都在读书，碰到什么就读什么：旧小说和没头没尾、作者不详的杂志。有俄国的经典之作，甚至还有一些外国著作……偶然也能够借到莱蒙托夫的著作。不知为什么，他的诗作使我耳目一新……我对高加索的了解虽然很少，但这对我理解他的作品却大有助益。这使我感到惊奇。这样一位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形象面生动地描写高加索的诗人，该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啊……”

同女友的遥信，减轻了谢尔盖在孤独之中度过的漫长冬天的痛苦。春天最初的气息总是使谢尔盖激情满怀。即使在这座监狱里，春天来临的脚步声也给他带来了愉快。他写给玛丽亚的信，情绪也与前不同了：

“这里的春天就要来到了。西伯利亚的春天是绝妙的，是南方人无法想象的（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无法享受到春天的美，西为真正的春天，其美妙之处是无与伦比的）。当春天这个季节到来

时……我将用诗歌给你写信……”

然而，谢尔盖作诗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三月十六日，街上还堆着厚厚的积雪，他被带到秘密法庭。他在被告席上没有看到波波夫和什皮列夫。这使他感到欣慰。

“看来一个证人也没有……好极了！我不要律师，我将自己进行辩护……”他拿定了主意。

审判进行得很快。科斯特里科夫神情泰然，镇定自若。他巧妙地否定了一切指控，就好象这些指控真的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法官退庭进行评议。几分钟后，法庭宣布了判决书：“……鉴于缺乏犯罪要素，法庭认定维亚特省乌尔茹姆市公民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科斯特里科夫无罪。”

第十六章

—

科斯特里科夫走出监狱，向周围看了一眼，叫住一架雪橇，提着装满书籍和衣物的篮子坐到上面，穿街过巷，向火车站驶去。

他给玛丽亚打了电报，买好了夜间的车票，又回到城里，瞻仰了奥西普·科诺诺夫的坟墓，在街上转到天黑，巴望着同过去相识的党员不期而遇。按照旧地址去找他们，是有危险的。

天完全黑了。科斯特里科夫小心地四下张望着，走到科诺诺夫家的住宅，敲了敲窗户。出来开门的是叶戈尔。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来者是他家的旧房客、奥西普的朋友。他高兴地同谢尔盖握手，叫他进屋。

“哎呀，是谢廖沙！”乌里扬娜·韦捷涅耶夫娜惊喜地拍着手说，“我的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她走过来，抱住谢尔盖，就象对自己的儿子那样吻他。科斯特里科夫没有作声，疑惑地瞅了瞅坐在桌子旁边的一个大胡子年轻人。

“他叫伊万，是印刷厂的工人，叶戈尔的同志。你不要担心，想说什么尽管说吧。”女主人说。

“认识您，很高兴。”科斯特里科夫同伊万握手，觉得伊万很有劲，“不瞒您说，我今天刚刚出狱。”

“是我们这里的监狱吗？”叶戈尔摸着小胡子问道。

“是的，因为秘密印刷所的事。无罪释放。”

“上帝保佑！”女主人画着十字说，“谢廖沙，把大衣脱了吧，快坐下吃饭，饺子快凉了……”

科斯特里科夫脱掉大衣，洗了手，坐到他以前常坐的位置上，谈起法庭上的情景，然后，又讲起弗拉季高加索的情况。他生动地描绘了弗拉季高加索的美丽，说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定居并找到了工作。他请叶戈尔和韦捷涅耶夫娜到那里去做客，去休息，晒晒南方的太阳。他讲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但他的目光却不时地投向那个叫伊万的大胡子年轻人。他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小伙子。

伊万一开头就认出了科斯特里科夫。他一边听着科斯特里科夫讲述弗拉季高加索，一边思索着，似乎在等着机会想说点什么。韦捷涅耶夫娜给科斯特里科夫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科斯特里科夫终于刹住话头，吃起饺子来。

“只有您一个人受审，还是同波波夫、什皮列夫在一起？”

科斯特里科夫从这个问题中断定伊万是自己人。他晒下一口饺子，回答说：“我一个人。当局没有抓到他们……怎么，您认识他们吗？”

“有过来往……波波夫是我的亲戚。他有时给我写信。现在他住在车里雅宾斯克。我可以把他的地址给你。”

“谢谢！我一皮去一趟……哎，奥西普的朋友中没有您认识的人吗？”

伊万明白科斯特里科夫问的是什么意思，便推开盘子，回答说：“同我们一起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和一月游行的人，现在只剩下几个了。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离开了这个城市……”

科斯特里科夫记起来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见过这个小伙子。他感到很高兴，把凳子移得靠近一些，说：“委员会的成员一个也没有了吗？”

“原先您认识的那些委员一个也没有了。”伊万叹息着说，“格里戈里进了监狱，其他人都走了……米哈伊尔的住址我知道——车站大街十七号。”

科斯特里科夫掏出铅笔，记下地址，说：“谢谢。我一定去看看他。”他看了一下手表，站起来，“请原谅，乌里扬娜·韦捷涅耶夫娜，也请你原谅，叶戈尔，我该走了。我搭的是夜班车。”

“瞧你这么急，真的就不能往后推一推啦？”女主人着急地说。

“我多么想留下来住几天呀，可是车票已经买好了。请您到我那儿去做客。”

“等一下，谢廖沙。你带一些馅饼和奶渣饼，路上吃。”我刚烙的，还挺新鲜呢。”

科斯特里科夫收下一包馅饼，告别了朋友，匆匆忙忙地向火车站走去。

火车在夜间开到了车里雅宾斯克。波波夫这时正在上班。科斯特里科夫来到市内。他在车站大街找到了波波夫的住处——一座镶着木板的房子。他往院子里看了看，见几个小孩唧唧喳喳地欢叫着，在一个冰堆上滑着玩。他想：“这大概是波波夫的孩子。得给他们买点好吃的东西。”于是，他向市中心走去。

他在这个处处是积雪、灰暗而冷漠的小城里转了一会儿，又看见了今年秋天他呆过整整一周的那座解犯羁押监狱。当他又来到波波夫家时，他在刺骨的寒风中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

“米沙，你好！”他一眼看见自己的朋友正在缝毡靴，还没迈进门槛就喊了起来。

“谢廖加！见到你，我真高兴！”波波夫是一个身材不高、长着浅褐色的头发、结实墩壮的人。他站起来拥抱谢尔盖，并冲着屋里喊道：“尼娜！快出来，你看谁来啦！”

从屋里应声走出一个梳着分式黑发、容貌俊秀的女人。她认

出了科斯特里科夫，微笑着向他伸出手，说：“你好，谢尔盖，难得见到你呀！”

“我刚从托木斯克监狱出来，是因为秘密印刷所的事。宣判无罪……”

“你能出来，好样的！祝贺你！”米哈伊尔转身对妻子说：“妮努夏，你去做饭，我们说说话……”

“这是给孩子们买的！”科斯特里科夫递给尼娜·伊利奇尼娜一包东西，便随着男主人走进屋里。

他们把门紧紧关上，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谢廖加，你穿得这么漂亮，简直象一个花花公子了！”波波夫讥讽地说，“要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偶然碰到，我真不敢认你了。现在你在什么地方？情况怎样？”

“当记者了。在弗拉季高加索《捷列克》报社做事。”

“嘿，真有你的！我还是干钳工……现在在机车车库做事。”

“这很好，可以象以前一样同工人阶级在一起。你没有同党断了联系吧？”

“为什么要断呢？这是我们的切身事业啊！你呢？”

“现在，高加索所有的党组织都被破坏了。我只能找到几个人，想组织起来……”

“这么说，你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是指什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布拉格会议，党开除了机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调和派。斗争重新活跃起来了，正在筹备出版公开报纸。”

“听说过这事，但不了解详细情况。”

“乌拉尔地区的代表虽然没能到达布拉格，但我们通过一些可靠的同志了解了一切。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沸腾起来。你在高

加索也拨拨火吧！要把党组织恢复起来。”

“没问题！米哈伊尔，一定！”

二

一天夜里，玛丽亚收到从托木斯克打来的电报：“宣判无罪。即将回家。吻你。”她激动得流下眼泪，再也不能入睡。

早晨她来到编辑部，给朋友们看了电报。他们得知谢尔盖就要回来，非常高兴，有的甚至高呼“乌拉！”，鼓掌表示自己兴奋的心情。就连少言寡语、不爱与人来往的卢卡舍维奇也表示关心。他把眼镜推到脑门上，站在门口问道：“请问，诸位为何如此欢天喜地？”

“米罗诺夫就要回来了。他已被宣判无罪。”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先生们。让我分享你们的欢乐。那么，他何时抵达呢？”

“是啊，什么时候抵达？”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他会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玛鲁夏说。

“那就是快了。我们得开一个欢迎会，先生们。这样的事可不常有啊。”

卢卡舍维奇咳嗽了两声，悄悄走开了……

玛丽亚等了好久，直到四月初才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电报。她打算先一个人去接谢尔盖，然后再把他回来的消息告诉大家。她多么想单独和他在一起呀！

火车是夜间到达的。她向编辑部请了假，拿着一束美丽的鲜花乘出租马车来到火车站。她让车夫在外等候，一个人匆匆向月台走去。

南方的春天生机盎然，弗拉季高加索全城就象一座鲜花盛开的大花园；就是在火车站上，空气中也充溢着清幽幽的花香。谢

尔盖走到车厢门口就看见了一个黑发蓬松、手拿花束、衣着鲜艳的姑娘。他没等火车停稳，就跳到了站台上。

玛鲁夏一下子就认出了谢尔盖，虽然他刮掉了胡子。她扑进他的怀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走到路上才说起话来，谢尔盖讲述着自己的遭遇，间或询问着玛鲁夏和同事们的情况。

“玛鲁夏，你知道我多么想念我们的报社吗？我真想快点看到并拥抱朋友们。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们把这个篮子送到你那儿就去编辑部，好吗？”

“好，谢廖沙。大家早就盼着你了。”

车夫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门前把马勒住。谢尔盖付了钱，就和玛鲁夏急急地向接待室跑去。

这时，《捷列克报》的出版者谢尔盖·约瑟福维奇·卡扎罗夫正从办公室出来去吃午饭。他本来体态臃肿，现在更显得胖了。看见科斯特里科夫，他停住脚步，笑着张开双臂，说：“啊呀，我的浪子，快过来，让我吻吻你。”他抱住谢尔盖，吻了他，并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祝贺你安然归来！一切痛苦都幸运地结束了。我很高兴！我很高兴！”

同事们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纷纷从其他房间里涌来，把科斯特里科夫团团围住，同他握手、拥抱。

下班后，大家就在一个大房间里举行热烈的欢迎会。同事们从附近一家小饭馆里买来了啤酒和菜肴。同事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大家都有些醉意了，一些人开始离去。这时，值夜编辑手里拿着一叠纸从办公室走来。他悄悄地把科斯特里科夫叫到窗户旁边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只能告

诉你。”

“什么事？”科斯特里科夫警觉起来，“什么消息？”

“接到彼得堡打来的电报。四月四日，连那金矿的示威工人遭到了屠杀，死伤五百多人。”

“电报在你那儿？”科斯特里科夫沉着脸问。

“嗯。到办公室里去，你在那里看吧。”

欢迎会上，人们还在热烈地谈天说地，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有人醉熏熏地唱起了《伏尔加船夫曲》。可是人们对他发出了一片嘘嘘声。

“这家伙是个不速之客……”

“他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重要消息，”喝得酩酊大醉的报童伊利因咕哝道，“我要回家了，不然还不知会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从桌子后边爬起来，踉踉跄跄、歪歪斜斜地走开了。其他人也开始离去。有人从饭馆叫来几个伙计收拾了桌子。

玛鲁夏离开人们，走进接待室，坐下来等着谢尔盖……

科斯特里科夫走出办公室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他的上衣敞着，头发散乱，两眼闪烁着怒火。他走到玛鲁夏跟前，挽住她的手臂，说：“咱们走吧，玛鲁夏。请原谅，让你等了这么久。”

“出了什么事，谢廖沙？”

“咱们走吧。路上告诉你。”

天空繁星闪烁，月色皎洁。山上吹来阵阵凉风。空气清新而甜润。山城进入了梦乡，只有市花园那边传来捷列克河低沉的水声。

谢尔盖挽着玛鲁夏的手臂，徐徐而行。玛鲁夏很想在花儿盛开的杏树下找个地方在长凳上坐一会儿，以便平静下来，忘却一切烦恼。她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见自己的朋友了啊！可是谢尔盖一直向前走着，他显得忧心忡忡，惴惴不安。

“到底出了什么事，谢廖沙？”玛丽亚又问道。

“是一件可怕的事，玛鲁夏。一九〇五年的悲剧又重演了。可是这次不是发生在彼得堡，而是发生在西伯利亚的连那金矿。有一个骑兵大尉，好象叫特列先科夫，命令士兵向和平游行的工人开了枪。二百七十人遇难，二百五十人受伤。”

“天哪！这真是罪孽！”玛丽亚低声说，“难道又要开始大搜查、大逮捕了吗？”

“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对当局的这一罪行决不能保持沉默。卡扎罗夫同意发表一篇抗议性文章。这篇文章就由我来写。”

“谢廖沙，我害怕。你刚刚出狱！”

“不能沉默。这是野蛮，空前未有的残忍，是暴行！我们要象一九〇五年那样，利用这一罪行去动员群众，唤起人们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现在，抗议性罢工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可能会爆发一场新的革命斗争。”

“谢廖沙，我求求你，千万要当心。”

“玛鲁夏，难道你希望我们象游蛇那样生活吗？你记得吗，高尔基写过：‘我在这里自在极了：又温暖，又潮湿’。不，亲爱的，我们不应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要象山鹰那样不怕风暴。明天我就动手写文章，我要象一个革命者应该做的那样把这篇文章写好。我要把对刽子手的满腔愤怒和仇恨倾注到文章中去……”

三

由于缺乏揭露性的材料，这篇文章写起来很费劲。官方报纸竭力掩饰事情的真相，所载文章不是歪曲事实，就是只字不提具体细节。

这一天，科斯特里科夫碰巧替一位生病的同事值班。夜间，

他在印刷厂同排字工伊万·图雷金攀谈起来。图雷金排着铅字，漫不经心地问道：“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听说连那事件了吗？”

“听说了。我很气愤！我打算写文章，可是我不知道细节。官方报纸不是在撒谎，就是一声不吭。”

“您没有看过《明星报》？那里报道得很详细。”

“您弄到《明星报》了？听说这家报纸一到邮局就会被没收。”

“我是在火车站上买到的。谁愿意买都可以买到。”

“这份报纸在印刷厂吗？”

“在这儿。”图雷金走到自己的小桌旁，把报纸拿过来，说：“这就是，您看看吧。”

科斯特里科夫展开报纸，溜了一眼说：“非常感谢你，伊万。我想把它带回家去，可以吗？它对我写好那篇文章一定会有帮助。我也在那些森林密布的地方生活过，亲身体会过西伯利亚统治者的残暴。”

“您在托木斯克受过审，是吧？”图雷金谨慎地问。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我在泰加车站，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工作过。”科斯特里科夫把“工作”二字说得特别重，“一句话：离这次暴行发生的地方不远。”

“明白了……您把报纸拿去吧。只是请您在写完文章后，就还给我。还有一些同志没有看。”

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详细地报道了连那事件。科斯特里科夫读着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消息，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他立即动手写起来，一个通宵就把文章写好了。

早上，科斯特里科夫在去编辑部之前，先给玛丽亚念了一遍。她听了之后，久久默然不语。

“哎，怎么样？”谢尔盖着急地问，“写得不好？”

“写得好，可是你会坐牢的，谢廖沙。”

“坐牢就坐牢，只要文章能发表出来……”

上午，科斯特里科夫在报社大房间里把这篇文章向编辑人员读了一遍，大家一致赞成由他把文稿送给卡扎罗夫。卡扎罗夫叫来了卢卡舍维奇。

同事们在大房间里等着谢尔盖回来。大家心情都不平静，谁也无心工作。谢尔盖终于回来了，他手里挥着那篇文章的稿子。

“怎么样，给枪毙了？”

“通过啦！”谢尔盖自豪地喊道，“他们只建议署一个别的姓，不署米罗诺夫。”

“署一个什么姓呢？”

“我们现在就想出一个来！”科斯特里科夫从桌子上拿过一个台历，翻到中间，说：“玛鲁夏！请你闭上眼睛，随便在上面指一个字。”

玛鲁夏走过来，眯起眼睛。她的手指触到一个很短的词。

“基尔！”她说。

科斯特里科夫接着看到下面有两句话：“古代波斯王子，著名统帅。”

“不错嘛！”伊利因讥诮地说，“谢尔盖，看来你要当居鲁士了！”

科斯特里科夫拿起笔，蘸了墨水，划掉了原来的标翻，写了几个大字：〈螳臂当车〉。然后，他翻到末页，写上了自己的署名“谢·基洛夫。”

捷列克省省长弗莱舍尔中将是一个蓄着花白小胡子的瘦老头子。四月二十六日，他吃过早餐，叫来几名亲信。

“先生们，今天的〈捷列克报〉你们看过了吗？”

“看了。是〈螳臂当车〉吧？”

“是啊！螳臂当车！怎么样？好厉害呀！这个无赖！哼！”

“阁下，这是一篇放肆的文章。是不是要采取措施？”宪兵队长问道。

“措施？”将军面带尖刻的微笑，揪着小胡子说：“你读不读别的报纸，队长先生？全国到处都开始罢工了。你的‘措施’先要放一放。对，要放一放。要考虑当前的形势，先生们。嗯，这个滑头姓什么来着？”

“姓基洛夫，阁下。”

“基洛夫！新冒出来的。看来，此人不那么简单。要把这个名字记录在案。嗯，记一录一在一案！”

第十七章

随着时间的流逝，《捷列克报》的读者们慢慢忘掉了大胆的记者米罗诺夫，但大家却传诵着一个新的名字——基洛夫！

工人们传阅着，讨论着基洛夫勇敢地揭露当局罪行的文章。刊登这些文章的报纸甚至传到了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出版者卡扎罗夫常常因刊登“煽动造反”的文章受到罚款，但是由于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报社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损失。

可是，有一次，卡扎罗夫从市内回来时心神不定，愁容满面。他来到办公室，叫人把基洛夫找来。

谢尔盖一下子猜到，卡扎罗夫因谢尔盖两天前写的一篇文章

《朴素的风尚》受到了警察局长的传讯和训斥。

“您好，谢尔盖·约瑟福维奇！您找我吗？”

“请坐。”卡扎罗夫严肃地说，解开礼服的钮扣，深深地叹了口气：“您是在把我往坟墓里推呀。”他用手帕擦了一下黝黑的脸，又叹了口气说：“警察局长暴跳如雷，象雪豹那样吼叫，威胁要封闭报社，并把我发落到莫扎伊那边去。”

“莫非是因为《朴素的风尚》那篇文章？”基洛夫竭力保持镇定，问道。

“你何必去刺激国家杜马的代表呢？本可以一般地写写嘛……你瞧，所有的上司都发火了。破费了一些钱，我才勉强脱身。当我离开那里时，警察局长还冲着我的脊背喊：‘告诉那个拙劣的作者，我是会搞到他的头上的……’你是否离开此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警察局长不敢封闭报社。”基洛夫充满信心地说，“我写的全是事实。”

“这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在玩火呀。捷列克省比诸侯领地还坏，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过了几天，一个警士来到编辑部找基洛夫，向他递交了传票，叫他签字，要他作为被告人去见法庭执达员。

朋友们为基洛夫出了个主意：现在逃走还来得及。但是，基洛夫坚定地回答说：“我决不离开战场！”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他来到侦查员的办公室。

……

谢尔盖下午才回到编辑部。

“怎么样？怎么样？”朋友们把他围起来，关切地问。

“侦查员立了案，要我出个不离境的字据。”

“现在该怎么办呢？”

“等待法庭审理。我要和他们真枪实弹地干一场！”基洛夫笑着说，“我要到法庭上提出比《朴素的风尚》一文更为有力的揭露性材料。”

……

侦查很快就告结束了。编辑部的同志们不安地等待着法庭开始审理这一案件。可是，侦查员忽然又传见了基洛夫，向他宣布说，鉴于即将在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之际实行大赦，他的案子就此终止了。

这样，基洛夫在受到一段时间的侦讯之后，又继续进行他的地下工作了。他在一些城市和工厂里建立了党小组，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和战友，如弗拉季高加索市的锻工费奥多尔·谢罗巴鲍夫，皮亚季戈尔斯克市的士兵格里戈里·安吉耶夫斯基，格罗兹尼市一位失学的大学生尼古拉·阿尼西莫夫等。在这些同志的协助下，基洛夫在工人和山民中间积极地展开了宣传工作。他常常巧妙地化装后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

来自工人和山区贫民的新生力量象涓涓小溪汇入大河一样，聚集到党的各个小组里来。在传单、秘密小册子和善于点燃人们心头愤怒的宣传员们的教育和鼓舞下，这些新生力量作好了同沙皇制度进行殊死斗争的准备。

当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红旗在风暴中高高飘扬的时候，弗拉季高加索已经有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党组织。共产党人选举了自己的苏维埃代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记者谢尔盖·基洛夫就是首先当选的代表之一。

高加索沸腾了。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据了大多数，捷列克的哥萨克军团也以卡劳洛夫为首组成了捷列克中央临时政府。

基洛夫深入到捷列克省所有的党组织开展工作。经过斗争，

布尔什维克终于补选了自己的苏维埃代表。这样，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就占了多数。

布尔什维克党人马米·奥拉赫拉什维利当选为弗拉季高加索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委员有萨穆伊尔·布阿奇泽、谢尔盖·基洛夫、尤里·布佳金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十月五日，基洛夫和布佳金被选为出席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约定一起前往彼得格勒去开会。

二

十月二十四日傍晚，列车抵达彼得格勒。基洛夫从车站乘车径直来到斯莫尔尼宫。他看到整个大厦灯火通明，院子里挤满了武装工人、士兵和海员。门卫只准持有当选证书和特许通行证的人进入宫内。基洛夫找到了卫队长。卫队长表情严峻、蓄着长长的胡子，身着皮夹克，挎着一支毛瑟枪。

“你到斯莫尔尼有什么事？”

“我是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证件。”

卫队长查看了证件，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基洛夫说：“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

“布尔什维克。一九〇四年在托木斯克入党。”

“托木斯克？”大胡子卫队长问道，转过身去对带红袖标的武装人员喊了一声：“奥夫钦尼科夫！”

一个身穿水兵呢子服、头戴无檐帽、身上挂满机枪子弹袋的体格健壮的人应声走过来。

“报告，切博塔廖夫同志！”

“认识你的这位同乡吗？”

“不太认识……从托木斯克来？”

“我在那里入的党。现在是从高加索来，代表大会代表。我姓

科斯特里科夫。科斯特里科夫—基洛夫。”

“接收你入党的是谁？”

“格里戈里和尼古拉·博利绍伊。”

“嗯，是有这两个人……你还知道谁？”

“一九〇五年曾和科诺诺夫一起跟警察干过一仗。”

“你们是同志？”

“是的。我还为他立了纪念碑。”

“切博塔廖夫同志，他是自己人，是个有战斗精神的小伙子。”

“好吧。领他到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去吧。那里管代表分配问题。”

“是！”水兵行了一个举手礼，“跟我来，小兄弟……”

他们登上宽阔的台阶，来到长长的走廊里。水兵问道：“你愿意跟我去打布尔乔亚吗？我是联合战斗队的队长。愿意吗？”

“很愿意！”基洛夫回答说。

水兵推开两扇很高的房门，对着屋里说：“我领来一个代表。我同意让他参加战斗队。”

“从哪里来？姓什么？”一个瘦瘦的、身穿军便服、戴着眼镜的人问道。

“弗拉季高加索。这是证件。”

戴眼镜的人看了证件，作了记录。

“没事了！可以走了，同志们……大会定于明天在这里，在斯莫尔尼宫举行。”

三

奥夫钦尼科夫接受的任务是：带领战斗队通过偏僻的小巷插到米特罗凡诺夫公墓，然后从敌人背后发起突袭，占领华沙车站。

赤卫队联合战斗队是一支力量相当大的队伍。它是由几个工人战斗队和它们的指挥员组成的。这些工人有步枪和卡宾枪，还配有一个由士兵组成的机枪排。

奥夫钦尼科夫发给基洛夫一支毛瑟枪和两枚手榴弹。他严肃地说：“你要象政委一样紧紧地跟着我。万一我……你就负责指挥。懂吗？”

“是，奥夫钦尼科夫同志。”

接着，两人开始检查队列，一边走，一边同赤卫队员们开玩笑。

“个个都是好样的！和他们一起战斗，心里踏实！”

“是的，有把握！”基洛夫也肯定地说。

入夜，斯莫尔尼宫院子里的人们行动起来。满载着士兵的卡车不断地开走，一队一队的步兵从这里开赴战斗岗位。过了不久，就轮到奥夫钦尼科夫的战斗队出发了。赤卫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斯莫尔尼宫大院。他们顺利地向着指定地点挺进，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当队伍来到米特罗凡诺夫公墓时，从波罗的海车站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奥夫钦尼科夫派人进行了侦察，得知那里正为争夺车站进行激战。他们的任务是攻占距离波罗的海车站不远的华沙车站。

奥夫钦尼科夫命令联合战斗队开始进攻。赤卫队员同车站上的卫兵交上了火。战斗队逼近车站，机枪排用马克沁式重机枪猛烈扫射站台，并冲着车站建筑物内打了一阵。

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了，从一个被打碎的窗户里伸出了白旗……

四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原计划在晚上九点钟开幕，可是与会者迟迟没有到齐，因为有些代表参加了战斗。

基洛夫在赤卫队攻占的华沙车站上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被允许离开这里前往斯莫尔尼宫。他走到街上。市内已经平静下来，但他还不知道起义的结果如何。布尔什维克是否已经夺取了政权？还是仅仅占领了几个象火车站那样的目标？

不时有行人迎面走来。基洛夫看到，人们表情安详，就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地从远处驶来。有人提着购买的物品走出商店。街角的棚柱上，甚至房屋的墙壁上有新贴出的标语。他不禁心中升起疑团：“难道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城里为什么这样平静？”

大街的另一侧有一个售报亭。基洛夫快步走过去。这里只有两种报纸：一种是布尔什维克办的《工人之路》，另一种是他从未见过的《日报》。基洛夫买了两份报纸，打开《日报》一看，是一种用优质纸张印刷的大幅报纸，上面印着一条赫然醒目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要和平！要面包！要土地！”

基洛夫的心欢快地砰砰跳起来。就在这时，他看到两辆有红十字标记的装甲车向车站方向急驰而去。“我们胜利了！”基洛夫高兴地想着。他叫一个车夫停下来。

“您到哪儿去，老爷？”车夫问。

“斯莫尔尼！”

“不行，不行！给多少钱我都不会送你去那个鬼地方。会送命的。”

基洛夫暗暗骂了一句：“活见鬼！”对车夫说：“随你的便吧，你愿意拉我到哪里去都行。”

“朝那边去！”车夫用鞭子随便指了一个方向，嘟嘟囔囔地说：“在这儿闲逛的人什么样的都有……”

五

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时已是傍晚时分。这里照旧挤着很多携带武器的人。载着赤卫队员和水兵的卡车不时地开进开出。联络人员骑着摩托车来来去去。大门旁边的大炮和机枪眼前有士兵执勤。成群的或单个的带枪的人不断地向斯莫尔尼宫内走去。

基洛夫在院子里的人群中转了一会儿，没有找到布佳金，便径直向宫内走去。这一次，他没有受到盘问就进去了。

斯莫尔尼到处可以听到脚步声和沸腾的人声。人们匆匆来去，沉重的皮靴踏得地板嘎嘎作响。有的在等人，彼此开着玩笑，或者抽着马合烟。基洛夫看到人们的表情又兴奋，又愉快，他自己也感到从未有过这样昂扬的心情。

基洛夫在又长又高的走廊里自豪地走着，想找到布佳金，同他谈谈昨天那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的情景，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

基洛夫在走廊里和楼梯上走累了，就在角落的一张旧椅子上坐下，打起瞌睡来……

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一个带枪的赤卫队员摇晃着他喊道：“喂，同志，快起来吧，不然你就赶不上革命了。”

基洛夫忽地站起来，看了看手表，说：“我好象误了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了！”

“你醒得正是时候。大家正往大厅里集合哪。”

基洛夫向这位赤卫队员道了谢，匆匆向楼下跑去。

这是一个宏伟的白色圆柱大厅，穹顶悬挂着华丽的吊灯。厅内已挤满了人。基洛夫费力地挤了进去，在远离讲台的地方找到一个位置。坐在他周围的人，有的穿军大衣，有的穿水兵服，有

的穿着破旧的大鞋。也许是因为激动，也许是因为寒冷，许多人抽着马合烟。大厅里很冷，没有取暖设备。

白卷的烟卷冒着缕缕蓝烟，厅内烟气腾腾，模模糊糊。但是大家对此并不介意，都在焦急地等待这次历史性的大会开幕。这次大会将在俄国历史上，在全人类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纪元。

铃响了。沸腾的人声渐渐安静下来。

主席台上，一个身穿军医制服、稍稍驼背的人站起来，用嘶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宣布代表大会开幕。

挤在门旁的士兵和水兵推推搡搡，发出一阵喧哗，引起会场上响起一片嘘嘘声。

“这个家伙是孟什维克！”坐在后面的人愤愤地嚷起来，“瞧他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大会在一片喧哗声中选出了主席团成员。人们不停地喊叫。一个瘦骨嶙嶙的人跳上主席台，吼叫道：“我们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

一个体态臃肿的大胡子也站起来，大声嚷道：“我们孟什维克也拒绝参加！”

“变节者！叛徒！你们滚开！”人们愤怒地呼喊起来。这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主席台的桌子旁就座，随即大厅内响起一阵掌声。

基洛夫弓着身子站起来，想看见列宁。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了！”

“乌拉！”大厅内喊声如雷。

基洛夫兴奋地跳起来，热烈鼓掌。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乌拉！革命万岁！”

基洛夫和布佳金在夜间同车回到了弗拉季高加索。他们下了火车，穿过另一侧月台，悄悄地潜入市内。两人约定次日一起到苏维埃去召开紧急会议。

基洛夫走近家门，按约定的暗号敲了几下。

“谢廖沙，是你吗？”玛丽亚隔着门问道。

“是我，玛鲁夏。快开门！”

谢尔盖兴冲冲地走进来。

“谢廖沙，怎么样？胜利啦？”

“大胜利，玛鲁夏。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祝贺你，谢廖沙！可这还仅仅是在彼得格勒呀！”

“不对，玛鲁夏。革命正在全国展开。明天我得把代表大会的情况告诉同志们。我们要到工人和山区贫民中去。我相信，整个高加索一定会红旗飘扬。”

第十八章

—

基洛夫刚刚吃过早饭，就听见有人敲门。他的妻子去上班了，只有他一人在家。基洛夫听出敲门的是陌生人。他想：“是不是来抓我？哥萨克统治者们是什么都会干得出来的。”他急步走进卧室，从枕头下抽出手枪。敲门声又响了，但不那么急促，一点儿也不象一九一一年时宪兵砸门的响声。

基洛夫微微拉开通向穿堂的门，问：“谁？”

“马米亚！”一个人用低哑的喉音答道。

“我就来，就来。”基洛夫高兴地说着，开了门。来者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皮肤黝黑，蓄着黑色小胡子。

“你好，马米亚。见到你，我很高兴。”

“你好，我的朋友，欢迎你归来！”

他们紧紧握手，来到室内，在沙发上坐下来。

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和布阿奇泽一样，也是在二月革命之后才来到弗拉季高加索的，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入了党，是高加索地区的著名革命家。他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同基洛夫很快建立了友谊。

“谢尔盖，我已见到布佳金了，几乎什么都知道了。”他带着轻微的格鲁吉亚口音说，“找个时间你对我谈谈你在彼得格勒建立的功绩。而现在，先谈工作。哥萨克头子卡劳洛夫正在拼凑力量，妄图消灭苏维埃。我们怎么办？你的意见如何？”

“哎呀，马米亚！”基洛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要是你去彼得格勒亲眼看见那场革命的情景，你就不会问我该怎么办了！况且，代表大会发出了明确的指示：‘一切地方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我懂了，谢尔盖。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哥萨克的头目和公爵们是不会自动交出权力的。即便我们在苏维埃中拥有多数，也无济于事。你没有看到弗拉季高加索的报纸吗？”

“还没来得及。”

“就是嘛……他们大骂特骂布尔什维克是强盗……”

“这并不是新花招，马米亚。我们要争取群众。我们召开苏维埃扩大会议吧。我打算在会上作报告，谈谈彼得格勒的革命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正是为此来找你的，谢尔盖。”

“那我们就算说定了！”基洛夫向他伸出手，“你去张罗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哪一天都行！”

十二月三十日，弗拉季高加索苏维埃决定承认彼得格勒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执委会的许多委员分赴捷列克省各个城市和村镇，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基洛夫过了一周才回到弗拉季高加索。凌晨，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去找车夫。这时，有人扯了一下他的袖子，把他叫住。基洛夫认出了这个铁路工人，亲切地同他握手。

“基洛夫同志，你不要进城，最好躲一躲。”

“出了什么事？”

“哥萨克和军官昨天捣毁了苏维埃。布阿奇泽等同志被捕了……”

“谢谢你，同志。”基洛夫低声说，旋即转回车站。

半小时之后，开往罗斯托夫方向去的火车开动了。只是在这时，基洛夫才跳上火车。他买的是到矿水城的车票，打算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就下车。

二

弗拉季高加索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突然获得了释放。奥拉赫拉什维利找到从皮亚季戈尔斯克回来的基洛夫，对他说：“谢尔盖，你猜为什么把我们放了？他们邀请我们到莫兹多克去参加捷列克省人民代表大会。”

“皮亚季戈尔斯克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受到了邀请……”

“你认为要去吗？要知道这个会议是莫兹多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开的。”

“难道还有别的意见吗？”基洛夫望着奥拉赫拉什维利激动的脸，反问道。

“你要知道，邀请我们的是雷马里上校！此人和哥萨克大尉皮亚季鲁布廖夫都是沙皇的奴才和刽子手。他们可能是在设法诱捕并杀害我们。”

“有这种可能性。”基洛夫平静地说。

“坐过牢的布阿奇泽认为，我们要多加小心。”

“我们都坐过牢，而且是不止一次。”基洛夫搂着朋友的肩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应该害怕任何风险。我认为，莫兹多克代表大会将使我们有机会同敌人进行一场公开的搏斗。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是在一场激烈的舌战中开始的。那时，敌人被斗得一败涂地，狼狈逃窜。”

“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占多数。”

“我们应该善于争取大多数。我准备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首先发言。”

“你真是一个勇敢的人，谢廖加！”奥拉赫拉什维利赞叹地说，“我看得出来，你丝毫不怕雷马里。我相信，大多数代表将会站在我们一边……”

一月二十五日，捷列克省人民代表大会在莫兹多克如期开幕。果然不出所料，哥萨克全副武装，而且抢占了前几排的座位。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大会临开幕之前获悉，雷马里准备命令哥萨克向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宣战。哥萨克头目们企图通过发动这场大屠杀来推迟和扼杀高加索的革命运动。布尔什维克党人得知没有一个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就发表声明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要求邀请这两个民族的代表出席大会。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四天。

二十九日晚，基洛夫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会场是一个窄小而狭窄的电影院，用煤油灯照明，由于很多人抽烟，厅内乌烟瘴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臭和呛人的气味。

基洛夫简单明了、身临其境地讲述了彼得格勒的革命斗争。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说，大家都想弄明白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取得胜利的。

一些军官和哥萨克发出嘘声，吹起阵阵口哨。但是，他们背后响起的强大的喊声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基洛夫提高声音说：“俄国正在经历一个严峻的时刻，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千方百计地去拯救革命的成果……捷列克省被分裂得支离破碎，相互残杀……我们要消除这种血腥的恐怖气氛，要让人民安居乐业。”

“说得对！”

“停止大屠杀！”大厅内喊声震天，掌声如雷。

雷马里上校的阴谋被挫败了。

三

过了两周，大会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市继续举行。与会者再次展开了辩论。大多数代表逐渐倒向了布尔什维克。

基洛夫首先感到了这种变化。他断定时机已到，就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安吉耶夫斯基递了个眼色。安吉耶夫斯基随即把一批武装士兵带到了主席台上。

大会主席宣布说，皮亚季戈尔斯克驻防部队派代表来向大会表示祝贺。贺词说，他们“服从捷列克人民代表大会的调遣”。慑于贺词的强大威力，狂呼乱叫的捣乱分子安静下来。于是，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承认苏维埃政权和向列宁发出贺电的建议。

大会还组成了捷列克人民委员会，布阿奇泽当选为主席。新

政府的成员在士兵和赤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弗拉季高加索就职。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那里的资产阶级独裁者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在开往弗拉季高加索的火车上，基洛夫和布阿奇泽坐在同一个单间里。布阿奇泽面孔消瘦，动作敏捷，平时是一个性情愉快的人。然而，他现在却很严肃，甚至很严峻。党内的同志知道，他今年虽然才三十五岁，但已有十五年的党龄了。他经历坎坷，饱受监禁、押解之苦，逃出了流放地。流亡国外时，他见过列宁并完成过列宁交给他的工作。

回到故乡高加索之后，布阿奇泽很快成为党内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是一个干练的组织者和出色的演说家。

布阿奇泽在火车单间里安顿妥当之后，从布袋里取出一瓶卡赫齐亚葡萄酒和一包用报纸裹着的奶酪。

“谢廖加，我们喝一杯，谈谈该做的工作。”

基洛夫热情地看了朋友一眼。布阿奇泽长得眉清目秀，上唇留着一抹平直的小胡子，浅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风度翩翩，仪表潇洒。

“好，喝一杯，萨穆伊尔！”基洛夫微笑着说，斟满了两杯酒，同布阿奇泽碰杯而饮。

布阿奇泽靠着基洛夫坐到沙发上，说：“听我说，谢廖加，我总归比你大四岁，比你更了解高加索。这一点使我比别人更为担心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和捷列克的苏维埃政权。”

“萨穆伊尔，我也认为哥萨克头目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是会采取行动的。”

“是的，而且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我们要作好战斗准备。我们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到哪里去搞武器？哥萨克的头目们可

以从西方资本家那里得到武器，可是谁给我们呢？当然，南俄特命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会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援助。”

“萨穆伊尔，你认识奥尔忠尼启则吗？”基洛夫忽然问道。

“从小就认识！我们是小学同学。奥尔忠尼启则是很好的同志，是真正的、英勇的革命战士。可是，不知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你有什么办法吗？”

“只有一个办法：到莫斯科去搞武器。但是，只有办事果断、坚决而又有威信的人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办好这件事，谢廖加！你能去吗？”

“既然需要，我一定去！”基洛夫坚定地说。

“这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们到弗拉季高加索就给你挑选几个人，立即动身到莫斯科去，一刻也不能耽搁。”

四

基洛夫带着几个同志来到了莫斯科。那正是革命面临困难的时期。外国干涉者用炮火封锁了俄国。克拉斯诺夫、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等这些沙皇的将军们在顿河流域组织了白卫军。德国人侵占了整个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军不得不在许多战线上浴血奋战。

要在这样的时刻为一支尚未组成的部队弄到武器和弹药，是不可思议的。基洛夫把捷列克人民委员会的信件递交给政府，住在《都城》旅馆等待着消息。

傍晚时分，旅馆值班员送来了弗拉季高加索打来的电报。基洛夫看了电报，面色苍白。电报说，弗拉季高加索的哥萨克发动了叛乱，杀害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布阿奇泽。叛乱分子盘据在莫兹多克。电文末尾写道：“火速返回，电告行期。”

随行的同志们感到出了事，围拢过来。基洛夫把电报递给他们。大家默哀了一分钟。

“朋友们！”基洛夫情绪激动地说，“你们在旅馆里等着我。我到克里姆林宫去，看看能不能见到列宁同志。”

五

人民委员会的秘书看了基洛夫的电报和证明书，关切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忙。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正在他那里谈工作。不过，我替你报告一下。请在这里坐一会儿。”

秘书拿着电报和基洛夫的证明书走进办公室，不一会就走出来，说：“请进去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等着你哪。”

基洛夫走进办公室，还未来得及环顾一眼，列宁就从桌子旁站起身来，走到他的跟前并向他伸出手。

“你好，基洛夫同志！请认识一下，这是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他指着一个窄脸膛、戴夹鼻镜的人说。

“认识您，很高兴！”基洛夫握着斯维尔德洛夫向他伸过来的手说。

“请坐！请坐，基洛夫同志。”列宁指着椅子说，“你们高加索发生了什么事？谈谈吧。”

斯维尔德洛夫在基洛夫对面的皮椅子上坐下来。

基洛夫开始介绍在莫兹多克和皮亚季戈尔斯克举行的捷列克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

“这我知道。你们依靠山区贫民的政策是正确的。最近的事态有什么消息？”

“只收到一封电报……要大打一场。我知道国家现在很困难，但是没有武器我们保不住政权。”

列宁沉思了片刻，重复着基洛夫的话说，“是啊，没有武器就

保不住政权……要是有了武器，能保得住吗？”他眯起眼睛，自己回答说：“我相信，能保住！”他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张椅子旁停住脚步。

“听说你是记者。请你给《真理报》写一篇关于捷列克局势的文章，谈谈山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回击资产阶级的那些文人墨客们。可以吗？”

“我一定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好极了！关于武器……请你跟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去谈吧。他会尽力而为的。搞到武器、药品和钱，就立即返回高加索。祝你们成功！”他伸出手，表示送别。他把基洛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送到门口时，又说：“向我们高加索的同志们问候。”

六

基洛夫趁两个军列装货和编组的时间，写完了一篇题为《在捷列克河畔——评高加索局势》的文章，并把文稿亲自送到了《真理报》编辑部。

由于铁路拥塞，载着武器的军列行进缓慢。快到罗斯托夫的时候，基洛夫得知该市已被白卫军占领。这样，火车只好转向察里津^①开去。

察里津的红军正在准备同白卫军进行一场大战。一个军列连同所载武器留给了这里的红军部队，第二军列向阿斯特拉罕开去。基洛夫打算从那里穿过草原把武器运到高加索。

可是，阿斯特拉罕也很缺少武器。黑海—高加索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什利亚普尼科夫命令卸车……

留给高加索的只剩下一些轻机枪、步枪、几箱子弹、药品和

^① 即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译者

钱。基洛夫带领同志们赶着骆驼队，在荒漠的草原上走了很久，终于到达高加索，来到了自己的同志中间。

七

十月，在涅温诺梅斯卡亚镇举行了北高加索苏维埃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基洛夫和北高加索肃反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基·阿塔尔别科夫为出席俄罗斯联邦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决议请求苏维埃政府向北高加索提供武器、弹药和资金援助。

基洛夫、阿塔尔别科夫和列辛斯基不顾千辛万苦，再次到莫斯科去要武器。后来，布佳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莫斯科，他们组成了第二次押运高加索军用物资的护送队。军用列车载着五十辆卡车、大约一百辆摩托车，还有重机枪、大炮、步枪、炮弹、子弹和五百万卢布现钞，在严密的护送下向南方开去。基洛夫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几个护送人员，坐在一节有取暖设备的车厢里。守卫列车制动器和机车的机枪手几乎每到一站就轮换一次。军列曾遭到匪徒的袭击，护送队几次同他们交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时，机车因缺少木材而无法开动，护送队只好动手锯树木，劈木材，然后继续行进……

第十九章

一

人们因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性格而彼此接近。这也许言之有理。但基洛夫等四人却遭遇不同，性格各异。诚然，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自觉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并且都是年轻有为的革命者。不过，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并不一样。

遥远的旅途使他们成了休戚与共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心中燃烧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抱着一个共同的理想……

一九一九年一月，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这四个性格不同、但都怀着崇高理想的人坐到一个车厢里，踏上了充满危险的征途，决心献身于拯救革命的事业。

他们在烟雾腾腾、颠颠簸簸的车厢里大约渡过了两周，一路上热烈地讨论来自前线的消息，分析时局，谈论未来。在一起的时间愈长，他们就愈亲密，抵达阿斯特拉罕时，四人已成为互相信任的忠实朋友。他们决心去经受一切考验。

阿斯特拉罕急需车辆，军事运输指挥员命令卸车。夜间，护送队的四十个队员全部投入了这一工作，一直干到天亮。基洛夫在存放武器装备的仓库旁和停放卡车的平台上布置好保卫人员，才把其他疲惫不堪的同志送到军营，把他们安排在两间没有取暖设备的空房子里住下。

布佳金受基洛夫的委托，负责大家的生活问题。他弄到一些

劈柴，生着了炕炉。大家打来一些开水，把路上剩下的东西摊到桌子上，吃了早饭。

“同志们，大家收拾收拾，就在这里休息。”基洛夫说，“我到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去一趟。”

“我同你一起去！”列辛斯基从桌子旁站起来说，“这里到处都有敌人。我有一支毛瑟枪，总能顶用。”

“好，走吧！”基洛夫说。

他们走出营房。街上寒气砭骨，狂风呼啸，简直能把人吹倒。

“瞧这鬼天气！好厉害！”列辛斯基骂了一句，把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前额，并把海军呢子服的衣领竖起来挡风。“要是在草原上碰上这种天气，我们会冻死的。”

基洛夫也竖起大衣领子，放下风帽的耳朵，弯着腰向前走。

“是啊，天气真糟糕。道路可能会被埋住，”基洛夫用手挡着脸部，望着扑朔迷离的雪幕说：“你看，奥斯卡尔，前面好象是一个报亭。买张报纸看看好吗？”

“好！”列辛斯基高兴地说，向报亭跑去。他把几份莫斯科出版的过期报纸全买了，还买到了阿斯特拉罕新出的报纸。他对走到他跟前的基洛夫说：“瞧！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战局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是不会马上接见我们的。”

“我知道。去年我找过他，”基洛夫皱起眉头，用手捏住领口，把脸护住，默默地向内城走去。列辛斯基弯着腰同他并排走着……

值班员仔细审查了基洛夫的证件，抬起眼睛对他说：“请稍等一下。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正在开会。”

他们等了很久。当三个军人从办公室里出来之后，值班员才

进去报告。他很快就出来了。

“请再等一会儿。什利亚普尼科夫同志在打电话。”

列辛斯基以询问的目光看了一下基洛夫，但基洛夫好象没有在意，继续看报纸。

大约过了十分钟，值班员桌子上的电铃响了。他应声站起，进到办公室里。

“叫他们来！”室内传来一个沉闷的声音。

值班员敞开办公室的门说：“基洛夫同志，请你进来。”

列辛斯基刚要站起来，又坐了下去，愤怒地把报纸弄得哗啦哗啦响……

什利亚普尼科夫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他身穿保护色弗列奇式上衣，剃光头，站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面，抽着烟卷。

“怎么，又来找我们了？”他问道，没有理睬基洛夫在向他打招呼，懒洋洋地指了指桌旁的椅子。

“嗯，什利亚普尼科夫同志。又给第十一集团军运来了武器、装备和钱……”

“多少钱？”什利亚普尼科夫打断他的话问。

“五百万！”

“噢，好。还有什么？”

基洛夫从衣袋里掏出装备清单的抄本，递给什利亚普尼科夫。

“五十辆卡车……机枪……大炮……炮弹……哦，你坐下，坐下！”什利亚普尼科夫说着坐到椅子上，“这很好。武器弹药的状况惨透了。”

“我们能运过去吗？弗拉季高加索和格罗兹尼能挺得住吗？”

“我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情报断断续续，很不及时。我们知道十一集团军缺乏军用物资，发生了伤寒病，只好退却……”

“既然是这样，我们必须立即启程。”

“十一集团军是会得到增援的。你们先休息一下，需要什么帮助，你打个报告。”

“需要司机和护送人员。”

“嗯。我们考虑考虑……”

什利亚普尼科夫站起身来，表示谈话就此结束。

基洛夫快快不乐地走出办公室。他向列辛斯基点点头，两人没有向值班员告别，穿过接待室来到走廊上。

走廊又宽又大，空无一人。基洛夫走近结满冰凌的窗户，坐到窗台上。

“怎么样？”列辛斯基靠着坐下，问道。

“十一集团军的处境一定很糟，”基洛夫叹了口气，“什利亚普尼科夫不愿同我详谈。看起来他很不安，他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他在撒谎，耍滑头。他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他要我们等着。”

“在这个海边等什么？暴风雪会越来越大，到那时我们就别想离开这里了。”

“是啊。在这里耽搁简直是罪过。报纸上有什么消息？”

“都是一些旧消息。从这些消息来看，邓尼金的主力对十一集团军发动了进攻。双方正为争夺格罗兹尼和基兹利亚尔激战。”

“弗拉季高加索呢？皮亚季戈尔斯克呢？”

“不知道……也许还在坚持。”

“情况很严重。如果正在争夺基兹利亚尔，那就是说白匪正在向黑海方向逼近……是哪个部队参加基兹利亚尔争夺战？”

“报上说是科丘别伊骑兵旅正在掩护十一集团军撤退。”

“这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骑兵！我在高加索时就听说过。”

“谁不知道科丘别伊旅！”列辛斯基钦佩地说，“可这仅仅是一个旅！他们能顶住邓尼金的精锐部队吗？”

“显然还有其他部队参加战斗。十一集团军里不是还有传奇式的塔曼师嘛！”

“是啊……可是报纸没有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米罗内奇，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把情况弄清楚。最好能见到方面军司令……”

“奥斯卡尔，这么办吧：咱们到省委去一趟。那里一定了解真相。我上次到这里时就认识了省委的科列斯尼科娃主席。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同志，曾当过巴库公社的教育委员，很侥幸，没有被枪杀。”

“走吧！”列辛斯基表示同意。

二

宽大的接待室里坐着七、八个人。看来他们都是因为公事被召到这里来的。基洛夫向秘书说明了自己和列辛斯基的身份和来意，秘书就立即走进了办公室。随即，一个身穿大口袋弗列奇式上衣、披着白色毡斗篷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色涨得通红，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还没有来得及扣上口的皮包。

基洛夫和列辛斯基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个瘦瘦的、大眼睛的女人从一张大桌子后面站起身向他们走来。她的浅褐色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保护色便服，脚上穿一双黑色皮靴。

“你们好，同志们！”她声音响亮，但稍稍有点嘶哑。她亲切地，就象对老熟人那样向基洛夫问好，并紧紧地，就象男人那样，同列辛斯基握手。

“他是我的副手！”基洛夫向她介绍列辛斯基。

“很高兴和您认识。请坐，同志们！”

基洛夫和列辛斯基坐到笨大的皮椅子上，感到又亲切，又温暖。

“怎么，基洛夫同志，又运武器到我们这儿来了？”

“是的，科列斯尼科娃同志。给十一集团军运来了武器、装备、军衣和钱。”

“见过什利亚普尼科夫了吗？”科列斯尼科娃用严峻的大眼睛看了他们一下，问道。

“见过了……”

“他给你们做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她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使客人们直率地、开诚布公地同她谈话。

“他叫我们等着……说他还没有得到关于十一集团军的情报。”

“他这是撒谎！”科列斯尼科娃断然地说。她站起来，在墙边来回走了一趟，然后，靠近桌子，两手支着桌面，说：“他收到了奥尔忠尼启则拍给列宁的电报，但他却瞒着省委。”

“电报上怎么说？”基洛夫焦急地问，“难道垮了？”

“差不多……这是抄件，请念一念。”

基洛夫接过抄件，生硬地念道：“第十一集团军已不复存在。它彻底崩溃了……”

“什么？这不可能！”列辛斯基跳起来喊道，“我不相信。这会不会是个阴谋？”

“沉住气，奥斯卡尔，等我读完，”基洛夫阻止他，冲着一只凳子点点头，示意叫他坐下。列辛斯基坐下来，把两只手扣在一起。

“它彻底崩溃了。”基洛夫提高声音重念了一遍，他的声音有点颤抖，“敌人正在长驱直入地占领城市和村镇。夜里我们已考虑到从捷列克省撤退到阿斯特拉罕的问题。”

“我不相信！”列辛斯基又忍不住喊道。

“别急，奥斯卡尔。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奥尔忠尼启则拍的电报。”基洛夫也几乎喊起来。他接着念下去：“……没有炮弹，没有子弹，没有钱……我们打了六个月的仗，出五个卢布才能买到一颗子弹……”

“我们运来了子弹，还有五百万卢布的钱，”列辛斯基插进来说，“可是现在却把我们扣在阿斯特拉罕。”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必须立即出发！”基洛夫肯定地说。

“基洛夫同志，请把电报念完。”科列斯尼科娃平静地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向您报告上述情况的同时，请您相信，我们大家宁肯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牺牲，也决不会以逃跑玷污我们党的荣誉……”

“你们看！”列辛斯基几乎喊起来，“十一集团军既然有奥尔忠尼启则这样的人，那就是说它还存在，它还在行动，我们就应该去救援。”

“我同意你的意见，列辛斯基同志。但你还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科列斯尼科娃说，“十一集团军缺少炮弹和子弹，而且还有另一个可怕的灾祸：战士们患伤寒病。我们昨天得知，军长费季科也患了伤寒病……此外，红军战士们缺少衣服和鞋子……在去救援退却的十一集团军之前，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们能够向他们提供哪些帮助。”

“除了武器，我们还运来了军装、药品和钱！”列辛斯基急躁地说。

“还有卡车，”基洛夫补充说，“五十辆卡车！部分卡车可以采取保暖措施，用来接运伤员。我们可以使身体健康的战士穿上短皮大衣和毡靴，把他们很好地武装起来，组织他们去有力地阻击敌人。但是，我们缺少司机，汽油也不够用的。还需要护卫人员。

什利亚普尼科夫答应予以考虑，但我们不相信他会……”

“司机、汽油和护卫人员的问题，我们帮你们解决。帮你们改装卡车。我把人派到你们那里去做这件事。至于什利亚普尼科夫，那要另当别论了……”

“这位什利亚普尼科夫是从哪里来的？”列辛斯基愤愤地说。

“他是托洛茨基派来的。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作过高官。当过劳动人民委员。”

“让我想想……他叫别列宁？”列辛斯基插问道。

“好象是。他有两个姓……”

“我在法国时见过他。真的是他？那时他在列宁身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交给他不少工作……可是在这里他却成了达官贵人了，甚至都不屑于见我一面……”

“关于什利亚普尼科夫—别列宁的事，我们是要认真地谈一谈。但现在，你们累了，长途颠簸，一夜没睡。去休息吧，明天早晨到省委来。我等你们。”

“谢谢！我们一定来！”基洛夫站起来说，“确切地说，是今天就来。”

三

基洛夫和列辛斯基走出省委。大雪已经停了，但风势未减，依然寒气刺骨。

街上跑着出租马车，有行人来往，孩子们奔出学校，匆匆回家。看得出，阿斯特拉罕市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还平静，觉察不出这是一个临近前线的城市并且不久将会在这里进行一场激战……

他们回到军营，拉开房间的门，一下子愣住了：押运队的同志们就在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睡着了。布佳金躺在屋角靠炕炉的

地方。他平躺在一个压得变硬了的褥垫上，枕着匕首和帽子。阿塔尔别科夫紧靠着他沉睡着，鼾声如雷，身上盖着一件短皮袄，皮袄下沿露出两只穿着皮靴的脚。

“哎，第二批军用物资押运队队长同志，我们怎么办？”列辛斯基逗趣地问。

“看！”基洛夫朝着放在角落地面上的两个垫子点点头说，“同志们早就为我们想到了。我们先睡一会儿，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第二十章

一

押运队用了十天时间作好了救援第十一集团军的准备工作。约有二十辆卡车改装成了保暖的篷车，以使用来接运伤员和伤寒病号。

车队从冰上安全地驶过伏尔加河，在福尔波斯特镇作短暂停留，卸下了在阿斯特拉罕紧急凑集起来的野战医院设备。押运队打算把野战医院设在后撤部队的沿途。

基洛夫利用停留的时间，同布佳金、列辛斯基和阿塔尔别科夫一起察看了车队。首车、尾车和中间的几辆车都装备了防卫武器；在靠近驾驶室的箱子上架起了重机枪，拖车后拖着大炮。

车队从福尔波斯特镇出发，沿着海滨的基兹利亚尔古老大道迤迤而行。基洛夫和运输队的许多同志都很熟悉这条道路。去年

夏天，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赶着骆驼队给在山区作战的红军和游击队运送武器的。

现在，草原变成了一片冰雪覆盖的荒漠。举目四望，不见村庄，不见树木，也没有一条小河，眼前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无边无际的旷野和雪中一条依稀可见的道路。

不管走多远，都是冰雪的世界。雪中露出的羽茅草的花絮和飞簾的带刺枝条在寒风中孤零零地抖动着……

远处终于出现了一处村落的影子。

“那是米哈伊洛夫卡！”坐在首车里的布佳金判断说。

“好象是。”司机以表示同意的口吻说。

当车队来到近处时，布佳金命令司机停车。接着，整个车队都停下来了。布佳金跳下车，向第三辆车走去。基洛夫就在这辆车上，钱也在这辆车上。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前面好象是米哈伊洛夫卡。大家一起进村，还是先派人侦察一下？万一那里有白匪呢？”

“这里是大后方，哪里会有白匪？”

“我们是在草原上……以防万一……”

“你车上有几个人？”

“十五个，有两挺机枪。”

“你们去侦察一下吧。如果没有情况，就打绿色信号弹。”

“是！”布佳金行了个举手礼。他的车向前开去，很快就消失在村庄里。

剩下的车辆原地待命。红军战士纷纷跳下车来，在雪地上相互推挤、碰撞或作跳背游戏，以便暖和暖和身子。

村子上空升起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上车！”一声令下，大家各自上车。车队又向前开动了。

在米哈伊洛夫卡，布佳金报告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第十一集

团军退下来的第一批战士，几乎都是伤员或者被冻坏了的同志。是卫生员用马把他们驮来的，现在还没有安顿好。他们说，第十一集团军正在乱哄哄地退下来。车辆装满了伤寒病号……”

“我们赶快去接他们！”基洛夫命令道。于是，车队沿着风雪弥漫、坎坷不平的道路继续前进。

暮色降临了，右方的草原上出现了一团黑糊糊的、蠕蠕而动的东西。车队停下了。布佳金、列辛斯基和阿塔尔别科夫走到基洛夫的车前。

“一大群，到底是人还是牲畜，搞不清……”

“是不是哥萨克村民在赶牛？”

“也可能是从白匪手里救出的羊群。”

“不，同志们，这是人！”阿塔尔别科夫肯定地说，“是部队。只是难于断定是我们的部队还是邓尼金的部队。”

基洛夫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是，是人。有步行的，有骑马的，中间是车辆……一定是我们的人。”

“谢尔盖，让我看看！”列辛斯基接过望远镜。

“是我们的人。正从草原上向这边走来。可能是从斯塔夫罗波尔或者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来的。最好派辆卡车去迎一下。”

“卡车从荒地上过不去，会陷进雪堆里。”

“看，骑马的过来了！”布佳金说着把望远镜递给基洛夫。

“对。我们等等再说……布佳金同志，你命令机枪手作好战斗准备，以防万一。”

“是！”布佳金说罢，就去执行命令。

一群骑兵越来越近，大家看见了随风飘扬的红旗。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乌拉！”整个车队欢呼起来。

一个骑者飞马来到首车跟前。他头戴山民羊皮高帽，身被高

加索毡斗篷，是一个黑脸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发现基洛夫、布佳金和列辛斯基帽子上的红星，便高兴地向自己的人喊道：“嗨，他们是委员！”他跳下马来，向前跨了几步，行了个军礼，说：“你们好，弟兄们，同志们！”

“您好，同志！”基洛夫很有礼貌地说，紧紧地同这个勇士握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我们是第十一集团军的，到阿斯特拉罕去。第十一集团军完了。”他说罢，摘下了帽子。

基洛夫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摘下了帽子。大家就象默哀那样站了几秒钟，然后默不作声地、懊恼地把帽子戴上。

“您是……”基洛夫问。

“联合战斗队队长——皮利普丘克。当过营长。党员。”

“战斗队是什么人组成的？”

“什么人都有……有塔曼师的人，有高加索人，有科丘别伊的部下，还有哥萨克村民……”

“人多吗？”

“您站到高处看吧，委员。整整一支部队！可是没有人能打仗了。用什么打？大家眼看着就要倒下了，子弹几乎用光了。车上都是伤寒病号和伤员……”

“你们从哪儿来？”

“我们原来在高加索作战，现在是从莫兹多克和斯塔夫罗波尔来。到了草原，有两个战斗队，还有退却部队的辎重，同我们合在一起了……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儿来？”

“我们是从莫斯科来的押运队。现在是从阿斯特拉罕来，去接应第十一集团军。我们运来了武器、军装、食物和药品。”

“嗨，东西真不少！我们快要饿死了，几乎把全部马匹都吃掉了……这里离阿斯特拉罕还远吗？”

“不远了。前面是米哈伊洛夫卡，你们先在那儿休息一下……基兹利亚尔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委员同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在那里作战的是科丘别伊旅。别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奥斯卡尔！”基洛夫对列辛斯基说，“给你十辆医疗车。还有，你带上一辆运军服的车和有机枪护卫的车，再带上食品和两套炊具，同皮利普丘克同志一起去接应部队，把战士们安置到米哈伊洛夫卡，把重伤员和病号送到阿斯特拉罕；让能够作战的人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由皮利普丘克同志指挥，作好准备。送走伤员和病号之后，你就同护卫人员和车辆一起来追赶大队。我们要到基兹利亚尔去。”

“是！”列辛斯基行了举手礼，然后向布佳金点头示意，就同他一起挑选车辆和人员去了。

皮利普丘克对自己的人喊道：“上马，同志们，接咱们的部队去。要告诉他们，阿斯特拉罕就要到了，越过一个土岗就能住上暖和房子，喝上热乎乎的菜汤，那里还有医生……”

过了一会儿，布佳金回来了。他向基洛夫报告说，他已完成了任务。

基洛夫望了一眼越来越近的人流，转身对皮利普丘克说：“皮利普丘克同志，你来迎接你的部队吧。列辛斯基同志帮你为战士们安排住处。去住富人的房子，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是有人捣乱，就用枪来对付他。我真想留下来照顾你们，可是我必须随大队继续前进。”

“谢谢，委员同志！多谢你们关照！请问，您姓什么？”

“基洛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握着皮利普丘克的手说，“我们会认识的。我想，我们是会有机会一起作战的……”

车队又开始前进了。一条漫长、艰难、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

伸延到无边无际的雪野。看不见村落，人迹杳然，甚至连一只野兽也没有。草原上一片寂静，只听到汽车发出的单调的隆隆声。周围静得令人不安，令人害怕……

基洛夫坐在司机身旁。这个司机是在莫斯科动员来的。基洛夫想同他说说话，可是他不吭声，或者只是简短地回答基洛夫的问话。他显然是在想家，惦记着家里忍饥挨饿的孩子。是啊，当一个人身处异乡、前途未卜时，还有什么心思聊天呢？

天快黑了，车辆更难行驶。但基洛夫下令不准开车灯，以免被敌人发现。昏暗中的草原越发使人感到可怕。敌人随时都可能从凹地和土岗后面突然袭击车队。红军战士警惕地守在机枪跟前。

汽车慢慢爬上一个土岗。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灯光闪闪、令人向往的村镇。车队停下来。

侦察员乘坐一辆架有机枪的三轮摩托车向镇上驶去。冻得瑟瑟发抖的红军战士和医务人员焦急地等待着侦察员发出绿色信号。可是，他们去了很久，却没有任何动静。

忽然，黑暗中传来了马达声，人们看见车灯闪烁了一下。摩托车终于回来了。侦察员报告说，镇上没有白面。于是，车队开始下坡。大家高兴起来，因为可以暖暖和和地过上一夜了。

二

拂晓，大家吃了一顿热汤和面条，离开了这个小镇。谁也没有记住这个小镇的卡尔梅克语名字。车队带着两套行军灶。

- 四处静悄悄的，没有一丝风。微微的寒意使人感到爽快。后面的红军战士甚至唱起歌来。

中午，天气转暖，飘起鹅毛大雪。起初雪花稀疏、松软，后来越下越密，天空就象一只巨大的筛子筛下了大片大片的粘性雪絮。十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因此只好打开车灯，并把汽车之间

的距离拉大，以免相撞。

车队就这样大约前进了一个半钟头。有几次迷失了方向，后来又找到了路，继续前进。布佳金提议休息一下，等雪停了再走。可是基洛夫记得前面有一个大村子，命令继续赶路。

雪越下越大，看不出要停的样子。忽然首车停住了，接着第二辆、第三辆也刹了车，整个车队都停下来了。

基洛夫推开车门，在隆隆的马达声中听到一阵阵密集的喊叫，就象一个师的部队正在杀声震天地冲锋陷阵。

“关掉车灯！”他朝着跑过来的布佳金喊道，“准备战斗！”命令传达到整个车队，所有车灯都熄灭了。

喊声越来越大，但是听不到枪声。

“这是怎么回事，没有枪响？”基洛夫问。

“这就是说，是自己人。”布佳金笑着说，“我去迎一下。”

“带几个人一起去。带上信号枪。如果是敌人，就打信号。”

“是！”

布佳金带着一排扛着轻机枪的红军战士，消失在雪幕中。

这时，巨大的人群发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就象一阵阵闷雷滚过草原。

基洛夫明白了，更确切地说，他的心感觉到，这不是进攻者的狂吼，而是人们身处绝境时发出的寻找希望的呼号。这是饥寒交迫、筋疲力尽的第十一集团军战士在呼救！

“不准开枪！”他通过传令兵下达了命令，并对向他走来的阿塔尔别科夫说，“格奥尔基，你去吩咐一下，准备做饭，点起篝火，让他们暖和暖和。”

“是不是需要派机枪手拦截一下，以防万一？”

“在哪里拦截？什么都看不见，会伤了自己人。赶快去准备吃的，生火取暖。这是最紧急的任务。”

三

过了一会儿，一群身穿军大衣、饥饿的、疲惫不堪的人就把车队团团围住了。少数人背着步枪，大部分人没有武器。他们因饥饿而面部浮肿。

布佳金带着卫兵走过来。

“情况弄清了吗？有白匪跟踪追击吗？”基洛夫问。

“他们说没有。只有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在草原上窜来窜去。”

“车辆多吗？”

“谁也说不清……”

这时，阿塔尔别科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火生好了，正在热饭。点着了三堆篝火。”

“太少了。没有劈柴吗？”

“有两车劈柴。我怕暴露目标。”

“不是说没有白匪跟踪嘛。要点起几十堆大火。发面包，发罐头，你去维持一下秩序，叫大家排队领取。要把热饭发给伤病员。”

“是！”阿塔尔别科夫行了礼，向车队末尾跑去。

不一会儿，在茫茫的草原上，在离卡车稍远一点的踩实了的雪地上，点起了一堆堆篝火。冻僵了的红军战士们向火堆奔去，有的吃力地走过去，甚至爬过去。锅里化着雪，然后把雪水煮沸饮用。人们紧紧地围着火堆取暖。

基洛夫、布佳金和一些卫兵迎着缓缓而来的人流走过去。他们看到，红军战士全身都是霜雪，吃力地迈着步子，仿佛是一群白色的幽灵，散乱地走过来。

几个零散的、三五成群的小队过去之后，基洛夫和布佳金忽然看见，五个全身是雪的红军战士排成横列，深深地弯着腰，艰

难地向他们走过来。

基洛夫仔细看了看，说：“他们好象拉着一个雪橇！”

雪橇里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件皮袄，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同志们，你们拉的是谁？”基洛夫问。

“首长！”走在边上的一个战士痛苦地回答说。

他们没有停住脚步，拉着雪橇向火堆走去。跟在后面的是步兵。接着是车队：雪橇、火车和马车都拉着伤病员。间或有些步行的人和骑兵。人流似乎没有尽头。

基洛夫和布佳金在路旁站了大约五分钟，看到暴风雪中这些精疲力竭的人们就象黑夜里的飞蛾那样拼命地扑向火堆。他们回到车队时，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队，阿塔尔别科夫小组的人正在发面包和罐头。

暴风雪渐渐平静下来，好象是怜悯这些受难者似的。不一会儿，雪完全停了。基洛夫拿着望远镜同布佳金登上一辆卡车，想看看远处的情况。人流时断时续，一直伸延到土丘那边……

“要把伤寒病号隔离开来，给他们穿暖和一些。现在就开始把他们送到阿斯特拉罕去。尤里，在列辛斯基回来之前，你先帮阿塔尔别科夫一下。但你不要离开这里，这里还需要你。”

布佳金行了礼，离开基洛夫去执行命令。

基洛夫叫了押运队的几个人来帮忙，想在人流中找到指挥员，以便把能够行动的人分成小队，发给他们子弹和防寒军装。他一直担心会遭到白匪的突然袭击。

四

大胡子阿塔尔别科夫是一个严肃的人，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他的卫生小组把伤寒病号抬进篷车，安置在铺

着软垫子的铺板上，盖上皮袄。给他们喝热汤，然后把他们送到阿斯特拉罕。

伤员是用画着红十字标记的篷车运送的。但篷车很少，于是，基洛夫命令拨出几辆卡车，卸下子弹和军装，用来运送伤员。正在把伤员抬上卡车时，列辛斯基的小组从阿斯特拉罕赶回来了。

“奥斯卡尔，你来得正是时候！”基洛夫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你看，这里有多少人啊！”

“是啊。我来接伤病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只是阿斯特拉罕还没有作好接待准备工作。我们勉强安排皮利普丘克的人住下了。什利亚普尼科夫什么也不肯干。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你必须马上到阿斯特拉罕去，尽快同莫斯科，同列宁取得联系。”

“奥斯卡尔，现在救人要紧。你去把阿塔尔别科夫卫生小组接过来，组织一下，先把伤病员送到福尔波斯特。那里有个军医院。”

五

基洛夫和布佳金在卡尔梅克草原上又度过了几天。他们在村镇里把后撤的第十一集团军余部分别送进医院和饮食站，找好了住处和洗澡堂，建立了武装保卫小队。然后，他们带着机枪手和装在箱子中的五百万卢布，乘坐最后一辆卡车向阿斯特拉罕开去。

月光映照着白雪，夜色明亮。他们没有开车灯，担心会碰上出没于草原上的哥萨克骑兵侦察班和富农匪帮。拂晓，他们越过福尔波斯特，在伏尔加河右岸停下来。

近几天天气变暖，已经开始解冻。这对河上的冰情发生了影响，有几处已经出现了冰窟窿，从冰上过河是危险的。由于刚刚

下过雪，冰上的道路也变得很难辨认了。

司机打开车灯，把汽车开到冰上，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一名战士手持一根长长的杆子在车前探路。他一边走一边试探，指出车道在什么地方。

汽车前进了大约半俄里，通过了河中心最危险的冰面。那个探路的战士已经登上了对岸。

司机想快点开过去，加大了油门。汽车开到离对岸还有四十米的地方，突然“咔嚓”一声，前轮陷进水里。

“快跳车！”司机大喊一声，跳到车外。基洛夫推开车门，也跳了出来。接着，几个战士也从正在下沉的卡车车厢内跳下来。

“同志们，汽车只有前轮陷下去了，”基洛夫说，“能不能想办法救出来？”

这时，“噗通”一声巨响，车下的冰面裂开了，塌陷了，车头扎入水中，随即整个汽车沉到河底，五百万卢布也被淹没了……

第二十一章

一

基洛夫吩咐布佳金和机枪手留在冰窟旁边看守。他走到对岸，和那个用杆子探路的战士向城里奔去。来到内城，基洛夫敲开省委守夜人的房门，请他找来了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把他领到电话机旁。

天刚蒙蒙亮，城市还在睡梦中。但基洛夫因五百万卢布沉到

河里而心急如焚，他不得不立刻往科列斯尼科娃家里打电话。

科列斯尼科娃听了基洛夫说明发生的事情，镇静地说：“我马上就来。我们想办法找到潜水员。那么大的卡车不是一根针，会找到的，会捞上来的……”

基洛夫心里安定了一些，叫同来的那位战士马上去把阿塔尔别科夫和列辛斯基找来。

阿塔尔别科夫和列辛斯基一听基洛夫乘坐的汽车沉到了河里，立刻意识到事关重大，便迅速赶到省委。这时，科列斯尼科娃还未来到。

基洛夫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连大衣也没有脱，焦躁地摆弄着大衣上的皮带。他面色苍白，冻僵的双腿微微颤抖。

“怎么样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找到潜水员了吗？”阿塔尔别科夫一边打招呼，一边问。

“科列斯尼科娃答应给找。”基洛夫忧虑地回答说。

“要是找不到潜水员，就请他们给搞一身潜水服，我下去摸。”阿塔尔别科夫着急地说，“我们一定要把汽车和箱子找到，千万不能叫别人弄去。”

“布佳金留在出事地点了。”

“很好，这很重要。但是，水流也可能把汽车冲走，尤其是车轮子悬空，更容易冲走。汽车在水中就轻多了。”

这时，科列斯尼科娃披着奥伦堡毛围巾开门进来。她同大家一一握手，请基洛夫和他的同伴们走进办公室，然后把门紧紧关上。当大家坐下之后，她关切地问：“钱全部沉到河里了？”

“嗯，五百万卢布。”

科列斯尼科娃没有再问什么，就开始打电话。不知她在同谁通话，只听到她在请求或要求对方设法找到潜水员。她说，如果潜水员还在睡觉，就叫醒他们，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立即送

到省委。

基洛夫听着她在电话上的谈话，心里十分钦佩她那种办事利落、坚定、善于说服人的本领。

“那么，这就是说您能够找到？我可以放心？什么？怎么打电话？不、不，您亲自去找，并且把他们和必要的器具直接送到省委来。是的，马上。莫斯科的几个同志正在这里等着呢。”

她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才放下话筒，焦急的脸上露出高兴的微笑。她说：“同志们，看来我们很走运；潜水员很快就会来。”

“谢谢您，科列斯尼科娃同志。”基洛夫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您很会做人的工作。”

“遗憾的是，这并非对所有的人都能奏效。你们的同志陆续把伤员送来，可是我们这里连一个军医院也没有。我费尽口舌，请求也好，一再要求也好，人家就是不帮忙。只好关闭了两个学校，挨家挨户地去求人，才凑集了一些床铺、小柜子和被褥。”

“我认为第十一集团军的瓦解是什利亚普尼科夫造成的。他一次也没上过前线。”基洛夫气愤地说，“这一点，要向列宁同志报告。”

这时，从接待室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接着，一个身穿海军服、留着小胡子的人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他的上衣钮扣闪闪发亮。

“可以进来吗，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

“请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来者走进办公室，行了军礼，郑重地报告说，潜水员已带着一切器具来到省委，正在过厅里待命。

“谢谢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列斯尼科娃说，并介绍他同“莫斯科人”认识。

“同志们，现在就到伏尔加河上去吧。等你们把汽车和钱捞上

来，咱们再谈。祝你们成功。”

二

基洛夫、阿塔尔别科夫和潜水员走出省委时天已大亮。他们乘车赶到伏尔加河，在冰窟旁边搭起帐篷，并在冰上点起了篝火。

基洛夫仔细地观察着潜水员安装潜水器具，穿潜水服，安放下水用的梯子、呼吸软管和绳索……

潜水员是一个黑眉毛的年轻男子。他一潜入水中，基洛夫就走到冰窟边上察看动静。他看到，绳索和软管象蛇一样沿着冰口爬进水中，但是突然停止不动了。“到河底了。”基洛夫心里想。可是软管和绳索又爬动了。“在河里走动了，在寻找……有什么好找的呢？汽车又不是一个小玩具……”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绳索抽动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战士喊道，“马上就要弄上来了！”

工人们开始小心地往上拉绳索和软管。几分钟后，一个很大的圆形潜水帽露出水面。厚厚的玻璃罩里闪现出潜水员瘦削的面孔。工人拧下螺丝，摘下了潜水员的帽子。

“哎，谢苗，找到了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没有，没找到……”潜水员低沉地回答说，“这里根本没有汽车，一定是被水冲走了。”

“这怎么可能？”基洛夫愕然地问，“汽车足有二百多普特重。”

“不知道，反正这里没有！”潜水员说，“附近我都找遍了……”

三

天黑以前，打捞人员在汽车沉没的伏尔加河下游又开了一个“天窗”。他们用木板搭了个斜槽子，用钩竿掏出冰块，放下去两

个潜水员。潜水员在周围几米的地方仔细搜索，但他们既没有找到卡车，也没有发现装钱的箱子。

傍晚，基洛夫在河上布置好岗哨，就同他的朋友们来到营房。他吃了点东西，喝了茶，躺下来休息，打算晚上去见科列斯尼科娃。可是，他实在太累，一躺到垫子上，就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继续设法寻找卡车和钱。基洛夫从押运队里叫来了人，坚持再打几个冰洞。他让布佳金关照打洞的工作，派阿塔尔别科夫到营房去照料病倒的列辛斯基。他决定亲自到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里去找什利亚普尼科夫，谈谈他在基兹利亚尔大道上目睹的一切，请求、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去救援第十一集团军余部。他向内城走去，琢磨着即将开始的谈话，回忆着以前同什利亚普尼科夫会见的情景。他想：“看来这次谈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听了我的讲述的一切是要大发雷霆的。他在这里是官老爷，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领导工作。不行，不能去找他，要刻不容缓地向莫斯科拍电报，向列宁报告。是的，向列宁……可是，列宁也不会相信我。他早在国外就认识了什利亚普尼科夫，而我却刚刚来到阿斯特拉罕……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写的东西不符合实际情况。怎么办呢？”

基洛夫在一座小木房门前的长凳上坐下来。三个身穿便大衣、头戴卷毛羊皮帽的人踏着人行道上的冰凌从他身旁走过去，侧目看了他一眼。

基洛夫没有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只注意到他们那种特殊的派头。他想：“军官。一定是化了装的军官。他们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准备搞暗算？发动叛乱？而什利亚普尼科夫却满不在乎，麻痹大意……我要立即给莫斯科打电报。最好打给中央委员会。我要把所见到的一切全部写上。要求把我派到高加索，什么地方都行，到白面后方去搞地下工作。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一

定能把大家组织起来……”

基洛夫来到邮局。他取出记事本，坐到一个角落里动笔写电文。他简单地、但生动地写下了押运队见到十一集团军后撤部队的情况，叙述了为拯救伤病员所采取的措施。末尾，他写道：“鉴于该军余部已失去战斗力，我将武器、弹药和其他一切随运物资移交给阿斯特拉罕驻防军，并请求派我到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最后，我要声明，我认为什利亚普尼科夫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是十一集团军溃败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他继续留在阿斯特拉罕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

他重读了一遍写好的电文，把几页纸粘在一起，站起来去找邮电局局长。局长是一个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的瘦老头子。基洛夫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找我有何贵干？”局长问。

“这封电报需要紧急发到莫斯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是。一定照办。”局长看了电文，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会儿就送来了收据。

基洛夫告辞，走出邮电局。那位局长又看了一遍电文，面色苍白。他的手哆嗦着拿起电话话筒，要总机给他接特工部。

“你是谁？”一个患了伤风的人的声音问。

“邮电局。我找西瓦科夫同志。”

“等一下……”

接着，局长听到了西瓦科夫低沉的声音：“喂……”

“我是邮电局局长。您下达过命令，不经您过问……现在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我不知该怎么办……”

“我马上来。”西瓦科夫说罢，挂了电话。

西瓦科夫身穿军大衣，帽子上戴着五星。他一进门，就用刺人的目光盯了邮电局长一眼，毫不客气地坐到桌旁，冷峻地问：

“出了什么事？”

“西瓦科夫同志，这里有封电报，涉及到什利亚普尼科夫本人。”

“拿来我看。”

局长感到脊背上掠过一阵凉气，恭恭敬敬地把电报递了过去。

西瓦科夫看后，紧紧蹙起低垂的双眉，说：“你们这里有人看过吗？”

“没有，只有我……”

“你也要把它忘掉！懂吗？”

“嗯，我明白……可是，我给了他收据……您是否可以给我留下一份抄件？”

“我说过了，不准再提此事！”西瓦科夫把电文塞进口袋里，站起来要走，“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就马上打电话！再见！”他行了个军礼，扬长而去。

四

基洛夫以为电报会即刻发出，在邮电局办完手续之后，没有去找什利亚普尼科夫，径直来到伏尔加河上。五百万卢布下落不明使他仍然感到不安。

押运队的一些同志和潜水小组还在冰上干着。他们在下游又打开了一个洞。

布佳金看见基洛夫从岸上下来，就披着毡斗篷向他奔去。他向基洛夫报告说，还没有找到卡车和箱子。

“难道这里水流就那么急，连卡车都能冲走？”

“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除了我们自己，不可能有人把卡车和钱弄出来据为己有。”

“问题就在这里……”

这时，河对岸传来说话声和喊声。两人转身望着高高的右岸，看见一些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从岸上下来，滑到冰上。

“看见了吗？”基洛夫指着对岸说，“还有十一集团军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去帮助他们，而我们却在这里玩水……”

“我们的任务是运送武器和弹药。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布佳金皱着眉头说，“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除了良心，我们还有眼睛！而眼睛看到了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感到痛苦！我忍不住！我向莫斯科发了电报，把所见所闻统统说了一遍，要求撤掉什利亚普尼科夫，因为他是这场悲剧的祸首。”

“你做得对，我完全赞成。”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汽车开到对岸去接病号和冻伤的同志？”

“这很危险。已经开始解冻，冰很脆了。”

“试一试，怎么样？”

“阿塔尔别科夫还没回来。看来，列辛斯基病得很厉害。”

“我去一趟。你没有冻坏吧？”

“能坚持到晚上。”

“那好。我去找什利亚普尼科夫。你看，又来了多少人哪！要给他们安排地方住下……”基洛夫挥了挥手，向市内大步走去。

五

他来到河岸街，正碰上阿塔尔别科夫。

“怎么样，格奥尔基？奥斯卡尔的病怎么样？”

“糟糕，谢尔盖·米罗内奇。大夫说可能是伤寒。大夫给他看病时，他昏迷了，直说糊话……我们让他住院了。”

“伤寒病院？”基洛夫关切地问。

“市立医院……暂时单独住在主治大夫的诊室里。到处都住满了……”

“唉……”基洛夫叹了口气，示意阿塔尔别科夫看看人流，“有步行的，有骑马的，还有的拉着自己的同志……我们把篷车开过去，怎么样？”

“可以试一试。”阿塔尔别科夫沉吟地说。

“唉，奥斯卡尔病的真不是时候……格奥尔基，你把这个工作担起来吧。”

“好吧。”阿塔尔别科夫蹙着眉头说，“可是，只好把我们的医务人员和卫兵也带去。”

“那没问题。带一部分保暖军装、食物、炊具和药品。必需的东西都可以带去。”

中午，阳光照得暖烘烘的，象春天一样。在伏尔加河岸露出黑色泥土的道路上一辆一辆的篷车排成了长队。首车和尾车上架着机枪，每辆车都带着一套行军灶。

基洛夫和阿塔尔别科夫从第一辆车中跳下来，走到伏尔加河冰面的道路上。这条路距离运钱的卡车沉下去的冰窟约有二十米。

“格奥尔基，你看行吗？”基洛夫观察着路面问道，“几小时之前还从这里过了一大批战士和载重车辆呢。”

阿塔尔别科夫向岸上打了个手势，五六个司机走下来，同阿塔尔别科夫和基洛夫一起沿着冰面走到对岸，又走回来。布佳金带着自己的小组已在这里等着他们。

“看来可以试一试。”阿塔尔别科夫说，“谁愿意第一个开过去？”

“我来！”一个身穿无面皮袄、淡黄色头发、黑脸膛的棒小伙子说。

基洛夫认识这个小伙子。他开的是阿塔尔别科夫乘坐的那辆车。

“好吧，尤里。你先试一试。不要关驾驶室的门，以便出事时跳出来。”

“放心吧，基洛夫同志。我有办法。”

他跑到岸上，很快就把车子开下来。

大家拉开了右车门，并把它拴住。

“好啦，启动！”基洛夫喊道，“注意安全！”

“好嘞！”尤里答应着，打火启动，敏捷地向前开去。

大家屏住呼吸，为他捏着一把汗。到了离右岸不远的地方，汽车开得更快了，远远看去就象一只鸟飞到了岸上。尤里跳下汽车，向大家挥着手。听不见他在喊什么。

司机们最明白他的意思。他们坐进驾驶室，顺利地开到了伏尔加河的彼岸。

基洛夫高兴地看了阿塔尔别科夫一眼，说：“我说可以嘛，格奥尔基！同志们真是好样的！”

“是啊，总算没出事……可是，回来时怎么办？”阿塔尔别科夫焦虑地问。

“你们把病号送到福尔波斯特，然后，趁冰还没有融化，从那里用雪橇把他们运过来。”

“那就没什么危险了。”

“格奥尔基，祝你成功！”基洛夫拥抱了他，并同他吻别。

布佳金走过来，也和阿塔尔别科夫拥抱，并祝他成功。

“我祝你们把那条小金鱼捞上来！”阿塔尔别科夫笑着说罢，就带着自己的伙伴向对岸走去……

六

基洛夫把车队送走后，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他想径直走进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办公室，但被值班人员拦住了。

“不能进去！什利亚普尼科夫同志现在没有空。”

“谁在里面？”基洛夫问。

“特工部的同志。”

基洛夫坐下，等着……

这时，什利亚普尼科夫正在看基洛夫写的电文，他一边皱着眉头看，一边评论着，气恼地咒骂着。

他终于看完了，把电文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好，你去吧。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报告……”

西瓦科夫一出来，值班员就让基洛夫进去了。

“唔，来啦！”什利亚普尼科夫冲着基洛夫说，不知是在问，还是在威胁。他指着椅子说：“哎，你们那里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呀？”

基洛夫详细地谈起运输队在基兹利亚尔大道上行进的情况，还谈到他们接应第十一集团军的退却部队和车辆的情况，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什利亚普尼科夫把脑袋靠在椅子背上，敞着弗列奇式上衣，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基洛夫。基洛夫觉察到什利亚普尼科夫的怒火和恼恨，但他还是把想要说的一切全都说了出来。

“好哇！”什利亚普尼科夫咬着牙说，“看来，你真的是在到处散布谣言，好象我是第十一集团军溃败的罪魁祸首！”

“我什么谣言也没有散布。我向党中央拍了电报，我就是来把此事当面告诉你的。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正是认为第十一集团军的失败是你的过错。作为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我要求你立即采取拯救该军余部的措施。我派出了篷车把伤员和患伤寒病的同志

送到福尔波斯特。我要求你马上建立军医院和行军医疗站。”

“基洛夫，你在跟谁讲话？”什利亚普尼科夫涨红了脸，喊叫起来，“我是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而你算老几？”

“我是干什么的，是谁派来的，这你清楚。我不想对你大喊大叫。我在向你提出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有权提出的要求！”

“用不着说大话，基洛夫。你现在是在我的手心里。是的，在我的手心里！”什利亚普尼科夫站起来，狂怒地向前移动了几步，又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五百万卢布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还安排人去打捞沉没的汽车，想瞞住我，没门儿！妄想！我已经下令对你起诉了。你今天必须立即把运输队的一切财物和工作交给驻防军司令。”

基洛夫气得喘不过气来，愤怒地说：“什利亚普尼科夫，你管得太宽了。我持有列宁同志签署的委任证书，只有莫斯科才能撤销我的职务并把我召回。你还是收起这一套把戏，去关心关心抢救第十一集团军余部的事情吧。否则，你才会被送到军事法庭呢，再见！”

基洛夫站起来，神情自若地走出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办公室。

第二十二章

一

基洛夫在忙碌不安中度过了几天。沉没的汽车和钱还是没有下落，他的电报也杳无音信。这使他感到压抑、愁闷。什利亚普尼

科夫正在加紧对他进行侦查。布佳金和司机已经多次受到传讯。侦查员甚至连卧病的列辛斯基也没有放过。基洛夫每天都遭到审讯。他不得不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到特工部去受审，否则什利亚普尼科夫就会下令把他逮捕。这个人在阿斯特拉罕俨然以土皇帝自居。

基洛夫到科列斯尼科娃那里去了两次，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她给什利亚普尼科夫打过电话，要求停止对基洛夫的迫害，但什利亚普尼科夫暴躁地打断她的谈话……

“要是你的电报被扣在阿斯特拉罕，而抄件送给了什利亚普尼科夫，那怎么办呢？这个人到处都安插了亲信。我发出的电报也不是都能到达莫斯科。”科列斯尼科娃对基洛夫说。

“这一点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把电文交给了邮电局长，他给了我收据。”基洛夫面色苍白地说。

“我建议派一个可靠的人到莫斯科去送信。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我们可以用工会的名义开一个出差证明书。”

“这是一个办法。我考虑一下。”基洛夫说罢，就告辞了。

有一天，基洛夫在特工部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之后，来到伏尔加河上。布佳金还在那里寻找汽车和钱。

潜水员刚刚从冰窟中上来，仍然没有发现卡车的踪影。

这时，一个蓄胡子的人走过来。他身穿海军呢子服，外罩一件短皮袄，穿着棉裤，毡靴外面套着自制的胶皮套鞋。他的面孔被风吹得有些粗糙，两眼红肿。他说：“同志们，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已经打了四个洞了。”

基洛夫望着他那坚毅的面孔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你没有听到什么谣言吗？有人说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些钱是被人偷走的。”

“听到过……闹得满城风雨。”

“你知道谣言是谁放出的？”

“不知道。”

“什利亚普尼科夫！是的，谣言正是他放出的。他企图证明五百万卢布是被我和布佳金同志中饱私囊了！”

“什利亚普尼科夫这个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的那些花招我们看够了。”

“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侦查了，还威胁要把我们送交军事法庭。”布佳金说。

“要是这样，我们还得好好奋斗一番！”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坚定地说，“当然，大伙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既然事关军事法庭，这辆汽车别说是在水里，就是在地底下，我们也要把它抠出来！我马上就吩咐大家再去打开一个冰洞……”

基洛夫和布佳金走进帐篷，坐到箱子盖上抽起烟来。

“多好的小伙子啊！”布佳金望着正在向打冰洞的工人走去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这样的人是说话算数的。”

“科列斯尼科娃那里怎么样？”布佳金问。

“她给什利亚普尼科夫打过电话，被他顶了回来。她告诉我，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党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到阿斯特拉罕来调查对什利亚普尼科夫提出的指控，但没有公布调查结果。看来，调查组是会向中央报告情况的。”

“也许调查组不了解第十一集团军的悲惨状况。”

“是的，他们不知道。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是在后来才收到的。”

“原来是这样……你的电报一定是被邮电局扣下了，不然是会收到回电的。”

“科列斯尼科娃也这样认为。她建议派人去送信。”

“对！只是要多加小心，否则会被他们截获。”

“嗨，你们这些水鬼在这儿躲着哪！”阿塔尔别科夫走进帐篷大声说，“你们好啊，水上史诗的英雄们！”

“格奥尔基，你们回来了？”基洛夫高兴地问。

“特工部传讯。显然是因为那些倒霉的五百万卢布的事喽！福尔波斯特谣传钱是被人偷走的。”

“这是什利亚普尼科夫的阴谋。他想捏造一桩五百万卢布被盗案件，以此来转移视线。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到莫斯科去送信。”

“我有这样的人，保险万无一失。”阿塔尔别科夫满怀信心地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契卡工作人员，跟着我干过。他能见到捷尔任斯基。”

“对！”布佳金表示赞成，“只能给捷尔任斯基写信，请求他把信转交给伊里奇。”

阿塔尔别科夫所说的这个可靠的人是一个小伙子。他宽宽的脸膛，蓝蓝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和睫毛，头发用推子理得短短的，一看就使人觉得老实可靠。他和阿塔尔别科夫一起在高加索肃反委员会里工作过，执行过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现在，他在运输队里当阿塔尔别科夫的传令兵，无论交给他什么工作，他都能一一完成。他的名字叫斯捷潘·奥兹诺宾。

“奥兹诺宾，你能想办法见到捷尔任斯基吗？”基洛夫望着他那结实健壮的身躯和警觉的眼睛，问道。

“我尽力去办吧，基洛夫同志。”他既没有吹牛，也没有显示自己的勇敢。基洛夫很喜欢他这样回答。

“你怎样才能见到他呢？”

“我先给契卡打个电话，说我是阿塔尔别科夫派来的。他们就会带我去……”

奥兹诺宾拿到省工会的出差证明信，换上便服，领了钱，带

上吃的，把信藏在身上，就于当夜到战火纷飞的察里津去了。他打算从察里津再设法到莫斯科去。

二

基洛夫不顾凛冽的寒风，在伏尔加河的冰上一连度过了几天。他一直抱着希望，期待着潜水员带来令人高兴的消息。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冷得打战，靠着火堆也无济于事。傍晚，他发烧了。布佳金把他送到营房，给他服了一些阿斯匹林，让他喝了半杯伏特加酒，帮他在紧靠炉子的地上躺下，给他盖上一件皮袄。

一夜平安，基洛夫睡得很熟。

“可别是伤寒。”布佳金在清晨临去伏尔加河上之前对身边的人担心地说，“不要叫醒他。等他醒了，让他吃得饱饱的，喝点茶，给他请医生来。”

一阵皮靴踏地的声响和热烈兴奋的说话声吵醒了基洛夫。他用胳膊肘支起前身，疑惑地问：“出了什么事？嚷什么？”

布佳金跑进屋来，望着基洛夫问：“米罗内奇，你感觉怎么样？好了吗？”

“没关系，我这就起来。你怎么跑回来了？”

“怎么跑回来了？汽车找到了！”

“你说什么？”

“找到了！马上就要捞上来了！”

基洛夫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顾不上吃饭，就和布佳金等同志坐车赶到伏尔加河上。这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正在同潜水员和运输队里的战士一起开会，讨论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汽车弄上来。河上的冰已经不那么牢靠了，汽车即使弄上来也还有可能再陷下去。

基洛夫和布佳金挤到他们中间。

“同志们，祝贺你们！”基洛夫高兴地说，“你们真是英雄呵！”

“谢谢！我们正在想办法把汽车弄上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弄上来干什么？把它固定在原地，让它在水里呆到春天吧。重要的是把钱捞上来。”

“可是我们没有找到箱子，也没有发现机枪。”一个潜水员说。

“怎么会没找到？”基洛夫和布佳金不约而同地问。

“车身侧躺在河底，看来被水冲得不知翻了几个个儿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听到这个消息，基洛夫真是不寒而栗。他竭力克制自己，镇静地说：“一定要找到箱子。这是主要任务。”

“懂啦！”那个潜水员说，用探询的目光看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又说：“既然找到汽车了，箱子也跑不远。伙计们，趁天没黑，咱们再下去一次吧……”

三

潜水员跟前总是围着一群孩子，还有各种各样游手好闲的人和好奇的人看热闹。不管怎么赶，他们总是不走，不是从这边，就是从那边围上来，有时一群一群地聚在岸上观看。

这些人中间混有西瓦科夫的密探。因此，潜水员在水下一发现汽车，西瓦科夫就出现在什利亚普尼科夫面前了。

“哎，西瓦科夫，有什么消息？”

“汽车找到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我刚刚接到报告。”

“喔……钱呢？”

“钱没找到。他俩是不会找到装钱的箱子的。”

“对！是不会找到的！我不是对你说过嘛，钱被他们私吞了。”

老兄，一辆空汽车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据。赶快结束侦查，马上送交军事法庭！”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是不是再等一等？万一……他们还在找……”

“你只管去结束侦查，我命令他们停止打捞。”

“要是这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去吧，西瓦科夫。去行动吧！”

四

潜水员再次下水时，基洛夫亲自组织了一切准备工作，并告诉他们箱子是什么样的。

这一次打出的冰窟窿比以前几个都长得多。这样，水底就有更大的面积显得明亮了，潜水员可以观察到更大的范围。

在给潜水员穿上潜水服之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他们叫到冰窟窿旁边，向水面上扔了一个小木片。

“你们看，木片向河岸方向游动。这就是说，这里的水流偏向左方。你们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寻找”。

潜水员下水了。人们等了很久，没有任何动静。

基洛夫一步没有离开冰洞，他焦急地等待着。

“信号！信号！”忽然有人喊起来。

基洛夫听到了铃声，看到两根缆绳在抽动。

“拉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下达了命令。

潜水员的助手们开始从水中拉出绳索和空气软管。基洛夫向右退了两步，腾出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插在水中的小梯子。

水下显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越来越接近水面……终于露出一只白铁包皮的箱子。

“就是这个！就是它！”布佳金叫起来，跑过去帮忙。

人们把箱子抬上来，放到冰上。

“米罗诺维奇，你看，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个！没错！”

基洛夫非常激动。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擦去额角突然冒出的汗珠，走过去轻轻地拍了一下那只水淋淋的箱子……

潜水员再次下水，捞出了第二只箱子和第三只箱子。人们把这些箱子并排放到冰上。

基洛夫等人们把潜水员的潜水服脱下来，同潜水员一一握手。然后，他热情地握住潜水小组组长的手说：“谢谢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请你为潜水组的参加者写个报告，他们都该得到奖励。”

三只箱子在严密的保护下运到了银行。在布佳金的监视下，几个人把钱晒干并捆扎起来。

基洛夫在银行一直呆到晚上，检查了保卫工作是否可靠，就匆匆来到省委。

科列斯尼科娃正在等他。

“基洛夫同志，我知道了，一切都知道了。我向你们祝贺，我同你们一样感到高兴。”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科列斯尼科娃同志。不然的话，什利亚普尼科夫就会把我送交军事法庭了。”基洛夫微笑着说。

“现在看来，他才逃不脱这个命运呢。”

“怎么，有消息了？”

“请坐，基洛夫同志，我们谈谈。”

基洛夫坐到椅子上，同科列斯尼科娃促膝而谈。科列斯尼科娃说：“不知道列宁同志是收到了你的信，还是收到了我提出的指控和关于第十一集团军溃散的报告。我今天刚刚收到了党中央的电报。中央任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

会委员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梅霍诺申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什利亚普尼科夫立即召回莫斯科。”

五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晒干并重新装箱的五百万卢布交付阿斯特拉罕国立银行存放。基洛夫、布佳金、阿塔尔别科夫和保卫人员一起乘汽车回到营房。运输队的其他同志正在等他们来吃午饭。

桌子上摆着切好的面包块、罐头和通过科列斯尼科娃开条子从鱼品公司买来的熏鱼。

大家刚刚入座，省委的通信员来了。

“哪一位是基洛夫同志？”

“我是。”基洛夫站起来说。

“您的电报。要我亲自交给您。请在这儿签个字。”

基洛夫签收了电报，展开一看，脸上顿时显出笑容。

“说什么？说什么，米罗内奇？你快告诉我们，别叫我们着急啦！”布佳金探着身子问，“是秘密吧？”

“我对战友没有什么要保密的。大家听着：‘鉴于情况变化，希望你们留在阿斯特拉罕，组织对该市和该边疆区的保卫工作。雅·斯维尔德洛夫’”。

“乌拉！”在座的同志们一起喊起来。

基洛夫举起手，叫大家安静下来。

“你还没走？”他转身对通信员说，“请告诉科列斯尼科娃，我就去见她。”

“是。”通信员行了个举手礼，转身出去了。

“朋友们！”基洛夫兴奋地说，“从明天起，我们就要开始参加火热的斗争了。”

六

当天，成立了以基洛夫为主席的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军事革命委员会。布佳金被任命为副主席。契卡的一切工作由阿塔尔别科夫负责。

革命委员会设在离内城不远的一所房屋里，基洛夫在这里给自己和同志们安排了一个住处。他决定好好研究一下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局势，并同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密切的联系。他打电话给革命军事委员会新任主席梅霍诺申，询问是否可去同他商谈一件紧急工作。

“请来吧，我等您，基洛夫同志。”听筒里传来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他的声音和邀请，一下子在基洛夫的想象里勾画出一位精明能干、朝气蓬勃的领导者的形象。

基洛夫来到他熟悉的那个前室，没有看到原来那个值班员。一个身材魁梧、仪表端庄的军官过来迎接他，并立刻请他进了办公室。

梅霍诺申腰身笔直，穿着军装。他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向前跨了一步，伸出手对基洛夫说：“您好，基洛夫同志。很高兴和您认识。请坐。”

他那高高的前额，整齐的小胡子和锐利的目光，使基洛夫想象中的那个形象更加丰满了。基洛夫表示了谢意，坐到椅子上。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的情况我什么都知道。列宁同志亲自对我谈过您。因此，我们可以马上谈工作。您大概想了解这个地区的军事形势吧？”

“是的，梅霍诺申同志。这是我想了解的主要问题。”

“十分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在高加索和里海沿岸的支柱——第十一集团军已经不存在了。它的后卫——科丘别伊骑兵旅被我们

第十二集团军的部队解除了武装，也不复存在了。科丘别伊不堪忍受这种耻辱，一怒之下骑马奔到草原上，不幸被白匪抓去绞死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解除科丘别伊旅的武装？这是一支英雄的战斗部队啊！”基洛夫感到愤愤不平。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正在调查……现在，第十一集团军余部正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撤退。假如邓尼金不向察里津发动进攻，那么，俄罗斯的腹地——阿斯特拉罕早就会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了。”

“可是，现在的危险也很大呀？”

“对，您说得对。因此，建立革命委员会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请您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件。我们的谍报机关截获并破译了英国海军上将诺思斯打给陆军大臣邱吉尔的密电。请看与我们有关的这段话。”

基洛夫接过文件，看到下面用红铅笔标出的一段话：“英国海军司令部将完全负责对集结在阿斯特拉罕的红军实施战斗行动，并保证从海上对乌拉尔方面军（高尔察克）给予适当的供给。”

“唔……原来我们必须设法对付来自这个方面的进攻……”基洛夫沉思着说。

“是的，”梅霍诺申肯定地说，“阿斯特拉罕边疆区夹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中间。而英帝国主义者一定会竭尽全力使这两条战线联结起来。目前，由于伏尔加河冰封，英国海军一时还无法接近阿斯特拉罕。但是他们有可能搞空降，也有可能在全市发动叛乱。这里有不少沙皇军官。总之，必须作好准备，保卫城市，救援从卡尔梅克草原上走来的战士，并认真地考虑重建第十一集团军的问题。我知道，您为拯救伤病员做了许多工作。希望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今后，我们要多加联系。”

基洛夫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竭力思考即将开始的工作。然后，他起身向梅霍诺申伸过手去，说：“我同您的前任总是谈不拢。我相信同您一道工作一定会是很好的。我说话算数，梅霍诺申同志。”

七

基洛夫同梅霍诺申晤谈之后，马上召集革命委员会委员开会。会议认为，阿斯特拉罕在面包和食品供应方面非常困难。驻防军对于城防处于无准备状态。会议决定立即派人到萨马拉去运粮食；勒令食品和面包巨商用食品交纳军税；没收富人的别墅和轮船（直至发布特殊命令之时），用以设立军医院；迅速建立并训练工人战斗队并把第十一集团军余部中痊愈的病号组成部队。这些工作由革命委员会委员分工负责，限期完成。

次日，市内贴出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告阿斯特拉罕边疆区工人和劳动者书》。布告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与伤寒和饥饿作斗争，全力支援军队打击敌人。布告在末尾写道：

“总之，大家在这个严重时刻要齐心协力地工作，对于胆敢阻挠我们的共同事业者，革命法律严惩不贷。

临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谢·基洛夫”

第二十三章

—

列辛斯基的病情开始好转，多亏了护士利利娅对他的精心护理。这个面孔黑黑的年轻姑娘出生在著名律师家庭，刚刚读完中学。

利利娅怀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自愿选择了护士工作。在伤寒病猖獗期间，她被分派到伤寒科护理病人。

列辛斯基有时清醒过来，便同她说话。他谈到法国，谈到彼得格勒的革命，还谈到高加索的斗争生活……

可是有一次，利利娅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一周没有来上班。当她回来时，列辛斯基看到她疲惫不堪、面色苍白。

医生允许列辛斯基下床活动了。利利娅扶着他在走廊里散步，跟他说个没完。突然，她趁走廊上无人用法语说：“奥斯卡尔，我要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秘密。我遵照大夫的吩咐，到罗森布拉姆别墅护理一个大人物，整整忙了一周。病号是英国人，看来是个军官，用的是化名。我整夜陪着他，只用法语同他说话。这位威廉先生的病情好转时，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讲英语，没有回避我。”

“他们要发动叛乱？”列辛斯基打断她的话问。

“对，对，奥斯卡尔。他们那样坏，使我感到吃惊。威廉先生说要消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以我决定把这事告诉你……”

列辛斯基握住她的手说：“利利娅，我们坐一会儿。我走累了。”

他们在一把木制沙发上坐下来。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吗？”

“这我说不准。我可以猜到……昨天晚上，有个人向威廉先生告辞时问他：‘是九日？’威廉回答说：‘对。’”

“九日……今天已经是三月七日了。谢谢你，利利娅。我们决不会毫无准备。谢谢你！”

列辛斯基回到病房。这里还住着其他四个病人。他躺到床上，思索着。只能把这样重要的秘密告诉最信赖的人。运输队每天都有人到这里来探视，于是他静静地等待着来人，考虑着如何把这个情报万无一失地转达给自己的朋友们。

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写了下面几句话：“三月九日市内将发生叛乱。叛乱指挥中心在罗森布拉姆别墅。筹划者是英国人——威廉先生。请采取措施。情报准确无误。奥斯卡尔。”他把写好的字条仔细地叠好，藏了起来。

午饭前，阿塔尔别科夫突然来到病房。他把两合黑鱼籽罐头放到床头柜上，说：“吃吧，奥斯卡尔，补补身体，也叫同志们尝尝。”

“这样好吃的东西是从哪里弄到的？”

“我们征用了一家鱼品富商的别墅作军医院，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

“谢谢！我们可以解解馋了！”列辛斯基笑着说，接着就询问国内和阿斯特拉罕有什么新消息，还打听了朋友们的近况。

阿塔尔别科夫很忙，因此说话又简单又快。当他告辞时，列辛斯基悄悄地塞到他手里一张纸条……

基洛夫、布佳金和阿塔尔别科夫仔细地辨读着纸条上潦草的

铅笔字。

“他没有说别的？”基洛夫问。

“没有。他住的是大病房，不便多谈。如果他还知道其他情况，就会写到纸条上了……”

“我们夜里冷不防冲进罗森布拉姆别墅，把那些策划者统统抓起来，行不行？”布佳金提议说。

“要是他们的指挥部突然改换了地方，那怎么办呢？这样做是会打草惊蛇的，他们会推迟行动，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作好充分准备，后发制人。先把丘贡诺夫和梅霍诺申请来商量一下。”

“没有他们不行！”布佳金表示同意，“我马上去打电话，”说罢，就离开了办公室。

梅霍诺申很快就来了。不一会儿，省军事委员丘贡诺夫也来了。他穿着军大衣，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年轻人。

基洛夫告诉他们，革命委员会获悉敌人正在密谋发动叛乱，并指出了发动叛乱的时间，请丘贡诺夫和梅霍诺申出主意。

丘贡诺夫站起来，对着拳头咳嗽了好一阵子。这是他整理自己思想的一个习惯。他不善于辞令，总想简短地说出自己的主要想法，但越急就越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他说：“同志们，我的意见是这样：既然反动军官阴谋发动第二次叛乱，那就是说他们有人，也有武器。武器大概是英国佬在今年夏天向他们提供的。他们有可能煽动我们驻防军的某些部队起来捣乱。这是事实！去年一月，他们突然采取了行动，力量也很大。那时，我们跟他们打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叛乱分子中有很多人 是土匪。这些土匪现在还在草原上为非作歹，也许现在已经向阿斯特拉罕集结了。反动军官、富农和形形色色的败类汇合起来是一支很大的力量。英国佬也许从河上袭击我们。我们还是要加强内城的防

守，在各区组织起强大的战斗小队。”

接着，他一一列举了驻防军的所属部队和战斗支队，并就如何更好地部署这些力量谈了自己的意见。

梅霍诺申接着发言。他说：“同志们，我认为，既然反动的哥萨克头目和反动军官在英国人的唆使下要发动第二次叛乱，那他们一定是很好地研究了我们的实力，妄图使我们措手不及，陷入惊慌，进而夺取阿斯特拉罕。我认为，鉴于我们掌握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日期，明智的办法不是消极防守，而是以果断的行动制止叛乱发生，毙敌于巢穴之中。为此，我可以立即下令把钢铁战士团和穆斯林战士团从前线调到阿斯特拉罕来。”

布佳金站起来，在桌子上摊开一张地图，说：“同志们，我完全赞成从前线调两个团来。但这一行动必须悄悄地进行，最好在夜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占领市内各个要害地区。”他在地图上指着需要集结部队的地方，接着说：“这一措施可以挫败敌人的突然袭击。”

“可是，这样一来敌人就可能会猜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在策划叛乱，”基洛夫说，“而且他们还能够确定打击目标。我认为，我们要在最后一刻，即在侦察到敌人集结之时，开始在市内部署部队。我建议，在征收多余食品的掩护下，夜间对全市进行大搜查，把叛乱头目和策划者一网打尽。这件事交给契卡去完成。请指出罗森布拉姆别墅的位置。”

“就在这里，紧靠教堂。”布佳金指着地图说。大家俯身注视地图……

他们讨论和制定镇压叛乱的行动计划，一直工作到午夜。根据这个计划，全市划分为六个区，成立了以布佳金为首的城市保卫委员会来指挥战斗行动。

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一结束，战斗力最强的城防部队就在夜幕

的掩护下开始向内城——城防堡垒集结。这些部队包括共产主义联合支队、轻炮团、乌里扬采夫水兵支队、涅菲多夫工人支队等。正在从前线调回的钢铁战士团也将开到那里。

二

三月八日夜，肃反小组在共产主义支队和工人支队的配合下包围了市中心，并借征收多余食品之名开始搜捕敌人。他们逮捕了可疑者，并用卡车把他们直接送进了监狱。在几所私邸，他们遇到有时比契卡人员还多的阴谋分子的抵抗，双方进行了枪战，各有伤亡。有时，叛乱者甚至占了便宜。

指挥这次行动的阿塔尔别科夫同革命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曾几次要求增援。基洛夫和布佳金让部队随时准备出击，去对付叛乱。黎明时分，枪声逐渐平息下来。布佳金下令结束这次行动，所有战斗支队返回城防堡垒。

天渐渐亮了。阿塔尔别科夫走进保卫委员会的办公室，向布佳金、基洛夫和梅霍诺申行了军礼，说：“同志们，我向你们报告：行动胜利结束了。大约逮捕了二百人。我认为他们中间有叛乱小组和支队的头头。”

“好样的！”布佳金说，“也许通过这次行动我们已经制止了叛乱。”

“我也这样认为。”阿塔尔别科夫说。

“同志们，不要急于下结论。”梅霍诺申提醒大家说，“敌人是阴险、狡诈的。我们以为出奇制胜了，而敌人一定会设法反扑。必须密切监视各区和市郊的情况，日夜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

基洛夫在烟灰缸里把纸烟弄灭，说：“对，同志们，我们要时刻作好准备！敌人一定会重整旗鼓、发动攻击……”

三

出乎意料的是，叛乱分子在次日早晨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晚上也没有什么动静。

，尽管如此，革命委员会还是采取了新的防范措施：宣布市内戒严，派出架上机枪的卡车和骑兵小队不停地巡逻。

九日夜间，从前线调来的钢铁战士团和穆斯林战士团开进了阿斯特拉罕。革命委员会在重要目标部署了部队，并派出了街头观察哨。

来自各个观察点的情报表明，市内平安无事。布佳金在椅子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坐着等待新的消息。

太阳出来了。白色的墙壁上折射着淡紫色的晨光。“看样子，他们今天也不会行动了。”布佳金脑子里刚刚闪过这个念头，就听到一阵刺耳的汽笛声。他侧耳细听，断定汽笛声来自诺贝尔厂。“是不是信号？”他霍地站起来，奔到窗前。诺列普厂也响起了汽笛声、炮声和“哒哒”的机枪声。

基洛夫焦急地跑进来问：“是谁打枪？”

“可能是叛乱分子。我们的观察点没有报来消息，大概是电话线被割断了。”

布佳金拿起电话话筒：“四号点吗？看到什么情况？说吧……噢，明白了。继续观察。”他转身对基洛夫说：“敌人向大桥和省人民委员会开火了，正在拼命向鞑靼市场方向突击。我们的人已投入战斗。”接着，他拿起另一个话筒：“你是谁？噢。布佳金。我命令里海舰队摧毁敌人正在轰击大桥的炮垒。”他又拿起第三个话筒：“丘贡诺夫？你把钢铁战士团派到卡纳瓦壕去，把共产主义战斗支队派到诺列普厂去。要封锁叛乱分子进入市中心的道路。”

电话铃又响了。基洛夫拿起话筒说：“喂，我是指挥部……基

洛夫。什么？第一重炮预备连哗变？我马上派人去增援你们。对，对，要顶住……知道了。我把指挥员训练班战斗支队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四十五营派去。”他拿起另一个话筒：“喂！喂！丘贡诺夫！火速派遣四十五营和训练班战斗支队去镇压第一重炮预备连的叛乱……要及时与指挥部联系。明白吗？执行吧！”

市内枪声大作。机枪“哒哒”地响，炮声隆隆。联络员不断地向指挥部报告情况。布佳金、基洛夫和一些助手紧张地在地图上划着标记，下达命令。

大约到八点钟的时候，战斗情况才趋于明朗。叛乱分子盘踞在巴卡尔金斯基大街上，控制了卡纳瓦壕上的几座桥梁，攻占并捣毁了防御力量薄弱的第四和第五区委会的办公处，解除了部署在公园中的一个骑兵连的武装，并占领了诺列普厂。泽姆利亚内大桥附近正在进行激烈地战斗。

现在情况明朗了，因此指挥起来也较前容易了。指挥部派了乌里扬采夫的水兵去支援战斗在泽姆利亚内大桥附近的阿里斯托夫共产主义支队。他们终于击退了敌人，夺回了诺列普厂。

钢铁战士团开始把窜入市中心的叛乱分子赶出去。

阿塔尔别科夫突然来到保卫委员会。他急得满脸通红地说：“同志们，叛乱分子的指挥部设在罗森布拉姆别墅。但攻不进去；敌人的机枪火力从约翰·兹拉托乌斯特教堂的钟楼上封锁了通道。”

布佳金立即命令工人战斗支队和乌里扬采夫水兵支队准备冲击叛乱分子的指挥部。

“记住，进攻的信号是炮声。”他嘱咐说，“我们的大炮一打掉钟楼，你们就立即发起攻击。”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驱逐舰的水兵和防守内城的炮手们接到了同时炮轰钟楼的命令，而乌里扬采夫水兵支队和工人战斗支

队则集结在通向罗森布拉姆别墅的几条小巷里，只等听到信号就向别墅冲击。忽然，红军从两个方向开始轰击约翰·兹拉托乌斯特教堂的钟楼，接着炮火打击的目标转向了罗森布拉姆别墅。炮声一停，水兵和工人支队就高喊着“乌拉”发起了冲锋，一举占领了叛乱分子的指挥部。部分叛乱分子一面还击，一面退到郊区，然后向察廖夫村方向抱头鼠窜。红军乘胜追击……

四

走廊上传来说话声、脚步声和枪托的撞击声。

“让他们过去！”一个浓重的喉音说。话音未落，阿塔尔别科夫就第一个跨进了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

“同志们，请欣赏一下这些叛乱头子的尊容吧。”

六个俘虏被水兵带进了办公室，其中有两人穿军装，其余都穿着便衣。随着他们进来的是步履沉重的丘贡诺夫。

“基洛夫同志，我们就带来了六个，其余的都送到监狱里去了。”他解释说。

基洛夫点点头，向六个俘虏扫了一眼，问：“你们是什么人？”

六个俘虏默不作声。

基洛夫盯住一个高个子军官问：“看来，你是邓尼金分子？”

“我是俄罗斯军队的军官。我为此感到自豪！”军官傲慢地回答说。

“你不是俄罗斯军队的军官，而是与人民为敌的邓尼金匪帮的军官。”基洛夫说。接着，他把愤怒的目光移向一个身穿麂皮大衣、裹着黑色皮绑腿、黑脸膛的人，问道：“你呢？”

“我不是叛乱分子……我是英国《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不，你是英国间谍，哼……而你呢？”基洛夫向一个大脸小眼睛的人瞟了一眼。

“他是鱼贩子济姆贝尔。”丘贡诺夫说，“我们很了解他的底细，简直是个活扒皮！”

“嗯……”基洛夫突然向一个身穿破大衣、露着白领子、浅红色头发的绅士模样的人逼近一步，说：“西涅古博夫！是你？”这个人耷拉下脑袋，缩起了脖子。

“三天前你还摇晃着党证发誓赌咒地说你在鱼品公司如何如何诚实地工作……”

“我是偶然到那个别墅去的……街上打枪，我想躲一躲……”

“契卡会搞清楚的。”基洛夫向阿塔尔别科夫点点头，“都带走……”

六个叛乱头子被带走后，基洛夫让大家坐下来谈谈。

“这些家伙都是不可救药的敌人。都是！可是，西涅古博夫这样的人是怎么钻到党内并且受到信任的？”

阿塔尔别科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条，把它展开递给基洛夫，说：“你看，这是我们抓到的兜里都装着党证的叛乱分子名单。”

基洛夫看了一遍，递给布佳金，说：“真是咄咄怪事！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有很多官僚主义者，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叛徒……格奥尔基，你给科列斯尼科娃打个电话，请她来一趟。必须采取措施……”

科列斯尼科娃很快就来了。她同大家打过招呼之后，问道：“同志们，你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呀？”

“请坐，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基洛夫说，自己却仍然踱着步子，“请坐下，坐下。我们要好好谈谈。”

科列斯尼科娃在阿塔尔别科夫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基洛夫走到他们跟前，坐到桌子边上，说：“是这样，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阿塔尔别科夫报告说，有些共产党员帮了叛乱分子的

忙，甚至参加了叛乱。”

“从前也逮捕过几个人。他们参与了投机倒把勾当，充当了敌人的帮凶。”阿塔尔别科夫补充说。

“我知道，同志们。什利亚普尼科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没有做教育人的工作。炮兵连不是哗变了嘛。”

“你看，”基洛夫皱起眉头，“苏维埃机关里有多少麻木不仁的害人虫，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作官当老爷、危害革命事业呀！我们必须把这些人从我们身边清除干净，以防止阿斯特拉罕发生新的叛乱。我建议对党的队伍和苏维埃机关进行清洗。”

“可以对苏维埃机关进行清洗，而且必须进行清洗。这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我赞成。”科列斯尼科娃坚定地说，“但是，要在党内进行清洗，必须报经党中央批准。迄今为止，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搞过类似的运动！”

“你同党中央联系一下吧。我们一起拍个电报。这一措施势在必行。党中央是会理解我们的。”基洛夫拿定了主意。

“我同意。拟写电文吧。”

“好。”基洛夫坐到桌子旁，很快把电文写好，递给科列斯尼科娃。

“好。谢谢！我喜欢办事利索、痛快。我马上就发。”

不久，党中央复电同意进行清党工作。基洛夫下达了命令，在清洗党组织的同时，开始清洗苏维埃机关。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号召铲除官僚主义、玩忽职守和姑息养奸等现象。他说：“要朝气蓬勃地实干，不搞死气沉沉的文牍主义；要革命的纪律，不要强迫命令；要创造性地工作，不要消极地完成任务。每个工作人员不仅仅是整个苏维埃机器的一个螺丝帽、螺丝钉，而且是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工农共和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五

基洛夫常常在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叛乱被平息下去之后，市内秩序恢复正常，他有了一些空闲时间。

基洛夫干起工作来踏踏实实，精力旺盛，目标明确，不知疲劳和休息，但在空闲时间，他喜欢坐下来静静地读书。他思念着高加索，那里有他的妻子玛丽亚。他听到过一些关于高加索游击队和转入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是越过卡尔梅克草原几经周折才传到这里来的。基洛夫巴望着重建的第十一集团军有朝一日开到高加索去。

“是的，应该考虑一下援助准备起义的达格斯坦人民的事了。要挑选可靠的人。伏尔加河眼看就要解冻、能够通航了，必须行动起来。”基洛夫反复思考着这个迫切的问题。

办公室的门轻轻地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面孔消瘦的人。他的头发理得短短的，大眼睛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跨进门来就站住了。

基洛夫抬头一看，跳起来说：“奥斯卡尔，我的好朋友！”基洛夫拥抱他，扶着他坐到沙发上。

“这场病灾总算过去了！太好了！快说说，你怎么样？我知道你躺在病床上还为我们的斗争帮了忙。你真是好样的！”

“是一个姑娘……是她得到了要发生叛乱的消息。”

“后来怎么样？她在哪里？”

“被那些畜牲杀害了……怀疑她同我有联系，在叛乱发生那天就把她杀畜了。”

“真可惜……”基洛夫叹息着说，“你怎么样？身体好吗？心情怎么样？”

“要问我的心情，我恨不得马上就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我要报仇，谢尔盖。我心里就象烧着一团烈火。”

“可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没关系，这是表面现象。你给我安排一个最困难的工作吧。”

基洛夫知道，在高加索第二批军事物资运输队的领导者中，奥斯卡尔·列辛斯基最年轻，他才刚满二十七岁。他身材匀称，面容俊秀，性格爽朗，活泼愉快。不知为什么，他穿着一身水兵服，歪戴着羊羔皮帽，腰间的皮带上挎着一支毛瑟枪。要不是那一双善良温和、充满青春热情的眼睛赋予他的整个外貌以浪漫主义的情调，乍看起来倒真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基洛夫双手扶着列辛斯基的肩膀，说：“到敌后去找布伊纳克斯基，领导达格斯坦的起义，你去吗？”

“我很高兴到那里去，谢尔盖。什么时候动身？”

“一通航就派船送你。”

“谢谢。那我们就算说定了。”

“对，说定了。现在，咱们到我那儿去喝杯茶，好好聊聊。”

第二十四章

一

阿斯特拉罕的叛乱是干涉者按照大规模联合进攻的总计划策划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初，高尔察克的四十万大军占领了乌法、布古尔马、斯捷尔利塔马克和布古鲁斯兰，并向伏尔加河步步逼近，目标是夺取喀山和辛比尔斯克，进攻的重点是萨马拉，企图在那里同从南线发动进攻的邓尼金的军队汇合。

在高尔察克发动进攻的同时，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发动了进攻，而弗兰格尔的高加索军队则逼近了察里津。国家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国内军事形势的恶化，要求为重建一度是所向披靡的第十一集团军作出紧张的努力。为了使红军伤员和患伤寒病的战士尽快恢复健康，革命委员会采取措施，用布匹、小五金、钉子换取面包、脂油、米、肉、食油、鱼和鱼籽，送给军医院，后来就索性采取了征用富人食品的办法。

四月底，约有三万名原属第十一集团军的战士病愈出院了。

阿斯特拉罕革命委员会这时已被撤销，第十一集团军开始重新配备干部。基洛夫、梅霍诺申、布佳金和列辛斯基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塔尔别科夫担任了特工部部长。

二

早在阿斯特拉罕发生白匪叛乱的时候，达格斯坦族的布尔什维克乌卢比·布伊纳克斯基就被派到了达格斯坦。他当选为地下党省委主席，负责领导起义指挥部的工作。

基洛夫常常听人说，布伊纳克斯基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一九一七年领导过彼得罗夫斯克港的革命委员会，参加过高加索的战斗。

基洛夫和布伊纳克斯基是在莫斯科组织高加索第二批军用物资运输队时认识的。布伊纳克斯基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瘦瘦的，谢顶，戴夹鼻眼镜，一点也不象山民传说的那个无所畏惧、威名鼎鼎的人物。但是，当基洛夫进一步同他认识之后，便坚信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胆识而又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人。基洛夫在送别布伊纳克斯基去建树英雄业绩的时候，对他表示信任并答应全力以赴地支援达格斯坦的起义。

四月中旬，基洛夫接到了布伊纳克斯基关于达格斯坦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报告，即派遣自己的挚友奥斯卡尔·列辛斯基去帮助山民的斗争。

三

红军定于五月二十日，即达格斯坦起义的日子，从彼得罗夫斯克港登陆。伏尔加—里海舰队的战舰早在四月底一个漆黑的夜里就起锚悄悄开到了海上。海上大雾弥漫，船舰很快隐没在辽阔的海面上。

四月三十日拂晓，战舰开到曼格什拉克半岛上的亚历山大堡。战士们悄悄登陆。舰上大炮齐鸣。盘据在荒凉的曼格什拉克半岛上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高尔察克的

驻防部队不战而降，甚至连无线电台和密码也没有来得及毁掉。

红军把首战告捷的消息电告阿斯特拉罕，并立即得到了答复：“祝贺胜利！派自己的报务员发报，同敌人继续保持联系，就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舰队的报务员收到敌人的来电就发出了回电。红军通过这个办法搞到了许多重要情报，并及时向阿斯特拉罕作了报告。

过了几天，敌人又拍来一个电报。这份电报不仅使报务员感到突然，而且使舰队的指挥人员也感到不安。彼得罗夫斯克的敌人通知说，五月五日将有一个军事代表团乘《莉拉号》海船由《克留格尔总统号》巡洋舰护航经过亚历山大堡附近开往古里耶夫，命令亚历山大堡要塞司令派护卫舰出海迎接并一直护送该船到古里耶夫。经过短时间的研究，红军舰队指挥人员向彼得罗夫斯克回电说，护卫舰准备出海。

红军掌握了《莉拉号》的航行坐标和时间，并立即派出了护卫舰。在古里耶夫，红军派出了两艘护卫舰，在古里耶夫附近，红军派出了两艘护卫舰，在古里耶夫附近，红军派出了两艘护卫舰。

于是，敌人在里海的港口城市，特别是在彼得罗夫斯克，加强了侦察、谍报活动。

红军战舰载着步兵和骑兵登陆队已经开进了亚历山大港，但从彼得罗夫斯克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布伊纳克斯基和列辛斯基被敌人逮捕，起义指挥部被破坏了。这样，红军只好推迟登陆行动。

四

六月，阿斯特拉罕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德拉琴科将军的哥萨克反动军队从卡尔梅克草原方向步步逼近，而托尔斯托夫将军的乌拉尔集团军的特种兵团则从伏尔加河左岸压过来。此外，据阿塔尔别科夫获得的情报，白匪正在阿斯特拉罕策划新的叛乱。这次叛乱估计是在两股匪徒进攻该城时爆发。

鉴于守城力量薄弱，军事委员会决定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红军派三十四师迎击德拉琴科将军，把市内工人支队、水兵登陆队编在一起作战，武装了指挥员训练班，部分契卡工作人员和铁路保卫人员，出动第十一集团军的一个骑兵师突袭敌骑兵侧翼。

德拉琴科的部队正在等待市内叛乱分子和托尔斯托夫采取行动的时候，突然遭到红军的攻击。双方展开了战斗……德拉琴科损失惨重，但他重整旗鼓，命令哥萨克凶猛地向红军反扑；有数百人冲向右方，企图包抄红军。

红军战士卧倒在地上，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很多哥萨克骑兵被人和马的尸体绊倒，从马背上倒栽下来，中弹毙命。敌人的攻势受挫。有数百个零散的敌人冲过红军的火力网，窜到两侧，狼狈逃走。与此同时，向红军两翼迂回的哥萨克遭到联合战斗队和机枪火力的猛烈阻击，冲在前面几排的敌人被打倒了，剩下的则向后退去，同正在败退的德拉琴科的主力混合在一起。

这时，红军骑兵师从森林中由侧翼向溃退的敌人发动了突击……

夜间，在同德拉琴科的骑兵交战前大约两小时，阿塔尔别科夫指挥着由契卡工作人员组成的战斗队，在水兵和工人的支持下开始对市内进行搜查。他们抓到几伙叛乱分子，捣毁了叛乱分子的指挥部。这样，阿斯特拉罕的第三次叛乱也被粉碎了。

五

六月二十六日，天气炎热。基洛夫刚从前线回来。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得汗流浹背，衬衫都湿透了。他在看一份战利品清单。

值班人员走进来说：“从巴库来了一位同志要见你。”

“从巴库来？叫什么名字？”

“他没说。”

“不管是谁，请他进来。”

一个肩膀宽大的格鲁吉亚人走进办公室。他身穿渔民的长袍，头戴渔民的帽子，满脸密密匝匝的大胡子。

“您好，基洛夫同志！”他带着轻微的格鲁吉亚口音高兴地大声说，“我早就想认识您。”

“我也很高兴见到客人……可是，您是谁？”

来者迟疑了一下，突然张开双臂走过来，说：“我是奥尔忠尼启则。我们不是早就相互了解了嘛！”他紧紧地拥抱基洛夫。

基洛夫轻轻地脱开奥尔忠尼启则紧紧的拥抱，微笑着望着他那浅褐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谢尔戈，你摆脱了敌人的魔爪，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

“是啊，我冲出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几个朋友。”奥尔忠尼启则回答说。基洛夫这样热情，一下子就同他以“你”相称，这使他感到

高兴。他接着说：“我不仅冲出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到莫斯科向伊里奇报告高加索的情况。”

“你一定能去莫斯科。我们帮助你。你是怎么来到阿斯特拉罕的？”

“我们扮作渔民从巴库到了一个渔民村。谁能想到我们竟敢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木船横渡里海呀！”

“而你们却有这样的胆量！海上有白匪，还有英国佬……不过，你是什么都不怕的……萨穆伊尔·布阿奇泽对我多次谈起过你。”

“布阿奇泽被杀害了，真可惜。他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刚刚打退了哥萨克反动派的进攻，击溃了德拉琴科的骑兵。”

“打得好！我向你们祝贺！”谢尔戈大声说。

“这还只是个小小的插曲呢。现在，敌人从南方、北方和伏尔加河方向正向我们逼近。而我们的力量不大，有刚刚重建的第十一集团军，还有一些伏尔加河水手。”

“你们能坚持住吗？有什么话要转告伊里奇吗？”

“请告诉伊里奇，只要我们不饿死……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搞的？你一路辛苦，一定很饿，快到我的住处去。”

基洛夫把奥尔忠尼启则和他的同伴们领到住处，让他们好好吃了一顿饭，并安排奥尔忠尼启则的同伴们睡下。然后，他和奥尔忠尼启则回到办公室，两人几乎谈到天亮。第二天，基洛夫到车站为谢尔戈及其伙伴送行。谢尔戈告别了基洛夫，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六

击溃德拉琴科的哥萨克匪军之后，基洛夫信心倍增。他和他的朋友们更加相信，阿斯特拉罕决不会落入敌人的魔掌。革命委员会采取了新的措施：把年龄大的人也都动员起来，组成了新的战斗队。可是，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察里津失陷了。

基洛夫痛苦地意识到，阿斯特拉罕已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他想：“现在，托尔斯托夫从东方，而得到补充的德拉琴科从西方，就要向我们压过来了。除此之外，在北方还必须对付邓尼金的部下巴比耶夫和乌拉加伊将军的进攻……”

基洛夫预见到这种严重的形势，早在察里津大战正酣时即派布佳金去见列宁，并请奥尔忠尼启则报告伊里奇：阿斯特拉罕急需援助。

布佳金在察里津失陷之前就回来了。他带来了列宁的命令：“誓死保卫阿斯特拉罕！”

八月三日，基洛夫召开了全省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他发出了誓言：“只要阿斯特拉罕边疆区还有一个共产党员，伏尔加河口过去是，现在是，并将永远是属于苏维埃的……”

七

八月中旬，电报局送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红军在东南战场击溃了高尔察克的主力，建立了以伏龙芝和古比雪夫为首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第十一集团军划归该方面军领导，而该方面军接到了全力支持阿斯特拉罕的命令。

“这是奥尔忠尼启则帮了我们的忙。”基洛夫收到莫斯科拍来的电报，高兴地想，“他一定是向伊里奇报告了我们的危难处境。我要去让同志们高兴高兴，到部队里走走，鼓舞一下士气。必须

竭尽全力坚持到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同志们赶来支援我们。”

一天，已是晚上十点钟了，基洛夫刚刚从阵地上回来。他正在看报纸上的前线消息。

忽然，门响了一声。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军装，腰束皮带，挎着毛瑟枪的人推门走进来。他气概非凡，神情刚毅，面孔瘦削，大大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热诚。

“您好，基洛夫同志！我是古比雪夫。”

基洛夫站起来，向他伸过手去，说：“见到您我很高兴！欢迎您，古比雪夫同志。请坐。”

古比雪夫疲倦地坐到椅子上，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容。

“我说，基洛夫同志……咱们俩可算是地下工作的战友呐，而且还是监狱里的同窗哩。我们在托木斯克一起坐过牢。我在单人牢房的墙上看到过两个奇怪的字母“O·k”。是您刻的吧？”

“在三楼的单人牢房，窗户对着一个屋顶？”

“对，好象是三十二号牢房。”

基洛夫笑了。

“不错，正是我刻的。我那时还不姓基洛夫，而姓科斯特里科夫。我非常高兴同地下斗争时期的同志握握手。”基洛夫一只有力的小手伸进了古比雪夫宽大的手掌中。

“哎，咱们靠近一点儿，谈谈阿斯特拉罕的情况。”古比雪夫说完，就坐到了基洛夫的旁边。

古比雪夫听基洛夫详细地讲述了当地的情况，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到椅子上。

“怎么啦，瓦列里安？可怕吗？”基洛夫发现了他的这位新朋友的不安神情，问道。

古比雪夫把他的一只大手放到基洛夫的肩头上说：“可怕吗？是可怕！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们顶得住……”

八

红军遵照伏龙芝的命令开始向阿斯特拉罕运送粮食、药品和弹药。不久，伏龙芝本人也来到这里，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除了基洛夫、古比雪夫、布佳金和梅霍诺申之外，第十一集团军各部队的指挥员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上面画着许许多多的小红旗和小白旗，几条战线的分野一目了然。

伏龙芝身穿军便服，仪表端庄。他用指字棒指着用点线标出的中央战线的敌军阵地焦虑地说：“邓尼金正在威胁莫斯科。白军的突击力量集中在这一方向。他们从伏尔加河方面调去了几个精锐师。我们的任务是，迅速出动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察里津。我们要占领这个战略要地，把敌军部分力量从莫斯科引开。我们的攻势要这样展开……”

伏龙芝靠近地图，说明了部队部署和进攻察里津的实施方案……

九

十月六日，基洛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同来自巴库的同志和海员讨论向阿斯特拉罕增运汽油的问题，一直谈到半夜。

基洛夫很晚才回到住所。他的邻居科兹洛夫一直等到他回来。两人一起吃过晚饭，基洛夫和衣而睡。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忽然有人敲门。

“谁？”科兹洛夫问。

“开门。是我，丘贡诺夫。”一个闷声闷气的人回答。

科兹洛夫开门一看，吓得后退了两步：几个人用手枪一起对准了他。

“基洛夫在哪里？”丘贡诺夫冷冷地问。

“在睡觉……”

基洛夫被吵醒了。他走到大房间，问道：“怎么回事，丘贡诺夫？出了什么事？”

“你被捕了！”丘贡诺夫喊道。他把一份革命前的旧杂志和基洛夫的照片掷到桌子上，说：“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不是什么基洛夫，而是察里津的修士伊利奥多尔。你来看看自己的模样，跟杂志上的这个人对照对照吧。”

基洛夫按捺住心中的怒火，走到桌子旁，看了一眼杂志上刊载的那个修士的肖像，说：“把我办公桌上的放大镜拿来。”

“拿来！”丘贡诺夫命令说。

基洛夫用放大镜仔细地看了杂志上的肖像和他自己的照片，挥手示意丘贡诺夫过来细看。

“丘贡诺夫，你看看，这位牧师的脸就象肥皂泡一样光滑，而我是麻子！照片上是麻子，本人也是麻子！”

他这一说，有人禁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不要笑！”丘贡诺夫喝叱道。他拿起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阵子，然后把目光移到基洛夫的脸上。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象纸一样苍白，尴尬地说：“对不起，基洛夫同志。我上了社会革命党女妖精瓦谢尔曼的当。我要是逮住她，非亲手撕了这个婊子不可！”

“去吧，丘贡诺夫。以后别再干蠢事了。”基洛夫说，竭力克制着怒气。

过了几天，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瓦谢尔曼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追悔莫及的丘贡诺夫被派到了前线……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和十一月，第十一集团军一直同邓尼金的部队进行激烈的战斗。基洛夫向伊里奇立下的誓言实现了：阿斯

特拉罕巍然屹立，保住了苏维埃政权。

第十一集团军协助第十集团军解放了察里津，随即向北高加索挺进。

基洛夫给列宁拍了电报。电报说：“值此完全消灭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反动武装之际，第十一集团军所属各部怀着急切的心情同您分享革命的快乐……第十一集团军先头部队业已逼近捷列克省并很快将向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北高加索伸出有力的兄弟之手……”

第二十五章

一九二〇年春天，基洛夫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来到巴库。半月形山峦环抱的蓝色海湾、山脚下白石建筑的城市、明朗的碧空，使人瞬间忘记了战争。他不禁想到：“打完仗到这里来生活多好啊！”

刚刚过了一年，基洛夫果然又来到了巴库。这一次他要在这里长住了，因为他已当选为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他花了几天时间熟悉这座城市的情况，了解这里的石油企业，认识这里的人。

巴库是一个贫富对照鲜明的城市。富人的独家住宅绿荫匝地；有无花果树、柏树、棕榈和被灼热的阳光晒枯了的草地。但是，当你走到城外，举目望去，干旱的沙漠无边无际，只长着一

些稀稀落落带刺的植物……

在市中心，一处处石油大亨的漂亮宅邸十分招人眼目，建筑风格各不相同，有古典式的，哥特式的，还有摩尔式的。而“黑城”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那里簇拥着一些穷人居住的是早已熏黑了的简陋茅舍。“白城”中房屋高大，造形奇特，街道宽阔，不是铺着柏油，就是铺着石条。而在“黑城”，七折八拐的小街小巷尘土飞扬，窄得连两个相对而行的骑毛驴的人都不容易错开。

然而，巴库毕竟开始了新生活……

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族的年轻人唱着歌，兴高采烈地去上班。但是，这里的女人却仍然受着旧风俗的束缚。她们在街上溜着边躲躲闪闪地走过，身上裹着黑布，面部用披纱遮得严严的，只露出眼睛。

市内还有许多教会活动，有东正教教会、伊斯兰教堂、亚美尼亚一格利果利教会、分裂派教徒的祈祷室和犹太教堂。

这里居住着肤色微黑的不同民族。附近的山区仍有土匪出没……

基洛夫来到油矿，看到一幅凄凉可怕景象。一片被人弃置的井架象是一处死寂的树林。烧得光秃秃的钢架子就象一个个可怕的幽灵矗立在那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斧头和锤子孤零零的敲击声。这敲击声在废弃的油田上引起一阵阵可怕的回响……

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基洛夫，在三千五百个油井中，只有五百个油井勉强勉强地维持生产。

基洛夫察看了所有石油企业，同有关人员进行了谈话。他一回到共和国党中央的办公室，就把门关上，想独自一人安静地思考问题，理一理杂乱无章的印象，以便拟定出工作计划。

基洛夫到巴库之前听奥尔忠尼启则说过，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就换了五个第一书记。他不想被第六个

人取代……奥尔忠尼启则没有提出什么建议，只是说了一句：“你到那儿，自己就会明白需要怎么办。”

现在，基洛夫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就是在考虑、琢磨这个问题。在动身来巴库之前，他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当时，女秘书低声对他说：“请别呆太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作报告。”

基洛夫坐在一个深深的皮椅子里。他简直如坐针毡，两次要起身告辞，但伊里奇不让他走。

“坐下，坐下。我还没有说完。你要记住：现在石油非常重要！必须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增加石油开采量，要恢复旧油井，打出新油井。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列宁微微眯起生动的眼睛凝视着基洛夫，好象在估量基洛夫能否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显然，他坚信基洛夫必能胜任，便敏捷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一个来回，坐到基洛夫对面，向前探着身子说：“对，目前石油是重要的！这是头等大事！请你把几个可以依靠的人的名字，还有几点希望和建议记下来。”

列宁讲述这个问题时说得很快，就象一个石油问题专家。而基洛夫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记者，迅速地理解了列宁的意思，写下了列宁说话的要点。

列宁把一切必要的话说完之后，匆匆忙忙地从坎肩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说：“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全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基洛夫赶忙站起来说。

“很好！”列宁也站了起来，挽住基洛夫的胳膊，“遇到困难或者需要什么帮助时，就写信、拍电报来……”

列宁把基洛夫送到门口，同他握手，又慈父般地说了一句鼓励的话：“我相信，你是会干得很好的。再见！”

……

现在，基洛夫取出记录本，看着他在上面迅速记下来的文字，想起了伊里奇说的话。他在一张空白页上写了两个大字：“石油”，这个字足足占了这一页的四分之一。他接着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⁴拿起长颈玻璃瓶喝了几口水，然后，挥动着有力的臂膀，来回走了几趟。他坐下来，从桌子上拿起那张纸，又看了一遍：“清除油井积水。防止油层被水淹没……旋转法钻井……管子，管子……钻机。英国？美国？法国？西方专家？给钱、石油、租让。对，如果向我们提供设备，援助粮食，就向他们租让……还是钻井……谢列布罗夫斯基……纳里马诺夫……巴里诺夫……古布金。主要是古布金……”

基洛夫看完后，用红铅笔标出了古布金的名字。他想：“对，应该从他开始。伊里奇说过，古布金很了解巴库，而且差不多在美国住过一年。他是我们的人，现在是《石油总公司》的领导人。无论如何要把古布金找来。如果他不在巴库，就给莫斯科打电报，叫他来，请他来……最后再请求伊里奇给予协助。必须从古布金着手……”

基洛夫看了看表：“好家伙，已经三点钟了……我吃过午饭就去《阿塞拜疆石油公司》找谢列布罗夫斯基。看看那里的情况，请他安排我去见古布金。”

二

基洛夫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走到桌子旁给谢列布罗夫斯基打电话。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话筒：“我是基洛夫。噢，是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我正要去找您。出了什么事？工厂失火了？重油储油槽着了？消防队出动了么？还需要什么帮助？我马上去。到现场看看就更清楚了。”

基洛夫要了汽车，走进前室匆匆对秘书说了一句：“我去救火！曼塔舍夫工厂！”他穿过走廊跑下去……他的助手穿着军装和

皮靴，紧紧跟在他后边，一边跑，一边用手按住在他衣袋里蹦跳的勃朗宁手枪。

基洛夫跑到院子里，停住脚步看见曼塔舍夫工厂方向浓重的黑烟象火山爆发一样在城市上空翻滚。“好大的力量！”基洛夫暗暗吃了一惊，同助手一起上了汽车，向司机喊道：“去工厂！”

街道上挤了很多人。他们喊叫着，骂着，汽车开不过去。“绕道！这里过不去。”助手对司机说。

“拐到邻近的街上去，从那边走会快些！”基洛夫说。

司机把车开到同这条街平行的另一条人少的街上，加大了油门……但是，离工厂越近，车子就越难前进。巴库的大风突然转了方向，迎面吹来。刹那间呛人的浓烟弥漫了大街，什么也看不见了，呼吸也困难起来。

“向右拐，我们都要呛死了！”基洛夫难受地咳嗽着喊道。

司机把车子开进一条胡同，驶过几个街区，从侧面开到工厂跟前。工厂的大门在浓烟中只是瞬间闪现一下就又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汽车很难开进工厂。

基洛夫和助手跳下车子，对司机说：“你在这里等着或者稍向后退一点儿！可能还会用车。”他穿过浓烟冲到工厂院子里。

不知是谁揪住了他的袖子：“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找您。快跟我来！”

基洛夫透过烟雾看见了被黑油弄污了的帽子、瘦瘦的脸、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他认出这是谢列布罗夫斯基。

他们冲出浓烟，跑到一个开阔的地方。这里的烟雾被风吹散了。消防队员们手持水龙带挤在这里，工人们拿着铁锹，专家们都戴着安全帽。在他们面前，团团黑色的浓烟翻滚着，遮蔽了太阳和半边天空，巨大的油槽被窜动的烈火吞没。

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油槽的盖子看样子是被汽油爆炸产生的气

浪掀掉了。油槽的边缘几乎烧灼得发白了。褐红色的烟雾象火山爆发一样从油槽中冲向天空。

人们呆呆地、无可奈何地看着这种自然力量狂暴地施展威力。没有办法扑灭这场大火，喷水只能阻止火势蔓延，保护建筑物，但水浇到油上却更加助长了火势。

基洛夫挽住谢列布罗夫斯基的手臂说：“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我们怎么能站着？必须想办法呀！”

“我已经叫工人通过应急管道把石油和重油输送到备用油库里去。”

“结果怎么样？”

“距火场较远的油槽正在放油，但这两个油槽已无法接近，况且里面的油也已所剩无几了。”

“如果火势蔓延，那怎么办呢？”

“已经用强大的水幕把火隔绝起来，周围的地上也在不断地浇水。”

“走，我想去看看……”

三

这场火灾持续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晚上人们才用沙子把燃烧的重油槽填起来。

基洛夫和谢列布罗夫斯基又饿又累，被烟熏得头晕目眩。他们一起离开了火场。

基洛夫的车子把谢列布罗夫斯基送到家，自己也下了车。他说：“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由于这场火，我没有来得及跟你好好谈谈。”

“到我家去吧，我们聊聊。”

“你看我这副模样，不会把你家老小给吓坏了？”基洛夫大声笑

着说，“还是另找个时间吧。再说，我对这次谈话还没作好准备呢。我请求你设法找到古布金。如果他在格罗兹尼或者在莫斯科，务必把他请到巴库来。”

“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一定设法找到他。”

四

清晨，基洛夫象往常一样很早就起床了。他没有叫醒刚刚来到巴库的妻子，自己在厨房里吃了早饭，八点钟走出家门。门外有一辆“波卡德”小汽车等他。这辆车是从一个石油大亨手里没收来的。

“是到油矿去吗？”司机跟基洛夫打过招呼后，问道。

“对，到油矿去……”

井架之间没有通行道路，汽车在沙地里开得很慢。基洛夫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突然看见，有一堆人挤在一座被烟火熏黑了的钻井旁边忙活着，喊叫着。他让司机开到跟前，下了汽车，大声喊道：“同志们好！出了什么事？”

“吸油管坏了，”一个身穿帆布上衣、留着大胡子、上了年纪的捞油工人说，“我们不会修。”

基洛夫走到放着吸油管的木板台旁边。吸油管是一根长长的带盖的大管子。基洛夫对这种从油井里吸油的简单工具已经有所了解。现在，他仔细地观察着钳工怎样修理这个管子。

“钢索拉不动了，接头不起作用。可能是被水泡得锈住了，”一个年轻的钳工说着就用锤子重重地敲击吸油管的活门。

“先别敲，小伙子，”基洛夫说。他转身又对走过来的司机点点头说：“你到油矿办公室去一趟，把矿长找来。”说完，便卷起袖子，从那个小伙子手中接过锤子和钳子，仔细地察看吸油管。

“大家拉一拉钢索。对，再来一下！噢，原来是活门歪斜

了……可能是碰到石头上了，卡住了……向我这面转一转。好，把住。”他小心地把钳子伸到活门底下，用锤子轻轻地敲打，纠正活门的斜度。

“行！”有人鼓励说，“再打一下！”

基洛夫回头看见一个体格健壮头戴草帽的人正在看他干活，草帽沿下露出斑白的卷发。“他可能就是矿长。”基洛夫猜测着，继续敲打活门。

“大家试试看。”

有人拽了一下钢索。

“嘿，活门关上了！真有两下子！”一个粗声粗气的人称赞道。

“再拽一拽，”基洛夫说，“好，可以用了！”

“同志们，水还很多吗？”戴草帽的人问。

“现在没关系了。我们可以抽出更多的油了。”捞油工回答说。

“是吗？这太好了。放下吸油管，让我们看看。”

工人们抬起吸油管，放进油井里。

基洛夫从木板台下抓起一把棉丝，揩擦手上的油污。

戴草帽的人向他走过来，粗糙而坚毅的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说：“怎么样，技术员，把吸油管修好了？”

“修好了。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而你们找来的钳工连凿子和改锥都分不清。”

“他们才开始学习。以前是弗兰格尔的士兵，是从土耳其回来的。听说油矿上有几千名。”

“哎，同志们！都到井架下面去，开始捞油！”工长喊道。工人们用钢索把装满石油的吸油管吊上来，抬到油槽旁。

“先别倒！”戴草帽的人说，“你们有水桶吗？”

“有，”捞油工回答说，“哎，伙计们，谁去拿个水桶来。”

一个工人提来一只桶。

“我们来量一量，看看吸油管里有多少水。”

“对，这很重要。”戴草帽的人说，“倒的时候要当心一点儿。”

工人用桶接住吸油管。

“放！”

桶里咕咚一下子就灌满了水。

“停！满了。”

“把水倒掉！”戴草帽的人说，“再灌一次……”

一共倒掉三桶水，接着就出油了。

“行啦！”戴草帽的人满意地笑着说，“同志们，你们这里的情况有好转。祝你们成功！”

他走出井架，轻轻地碰了一下走在旁边的基洛夫的腰窝，说：“你真行呀，技术员。吸油管叫你整好了。”

这时司机跑来说：“矿长不在，到公司去了。”

“真不凑巧，”戴草帽的人说，“我也在找他。”

“同志，您是谁？”基洛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身强力壮的人。这个人向基洛夫伸出一只宽大的农民式的手说：“地质工作者古布金！”

“没有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您！非常高兴！您好，古布金同志。”

“您好！您是……”

“我就是基洛夫！”

“基洛夫？真没想到！伊里奇对我介绍的你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把你当作技术员了，请原谅。”

“我确实是个技术员嘛！”基洛夫温和地笑了，“这是我最早的职业，而且也许是主要职业呢。”

他们两人都笑了，紧紧地、热情地握着手。

第二十六章

—

“您是这么平易近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基洛夫看着古布金颧骨突出的和善的面孔说，“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叫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人呢。人家说您是个大科学家……”

“基洛夫同志，我是农奴的儿子，我是凭借自己的双手探索科学之路的。今年春天我加入了共产党。所以，您同我谈话不必客气。”

“谢谢，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正想同您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必须增加石油产量。可是怎样才能增加呢？听说曾经打算用骆驼从厄姆巴河上运石油，可见石油是多么急需了。”

“是的，是这样打算过，”古布金叹了口气说，“现在不打算这么办了。但是格罗兹尼、迈科普，尤其是巴库石油企业的状况实在糟糕。”

“我就是想问问您……难道没有办法治水？”基洛夫的表情是那么忧虑、焦急，就象一个人在跟一位就要为自己的病危的亲人作手术的外科医生谈话似的。

古布金也正为油田的衰败和管理不善忧心忡忡，但他坚信这个油田是可以挽救、可以恢复的。当然，为此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他不想直接把全部实情告诉基洛夫，因为他担心那会毁掉基洛夫对成功所抱的信心。然而他又不能不说实话，尽管他无法给

他带来希望……他默默地坐着，用手摸着前额，沉吟了半晌，似乎心中在计算着什么。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要回答您的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过去，这里的石油企业分为很多区，由不同的企业主所把持。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地质学家确切了解巴库的石油资源结构……现在，我们有可能绘出整个油田的地质图并判断出水害的程度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

“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能否……”

“我今天和您一起看到的情况，是相当令人鼓舞的。我想，中心区的情况是可以改善的。如果我们肯花大力量抽水，大多数油井是有救的。”

“谢谢，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我就是要了解这个情况。”

“但是，就现在的设备来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们自己还无法取得显著的成绩。”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

“我看办法还是有的。”古布金信任地靠近基洛夫说，“这个办法是列宁提示的。我离开莫斯科前见过列宁。我们进行了详谈。伊里奇直率地说，要把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石油企业租让给西方承租者，以便但使他们向我们提供设备和粮食。伊里奇坚持说，为了尽快办成这件事，要由〈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领导人直接同西方谈判。”

“如果资本家向我们漫天要价，提出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怎么办？”

“那就同美国联系。我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参观过所有的石油企业和采油设备工厂。美国人是会愿意合作的。这对我们很重要。他们那里不是象我们这样凿井，而是钻井。他们会派钻井队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会带钻杆、钻机和成套钻井架设备来。依靠

他们，我们可以搞好并展开我们的钻井作业。只有在我们的油矿采用了快速旋转钻井法，我们才能增加原油产量。”

“谢谢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那么，您认为可以派谁到国外去呢？”

“当然是谢列布罗夫斯基了。他是工程师，办事又认真。这张牌就交给他去打吧！”

“看来别的也无人可派了。好吧，我今天就同他谈谈……您住在什么地方了？安排得怎么样，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挨饿了吧？”

“没有，没有。不必费心，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您今后就在我们党中央机关吃饭吧。从今天起，汽车归您用了。旅馆给您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房间。不管需要什么，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办公室的和家里的。”基洛夫把一张记着电话号码的纸条递给他，“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嘛，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古布金谦逊地微笑着，说：“我把企业的情况了解一下就来找您。”

二

古布金刚刚告辞，一个身穿军装的壮汉子不经报告就走进了基洛夫的办公室。他是格奥尔基·阿塔尔别科夫。他由基洛夫提议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了。

阿塔尔别科夫疲倦地坐到椅子上，黑亮的大眼睛看着基洛夫，眼圈发红。基洛夫从他的大胆而坦率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出，纵火焚烧工厂的破坏活动还没有查清。

基洛夫放下手中的铅笔，靠近阿塔尔别科夫，轻声问道：“怎么，格奥尔基，难道一个人也没抓到？”

“他们干得干净利落。抓住的只是些游手好闲、凑热闹的家伙，真正的破坏分子都溜掉了。”

“糟糕……”基洛夫打开烟盒，递给阿塔尔别科夫说：“抽支烟吧！”

面面相觑，两人默默抽烟抽了好久。

“你认为是破坏？”

“肯定是破坏！”

“那就继续侦察吧，朋友。侦察！如果需要人，我们想办法。”

“我就是为此面来的，米罗内奇。我简直忙得脚跟朝天了。”

“好吧，我考虑一下。找人很难，但我一定给你想办法。”

三

基洛夫委托中央工作人员从第十一集团军过去的战士中为阿塔尔别科夫挑选了二十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处理完这件事后，在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晚上。他草拟了一个最重要、最紧急的工作计划，写了几页纸，但不满意，因为他无法预料完成这些工作的具体时间。

他步行回家，路上继续考虑着工作：“不行，我一个人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必须跟谢列布罗夫斯基好好谈谈，也许需要再把古布金请来。他很有见识，必须听听他的意见。看来得从伊里奇的建议着手——把部分企业租让给外国人，并到国外去购买设备……”

他回到家里，一个人又苦思苦想起来：“毫无疑问，必须派人到国外去，这是将来搞好工作的保证，有助于我们恢复、扩大企业，采用旋转钻井法和新技术。但是，谈判、签订协议、把西方专家请来和设备的运输，这都需要很长时间。而我们必须立即增加采油量，要在今天、明天就达到这个目的。国家期待着我们在

这个问题上取得坚决的、迅速的进展。已经白白过去一整年了……要动员工人，鼓舞工人。巴库富有革命传统。企业中有很多早在一九〇五年就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到工人中去，向他们交底，号召他们英勇劳动，为国家分忧，事情是会有起色的！……”

基洛夫坐到沙发上，点燃一支烟，追忆着他同古布金的谈话和同伊里奇的谈话。他不禁想起了这样一个细节：当他离开列宁的办公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来，把他送到门口。基洛夫看见墙上挂着卡尔·马克思的肖像，而并排则是一个浅浮雕：一张坚毅而漂亮的面孔，留着小胡子。他看到这个浮雕，瞬间停住了脚步，竭力认出他是谁……

“这是哈尔图林！”列宁说，“他在革命运动中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

“对，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热爱哈尔图林，非常热爱。他是我的同乡。”

“你一定要读一读普列汉诺夫写的关于他的故事，”伊里奇说，紧紧地同基洛夫握手，“祝你成功！”

基洛夫在向列宁告别时，没有问他为什么在办公室里和马克思的肖像并排挂着哈尔图林的浮雕像。现在基洛夫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读过普列汉诺夫写的关于哈尔图林的文章呢？真不应该……我好象那时在莫斯科就买到了普列汉诺夫的那本小册子。要读一读……”他走到书橱前找那本书……“就是这本书，是一本封面不怎么好看的小书……我来看一看……”

他久久地翻阅这本粗糙得象马粪纸似的小册子。“噢，好象这里就是……对，作者高度评价哈尔图林创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北方协会》吸收了老年派的久经考验的工人革命家”……

下面一段就是讲哈尔图林了：“他不尚空谈，从来不使用有些工人喜欢炫耀的那些外国字眼儿。但他讲话充满热情，井井有条，令人心悦诚服……斯捷潘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某种超群的能力，其秘密就在于他孜孜不倦地对一切事物倾注着自己的注意力……他表达了普遍存在的情绪……”

“是的，写得很好。看来，哈尔图林善于窥察人们的内心世界。这一点，我应该向他学习。我们所说的话必须使工人们听得进去并得到他们的理解……普列汉诺夫还说了什么呢？”

基洛夫读了几页，把书放下了。

哈尔图林在工人小组里，在彼得堡很多工厂里，发表过演说。他走访过工人家庭，用自己的钱接济遇到灾难的穷苦工人。他生活在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和利益所在……

“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到工人集体宿舍里去过。应该了解大家生活得怎样，了解他们关心的事情。”

他走到电话机前，叫通了谢列布罗夫斯基住处的电话：“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你还没有睡？很好。我有事打扰你。咱俩明天一早到‘黑城’去看看工人的茅屋，看看集体宿舍和工棚，怎么样？去看看工人家庭的生活情况，同工人聊一聊。什么？同意？你到我这里来，从这里一道去……”

四

基洛夫和谢列布罗夫斯基走访了工棚和“黑城”的茅舍，感到心情很沉重。基洛夫尤其抑郁不乐，在返回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他思索着使工人摆脱这种悲惨状况的办法。

基洛夫走进办公室，让谢列布罗夫斯基在宽大的办公桌旁坐下，自己同他相对面坐。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我这个人真是什么都见识过了。进

过孤儿院，在喀山技术学校挨过饿，坐过牢，作过解犯，在阿斯特拉罕受过饥荒，被敌人围困。但是象这里的这种贫困，这种灾难性的状况，我还没有看见过。应当给工人增加口粮，不然我们就一事无成。人要是饿着肚子，就连一根鸡毛也举不起来！还有儿童，怎么办呢？需要开办几十个幼儿园。我想这么办：咱俩给伊里奇写封信，要坦率地、如实地写，请求拨给我们钱、食品、设备。伊里奇对巴库工人阶级的苦难是不会不管的。”

“对！”谢列布罗夫斯基表示同意，“当然，目前面包问题很严重；伏尔加河流域正闹饥荒。但是钱是会给我们的。我想也会给一些设备。毫无疑问，我国的工厂也能生产一些设备。”

“好。要什么设备，你来写，其余的我来写。最近一两天之内我们到各个企业跑一跑，每到一处就向工人发表讲话，给大家鼓劲。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你要准备到敌洲去一趟，如果需要，还要到美国去一趟，去寻找承租者，签订石油设备、管子和水泥协议书。按照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洽谈大面积钻井作业事宜。这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伊里奇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谢列布罗夫斯基倚靠在椅子背上，抽着烟。他用手理了理乌黑的分头，慢条斯理地说：“我考虑过这件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认真地考虑过。我随时可以出国，但我认为我的这次使命只能取得部分成功，譬如，买到一些钻机和管子。租让的问题应通过外交渠道谈判解决。这是一项严肃、重大的任务，需要有很高的外交艺术。”

“好，我同意。咱们说好了：你负责商办钻井方面的业务，购买钻机、管子和所有必不可少的设备。租让事宜由外交官去办。你准备走哪条路线？”

“我认为不要去找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会要求我们归还他们的企业。”

“对，有这种可能……”

“同德国人和瑞典人倒有可能谈妥。”

“古布金到过美国，他建议到那里去一趟。”

“一定要去。美国是主要目标。”

“太好了！我们说定了。我今天就向莫斯科发电报。请你跟古布金谈谈，向他要一些美国人的地址，也许需要请他写几封介绍信……关于我国工厂能够生产的设备，不要忘了给伊里奇写信。”

“不会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好了，后天我一定把信交给你。”

五

巴库人很熟悉“基尔”这个词。他们把铺屋顶、马路和人行道的沥青、柏油叫作“基尔”。因此，当报纸上开始出现“基洛夫”这个名字的时候，人们就一下子把它记住了^①。这个名字听起来令人觉得亲切，似乎同巴库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基洛夫走访“黑城”工人居住区以后，一个工作组来到工棚和集体宿舍。他们让工人家庭很快搬进了从富人手中没收得来的房子。儿童被送进了利用石油大亨们的宅邸建立起来的幼儿园。多子女工人家庭领到了布匹、鞋子和口粮之外的补充食品。工人们说，这都是遵照基洛夫的指示办的。于是，从茅屋搬进新居的女主人想起来：确实有一个平易近人的首长到他们家里来过，那个人就叫“基尔”。

油矿上的阿塞拜疆工人也在议论“基尔”，说他的汽车把一个被管子砸伤的捞油工人送到了医院；他下令把一个粗暴的工长从

^① “基尔”和“基洛夫”在俄语和阿塞拜疆语中是同根词。

钻井台上调走了，他还亲自动手修好了捞油管……

有一天，钻井工、捞油工、钻井工长和辅助工来到油区食堂的一个木板房里，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桌子上，有的则在主席台的红色大桌子前面席地而坐。所有的过道里都挤得满满的，有许多人站在门口，窗户大开着，窗台上也坐着人。大家耐心地、执拗地等待着基洛夫。

“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呢？有什么使我们高兴的事吗？”每个人都在焦急地想着这些问题。一年来，人们听过各种各样的演说，开会开腻了，而这一次是基洛夫要讲话！关于他，有许多善意的传说，人人都想听听他的讲话。很多人见过“基尔”，经常在钻井台上见到他，同他聊天。

门外，传来汽车轮子轧着沙地发出的声响。车停了，一个男子从车子里出来，迈大步走进会场。他身装军人衬衫，敞着领扣，梳背头，个子不高，朝气蓬勃。

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低语声：“是他，是他！‘基尔’！”

陪同基洛夫走进来的一个眼睛又大又黑的高个子扬起手，用阿塞拜疆语对大家不知说了句什么，会场上安静下来。他趁机宣布开会，由基洛夫讲话。

基洛夫扫视着与会者的面孔，等待会场完全平静下来。他凭着多次演说的经验，直觉地感到并抓住了人们的等待已达到极限而稍加拖延就会破坏会场气氛的那个关键时刻。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开始讲话了。他的声音不高，开头也不带什么激情。

“同志们！在我来巴库之前，我见到了列宁同志。他同我谈了话。”

这些话，他说得简单明白，语调中充满信心，一下子使会场变得鸦雀无声。

“列宁同志要我向光荣的巴库无产阶级转达热烈的、诚挚的问候！”

会场上忽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震得木板房的四壁都颤抖了。

基洛夫举起手，等大家安静下来，接着说：“我还想告诉大家，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巴库的石油企业列入最重要的突击项目。今后，巴库将得到更好的物资供应，企业中全体工人的工资将大大提高。我们要开始为工人建设住宅。”

会场上再次响起掌声，人们激动地喊起来。基洛夫平静地，然而坚定地讲到迫切的任务和工作中的失误，讲到为提高原油产量必须采取的措施。

他时而穿插一些逗人发笑的实际例子，提到他在企业中看到的有趣的现象。大家高兴地听他讲话，不时哄堂大笑。

他描述了企业的状况，证明只要忘我地工作，就能使油井得到恢复，使油矿摆脱水害。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提高声音说：

“布尔什维克是面向未来的。我们要改用转盘钻井法，勘探出新油藏，并力争大大超过战前的产油量。我们不久就要派人到欧洲和美国去购买最新设备，把外国专家请到我们这里工作一个时期。但这一切还不是眼前就能做到的。目前，我们需要修理旧设备，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的事情办好。我相信，光荣的巴库工人阶级一定能够再次创造出英雄的业绩。”

“我们现在的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不好，同志们。我们在受穷，住的是茅屋。而当我们生产出更多的石油的时候，一切都会大变样！工资会增长一倍、两倍。我们将会丰衣足食，为工人建造出漂亮的住房。我们要在企业附近建起一座座城市。每个家庭都会有单独的成套住宅，有煤气，有洗澡间，有厕所。每个

人都将开着自己的汽车去上班。同志们，这才叫生活呢！死了真可惜呀！我们要建造幼儿园、学校、医院、体育馆、俱乐部和影剧院。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成年人也要学习。比如说坐在那里的钻井工阿迦·达达什吧，他是一个好工人，但是不识字，所以他也得学习。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领导者。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干起来吧，共同建设我们的新生活。我不久还要到莫斯科去，并且要去见伊里奇。我可以对他说巴库人是不会令人失望的吗？”

“我们不会令人失望！”会场上有人响应道。

“绝对不会！”几百个声音一齐回答。

没等基洛夫讲完，就响起了掌声……

坐在窗台上的那个身穿帆布上衣的阿塞拜疆工人阿迦·达达什，用手作成喇叭大声地喊着：“乌拉！基尔！基尔，乌拉！”

第二十七章

—

两个阿塞拜疆人走进基洛夫的办公室，一个是年轻人，高个子，黑黑的大眼睛，留着小胡子，他就是在油矿食堂里宣布开会的穆萨别科夫；另一个已经上了年纪，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前额高高的，他是著名的革命家、作家、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纳里曼·纳里马诺夫。穆萨别科夫是他的副手。

他们紧紧地同基洛夫握了手，在桌子旁坐下来。

“你到油矿去过了，米罗内奇？你看见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穆萨别科夫激动地问道。

“这几天没去。出了什么事？”

“你是问出了什么事，对吗？你应该亲自去看看。百闻不如一见。”

“等一下，加赞法尔，”纳里马诺夫不让他说下去，“你太沉不住气了，你这样说，都把谢尔盖·米罗内奇弄糊涂了。”

“那好，你自己说吧，哼……”

“我们刚到油矿去过，谢尔盖·米罗内奇。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现在，矿上热火朝天，大家正在拼命地干哪。”

“就象着了魔一样！”穆萨别科夫插了一句，“象开了锅！”

“对，对，”纳里马诺夫肯定地说，“米罗内奇，你的一席话激起了石油工人的热情，大家有了一股特别的干劲。没参加那次大会的人也知道了你的讲话。大家相信列宁同志一定会帮助巴库人。”

“你知道吗，谢尔盖·米罗内奇？”穆萨别科夫禁不住插进来说，“大家对将来有了信心，相信会过上真正的日子。钻井工阿迦·达达什到各个钻井台上，拍着胸脯喊：‘我会成为工程师，这是基尔说的。’”

“同志们，工人的情绪和工作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很高兴。我们应当使这种热情、这种干劲保持下去，必须全力以赴地帮助油矿，要竭尽全力。现在，全市所有工厂都要支援石油工人，为他们修现设备、泥浆泵，生产短缺的零部件。我们的许诺不能流于空话，现在就得着手为工人建造住房。你们好好考虑、研究一下怎样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们一定研究，”纳里马诺夫说，“我们想办法筹集资金和材料……还有一件事，谢尔盖·米罗内奇。要尽快派人到国外去购

买设备。谁去呀？”

基洛夫看着纳里马诺夫沉静的眼睛肯定地说：“你去，纳里曼。没有别人了，你有智慧，举止稳重，办事可靠。”

“可我不是工程师。”

“没关系。你可以带几个工程师去。要由国务活动家，而不是工程师去谈判，要由苏维埃俄罗斯的全权代表去谈判。此外，你作为作家去看看西方世界也是有益的。怎么样，同意吗？”

“完成这一使命不是轻而易举的，但这的确很令人神往。”

“考虑一下吧，纳里曼。考虑一下，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你完全能胜任。”

二

古布金没有来。基洛夫知道，他一整天都在矿上从被水淹没的油井里抽取水样，同《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一起进行研究工作。

有一天，谢列布罗夫斯基突然来电话说，古布金打算到格罗兹尼去。

“怎么，要彻底离开我们？”

“是的，他从那里到莫斯科去。但他很想行前见见你，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明天可以吗？”

“当然，叫他一忙完工作就来吧。我等他。”

古布金风尘仆仆，脸晒得黑黑的，衣服上沾着尘土，迈大步走进基洛夫的办公室。他伸出农民式的巴掌同基洛夫握手，疲倦地坐到椅子上。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不是生我的气了吧？”基洛夫微微一笑，问道。

“我能生您什么气呢，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是在矿上转来着，而且，说实在的，我不想打搅您，我知道您很忙。现在，我弄清了这里的地质情况，才来和您谈谈心。”

“弄清了什么情况，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会使我们大失所望吗？”

“恰恰相反，我会使您高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古布金笑着说，“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水患不用怕了。许多油井是原来的企业主放水淹没的。这种状况可以改变。只要把水抽出来，油就会冒到井底上来。现在工人们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听了您的演说，连我这个老朽的专家也深受感动……真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啊！”

“可是您要走了……”

“我有人民委员会交托的任务在身。要去看看格罗兹尼的石油企业，要向伊里奇汇报……你们这里会好起来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扩大油矿，发现并开采新油藏。说实话，我来要同您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你们进行了勘探？”

“是的，部分地进行了勘探，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一次，我才真正对整个巴库油区有所了解了。”

“那么，究竟怎么样呢？您认为前景如何，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很壮观！我认为关于巴库油田已经枯竭的说法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据我的看法，整个阿普歇伦半岛都有石油，简直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相信，在海湾的水底下，而且在里海海底，在靠近巴库的地方，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海底也有石油？”基洛夫反问道。

“对，海底也有……但是，从海底采油是困难的。而在索尔

达茨基集市，只要挖个井，插上管子，石油自己就会流出来。因此，一有可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就要在那里打出探井，寻找石油。”

基洛夫把古布金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然后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坐到古布金身边说：“谢谢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谢您提的好建议。”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你们有很好的、很有经验的地质学家，如有需要，可以向双目失明的老人波托茨基工程师请教。我也离这里不远，只要拍个电报，我就马上来。”

“谢谢，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谢！好，如果……”

“关于巴库需要资金、设备的问题，我会向伊里奇报告的。我相信人民委员会是会给予帮助的。最主要的是快些派人到国外去，不要拖了。”

“已经说定了。纳里马诺夫到欧洲，谢列布罗夫斯基去美国。”

“我很高兴，祝你们成功！那么，我告辞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祝您一切如意，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到了格罗兹尼，请转达我对布佳金的问候。我们一起保卫过阿斯特拉罕。”

“噢，是这样！谢谢。一定转达。不要忘记在索尔达茨基集市开始钻井。再见！”

索尔达茨基集市上原来到处是游艺场、食品铺子和杂货店。现在，这一切在一天之内就荡然无存了……

一月的一天早晨，建筑队高唱着歌曲来到这里。队伍后面跟着装满木板、圆木和管子的马车。在这个自古以来就充斥着商人叫卖声的宽阔的地面上，响起了斧头的敲击声、锯子锯木的嚓嚓声和建筑工人豪放的谈笑声。他们在这里开始修建井架和锅炉房……

谢列布罗夫斯基到美国去了大约三个月了，但他杳无音讯，就好象在美利坚合众国失踪了……现在，指挥油矿作业的是巴里诺夫工程师。他个子不高，体态有点臃肿，留着蓬松的大胡子，好象一个水手长。他举止稳健，言语不多，眼睛不大，但目光敏锐。他走遍了所有的企业，好象在考虑着什么问题。他很少参与具体的事务，但什么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有时，他走进井架，说一声：“你们好！”就站到一边，好象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他站一会儿，看一会儿，就悄悄地走开了。油矿上热火朝天，工人们忙着运粘土，以便把泥浆弄得再稠一些；安装工人正在设法改善钻井架的照明设备。

基洛夫喜欢同巴里诺夫一起到矿上来。巴里诺夫虽然少言寡语，但他言必切中要害！

基洛夫最担心的是索尔达茨基集市上第一个苏维埃石油企业的命运。这里已经开始使用旋转钻井法。虽然在绞车上工作的是有经验的钻井能手，但他仍然不放心。他想：“这口井他们能拿下来吗？”

万事开头难。掌握旋转钻井法也是如此。工人们缺乏熟练的技能，而钻机又破旧不堪，因此，作业时断时续。但是不管怎样，这比凿井还是快得无法想象。

基洛夫和巴里诺夫常常站在井架里观察很长时间，琢磨着钻井过程，观察工长、司钻和辅助工人的操作。基洛夫已经了解了转盘的构造，觉得自己也会把钻杆接起来，甚至可以作钻井工作了。他对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

“要是有更多的钻机和管子，我们是能够大干一场的。”基洛夫思忖着，“可是谢列布罗夫斯基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会不会遇到了麻烦？”

有一天，基洛夫从矿上回来，问秘书：“有什么消息吗？没有

谁打电话来吗？”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谢列布罗夫斯基回来了！”

“真的？他在哪里？”

“在助理那儿等着你哪。”

“可把我等急了。快去叫他……啊，说着你，你就来了。叫我好好看看你，”基洛夫微笑着闪到一边，“俨然象个花花公子了嘛！要是在大街上遇见你，我真不敢认你了。”

“不得不打扮打扮，”谢列布罗夫斯基也象基洛夫那样诙谐地说，“跟资本家谈判嘛，他们是看你的穿戴如何来对待你的……我每次去谈判都要坐小汽车。俗话说：‘切莫步行访富人’嘛！”

“哎，快说说，你这一趟收获如何？”

“收获不大，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但也不是空手而归。”

“嗯……快说说吧。”

“同《巴恩斯代尔公司》签订了钻井作业、提供钻机、设备和管子的合同。”

“嗨！”

“这是清单，上面有供货期限。”

基洛夫翻阅着一叠合同，脸上现出喜悦的光彩，说：“祝贺你，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这对我们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谢谢，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可是我听说井上的情况不好。”

“索尔达茨基集市上有了个好开端，但旧油井上的情况不好。工人们挨饿、消瘦，没力气了。”

“我尽快去见伊里奇，向他报告赴美情况，并谈谈我们这里的艰难处境，你看怎么样？我们国家很大，也许能够分出点儿什么来帮助巴库。”

“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问题还没解决。那里已经有很多难民到我们这里来逃荒了……赴美情况可以报告……虽然你走之后这里会有困难，但你还是去吧！我们想办法克服。只希望你不要耽搁太久……”

三

星期六下工以后，旧企业的总办公室旁边聚集了一大群人，有其他几个区的石油工人，还有修建钻井架的木工、运输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工长。

主席台是木板搭成的，围着大红布。台上有基洛夫、纳里马诺夫、穆萨别科夫和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谢列布罗夫斯基。

大家听说谢列布罗夫斯基带来了列宁的信，都想听听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主持者宣布大会开始，由基洛夫讲话。大家安静下来。基洛夫走到台子的边上，展开一张纸，说：“同志们！这是伊里奇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寄巴库市工人’。请大家仔细听。”

会场上一片寂静，只听到落在电线上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基洛夫开始宣读列宁的信，把每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亲爱的同志们：我刚才听了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关于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的情况的简短报告。困难真不少，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请你们千万把最近这一个时期坚持下去。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总是特别困难，往后就会好些。我们必须取得胜利，无论如何要取得胜利。

再一次向你们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35页。

会场上立即沸腾起来，人们高呼：“乌拉！向列宁致敬！列宁万岁！”

基洛夫举起双手，让大家静下来。他喊道：“我们建议给伊里奇回电。”会场上明显地安静下来。接着，基洛夫宣读了电文：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谢您给我们的信和对我们的关怀。我们一定努力坚持下来，并且完成全年采油计划。

巴库市工人。”

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乐队奏起了《国际歌》……

第二十八章

一

每当新油井开钻时，基洛夫都要亲自到工地上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他和巴里诺夫一起乘车来到索尔达茨基集市上的新钻井台。工人们还没有给高大的井架包上木板，他们刚刚用木板给二层平台钉上了西面和北面的挡风墙。

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好了。钻台中心安装了一个巨大的带转盘的基座，在基座上空，旋回架用钢索吊着方钻杆，钻杆上装着钻头。钻头上有叉形尾端，这就是所谓“鱼尾”钻。

“可以开始了吗？”工长问巴里诺夫。

巴里诺夫走近基洛夫，说：“开始吗，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摘下帽子，用力地挥了一下。

工人搬动刀形开关，倾刻间高氏链哗啦作响，转盘轰轰隆隆旋转起来，方钻杆一下子变成了圆形的，眼看着伸进大地。

“钻进去了！”一个工人喊道。大家着了迷似地观看了几分钟。

突然，电灯熄灭了。转盘又转了几十圈就停住了，轰轰隆隆的声响也听不见了。

“同志们，不要着急，可能是临时停电。”基洛夫说着走出井架，上了汽车。

“快，到矿办去。停电了！”

汽车疾驰而去，不一会儿就开到矿办门前。

基洛夫走进屋里，对矿办主任说：“怎么回事？搞清楚了吗？”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们给变电站打不通电话。”

“我来。”基洛夫走到电话机旁，摇了几下摇杆，请求接阿塞拜疆党中央。

“我是基洛夫。怎么停电了？什么时候通知的？谁？噢。他们说什么？好，我马上来。”

这时，办公室里已挤了很多穿帆布工作服的人。基洛夫转身对他们叹了口气，说：“同志们，这是临时断电，很快就会解决。”

但人们不肯离去。他们看到基洛夫脸上焦急不安的表情，感到出了什么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一个钻井工长问。

“不好了，同志们！不过，请大家镇静、忍耐……”他有些支支吾吾，好象在寻找更合适的话语来安慰大家，但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就冷峻地说了一句：“供水站失火了！”

二

基洛夫一走进会客室，值班人员就向他报告说供水站起了大火，城市断水了。

“叫市苏维埃副主席和公用局长马上到我这里来，”基洛夫说着，走进办公室。他感到心脏跳动过速。他以前没有这种感觉。他觉得太阳穴上的血管咚咚地跳。他坐到椅子上。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托木斯克监狱，想起了他同难友们谈到过绝食。那时难友们说，人不吃饭大约能活两周，但是不喝水，却只能活两昼夜……“这大概又是破坏。”他想，立即给机场打电话。

“喂！你好！基洛夫。飞行员谁在？好。告诉他不要离开，我马上就来。只好坐飞机去一趟……”他挂上电话，想忖着：“对，这显然是一次破坏行动，同工厂纵火案一样。会不会是发生了事故？唉，我们怎么没有事先想到这种可能性呢？全城都停水了。二十多万人哪……怎么办呢？”

这时，基洛夫的助手走进来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公用局长和市苏维埃副主席来了。”

两位来者神情不安地走进办公室。他们都不是年轻人了。一个是高个子，筋腱突起，身强力壮，另一个方面大耳，身材不高，但很结实。

“请坐吧，同志们。”基洛夫说，“请你们告诉我，尽量简单扼要，能否马上使用盐水净化器？能否找到以前曾从伏尔加河运水的那些轮船？”

高个子公用局长回答说：“我已经去看过盐水淡化器了。正在作淡化准备工作。我已派人到那里去，还派了技术员，吩咐从工厂给他们运去石油。”

“你要盯住盐水净化工作。不要离开那里，直到把事情办好。”

“是！轮船的事不归我管。得给港口打电话。”

“好。你马上就到净化厂去。事关重大，你要办好。”

“是！”公用局局长急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你呢，市苏维埃副主席，采取了什么措施？”

副主席耸起眉毛，回答说：“我等待您的指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皱起眉头，按了一下电铃，叫来助手，命令道：“马上去叫港务主任和车站站长的电话。”

“是！”助手转身走出办公室。

“你在等指示……你要知道，全市都断水了。应该自己想办法摆脱这种可悲的状况……统计一下所有带油罐的卡车和所有带油桶的马车。到工厂里去，看看哪里有装汽油的旧油桶，都要派上用场。”

市苏维埃副主席掏出笔记本开始作记录。这时，基洛夫的助手在门口探着头说：“港务主任的电话要通了。”

基洛夫拿起话筒：“是我，你好。找你有急事。需要找到以前给巴库运水的那些轮船，或者对别的船进行改装。供水站出问题了，你知道了？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好，你们可以派出两艘？太好了！要马上派……”

几乎就在这时，车站站长的电话也叫通了。

“你们那儿怎么样？派消防队到供水站去了吗？很好。你们还采取了什么措施？派了油罐车给火车头拉水？好。为什么只给火车头？有汽油味，人不能喝？是啊……油罐不能洗净吗？向化学家们去求教嘛！要是把汽油烧掉呢？怕爆炸？对，有危险。去找化学家，想办法把油罐洗净。所有的油罐都要去运水。就这些！祝你们成功！”

基洛夫放下电话，看了那位失职的副主席一眼，说：“你看，港口和火车站上的领导者没等你们的指示，就自己干起来了。他们在为居民运水，而你呢，你在等待指示……主席不在，你就应

该负责保证全市的供水工作。明白吗？搞不好，就严加追究。要动用全部运输工具。好好组织一下，要按区配水，每人定量供给。要首先保障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面包房和食堂的供水，其次再是石油企业，然后是各个工厂。”

市苏维埃副主席把基洛夫的话一一记到本子上，急忙站起来说：“我听明白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一切照办……”

基洛夫给卫戍司令和民警局长打了电话，请他们关照市内秩序……半小时以后，他带着阿塔尔别科夫乘飞机前往离城大约五十公里的供水站。

三

基洛夫黄昏时分才回到城里。供水站上的大火虽然被扑灭了，但这里却成了一片废墟，烧得只剩下残墙断壁，柴油机、水泵和输水管都变了形。据专家估计，需要花两个月，至少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重建供水站和置办设备。

基洛夫向莫斯科、第比利斯和罗斯托夫拍了特急电报，通报供水站发生了火灾，请求提供大功率柴油机和水泵。

夜里，基洛夫主持全市各单位的领导人开会一直开到天亮，然后大家分赴各处布置工作。

基洛夫感到疲倦。他走进助手的房间，这里是供水指挥部。办公桌上放着一些关于各区配水站工作情况的最初的报告和火车、轮船运水及大型净水器最初几小时工作情况的材料。

淡水是从早晨七点钟分运到各区并开始分配的。基洛夫差不多巡视了市中心每一个配水站，亲自来到工人居住区和“黑城”。他看到，妇女、儿童、老人提着水桶、柱形铁罐和大玻璃瓶子排着长队，耐心地、平静地排队等着领水。

昨天，市内秩序受到一些影响；黑市上出现了用玻璃瓶卖水

的投机者。民警进行了干预……

今天，骑兵巡逻队在大街上巡逻，民警分散到各个配水站值勤。一些部队调来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大院里维持秩序。报纸提早出版，刊登了指挥部关于配水办法的通告。

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混乱。工厂、石油企业和机关照常工作。商店、小铺和集市正常营业，但几乎无人出来买东西，因为有闲空的人都去排队领水了……

基洛夫在配水站检查运水情况和配水工作人员的工作。他发现勺子不够用，有的地方用水桶、铁罐分发，很不方便，洒掉了不少水。有时发生口角，因为有的地方给的多，有的地方给的少。有时甚至为争水打起架来；有的人领了一次，还想领第二次，第三次。他顺便纠正了发水工作人员的作法，帮助解决运输工具和从运水的油罐、轮船上卸水的问题，并协助把经过淡化的水同河水掺在一起。

直到很晚基洛夫才回到党中央。他情绪很好。困难的第一天过得是令人满意的。

四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拍来电报说：“列宁格勒明日发运柴油机。罗斯托夫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提供水泵。请加快建筑工程。”第比利斯和罗斯托夫也打来了电报。

基洛夫高兴地看了电报，对助手说：“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全国都来支援我们了！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会是怎样呢？到哪里去要柴油机和水泵？你怎么不吭声？等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那时全国都会大变样！人也会发生变化。那时我们就要过上新的生活！马上把巴里诺夫和各工厂厂长叫来，我要同他们商谈紧急修建供水站的工作。我们暂时有困难，要用劳动组合的形式

的投机者。民警进行了干预……

今天，骑兵巡逻队在大街上巡逻，民警分散到各个配水站值勤。一些部队调来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大院里维持秩序。报纸提早出版，刊登了指挥部关于配水办法的通告。

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混乱。工厂、石油企业和机关照常工作。商店、小铺和集市正常营业，但几乎无人出来买东西，因为有闲空的人都去排队领水了……

基洛夫在配水站检查运水情况和配水工作人员的工作。他发现勺子不够用，有的地方用水桶、铁罐分发，很不方便，洒掉了不少水。有时发生口角，因为有的地方给的多，有的地方给的少。有时甚至为争水打起架来；有的人领了一次，还想领第二次，第三次。他顺便纠正了发水工作人员的作法，帮助解决运输工具和从运水的油罐、轮船上卸水的问题，并协助把经过淡化的水同河水掺在一起。

直到很晚基洛夫才回到党中央。他情绪很好。困难的第一天过得是令人满意的。

四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拍来电报说：“列宁格勒明日发运柴油机。罗斯托夫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提供水泵。请加快建筑工程。”第比利斯和罗斯托夫也打来了电报。

基洛夫高兴地看了电报，对助手说：“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全国都来支援我们了！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会是怎样呢？到哪里去要柴油机和水泵？你怎么不吭声？等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那时全国都会大变样！人也会发生变化。那时我们就要过上新的生活！马上把巴里诺夫和各工厂厂长叫来，我要同他们商谈紧急修建供水站的工作。我们暂时有困难，要用劳动组合的形式

顺致敬意。

工程师、地质学家

波托茨基”

“波托茨基……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来这里没多久，是跟第十一集团军到巴库来的。”

“那就去叫谢列布罗夫斯基的电话。他可能在家。”

“是，”助手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就回到门口探着头说：“叫通了。”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情况怎么样？”

“正在好转，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我也看到在好转。我刚从油矿上回来……伊里奇的信大大鼓舞了工人。美国人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谢列布罗夫斯基回答说。

“他们会不会突然变卦？”

“不会。第一，同我们合作对他们有利，他们能拿到外汇；第二，他们不能不干，否则就得付出一大笔违约金。”

“嘿，原来你还挺有心眼儿！”基洛夫哈哈大笑起来，“你真有办法对付这些资本家！”

“只能这样对待他们，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对，你做得对……我还有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你听说过一位叫波托茨基的工程师吗？”

“波托茨基？当然听说过。他是一位大地质学家，很熟悉巴库油田的情况。要不是他双目失明，我早就请他来工作了。”

“我知道……他住在巴库吗？”

“是的，就在巴库。我有他的地址，请你记一下。”

基洛夫把地址记下来，说：“谢谢，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

“波托茨基怎么啦？他请求给予帮助？”谢列布罗夫斯基问。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我们见面再谈吧。晚安！”

基洛夫挂上电话，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波托茨基……波托茨基……好象古布金谈到过他”。他查看了记事本：“是，古布金曾建议必要时去找波托茨基。看来他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基洛夫叫来助手，把记着地址的那张纸条递给他，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是盲人地质学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波托茨基的地址。请你明天早晨坐我的汽车把他接到党中央。我在办公室里等他。千万要关照周到。就说是我请他来谈谈。”

“是。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如果他的妻子或孩子要陪同，不要阻拦。还有，你不要穿军装，那会吓坏他们的。”

“明白了。”

“准备好茶和水果，接待要亲切，象在家里一样。”

“知道了。你放心吧，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去吧。哎，请你别说错了，不要说我‘叫’他，要说我‘请’他。这很重要……”

七

基洛夫早上一来到党中央，就把助手找来。

“哎，接来了吗？”

“接来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他很激动，他说没有想到你会作出回答，而且这么快当。”

“好，领他来吧。你坐在他身边，帮帮忙。”

“是！”

助手走出办公室，不一会儿就扶着一位身材高大、白发苍苍、戴着墨镜的老人走过来。

基洛夫在门口迎候，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说：“很高兴，很高兴认识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古布金对我谈了很多关于您的情况。请坐到这儿，靠着桌子。咱们喝杯茶，好好聊聊家常。”

“谢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和他的助手扶着客人在桌子旁边坐下，用托盘把一杯茶、饼干和水果送到他的面前。

波托茨基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接待。基洛夫好象工作一点儿也不忙似的详细询问他的生活和他以前在诺贝尔那里工作的情况，还问到他的妻子、孩子和孙子，这使这位老地质学家特别感动。

接着，他们谈起古布金，谈到他们在石油企业中的共同熟人。尔后，话题不知不觉地、非常自然地转到了波托茨基提出的方案上来。

“您也许会觉得我的想法是奇怪的、不合适的。”波托茨基小心地说，“请您直言，不必客气，我决不会介意。早在革命前我就曾试图同石油大亨们谈谈我的方案，但他们不予理睬，一笑置之。他们说：我们宁要手中的小山雀，而不要天上的大仙鹤。”

“当然，手中的小山雀要比在天空中飞翔的仙鹤来得实在。”基洛夫嘲讽地说，“然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具有远大理想的。假如有什么办法能使天空中的仙鹤降临大地，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真的？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波托茨基惊异地感叹道，“我一直觉得布尔什维克是神秘莫测的。说实话，我钦佩他们的志向和他们对未来的信念。正因为如此——您知道吗——我才给您写了那封信。我想，不妨试一试。资本家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我就向布尔什维克提一提。”

“您这样做太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基洛夫插话道，“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力量捉住您的那只‘仙鹤’，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是一定会把它捉住的。我们在成长，在壮大嘛！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我非常高兴听您这样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的这番话使我这颗衰老的心感到振奋，象年轻人的心一样跳动起来。如果我们不用比喻而讲实在的，那么，我的这个仙鹤并不是在天空中飞翔，而是落到了海底。它是在二十五万年至三十万年前沉入海底并被泥沙埋没的。”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您是建议我们从海底开采石油！”基洛夫感叹地说。

“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波托茨基沉思地说，“许多地质学家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而我提出的则是一个具体方案。”

“是这样？太好了，我很想听听。您对我说说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我建议筑起一条大坝，把比比—埃伊巴特湾隔断，然后把海水抽干，在那里建立采油场。”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是，在技术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完全可能。海湾虽宽，但水不深。我作了测量，有精确的计算。如果从两岸填土，并同时从海上用挖泥船施工，用拖船运土，那么，用一年的时间就能把大坝构筑起来。”

“而把那么多的水抽干，能行吗？需要多少水泵？要花多少电力呀？还有人力？”

“是啊，这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物资和金钱，但是将来得到的东西会大大超过这一切。我计算过……不过，我还有另一个方案，”波托茨基陶醉地说，“可以从海岸上，从那些小沼泽地上开

始填。请相信，水下到处是石油。”

“我听古布金说过。”

“对，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海湾的水面上漂浮着石油，天然气也冒出了水面，我们不止一次地点燃过……可以从岸上填土。填好一块，就可以开始钻井，然后再向前推进。这不需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我觉得，在当前我们还缺乏技术的条件下，这个方案最合适，最可行。”基洛夫从容不迫地说，“如果第一批井能出油，这就会鼓舞我们下决心向海上大举进军。”

“这是毫无疑问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真的想实施我的方案吗？”波托茨基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了。

“一定实施，而且立即着手实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我想您是会同意就您的这个方案提出报告的吧？”

“哪怕是明天就提也可以！”

“那太好了！我们作出决议，就请您来担当这一工作的领导者和鼓舞者。”

“那怎么行？我倒是很乐意出把力。我简直不敢相信……可是，我这把年纪，老朽不堪了，又是个盲人！”

“没关系，没关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您只来质疑，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派工程师跟着您，具体工作由他们负责。我打个粗鲁的比方——您可别见怪——俗话说，有眼人扯缰绳，瞎马也能拉大车。”

“对，对，有这么一说。只要有好的引路人，我宁愿作瞎马、瞎骆驼、瞎象。只要我的方案能实现，我将不遗余力，全力以赴。我坚信，实施这个方案一定能够发现一个无法估量的大油田。”

“那就这样决定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我们算说定了。”

我今天就告诉谢列布罗夫斯基，请他为会议作好准备。让我握握您的手，祝您成功！”

波托茨基把手伸给基洛夫，眼镜下面流下两行激动的热泪。

第二十九章

一

基洛夫从当记者时就养成了每天早上先看看报纸再工作的习惯。今天的报纸上没有任何重要消息。他站起来，正要准备到油矿上去，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话筒。

“什么？奥尔忠尼启则？快接上！我等着。”停了一下，他高兴地说：“谢尔戈？你好！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对，对，一切都好。我们准备大干一场，截断比比—埃伊巴特湾。下面有石油，有很多石油！你听得清吗？我给你写了信……噢，就为这个打电话……你赞成？谢谢，谢尔戈！谢谢！你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什么？不容易？知道。我们进行了反复考虑和计算……你认为应该大胆地干？我们也是这样想。你能来吗？遗憾……好，谢谢！拥抱您……”

基洛夫放下电话，他想：“奥尔忠尼启则支持我们。太好了！是不是也让谢列布罗夫斯基高兴一下？不，先等一等，等莫斯科答复之后再吧。相信莫斯科也是会给予支持的……”

二

基洛夫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自主持举行了会议，讨论填平比比一埃伊巴特湾的问题。与会者聚精会神地听取了盲人工程师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详细的科学推论和计算结果。大家听后感到非常振奋。谢列布罗夫斯基、巴里诺夫和石油公司的其他专家热烈响应波托茨基的主张，几乎都表示支持第二方案，即从沼泽地开始填塞海湾的方案。

各工厂厂长表示全力支持新油矿的建设，但他们却赞成第一方案。他们说，筑坝要比用土填平那么宽大的海湾容易。

基洛夫总结了大家的热烈争论。他翻阅着波托茨基计算出来的基本数据，说：“各位厂长的意见很有道理。第一方案，即先筑坝，然后再把海湾里的水抽到海里去，更为有利些。毫无疑问，这一方案是很吸引人的，因为筑坝所需要的土方只相当于填平整个海湾的五十分之一。而且，根据计算结果，抽水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在准备付出巨大代价时，必须作到心中有数，即相信能够获得比付出的东西要大得多的好处。因此，看来应该从第二方案开始实施。填平部分海湾，就钻一、两个勘探井。如果这些井出油多，我们再开始实施第一方案就不会冒什么风险了。

“不过，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应经专家周密研究才能作出结论。而我们只应就主要问题，即要不要填平比比一埃伊巴特湾的问题，作出决定。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提请中央委员表决。谁赞成？好。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我宣布，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填塞比比一埃伊巴特湾的决议！”

大家热烈鼓掌。许多人站起来，紧紧地围住波托茨基，向他

表示祝贺。

基洛夫向坐在窗户旁边的《巴库工人报》总编辑——头发淡红、面颊红润的恰金招了招手说：“彼得·伊万诺维奇，你留下，我们谈谈。”基洛夫说着站起来去送波托茨基。这时，谢列布罗夫斯基已同波托茨基交谈完了。

不一会儿，人们陆续离开了办公室。基洛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恰金正在这里等着他。

“哎，怎么样，彼得·伊万诺维奇？”

“我们开始了一项宏伟的工作，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恰金感慨地说。

“是啊，现在你明白了！可是，我听说波托茨基向报社写过自己的方案。”

“是写过，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但我们没有敢发表。我们担心现在还没有力量实现这个任务。”

“你的想法不对头呀，恰金。你对巴库工人阶级的看法不对头。征服海湾的不只是石油工人，而是全市所有的工人。你听到厂长们是怎样讨论这个问题的吗？”

“他们的发言充满热情。”

“应该在全市，甚至整个共和国居民的心中点燃起这种热情。填塞海湾要成为全民的事业。要千方百计地开展群众性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劳动，这是列宁的创举，列宁的思想。”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所有工人、职员和学生都要去海湾劳动，也要把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用马匹去运沙子。在报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填塞海湾——全民的事业！》发表文章、特写、诗歌，鼓舞群众的热情。”

“好吧，恰金，行动吧！在这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报纸应当成为催人大干的钟声，成为党的响亮的喉舌。”

三

星期天早晨八点钟，巴库市及其郊区的居民听到工厂汽笛长鸣。工人、职员、大学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着铁锹、丁字镐、抬土筐和兜子涌到街上。农民早已赶着大车进了城。

昨天的《巴库工人报》和用俄文、阿塞拜疆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的其他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红字通栏大标题：《大家都来参加列宁星期日义务劳动！大家都去填比比一埃伊巴特湾！光荣的巴库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要大显身手！》

一队队挖土机和人群一直伸向海边，伸向比比一埃伊巴特湾。在这里，已经堆起一堆堆从岸上运来的沙子。卡车奔跑，来往如梭。谢列布罗夫斯基、巴里诺夫和石油公司的其他专家让提着筐子的人排成长队转运沙子，组织拿铁锹的人到山边去挖沙。挖土机被派到山边挖土。

工地上临时搭起一个台子，旁边竖起一根高高的杆子，一面红旗在上面随风飘扬。军乐队奏着欢快的进行曲。

在一个用胶合板搭成的小房子上挂上了一面鲜艳的红旗。门上钉着一个宽宽的木板，上面用红字写着“海湾工地指挥部”。

几千人聚集在台子前。基洛夫、穆萨别科夫、波托茨基、全市各单位的代表和油矿领导人走出小房子。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巴里诺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登上台子。

穆萨别科夫宣布群众大会开始。他谈到莫斯科铁路枢纽站机车车库铁路工人发起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的英雄事迹，他们的倡议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创举》。然后，他宣布基洛夫讲话。

基洛夫象往常一样讲话声音宏亮，言简意赅，动人心弦。他好象不是在对一个巨大的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群讲话，而是在与自

己的同事谈心，他说：

“我们大家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出了保证：今年要把油井增加到二千个。我们光荣地实现了这个诺言。但是，已经枯竭的油田上的旧油井出油很少，而缺乏液体燃料，国家是很困难的。我们只是靠了索尔达茨基集市上的新油井才超额完成了任务。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项新的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开发埋藏在海底的丰富的油藏。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闯入过尼普顿海神的领地，而我们苏维埃人一定要创造出这一前无古人的业绩。我们要征服海底，把它的宝藏献给我们获得了解放的人民。

“我相信，光荣的巴库无产阶级不会在大海面前畏缩不前，而一定会勇敢地同它较量一番！

“我们决心填平比比一埃伊巴特湾，在这里建设起伊里奇油田。这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

“干吧，同志们！大干一场！”

乐队又奏起进行曲。

“前进，同志们！向大海冲锋！祝大家成功！”基洛夫喊道。接着，站在台子上的人和基洛夫一起向着奔向海湾的人们行礼致敬……

四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莫斯科复苏了，治愈了战争创伤，处处可以听到新生活的欢声笑语。

大剧院里装上了取暖设备，华丽的吊灯架上闪耀着电灯光，同天花板上无数的半圆形灯光交相辉映。大厅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人们情绪振奋、欢乐愉快，大厅内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为了批

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基洛夫同奥尔忠尼启则、纳里马诺夫、米亚斯尼科夫和穆萨别科夫作为南高加索共和国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雄伟的多层大厅内灯火辉煌，青铜装饰物闪闪发光。人们操着各种语言在交谈。主席团宣布基洛夫发言，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主席台。这是一种由于兴奋而产生的激动，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开始介绍巴库人民的劳动功勋。

人们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话。

“我觉得今天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建议在莫斯科建造一座雄伟的宫殿，作为共产主义将来胜利的象征！”

雷鸣般的掌声吞没了他的讲话……

在这一天的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基洛夫被选为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五

在比比—埃伊巴特湾填平的地段上，早在基洛夫动身去开会的前两周就开始了钻探工程。土质不太硬，因此钻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谢列布罗夫斯基把最好的钻井队派到这里来，指望能尽快地钻到含油层。这口探井的成败决定着今后是否要继续填塞海湾，比比—埃伊巴特湾的整个前途与此息息相关。

谢列布罗夫斯基每天亲临钻井台，询问钻探进展情况。

工人们钻了二百多米深，仍未见油苗。难道这里真的没有石油吗？这个问题使所有与比比—埃伊巴特第一个勘探井有关的人都感到忧虑不安。

有一天，谢列布罗夫斯基来到巴里诺夫家，他说：“我们对这个海湾嚷嚷了一阵子，基洛夫甚至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讲了新油田的未来，可就是打不出油来。波托茨基看来情绪不佳，生病

了，已经第五天没来了……我们怎么办？”

“是啊，情况不妙。要是在别的地方，早该见油了。”

“是不是停钻？移到离海更近的地方去？基洛夫这两天就该回来了，我们对他如何交待？”

“不，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不能停钻。在索尔达茨基集市那里也不是一下子就见到油苗的。石油这家伙喜欢跟钻探工人捉迷藏。况且，我们对海湾这块地方情况不明，完全是在摸索。我们现在钻的是海底嘛！”

“那好吧，你去给钻探工人鼓鼓劲，叫他们继续干下去。”

谢列布罗夫斯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屋里不安地走来走去，谁也不见。他心中疑团重重，反复地问着自己：“我们是不是太轻信那个瞎子了？”

正当他的思绪纷乱之际，电话铃响了。

“噢，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你回来了！我们等你等得心急如焚了。”

“出了什么事？”基洛夫不安地问。

“没有，没什么……大家想你了。”

基洛夫感到谢列布罗夫斯基言犹未尽，便直截了当地问：“海湾情况怎么样？”

“还在钻。还没发现有效油苗。”

“钻多深了？”

“三百多米。”

“还没见油苗？”基洛夫的声音里含着忧虑。

“眼下还没有……不过今天我还没到那里去过。”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你去看看吧，给我打个电话。我有点伤风了，在家歇一会儿……”

玛丽亚·利沃夫娜昨天就接到了电报，今天她给基洛夫做了

他非常爱吃的白菜馅饼。吃饭时，基洛夫向她说着在莫斯科和代表大会上的见闻，忽然感到全身发冷。他洗了个热水澡，喝了杯蜜茶，服了一片阿斯匹林，就上床休息。他对妻子说：“玛丽亚，谢列布罗夫斯基会打电话来的。要是有什么要紧的事，你就叫醒我。”

“好，好，谢廖沙。我一定叫你。”

基洛夫把灯移到床边，拿起一本从莫斯科带来的叶塞宁的诗集，躺好之后，开始读这本书。不一会儿，书就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板上……

深夜，谢列布罗夫斯基打来电话。

“病了？在睡觉？不，不要叫醒他。我早上再打电话。”

“如果他问起钻井情况，怎么说？”玛丽亚·利沃夫娜问。

“告诉他，没有变化，暂时还没发现油苗……”

次日早晨大约七点钟电话铃又响了。在清晨的寂静中，这铃声听起来就象警报一样令人不安。基洛夫拿起了话筒。

“喂。对，我是基洛夫。”

“我是谢列布罗夫斯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请原谅，这么早打扰你。有大喜事要告诉你，所以才打电话。”

“海湾出油了？”

“出油了，是个大喷井！我们没有办法制服它……”

“祝贺你，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衷心地祝贺。我马上就来……”他按了一下电话机，给党中央打电话，要那里派车来接他。

“谢廖沙，你在生病，”妻子劝阻说，“怎么能出去呢？”

“不要紧，没关系。我已经好了。这样的大事，谁能躺得住？”他匆匆地穿好衣服，走到街上。汽车已经在外面等候他了。

六

平静的蓝色海湾还没有进入视野，基洛夫就看见天空中巨大的石油喷泉就象乌云一样凝滞不动。汽车开得更快了。建筑物遮住了视线，看不到“喷泉”的全貌，只听到一片嘈杂声和可怕的噬噬声。

汽车开到开阔地上，一幅令人望而生畏的图景展现在眼前。井架近处只剩下柴油机和水泵的木板棚子，还有一个低矮的棚墙。棚墙的后面，一股油柱冲天而起，闪闪发光。油柱腾空翻滚着，发出呼呼的巨响，仿佛是发怒的海神正从被人们征服了的海底抛出大地的黑色血液和细碎的沙石。大地在抖动，这可怕景象使人不禁联想起火山爆发。

矮小的黑糊糊的人影在周围晃来晃去或者不知所措地跑来跑去。面对大自然狂暴的威力，人们一筹莫展。在木板围墙右侧的浅沟中，黑色的石油隐约可见。

汽车再向近处开去是危险的。基洛夫跳下汽车，向钻井架，更确切地说是向昨天还有钻井架的那个地方跑过去，因为钻井架早已被喷出的石油冲成了碎片，底部只剩下一些圆木桩子、横梁和一些包板了。

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巴里诺夫向基洛夫走过来。他们浑身油污，面部表情时喜时忧，仿佛是在说：“唉！我们把这条可怕的蛟龙放出来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要爱惜石油，不能让油流到海里去。”基洛夫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说。

“已经布置好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们正在地上挖蓄油池，然后用排油沟同油池连接起来。”

“怎么没有把井喷控制住呢？”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管子陈旧，丝扣脱了……再说，那么大的力量是没办法控制的！”

“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

“正在想办法，”谢列布罗夫斯基用手帕揩擦着脸上的黑油点，说：“一会儿就会把包有铁皮的圆木运来。我们要尽力把井喷压到地面上。”

“要从其他油井调人来，派卡车、大轿车去接他们。如果把这口喷井制服，会胜过几十口旧井。”

……………

七

井喷象一只发疯的野兽难以制服，它狂跃着，怒吼着。然而，人们终于把它降服了，给它戴上了钢箍……

在比比一埃伊巴特湾上引起慌乱的第一口油井，证实了那位老工程师关于海湾神话般的丰富油藏的预测和计算。众多的马匹、全市和油矿上所有的运货卡车、驳船和拖船、货运平板车和成千上万的人组成了一支挖土大军，开到了比比一埃伊巴特湾。他们从陆地和海上两个方向往这个巨大的海湾里填土，日夜不停地施工，夜间用探照灯照明。

在填好的海边上立即竖起了钻井架，建起了供凿井用他蒸汽机锅炉房，运来了保障转盘钻井的电动机和柴油机。在这块不久前还是一片海底的硬地上，工人们开始用钢钻凿井，并同时用旋转钻头钻井，向海湾展开了一场大会战。大家都明白，巴库的未来就在这个海湾上！

二月中旬，又有几口井打出了石油。比比一埃伊巴特油田被命名为“伊里奇湾”

基洛夫走到二楼，叫住谢列布罗夫斯基。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我们先去看看波托茨基吧。我想同他握握手，表示感谢。”

“他不在这里，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他病了好久了。”

“你去看过他吗？”

“没有，总是抽不出空来……”

基洛夫摇了摇头，说：“你既没有关照过他，也没有给他什么帮助？”

“同志们去看过他……”

“有愧，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我真替你感到惭愧……咱们到你办公室里去。”

基洛夫走进谢列布罗夫斯基宽大的、陈设讲究的办公室，在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旁坐下来，说：“你写一个命令！”

谢列布罗夫斯基拿起笔，忽然瞅见桌子上放着一份电报，惊喜得跳起来，说：“你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莫斯科来电报了，说美国专家已到达俄国，不久就要来巴库。要求我们作好迎接准备。”

基洛夫看了电报，说：“终于解冻了……要在‘白城’为他们腾房子，好好修缮一番。把工作面准备好，还要准备派人向他们学习。”

“好，我们一定去办，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别忘了波托茨基。比比一埃伊巴特油田是他发现的，应该发给他奖金，并在《阿塞拜疆石油公司》为这位老科学家安排一个顾问职位。”

谢列布罗夫斯基记下了基洛夫的指示。

“办妥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要亲自去拜访这位老工程师。”

……………

第三十章

一

三月初，美国专家来到巴库。《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代表迎接了他们，用汽车把他们送到预先准备好的一所房子居住。几个带家眷的专家被安置到旅馆里。

在客人们参观市容和油田的时候，整整一列火车运来了设备。设备一到，美国专家就着手工作，用带来的卡车往工地上运送管子、槽形钢柱和钢梁等装配井架的部件、转盘、泵、钢索及其它器材。他们的汽车是红色的，交通警察以为是消防车，所以一到十字路口就为他们开绿灯。

没等把安装板棚和井架的一半设备和木板运到工地上，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大沿儿帽、脚穿高筒厚底皮靴的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就来了。有些人开始挖坑，以便为安装井架、绞车、转盘、发动机和泥浆泵打地基。另一些人参照着图纸在地上摆开了井架的部件。木工动手搭木板房作办公处。

傍晚，谢列布罗夫斯基陪同美国公司的首席代表史密斯先生来到第一个钻井台。史密斯身材高大，戴着角质框眼镜和大沿儿呢子帽，穿着水鼠皮大领上衣。这时，木板房子已经安装好了，工人们已经开始给井架地基浇灌混凝土。

史密斯先生在革命前曾在俄国工作过几年，因此不需要带翻译。他同谢列布罗夫斯基察看了美国人施工的三个工地。这些工

地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准备工作。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说：“请抽支烟，谢列布罗夫斯基先生。哈瓦那雪茄。”

“谢谢，史密斯先生。”他们用手遮住大风，把烟点着。

“喏，巴库的北风真够厉害呀。这对我们安装并架可能有点妨碍。”

“要不要派工人帮助你们，史密斯先生？”

“不，不，我们有吊车，我们自己干，过五天我们就开始钻井。请你来看看。”

“谢谢，我一定来。阿齐佐夫工程师将听从你们的安排。需要什么帮助，如材料或运输工具，请通过他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好的，谢列布罗夫斯基先生！我相信我们之间是会保持密切联系的。”

“对，对，史密斯先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能保证使我们的钻井台有电、水和储油池吗？”

“那当然，我们保证供电，水也没问题，石油将通过管道输送到工厂的油槽里去。”

“喔，我们是过分小心了。我们原来对你们供电没有把握，所以还带来了大功率的柴油机。我们只好把它们卖掉了！”

“谢谢，史密斯先生。关于转让多余设备的问题，我们明天十二点再会商一下。”

“好吧，谢列布罗夫斯基先生。再见！OK！”

二

谢列布罗夫斯基在约定的时间驱车来接基洛夫一起前往美国专家所在的工地。

在油田上，距巴库石油工人的那些包着木板的钻井台不远有三个高高的透孔井架。汽车开到近处停下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井架是紫红色的，只有两层平台和安放机器的井架底部包着木板。在蓝天的映衬下，透光的紫色井架显得格外漂亮。

“真会在外表上下功夫！”基洛夫说。

“那当然！广告是商业的发动机嘛！”谢列布罗夫斯基说，“但这不仅仅是追求表面印象，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钢质井架涂上红铅可以防止腐蚀，钻完井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井架拆掉，运到别的地方。一个井架可以用来钻几十个油井。”

“有道理。”基洛夫赞同地说，“走，咱们去看看他们的设备。”

史密斯先生和他的一些工程师在钻井台旁迎接了《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代表。他得知谢列布罗夫斯基请来了基洛夫，便微笑着把俄国方面的领导人领到钻井台上。

钻井台上很整洁。工人们都穿着新工作服。转盘、绞车、操纵杆、接管工具、方钻杆、绞绳、系住气龙头的钢索、立在井架角落的红色管子——一切都是崭新的，高质量的，闪耀着夺目的光泽。

他们来到一间辅助性建筑物里。这里的一台柴油机发出轻微的呼哧呼哧声。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机械工人手持滴油器照料着这台柴油机。他们还参观了另一个板棚，这里有一个泥浆槽和两个泵。棚子里也是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

“这不是钻井台，简直是一个实验室！”谢列布罗夫斯基赞叹道。

“看看开钻以后的情况再说吧。”基洛夫对谢列布罗夫斯基的赞语持保留态度。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你可以相信，他们干起活来也是会井井有条的。我到过宾夕法尼亚，在那里真是大开眼界了。”

他们又回到井架里，站在一边观看。

“谢列布罗夫斯基先生，可以开始吗？”

“好，好，请开始吧，史密斯先生。”

“OK！”史密斯随即举起了一只手。

司钻就位，站到绞车前，握住操纵杆。

“开钻！”史密斯喊了一声。

转盘忽地一下转动起来，发出轰轰隆隆的声响，方钻杆向下钻去，整个钻台震得抖动起来。抖动渐渐变成了轻微的震颤，但轰轰的响声和链条传动的嚓嚓声使人们无法交谈。

当方钻杆差不多完全钻进大地时，钻井技师向司钻打了个手势。一个工人立即攀着梯子爬到二层平台上。方钻杆从地下拉出，接上管子，加上钻头，然后再放进井里。接着又开始向下钻去。

管子换得迅速而熟练。

“熟练、灵巧！”基洛夫对谢列布罗夫斯基说。

史密斯没有听清基洛夫说的是什么，便问道：“俄国首长对美国技师的工作有何评价？”

“很出色！很好！”谢列布罗夫斯基笑着说，“祝你们成功！”

“很好！我们很高兴！”史密斯说，把客人们送上汽车……

三

基洛夫和谢列布罗夫斯基从油田回到了党中央机关。基洛夫请谢列布罗夫斯基坐到写字台旁的一把椅子上，把香烟递给他。

“怎么样，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美国人使你感到惊奇吧？”

“是啊，他们干得非常好……但是我想，我们的人如果经过训练并有那样的钻井设备，也能干得不比他们差。使我惊奇的不是美国人本身——虽然也应该对他们说句公道话，而是技术！他们

把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做得很认真。瞧人家的井架！而我们的井架里又脏又乱，又暗又不方便，落后、原始……我们得到的一份可怜的遗产……美国的钻井设备象一个地地道道的技术实验室，而我们的却象一个用劈柴生火的洗澡塘。看人家的钻机、柴油机、泵、整套钻井设备！不能不羡慕呀！他们能把哪些设备卖给我们，你搞清了吗？”

“我们成立了一个洽购小组，但还未谈完。”

“要记住伊里奇说过的话。他们卖什么我们都买，而且还要向他们提出购买其他设备。”

“我们一定这样做，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我请你安排的跟美国人学习的人呢？”

“已经选好了，可是美国人不让今天派去，怕影响他们工作，想露一手……明天他们就到钻井台上去。”

“这件事很重要，要抓紧。要为咱们的工人配备翻译。”

“已经这样做了。同美国人说好了。”

基洛夫在椅子上坐下，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陷入沉思。他用手指轻轻地弹着桌面，好象试弹着钢琴的键盘似的。

“当我们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时候，他们却利用那些年代完善了钻井技术，改进了工具，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可能比我们提前十年。我们怎么赶上他们呢，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能赶上吗？”

谢列布罗夫斯基狡黠地一笑，黑色的小胡子拉成了一个长条。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们不仅要赶上他们，而且还要超过他们。”

“不，我指的是钻井技术。”

“我们正是在钻井技术上能够超过他们。现在他们来教我们，

十年之后他们会来向我们学习，请求我们把我们的、苏联的钻井设备卖给他们。”

“你是个幻想家，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基洛夫笑起来，“这很好嘛！没有幻想，技术就无法向前发展。”

“不，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不是在幻想。”谢列布罗夫斯基耸了一下眉毛，说：“我们的一位工程师有一项发明，这项发明将是钻井技术上的一次变革。”

“啊，什么发明？”基洛夫甚至欠起了身子。

“现在美国人是怎么钻井？”谢列布罗夫斯基凑近基洛夫，“是靠转盘来旋转套管，钻进一俄里甚至更深也是这个办法。”

“是啊，是这样。”

“套管很快就会被磨坏，尤其是碰到硬地层。钻两三口井套管就得扔掉，而且旋转式钻井要耗费大量能源。需要大功率的电动机或柴油机。”

“那当然。怎么，你的那位工程师有办法不用管子钻井？”基洛夫以怀疑的语气问道。

“不，不能没有管子。但他建议不要转动套管，而只转动打透地层的钻头。”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基洛夫饶有兴趣地问。

“他发明了一个地下发动机，取名叫涡轮钻机。”

“涡轮钻机？”基洛夫重复了一句，“是什么样的构造？”

“结构非常新颖而又极其简单。管子里装上一个水涡轮，水涡轮依靠管子输送到井底的泥浆转动。然后，泥浆也象现在的办法一样流到管子外边，使井壁得到加固。泥浆泵压进的泥浆越多，钻头的转速就越快。采用这个办法，一套管子可以钻几十口井，既不需要转盘，也不需要柴油机，真是又便宜，又实惠。”

基洛夫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走近谢列布罗夫斯基，抱住他的

肩膀，说：“是谁发明的这个奇迹？”

“我们的工程师卡佩柳什尼科夫。”

“卡佩柳什尼科夫？没听说过。涡轮钻机在哪里？”

“在他们的工作间里。”

“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咱们到卡佩柳什尼科夫那里去，马上去。”

四

基洛夫认识了工程师马特维·卡佩柳什尼科夫并参观了他的涡轮钻机，兴奋得几乎一整夜没有睡着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给谢列布罗夫斯基打电话：“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是我，基洛夫。这么早给你打电话，请原谅。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要尽快地试验涡轮钻井法，但此事不能让美国人知道。一句话，暂时要绝对保密。很希望能在我去莫斯科以前进行试验。什么？正在准备？太好了！预祝成功……”

过了几天，基洛夫亲自在一个钻井台上观看了涡轮钻机试验。这次试验只邀请了几位有名的专家前来观看。

涡轮钻机同套管一起放到井底。开动了泥浆泵。一点也听不到那种摇撼井架的轰响，但方套管却一个劲地向井下钻去。

“你看行吧？还是这家伙厉害！我早就说过。”谢列布罗夫斯基高兴得眉飞色舞。

“先别忙，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秋后才能算账嘛。”基洛夫想使他冷静下来。

过了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套管已经接了几次，涡轮机依然正常运转着。基洛夫和试验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吃午饭，一直守候在井边等候结果……直到过了五个小时之后，才把涡轮钻机从井中提上来拆开了。涡轮机叶轮上的翼片就象被砂轮磨

的一样磨掉了。

“这是砂子磨的！”谢列布罗夫斯基说，“泥浆中有很多砂子，输送泥浆的速度很快，是砂子把翼片磨掉了……”

“可能是这么回事！”基洛夫赞同他的看法，“请试验小组好好研究一下翼片磨损的原因，并就涡轮钻机的效能写出报告。”

在基洛夫即将启程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谢列布罗夫斯基给他送来了试验小组拟好的报告。基洛夫仔细看了一遍，对谢列布罗夫斯基鼓励地说：“我觉得这个报告挫伤了你和卡佩柳什尼科夫的情绪。不要灰心，涡轮钻机是一项非常出色的发明，我相信它一定会得到改进并将取代旋转钻井法。但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在我外出的这段时间里，你同专家们共同考虑一下巴库有哪些工厂可以转向采油设备的生产。美国人未必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必须自己生产一切必要的设备：井架、发动机、转盘和绞车。这是最近几个月的主要任务。”

五

一九二四年一月底，列宁逝世的噩耗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震惊。这个消息使基洛夫极为悲痛。他认识列宁，热爱列宁。那时他正在莫斯科，他是来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他同列宁的战友从高尔克村把灵车护送到莫斯科，并在临时陵墓前向列宁的遗体告别……在这期间，基洛夫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追忆他的善良和诚挚，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基洛夫把自己当时的思想记了下来。他写道：

“他奠定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在党内坚持伊里奇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毕竟不是那么困难了。我们有党的可靠

的、经受了检验的指南针，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道路……

我们立誓要从他留给我们的一切中建立起列宁主义。通向未未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学习列宁主义。”

六

油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钢井架代替了木井架，旋转钻井代替了冲击凿井，烟熏火燎的锅炉房被拆除了，装上了电动机。巴库最受人尊敬的捞油工的职业成了历史陈迹，捞油筒也已寿终正寝。现在已采用抽油机从井中抽油。巴库又重新获得了油都的光荣称号。城市变样了，扩大了市区，新建了许多工人住宅区，住宅区建有漂亮的俱乐部、剧院、医院和学校。

人们也发生了变化，精神生活得到了发展。这个偏僻的边远地区成了一个繁荣的共和国。基洛夫为这些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生活完全变了样，连他也比以前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有时他可以去打猎，读一本好书，或者去看场戏……

初秋的一天，《巴库工人报》主编恰金来到党中央。这时基洛夫办公室里没有人。他看到恰金，就高兴地说：“有什么新闻，彼得·伊万诺维奇？新闻工作者要走在事件的前头。”

“有一条新闻，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可是不知道你对这条新闻抱什么态度……”

“说说吧，什么事？”

“著名诗人谢尔盖·叶塞宁来到了巴库。”

“叶塞宁？有意思……人们关于他写了不少文章，评价不一……这我知道。但他的诗歌确实感人肺腑，扣人心弦……一句话，我欢迎你带来的这个消息并愿意会见叶塞宁。但会见不要搞成公事公办，而要无拘无束。”

“是的，那当然，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样叶塞宁也会很高

兴。你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吧，我送他来。”

“好，谢谢。我考虑一下……”基洛夫说。

会见是当年秋天在一所别墅里进行的。叶塞宁面带倦容，显得有些拘谨。但是，基洛夫的朴实无华、温厚诚挚和吸引力使他深受感动，叶塞宁随即感到自己处在朋友和真正的诗歌赞赏者中间。于是他灵感奋发，情趣盎然地朗诵了许多诗篇。他感到很愉快。

叶塞宁住在马尔达基阿纳旧日王公的一座别墅里。这里有一个大花园、喷泉和石砌围墙。他在巴库逗留了半年，写下了许多诗篇。一九二五年春天，他同基洛夫又见面了。这次会见是在巴拉汉内石油工人新村的隆重奠基典礼上进行的。

基洛夫把叶塞宁作为老朋友请到自己的别墅，同时还邀请了恰金和其他几位朋友。

晚上，他们在一个露台上坐下来。周围一片寂静，夜色明亮。树叶纹丝不动，好象进入了梦乡。远处的大海隐约可见。有人谈起了革命年代和巴库政委的事迹。

叶塞宁一直默默地坐着。忽然，他站起来，轻轻地抖了一下他那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开始朗诵诗歌。他一边朗诵，一边平稳地挥动着右手。

唱一支歌吧，诗人，

唱吧。

天幕那么蔚蓝，

大海也在歌唱。

他们是二十六人，

二十六人，

二十六人。

纵然黄沙遍地，

也淹埋不了他们的忠魂……

他好象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表情动人，目光炯炯，深沉地朗诵了这首诗，博得了一阵热烈而真挚的掌声。这使他更加兴奋起来。

“来一首《波斯曲》！”恰金请求道。

叶塞宁点头表示同意，用另外一种格调，低声地、抒情地朗诵最后一首诗。诗词中贯穿着一种令人心痛的哀愁。

我见过许多国家，
我到处寻求过幸福，
但我只要期望的那一份，
更多的不再寻求。

基洛夫酷爱诗歌。此时此刻他双肘撑在桌子上，全神贯注地听着叶塞宁朗诵。《波斯曲》朗诵完之后，他恳切地请求诗人说：“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请你朗诵一首田园诗可以吗？描写俄罗斯自然风光的诗。”

他的这一请求使叶塞宁很高兴。诗人明白，在座的人不仅热爱他，而且了解他。于是他的朗诵更加深情，他完全同诗歌融为一体了……

大家品尝着清茶。天空繁星闪烁，漆黑的南国之夜降临了。饮茶之后，基洛夫和玛丽亚·利沃夫娜把客人们送出别墅。

基洛夫挽住恰金的胳膊说：“叶塞宁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气色好象有点不佳，是不是生病了？请你多多关照，要爱护这位少有的天才。”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基洛夫去参加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行前他想看一看巴库，想以超脱者的眼光看一看五年中这里取得的成就。

他乘车视察了油田和全城，然后让汽车开走，自己登上濒临比比一埃伊巴特湾的一座大山。他登上山峰，极目远眺卧伏在山脚下的这座美丽的城市、浩瀚的大海和填平的海湾中林立的井架。他一下子惊愕得呆住了。只有站在这里，从高高的山巅上放眼遥望，这个建成了油田的巨大海湾才能一览无余！“简直难以置信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奇迹。”基洛夫思忖着，“多么艰巨的劳动啊！”他忽然记起了他在《巴库工人报》上看到的一首诗：

是的，人们在这里付出了心血，
同狂风巨浪搏击，
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土坝，
夺得了一块陆地。
这是一首光荣、豪迈的凯歌，
永世不绝，响彻云霄。
是的，“伊里奇湾”油田，
你无愧于这个称号。

基洛夫再一次眺望这个巨大的油田。他的心激动得砰砰跳起来。他想：“这就是我们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光辉榜样。我要向代表大会汇报。”

第三十一章

一

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坐在一个车厢里从巴库乘火车去参加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近几年来，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们不常见面，因此现在一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

天黑了。基洛夫把玛丽亚·利沃夫娜一定要他带上的家制食品放到小桌上。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叙谈。

基洛夫瞅着奥尔忠尼启则，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怎么，基雷奇，不喜欢我的小胡子吗？”奥尔忠尼启则亲切地问。

“这几个月你的胡子长得太长了。要是不修一修，恐怕到代表大会上人们会把你当作布琼尼了。”

“我把胡子卷起来，就象威廉皇帝那样。”奥尔忠尼启则笑着说，“建议你也留胡子，留个阿斯特拉罕式的，这样才有点风度。你是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嘛！还要在大会上发言。一根胡子不留，脸上光秃秃的，多不好意思。”

“好啦，别开玩笑。由于我在阿斯特拉罕留胡子，自己的同志把我误认为是伊利奥多尔神父，差点儿没把我枪毙了。”

“我听说了……”奥尔忠尼启则笑了，“那么，你就下决心一辈子叫它寸草不生了？”

“一辈子！”基洛夫说。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奥尔忠尼启则喝了茶，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用手掌的边沿抹了一下胡子，说：“我看你去参加这次大会情绪很好。”

“好极了，谢尔戈！我们填平了比比一埃伊巴特湾，采出了大量石油。”

“好样的！我佩服！唉，我在巴库没出去参观参观，真可惜。”

“我们还开始了大规模的住宅建设。谢尔戈，你简直难以想象，巴库工人阶级是多么齐心协力！他们干得多么热火朝天！真有一股建设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使不完的劲！现在，工人心里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

“我知道，老朋友。这一切我都很清楚。我为你们的，也是我们共同的成就感到高兴。可是你听说列宁格勒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拼凑新的反对派。”

“他们未必敢在代表大会上发难。如果他们要闹，我们就迎头痛击！”

“你是好样的，基雷奇！我一直很喜欢你这种冲劲。你相信我们能击败他们吗？”

“国内战争时有过多少敌人？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这些内部的分裂主义者，我们能对付。”

“一定能对付，老朋友！一定能对付！”奥尔忠尼启则愤怒地挥了一下拳头说，“我们睡吧。”

“你先睡吧，谢尔戈，我看一会儿书。习惯了，不看书睡不着。”

“你看的是什么书？叶塞宁？你喜欢？”

“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让我给你随便读一首。”

基格夫翻开一本小册子，读道：

啊，俄罗斯，深红的田野，
湛蓝的河水，
你蕴藏在湖泊中的忧愁，

使我爱得欢愉而又伤悲……

“你是在这些地方成长起来的。我明白……你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基雷奇……而我更喜欢另一种诗歌。”

“什么样的？”

“比如描写匕首的诗……‘你是我的伴旅，爱的默然无语的信物，也是漂泊者的良师，是的，我不会变心，我将忠贞不渝，就象你一样，我的铁打的益友……’”。

“谢尔戈，亲爱的朋友，太好了！”基洛夫扑到他的跟前，在他身边坐下来，抱住他，“我感觉到，你还在思考着同反对派即将发生的一场搏斗，对吗？”

“你猜对了，我的朋友。依我之见，诗歌不仅应该给人带来愉快，带来心灵的温暖，而且也应该能象宝剑那样刺杀敌人……”

二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后，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报告阐述了党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多数代表都认真地听报告，但也有少数人不时地打断报告人讲话，似乎要挑起激烈的辩论。

列宁格勒的代表果然事先拼凑了反对派，要求季诺维也夫作补充报告。

季诺维也夫身躯笨大，黑色的头发象雄狮的鬃毛那样长。他一边目空一切地讲话，一边使劲地用手劈砍着空气。他诋毁中央委员会，替托洛茨基的论调辩护，说什么只要西欧无产阶级未取得胜利，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等等。

季诺维也夫大喊大叫，但他的毫无根据的言论不但没有引起代表们的共鸣，反而遭到了回击。紧接着发言的是他的同谋者加

米涅夫、索科利尼科夫以及“新反对派”的其他干将。

索科利尼科夫是中央委员和财政人民委员。他论证说，苏维埃俄国应该是农业国，生产原料和粮食，机器应从外国进口。

大厅里响起一阵喊声和跺脚声。这是反对派自苏维埃制度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肆无忌惮地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

代表们抑制不住怒火，纷纷要求发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讲台，表示完全信任党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揭露了“新反对派”的反列宁主义实质，通过了党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代表大会上虽然被击败，但他们不服从党的决定，在表决时不信任党中央委员会。

十二月二十八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列宁格勒共产党员书，谴责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活动，表示相信“一贯走在党的前列的列宁格勒党组织能够纠正列宁格勒代表团所犯的错误……”

三

还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进行期间，特别是在基洛夫发言抨击反对派之后，中央委员会就提出了把基洛夫调到列宁格勒去工作的问题。

基洛夫留恋巴库。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五年，同这里的人们结下了友谊，相处融洽，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奥尔忠尼启则也不愿让他离开巴库。但是，中央委员会却另有考虑。

一月初，一个由中央委员和党的著名活动家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加里宁、莫洛托夫、彼得罗夫斯基和基洛夫都是工作组成员。他们在“欧洲旅馆”住下。这里成了同反对派斗争的指挥部。

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之一、中央委员科马罗夫从代表大会上回

到了列宁格勒。他反对季诺维也夫，因此未被选为列宁格勒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他还是到了莫斯科，并在大会上发言揭露了反对派的活动。

科马罗夫得知几位中央委员来了，早晨就赶到旅馆告诉他们，省委主席团在他不在的时候作出了一个决议，禁止举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因为这样的会议可能揭露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活动。

“省委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加里宁平静地说，“这一决议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

“是的，可是我们不能撤销这项决议。”彼得罗夫斯基说，“否则，也是违反党内民主原则。”

“那怎么办呢？”科马罗夫问。

“可以召开中央委员会西北局紧急会议。它有权撤销省委的决议。”伏罗希洛夫提出一个建议。

“对，应该从这里着手。”基洛夫表示赞成。

“科马罗夫同志，你可以把西北局成员召集起来吗？”莫洛托夫问。

“我试试看。”

“事不宜迟，立即行动吧。”基洛夫说，“随时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我们……不撤销这项决议，我们就不能到工厂里去。”

“我走了！”科马罗夫说罢，匆匆而去……

四

八位中央委员出席了西北局的会议。他们认为这项荒唐的决议破坏了党的准则，因此予以撤销了。

晚上工作组回到旅馆，商量谁去哪个工厂参加会议。

“有个人来找你们，”值班员冲着沙发点点头，对工作组说。一个秃顶的大胡子老头坐在沙发上正在埋头看报。

“嘿，原来是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莫洛托夫说，“你好，伊万·伊万诺维奇！你已经来到了？”

“哦，我来了。你好。我已经从猖狂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扎克斯--格拉德涅夫手里接管了《列宁格勒真理报》。这个人攻击代表大会的决议。我正准备出版第一期讲真话的报纸，是向你们求援来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今天要到工厂里去发表演说。”

“请告诉我，谁到哪个工厂。我派可靠的人去采访，我也要亲自去。”

“到我们房间里去吧，我们好好谈谈……”

五

基洛夫和彼得罗夫斯基被分配到电力厂发表讲话。基洛夫听别人说过彼得罗夫斯基的不少佳话，但他们只是在来列宁格勒的途中才认识的。基洛夫知道彼得罗夫斯基是工人出身，这使他很高兴。他心里想：“如果我们能同工人坦诚相见，就一定能成功。彼得罗夫斯基经验比我多，应先让他讲话。”

彼得罗夫斯基也听同志们说起过基洛夫，并在代表大会上听了他的发言。他还知道基洛夫已被指定到列宁格勒来工作。他很想听听基洛夫怎样同工人谈话。他想：“让他先发言，如果不顺利，我就亲自试一试。我们两人一起，总能挫败那些捣乱分子……”

彼得罗夫斯基走近基洛夫，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怎么样，基洛夫同志？你有什么想法？电力厂是个大厂，到会的人一定很多。而且看来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会布满整个大厅。”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常言说，怕狼就不要进森林，而我是在森林里长大的……我是不会被狼吓倒的！”

“我也不是胆小鬼，”彼得罗夫斯基一笑，小胡子抖动了一下，

“我曾经在杜马进行过斗争。没说的，咱们走吧！”

“要不要往斯莫尔尼宫打个电话，叫辆汽车？”基洛夫说。

“没必要。乘电车似乎更为可靠些。”

“对。”基洛夫表示同意。

他们穿上外衣，走出房间。

六

基洛夫和彼得罗夫斯基乘一辆破旧的有轨电车来到列宁格勒市郊的电力厂时，下工的汽笛已经有气无力地响过了。

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员正在工厂的大门口等候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汽车。他们惊异地看着步行而来的衣着朴素的基洛夫和彼得罗夫斯基，不相信他们是中央委员。基洛夫和彼得罗夫斯基出示了证件，才被领到挤满工人的俱乐部大厅里。他们穿过嘈杂的人群，好不容易走到舞台上。有许多人坐在台上一张红桌子后边热烈地争论着。基洛夫和彼得罗夫斯基经介绍认识了莫斯科—纳尔夫斯基区委会的代表和电力厂党组织的领导人多布罗赫瓦洛夫。

“哎，是不是可以宣布开会了？”彼得罗夫斯基说。

“请坐到主席团位置上来吧，同志们。”高个子、戴眼镜的区委代表说，接着，他面向大厅站起来：“共产党员同志们！中央委员、代表大会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和基洛夫同志到我们这里来参加会议了。”

大厅里响起掌声。但有人冲着鼓掌的人发出嘘嘘声和喊叫。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这是一次严肃的会议。代表们到会了，但我们还不能宣布开会，因为还不足法定人数。”

“别拖延了！”

“这些话我们听过多少遍啦！”

“宣布开会吧！”整个大厅喧嚷起来。

区委代表扬起手，等待会场安静下来。他扫视了坐在前几排的季节维也夫分子一眼，字字清晰地说：“既然大家坚持，那我就宣布大会开始。首先讲话的是……”

“基洛夫！”彼得罗夫斯基提示说。

“基洛夫同志！”会议主持人宣布了发言人的名字就坐下了。

基洛夫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便服，胸前左右各有一个口袋。他登上讲台，对于到会的这些多数听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慷慨陈词的人们来说，基洛夫平平常常的外貌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会场上有人嘀嘀咕咕，表示奇怪，甚至有些失望。

基洛夫不慌不忙地望着与会者，等待着他们安静下来。他迅速地估计着会场上的形势，琢磨着从何开始、如何开始他的演说。他思忖着：“响亮的大话不会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什么样的演说都听过……要象哈尔图林那样，讲得简单明了。”

他扬起手，微微地向听众探着身子，声音不大然而充满信心，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刚刚从代表大会上来的。哎，要是你们亲眼看见这次大会就好了！”

寥寥数语说得那么恳切，一下子使会场静了下来。

基洛夫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已经有数百次了。他凭着经验立即判断出与会者对他的不信任已经冰消雪融。这种转变那么快地发生了，甚至使他感到有点愕然。他冲着拳头咳嗽了一声，压抑住激动，环视一下大厅。大家正在等待他继续讲下去。他明白，他接下去讲得如何，将决定他这次演说的成败。他决定按照他在火车上，后来又在电车上想好的腹稿往下讲。

“代表大会决定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变成一个工业强国。不是要资本家向我们发号施令，而是要我们向他们提出

条件。只有你们，工人，俄国的先进领导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是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唯一的希望所在。”

这些话是战斗的号角、热情的召唤。就象在战场上任何人都不能对威严的“冲锋”令充耳不闻那样，谁听到这样的召唤也不能无动于衷。

基洛夫听到大厅内闷声闷气地“嗯”了一声。他准确地断定，他已经抓住了听众的心，现在他可以讲得更加简单了，大家都会倾听他的发言。他又冲着拳头咳嗽了一声，更加平静地说：“党早就遵照列宁的遗训采取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我们大家也早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了。是的，同志们，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不久就要隆重地举行俄国第一座水电站——沃尔霍夫水电站的送电典礼了。这座水电站是苏联工人建设的。这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第一个有目共睹的里程碑。光荣属于英雄们！”

这时听众忍不住了，大厅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基洛夫注意到大多数人在鼓掌，这使他感到宽慰。他完全相信，在他和听众之间已经有了共同语言。

“是的，同志们，我们大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在满腔热情、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为这座高楼大厦打好了基础，已经开始砌墙了。正在紧张地施工。可是，有些家伙却双手插在裤兜里，老是在我们当中溜来溜去，碍手碍脚，他们还到脚手架上转来转去，并对我们说：‘得了吧，你们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必须首先在欧洲搞革命。离开西方，我们的砖头就不够用的！’等等、等等。他们就这样——你们瞧——用脚踢、用手扒，要不就用大屁股从脚手架上往下掀砖头。”

大厅内一阵哄笑。

“可是，同志们，这些砖头是我们自己背到脚手架上去的呀！”

“应该把这些绊脚石搬掉！”有人喊道。

“把他们赶走！”

基洛夫立刻响应道：“代表大会正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碍手碍脚的人是要我们干什么呢？他们是想使我们的国家重新遭受资本家的奴役。他们说什么，俄国应该种庄稼，生产原料，而机器嘛，到西方去买。可是，如果西方资本家趁我们购买机器盘剥我们，那又怎么办呢？”

大厅内一片沉寂。

“不久前，我曾同一位农民交谈。他抱怨生活艰苦。我就问他：‘你愿意再去为地主干活吗？地主会给你新机器的。’农民抓了一下后脑勺，对我说：‘得了吧，好心的公民。苏维埃政权给了我土地。我不愿意让地主骑在我的背上到天堂里去。如果我需要机器，工人兄弟会帮助我的。’”

人们笑了。

“同志们，我也想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响应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号召，去向资本家卑躬屈膝呢？还是自己动手生产机器并且帮助自己的农民兄弟呢？”

“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人们齐声喊道。

基洛夫向前探着身子，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更加响亮了：“同志们说得好！党中央和代表大会所期望得到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彼得堡—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回答，正是这样的回答。你们，列宁格勒的工人们，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骄傲！你们不会支持革命的叛徒。大家都记得，季诺维也夫和如米涅夫曾经向临时政府泄露了党的秘密——革命起义开始的日期。他们现在还在干着出卖党的勾当。”

大厅内发出一片愤怒的声响。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呼吁你们起来谴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赞成党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总

路线！联共（布）万岁！让我们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胜利前进吧！”

大厅里响起一阵掌声。基洛夫走下讲台。他深信电力厂的工人完全赞成他的发言。

但是，他刚一坐下，一个穿大衣不扣钮扣的人就跑到讲台上狂呼乱叫，口出污言秽语。

“叫他滚下来！没有让他发言！”人们喊道。

“把这个两面派轰下来！”

“滚开，季诺维也夫的应声虫！”

这时，会议主持人站起来，摇了摇铃说：“同志们！请安静。我们有党的民主。我们不能堵住别人的嘴。”

基洛夫靠近彼得罗夫斯基说：“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你是不是可以马上发言？”

“再等一下，让季诺维也夫分子喊够。工人们会亲自把他们赶走的……然后，我来个结束语……”

大厅内稍稍安静了一些，但人们还在嗡嗡地议论着，谁也没有听讲话人在说些什么。

主持者担心反对派遭到彻底失败，于是就让电力厂党组织的领导人多布罗赫瓦洛夫发言，希望他能开导开导自己的同伙。

多布罗赫瓦洛夫漫无边际地讲了起来，但他却使会场稍微安静了一些。可是，当他一谈到季诺维也夫，大厅里就发出一阵威严的嗡嗡声。

主持者又放出了一个季诺维也夫分子。此人鼓起如簧之舌，刚一开头就被人们从台上拖下去了。这时，彼得罗夫斯基要求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举止稳重、端庄。他已不是年轻人了，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他沉着地开始讲话，很有分寸。他告诉人们，他

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①当过多年工人，被流放过，坐过牢，在国家杜马发表过保卫工人的演说。然后，他讲到时事，非常简练地介绍了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宣读了代表大会告列宁格勒共产党员书。这一着彻底挫败了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顽抗。

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谴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欢迎党的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方针的决议。

基洛夫从工厂回来，与同志们交谈了一会儿时事，然后在桌子旁坐下，翻开自己的记事本，看到上面记着这样一件事：“给奥尔忠尼启则写信。”

有一天，科马罗夫把奥尔忠尼启则从莫斯科寄给列宁格勒人的一张便笺递给基洛夫。基洛夫读了两遍。便笺上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那里的糟糕情况使我们受害非浅；把我们的基洛夫同志抢走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对你们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毫不怀疑你们是会把事情弄好的，再过一两个月一切都会就绪。

基洛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除了你们之外，他谁也不认识。相信你们会友好地对待他，信任他。衷心祝愿你们完全成功。

紧紧握手

你们的谢尔戈

又及：朋友们，你们要给我们的基雷奇好好安排一下，否则他会连个住处都没有，连饭也可能吃不上。

吻大家。 谢尔戈”

基洛夫想：“他是一位挚友。甚至连住处都关照到了。他知道

^①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旧称。

我在这方面是马大哈……我却到现在还没给他写信。现在他可能在梯弗利斯^①。就 往那里写。”他拿起自来水笔和一张印有《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字样的公文纸，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谢尔戈：

果然不出所料，这里对待我们不是那么好客。尤其是因为我们一下子都深入到各大工厂里去了……省委委员和区委委员气得发疯。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要我们撤了他们的职。但我们认为那样做是违反基本民主原则的。总之，局势紧张，工作繁忙，必须大声疾呼……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办成。斗争真是激烈呀！昨天我们到了三角厂，这个厂有两千二百人，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了打嘴巴子的事！……这样的集会真是折磨人，搞得头昏眼花……”

基洛夫给奥尔忠尼启则写完信，又给妻子写了几行字。然后，他告诉值班员八点钟叫醒他，就躺下睡觉了。

他睡不着。过了半个钟头，他开了灯，展开《红色报》读了几段，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想：“虽然《列宁格勒真理报》已完全变了，但这个报纸还在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辩解……”

基洛夫把桌子上的记事本拿过来，在上面写道：“与中央商讨把恰金从巴库调来任《红色报》主编。”写完，他关了灯，一躺下就睡着了。

① 现名第比利斯。

第三十二章

一

深夜，中央委员们在旅馆里一起总结当天的工作。他们发现所有的工厂都有反对派的爪牙，会议开得都很激烈。反对派的拥护者们参加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发生了武斗事件。

打架闹事有可能延续下去，并使斗争愈益复杂化。

中央委员们叫通了斯大林的电话。虽然已是深夜，但斯大林还在办公室里。他听完详细汇报，只说了几句话：

“我赞成你们的行动。要继续去工厂发表演说。中央正在处理反对派的问题……”

次日，《列宁格勒真理报》报道了昨天举行的党的会议的情况，激烈地谴责了反对派的分裂活动。

工厂的会议一开就酿成凶狠的搏斗。每个工厂，每个党组织都要经过斗争才能从反对派手中夺过来。

当中央委员工作组在晚上再次集合在一起讨论问题时，老布尔什维克、省委总务部长斯韦什尼科夫走了进来。工作组的不少人已经和他认识了。他不支持反对派，但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似乎还在观望、等待……

“啊，斯韦什尼科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向他打招呼，“有什么新消息吗？”

“是的。收到了党中央打来的电话电报，是由斯大林同志签署

的。”他把电报递给了基洛夫。

基洛夫宣读了电文：

“中央批准列宁格勒委员会书记处由基洛夫(第一书记)、科马罗夫和巴达耶夫……组成”。

“很重要！”加里宁说，“我们现在同反对派作斗争就比较容易了。谢尔盖·米罗内奇，你只好搬进斯莫尔尼宫去发动列宁格勒共产党人了。”

二

基洛夫搬到斯莫尔尼宫办公，但他仍然同从莫斯科一道来的同志们住在旅馆里。这些同志在他履行自己的艰巨职务时给了他支持。

基洛夫细心地观察着同他在省委里一起工作的人们。他知道，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多数人——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

正如统帅要尽力保证有一个牢固的后方一样，基洛夫也在考虑着如何使省委新领导免遭暗算。因此必须对党的机关进行清洗，但他根本没有时间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每天都要到大型集会和工厂里去发表“火线”演说。

基洛夫把省委书记科马列夫、莫斯克温和什维尔尼克请来，请他们对党的机关进行检查，对于受蒙蔽而并非反对派的人则采取爱护的态度。

基洛夫最关切的是如何同反对派的主要“领袖”进行斗争。他知道，这些人具有丰富的论战经验，有理论修养，又有很大的名气。他对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还记忆犹新。这个人几乎把自己描绘成了列宁的唯一继承者，讲起话来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力图以自己的“权威”压制他人。

基洛夫想：“要是我碰上这只恶狗，他会把我咬死的。我只有以列宁的论据为武器才能赢得这场斗争。”

基洛夫从走进斯莫尔尼宫办公室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到这里有精选的图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今天，他不去工厂演说，好不容易有了一天空闲时间。他挑了几本列宁著作和近几年出版的小册子开始阅读，并在笔记本上作了摘记。

秘书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加里宁来电话。”

“谢谢！我就来。”他走近桌子，拿起话筒，“是我，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什么？不让伏罗希洛夫进车辆厂？他冲了进去，被挤出了大门。季诺维也夫分子真是无法无天了。你想去？好，咱们一起去。我去接你。”

基洛夫叫来秘书，请他马上要车。

三

怒不可遏的伏罗希洛夫果然还在工厂大门口走来走去。

“守门的那些人不是共产党，而是一群反对派匪徒。”他握着基洛夫的手，愤慨地说，“要是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是要枪毙这些混蛋叛徒的。米罗内奇，你对他们要厉害一点。”

“好。我试试。”基洛夫说，并首先走进出口。

“你的通行证？”门卫负责人说。

“我是基洛夫，中央西北局和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基洛夫急躁地说，“谁是卫队长，马上到我这里来！”

守门人被基洛夫这一出其不意的、果断的攻势弄得不知所措了。他行了个举手礼，跑去叫卫队长，不一会儿就同一个身穿军大衣的瘦瘦的人一起回来了。

基洛夫严厉地凝视着这个人说：“你们怎么啦？想要进军事法

庭？作为叛徒被枪毙？”

“进军事法庭？为什么？”

“竟敢不让中央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进工厂！”

“是党委的同志……他们……”

“没什么好说的！我是省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这里还有中央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马上领我们去参加党的会议。”

“是，基洛夫同志！请进！我亲自送您去！”卫队长惊恐万状，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腰杆。

长方形低矮的俱乐部里传来大声的喊叫和人群发出的嗡嗡声。

“从这里可以走到讲台上去。”卫队长指了指门，行了军礼，就悄悄溜掉了。

他们在门口碰到了科马罗夫。

“来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从省委带来三位同志。他们正在里面奋战呢，我们进来吧！”

当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登上俱乐部的舞台时，科马罗夫打断了发言人的讲话，说：“同志们，请注意！中央委员加里宁、基洛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大会了。”

会场上响起了谨慎的掌声。有人突然吹起口哨，怀有敌意地叫喊起来。会议主席等了一会儿，摇了摇铃。喊叫声逐渐停息下来。

“继续讲吧！”会议主席对发言人说。但那个人已经被弄糊涂了，断了思路，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走下了讲台。

“你讲话吧，谢尔盖·米罗内奇。”加里宁低声说，“伏罗希洛夫需要冷静一下。”

“好吧。”基洛夫表示同意，并向会议主席要求发言。

会议主席看到在主席团中就座的该厂党组织负责人阿布拉莫

夫暗暗向他点头，就宣布由基洛夫讲话。

基洛夫走上讲台。他想，要说服与会者看来是困难的。他讲话很注意分寸，谨慎地介绍了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这我们知道了。读过了！”有人喊起来。

“你最好还是谈谈为什么攻击季诺维也夫吧！”

“谁也没有攻击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提高嗓门说，“而是他攻击了党中央。是他和他的同伙挑起了斗争，诬蔑党的总路线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他当然地遭到了失败。”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有人吹口哨。

基洛夫等会场静下来，提高了声音。他讲得简单、明了，许多人低声交谈起来，表示赞同。他觉察到这一点，感到振奋。他在结束讲话时号召大家支持代表大会的决议，谴责反对派。

这时，会议主席立即宣布由该厂党组织领导人阿布拉莫夫发言。阿布拉莫夫身材高大、表情坚毅，自信地走到讲台上。大厅内多数人似乎都是他的拥护者。他用宏亮的声音说：

“基洛夫刚才对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进行了谩骂。可是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是一位老党员和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十月革命前，在临时政府的密探搜捕列宁同志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冒着生命危险到拉兹利夫去见他。季诺维也夫在国外办过布尔什维克报纸。基洛夫算老几？我们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当过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这又有什么了不起？那里的整个党组织用一顶帽子就能盖住……忽然跑到列宁格勒来，而这里有十万名党员！不，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领导人。”

大厅里喊叫起来，有人用力地跺脚，吹口哨，很难分清大家对阿布拉莫夫的讲话是表示赞成还是表示愤慨。

但阿布拉莫夫认为这是表示赞成，于是他高声喊道：“我坚决呼吁大家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

掌声、口哨声和喊声淹没了他的声音。他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

会议主席鸣铃要大家安静。加里宁握住基洛夫的手，好象在对他说：“没关系，沉住气。”然后，他向会议主席走去。大厅内立即安静下来。

“现在由加里宁同志讲话。”主席宣布说。

加里宁登上讲坛。他揩擦着眼镜，等大家完全安静下来，把眼镜戴上，扫视了会场一眼，从容不迫地说：

“同志们，我看到这种情况简直不能相信你们是彼得堡工人。在沙皇统治的艰难岁月里，我也当过彼得堡工人。那时我们举行过很多集会，反对专制制度，但从来没有过今天这种情况。是的，确实没有过！竟然把光荣的统帅、国内战争的英雄伏罗希洛夫赶出工厂。这还象话吗？啊？

而你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还对基洛夫同志进行攻击，说什么他同季诺维也夫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你们知道吗，一九一七年基洛夫在这里，在彼得格勒参加过革命战斗。他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九〇四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九〇五年一月托木斯克工人和大学生武装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托木斯克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经受了无产阶级教育。因为进行革命活动，他三次被投进沙皇的监狱。在硝烟弥漫的国内战争年代里，他领导了向高加索第十一集团军运送武器的军事运输队。他遵照列宁的指示领导了阿斯特拉罕革命委员会和组织了阿斯特拉罕保卫战。正是基洛夫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在伏尔加河上的堡垒——阿斯特拉罕，使它没有落入白匪的魔爪。高加索解放后，他发动巴库无产阶级建树了劳动功绩，在短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巴库油田。季诺维也夫恢复了什么？他只是把你们‘恢复’得反对党中央和党的总路线了！”

“说得对！说得对！”人们激愤地喊道。

“但我相信，同志们，”加里宁继续讲道，“这种误解，这种错误是会得到纠正的。我呼吁你们不要玷污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光荣称号，呼吁你们起来谴责反对派并通过决议，赞成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中央的总路线。”

加里宁在掌声中走下讲台。掌声一落，伏罗希洛夫以及大厅内的其他几个人就请求发言。

“用不着再讲了！事情已经明确了！表决吧，信任党中央！”

“对！表决吧！”

科马罗夫宣读了对代表大会和中央决议表示支持的决议案。几百只手唰地举了起来。统计结果是，反对者与拥护者人数相同。于是决定晚上继续开会，再次进行表决。

第三十三章

—

加里宁、基洛夫和伏罗希洛夫快快不乐地回到住处。车辆厂发生的事情几乎等于失败。

“同志们，我们的事情很糟糕，”加里宁吸了口气说，“我们晚上还可能凑不上多数。”

“真憋气，没有让我发言。”伏罗希洛夫从窗口走到门口，愤愤不平地说：“我真想把他们大骂一顿。”

“骂是不顶用的，”加里宁说，“重要的是要善于说服。大多数都是普通工人嘛。”

“同志们，你们没有发现有几个人的发言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听过的吗？”基洛夫问道。

“对，对，是听过！那个披头散发的家伙到红三角橡胶厂去过。”伏罗希洛夫来了精神，“那时这个人还揪住你的衣服把你从台上往下拽。我冲他大喝一声，他才滚开了。”

“我在电力厂也听过他发言。”基洛夫说，“看来他们有一批能言善辩的人在各工厂窜来窜去。”

“有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参加表决？”

“完全有这种可能。”

“我听说，”基洛夫气愤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向非党青年分发了三百多张党证。这些小伙子就从这个工厂跑到那个工厂，大叫大嚷，表决时举手支持反对派。我已叫人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趁我们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可能破坏我们在车辆厂的表决，”伏罗希洛夫走到房间当中停来说，“我建议在工厂入口和俱乐部门前布置忠实可靠的人，按照名单检查，只准本厂共产党员进入会场。”

“好主意！”加里宁表示赞成。

“就这样办，同志们！”基洛夫象是作了结论，说：“派老党员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员进行监督。”

他走到电话机旁，向斯莫尔尼宫打了电话……

晚上，基洛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又来到车辆厂。一大群青年正在入口处吵闹。守在入口处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进入厂区。有几个青年人跑过来要求基洛夫协助他们进厂。

“我们是共产党员，可他们不放我们进去。”

“如果你们是共产党员，那就请回到自己工厂里去。那里也会开会的。”基洛夫心平气和地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这一回，会议一开始就比较平静了。

大会选举一位叫费多特奇的老锻工当会议主席。费多特奇坐到主席团的桌子后面，理了理灰白的小胡子，咳嗽了一声。

“我说，同志们，我认为不要再闹了。吵了一阵子，就算了！这对我们彼得堡工人来说，不光彩。白天搞得有点不象话……没有让中央委员、英勇的国内战争英雄和统帅伏罗希洛夫同志发表讲话。”

会场上响起掌声。主席宣布伏罗希洛夫讲话。

伏罗希洛夫已从白天发生的事情中平静下来。他作为一个军人，讲话坚定有力、痛快利索。他逐字地驳斥了反对派的论据，号召与会者对代表大会的决议表示支持。

费多特奇站了起来，兴奋地直捏自己的胡子。他说：“同志们，我认为问题已经说透了。我们开始对支持党中央的决议案表决吧。赞成的举手！好，很多！请放下！谁反对？唔！没几个……记下来！”他向书记员点点头，然后宣布说：“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党的路线的决议。”

二

车辆厂举行的会议促使基洛夫对一些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夜已深了，但他没有躺下睡觉。

“人家当面就直接了当地说我是大老粗，乡巴佬，没学问，还硬要当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领袖。背后还不知说些什么呢！想必是最难听的话喽！”

基洛夫坐到沙发上。

“我并不是硬要往这思钻，我甚至想方设法地拒绝过，抵制过。但还是派我来了……毫无疑问，我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那有什么办法呢？打退堂鼓？派我来是要我作一名同反对派斗争的战士。

打退堂鼓等于临阵脱逃……不，只要还没有粉碎反对派，我连提都不应该提起退缩的事……”

夜阑人静。基洛夫喝了杯水，脱了衣服躺下睡觉。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地叹息。他思绪纷乱，感到压抑。窗外，从远处传来电车轧在钢轨上的磨擦声和叮当声。他毫无睡意……

“我们一到会上就开始鼓动的作法似乎不对头。季诺维也夫分子对共产党员进行蒙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可我们却试图在一两个钟头之内就把他们说服。这种办法行不通。必须深入到车间里，从那里开始工作。要在车间支部召开会议，改选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步一步地启发大家去进行艰巨的斗争。”

这个想法使基洛夫感到高兴。

三

出乎意料的是，以革命传统闻名的普季洛夫厂成了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在列宁格勒的活动中心和主要堡垒。

中央工作小组对粉碎盘踞在红色普季洛夫厂内的反对派作了认真的准备。

“必须深入车间，”加里宁肯切地说，“直接去找工人。伊里奇也直接在车间里发表过演说。这样做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工人们会这样说：‘你们瞧，中央委员不嫌弃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迅速赢得好感。我带头到普季洛夫厂去，我以前在那里工作过。”

“当然要去车间！”伏罗希洛夫表示支持，“这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要把工厂里支持党中央的共产党员组成积极分子小组。”莫洛托夫建议道，“这样我们就会有工人们所了解的可靠助手了。”

“一定要建立这样的小组，”基洛夫答应道。

“米罗内奇，那就请你给关照一下，发给我一张长期通行证。”

加里宁说，“我要马上到红色普季洛夫厂去。”

四

红色普季洛夫厂积极分子小组的领导人是英勇无畏的国内战争英雄伊万·加扎。小组的全体成员分散到各个基层党支部。各支部都要改选支委会。

一月中旬，制管车间和车辆机械车间首先举行了党支部改选会议。

基洛夫担心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新的挑衅活动，所以一整天都没有离开工厂。他深入车间，出席了两个车间的会议。两个会议虽然开得很激烈，但都完全取得了胜利。直到深夜他才回到了斯莫尔尼宫。

基洛夫刚回来，科马罗夫就进来了。他是一个朝气蓬勃、办事果断的人，但这一次他走进门来却显得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基洛夫从他的表情和犹疑的脚步中猜出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

“出了什么事？”没等科马罗夫开口，基洛夫问道。

“糟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青年出了问题。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今天通过决议，不赞成十四大决议。”

“是这样……”基洛夫用手指弹着桌子沉吟地说，“看来反对派也钻到那里去了，猖狂到了这种地步……”

“共青团省委书记鲁缅采夫是叶夫多基莫夫的走卒。他们有点亲戚关系……”

“我们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闹到这种地步了，真糟糕。共青团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做青年工作必须谨慎耐心，多动脑筋，决不能粗枝大叶。你那里有共青团省委名单吗？”

“没有。不过这不费事，我就去搞来……”

“你找他们三四个人好好谈谈。再请两三个人到我这里来。这

项工作交给什维尔尼克吧，他是列宁格勒人，人家了解他。让他先进行个别谈话，然后再召开常委会，坚决撤销省委作出的那项卑鄙的决议。”

“好，”科马罗夫说着就站起来，“我走了。我同他商量一下如何行动。”

“祝你们成功！有什么困难，打电话来，随时把工作进展情况告诉我。”

五

科马罗夫刚走，秘书就来报告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有一位同志从巴库来找您。白天他已经来过。”他瞅了一眼手中的纸条补充说：“他姓丘金。”

“大概是恰金吧？快请他来。我早就盼望他来了。”

恰金走了进来。

“来了？你真行！”基洛夫握住他的手说，亲热地拍了他的后背一巴掌，“请坐，谈谈心。这里很需要你，恰金。我们在同反对派作斗争，可是《红色报》不帮我们的忙，还同我们捣乱。调你来工作，那里同意了吗？”

“同意了。我是彻底地搬到这里来了。”

“你明天就去接管报纸，开始工作。过两天就作出决定，让你参加省常委。”

“谢谢，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从报纸上知道这里的斗争很尖锐。”

“我们现在正在作争取红色普季洛夫厂党组织的工作。你接管工作之后，要亲自深入工厂，报道车间里的会议情况。你考虑一下，是否要出战报？要刊登老共产党员们的发言。必须千方百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分子及其追随者。”

“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带来三位精明强干的记者。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去粉碎反对派。”

“好，好。我知道你的战斗性。告诉我，你住上旅馆了吗？要不要帮忙？”

“暂时不需要，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住在阿斯托里亚旅馆。”

基洛夫看了看手表，告诉秘书说：“请你给我们送点茶来……”

茶送上来之后，基洛夫就象以前在巴库的别墅里那样同恰金无拘无束地聊起来。

“告诉我，彼得·伊万诺维奇，你怎么没有关照好叶塞宁呀？”

“你走后不久，他就到莫斯科去了。”

“你为什么放他走呢？”

“他大发了一顿脾气，就突然离开了巴库，甚至同我也没有好好告别……他从莫斯科又转到了这里。”

“这我知道。”基洛夫叹息了一声，“要是我早启程一天，一定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见到他。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诗人啊……你知道事情的原委吗？”

“大概是由于他的周围都是一些名士派吧。”

“不错，不错！我有一份报纸，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基洛夫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红色报》，说：“这里登了拉夫列尼奥夫的一篇文章，标题可真是一针见血：《被变质者杀害的人》。我念给你听：‘一批爪牙肮脏的、食死兽的鸟和寄生虫立即从四面八方向这位享有盛名的人扑过来……叶塞宁被牢牢地套上了不可解脱的绞索。他从来不是形象主义者，同那些精神变质的恶棍也一向无缘，却被宣布为在下流酒馆……门槛上出生的一个流派的领袖。那帮文学上的敲诈者把他的荣誉当作救命的木筏乘坐在上面漂上岸来……他们残忍地对待叶塞宁的盛名，毫不怜悯他的生

命。’你认为写得怎么样？”

“写得很对。是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和名士派生活的污垢毁了他。”

“我们现在就是在同与这些污垢相差无几的人进行一场残酷的斗争。应该把正直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工人，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魔爪中解救出来。明天早晨你到我这里来，我们研究决定你的工作。记住一条：毫不妥协。对于反对派要毫不宽容，必须彻底把他们粉碎，使他们今后不敢再干分裂党的勾当。”

红色普季洛夫厂车间党委会议激烈地进行了大约一个星期。绝大多数工人党员表示拥护党的总路线。

会议决定向莫斯科拍电报。电报末尾写道：“我们向新的中央委员会致以热烈的敬礼，并保证给予完全支持。”

反对派在红色普季洛夫厂遭到惨败后，再也不能拼凑起足够的力量进行顽抗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全省第三次非常党代会在塔夫里切斯基宫开幕。

这一天，基洛夫起得很早。他仔细地把毛料上衣刷干净，把皮靴擦亮，到理发室理了发，还抽空看了一遍预先写好的报告提纲。

这是他第一次在一座著名的宫殿里作报告。听众中许多人曾经在这里聆听过伊里奇讲话。因此，他的心情非常激动。除此之外，他预料反对派将会进行新的恶毒攻击。

然而，他一走进大厅，代表们就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他感到用不着担心了。他所作的关于十四大决议的报告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所作的关于经济建设状况和任务的报告都受到了鼓掌欢迎。大会保证完全拥护党中央……

基洛夫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新省委的选举结果。当宣布了他的名字时，他感到心跳得很厉害。

“让我说两句！”大厅内有人喊道。没等回答，一个黑脸膛、瘦骨嶙嶙的人手里攥着一张报纸就登上了讲台。

“现在，由红色普季洛夫厂党委书记伊万·加扎发言。”会议主席宣布说。

“同志们，我想把巴库工人写给我们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信中的几句话读给大家听听。信中写道：‘虽然我们舍不得和基洛夫同志分别，虽然我们十分尊敬基洛夫同志，但我们想到他将在列宁格勒工作，我们就感到宽慰了……你们不久就会象我们巴库工人那样热爱他的。你们，列宁格勒共产党员同志们，有了基洛夫，就是有了一位坚强不屈、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掌声如雷。伊万·加扎卷起报纸，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第二天，联共（布）列宁格勒新省委举行了全体会议，号召共产党员坚决同反对派进行斗争。

第三十四章

一

汽车驶过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拐到了涅瓦河岸街。

“西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你没走错路吧？”基洛夫问司机，“我要到红色普季洛夫厂去。”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从这儿走虽然远一点儿，但能快点到。这里交通不拥挤。”

“好，就听你的……”基洛夫点点头，向车窗外面看了一眼，突然请求说：“停一下，西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象河里的冰化了，冬天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

司机把车停下来。两人下了车，走近岸边的拦墙，观察涅瓦河解冻的景象。湍急的大河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和咔嚓咔嚓的破裂声，携带着巨大的冰块奔流而下。冰块互相推挤，重叠，象一只只大白熊直立起来，断裂，坍塌，疾速地漂过去。大自然的这种怪异的游戏吸引着基洛夫。

“西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你看，多么巨大的力量白白浪费了！而我们的工厂却由于电力不足只能半开工。”

“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要是能使涅瓦河为我们出力，那我们就可以多干很多事了。”

“也许我们能办到。当然不是一下子都能办到。首先要把沃尔霍夫水电站建成、投产。”

“听说那里干得不错？”

“由于反对派捣乱，我一直没去成……过两天无论如何要抽空去一趟。”

“要不是道路泥泞，我们开汽车也能去。我也乐意去瞧瞧。”

“不管怎么样咱们得去一趟，米哈伊奇。你瞧，咱们光顾在这里幻想了，红色普季洛夫厂还等着我呢，快开车！”

……

基洛夫从工厂回到省委时，科马罗夫正在接待室里等着他。科马罗夫不久前取代了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

“嗨，你已经在这儿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基洛夫说，“我很高兴，你好！请到办公室里来吧。”说着就开了门让科马罗

夫进去。

基洛夫脱去外衣。宽肩膀、矮墩墩的科马罗夫在桌子旁一张皮椅子上坐下，取出一个记事本。

基洛夫走到桌子后边，掏出香烟，递给客人。两人默默地抽起烟来。

耀眼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天空春光明媚，但科马罗夫却显得焦虑不安，没有笑容。基洛夫刚从工厂回来也感到有些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一缕烟雾，问：“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市里情况怎么样？”

“好事不多，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所有的职业介绍所都挤满了失业者。工厂都不要人，连大名鼎鼎的‘快行’鞋厂也几乎要倒闭了，没有原料。”

“红色普季洛夫厂的情况也够呛，”基洛夫叹了口气说，“我刚刚从那里回来。剩下的煤只够用十至十二天了。要是再拖半年，季诺维也夫分子就会把列宁格勒的工业搞垮……这里有一种顽固的谬论：列宁格勒是前线城市，不能发展工业。”

“对，对。他们甚至曾打算把一些工厂迁到内地去。”科马罗夫补充道。

“这样干仅仅是因为列宁格勒靠近边界吗？”

“不，不仅如此。季诺维也夫分子说列宁格勒的地理位置不好，远离原料和燃料基地。他们还算了一笔帐。我这里有材料。”

“给我瞧瞧，尼古拉·帕夫洛维奇。”

科马罗夫打开皮包，取出一份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

“例如煤炭……列宁格勒的工业每年需要四百万吨煤。这些煤从顿巴斯运来，火车头在路上就得烧掉五十二万八千吨，也就是说七分之一。”

“真的吗？”基洛夫吃了一惊。

“矿砂、石油、棉花要从二千公里，三千公里，甚至四千公里的外地运来……”

“是啊，理由是很有力的。”基洛夫叹了口气，又点燃了一支烟抽起来，并把烟盒递给科马罗夫。

“谢谢，我等会儿再抽。”科马罗夫说，接着往下念材料上的数字。

“等一下，等一下，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基洛夫说，“把几十个大工厂的设备拆下来，再运到——比如说乌拉尔，要花费多少钱？有这方面的计算材料吗？还有，要在那里建设新工厂和许多城市又要花多少钱？”

“他们没有计算这方面的数字。”

“是嘛！”基洛夫冷笑了一声，“这就是说，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片面的。请你叫那些算过这笔帐的人提出这方面的数字来，要他们紧急完成这项任务，计算一下工业搬迁、建设新厂和新城市所需要的时间，也要估计一下这要花多少钱……还要计算出列宁格勒工业在搬迁和建设新工厂、新城市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期间会少向国家提供多少产品和什么产品。对，对！既然要计算，那就好好地算它一下！我急需这些材料，马上要。我要带着材料到莫斯科去。我们应该象粉碎反对派那样来粉碎扼杀列宁格勒工业的这套祸国殃民的谬论。”

基洛夫站了起来，思忖着，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一趟，然后又靠着桌子坐下。

“请你告诉我，列宁格勒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是多少？我们的统计家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有材料。”科马罗夫看了看文件，说：“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怎么样？”

“机器制造几乎占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五。”科马罗夫解

解说。

“是啊！”

“电机产品占一半！”科马罗夫的劲头也来了。他补充说：“而涡轮机和拖拉机的生产，全国只有我们一家。”

“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谈论要缩减或者取消列宁格勒的工业呢？这种主张，如果不是故意破坏，至少也是荒唐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你准备材料吧，我要马上到莫斯科去。”

科马罗夫站起身来要告辞。

“先别走！”基洛夫拦住他说，“还要谈谈。反对发展列宁格勒工业的那些人的王牌是，该市深受燃料短缺之苦。”

“对，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些理由一一推翻。沃尔霍夫水电站就要竣工了，我们会得到廉价的能源。如果还不够，那就再建设一个水电站。不是还有泥炭吗？列宁格勒就在沼泽地上，周围到处都是泥炭！只要去挖，去堆成堆就行了！格多夫不是有油页岩吗？伊里奇早在大饥荒时期就曾指示有效地开采那里的页岩。我们也许不需要顿巴斯的煤，只要焦炭就行了。在卡累利阿，就在工厂的眼皮底下，有可能找到铁矿。我们决不允许把列宁格勒变成一座死城。我们要把它变成工业化的武库，变成社会主义的前哨！”

“我赞成！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的心是向着列宁格勒的。但是，反对发展列宁格勒工业的主要人物在莫斯科，要和他们斗不那么容易。他们将用事实来攻击我们。”

“什么事实？”

“比如说……”科马罗夫埋下头去翻看文件，“他们会毫不客气地说我们要使国家破产，说我们花外汇从英国加的夫进口焦煤。是的，要花外汇——买机器和机床都感到缺乏外汇。”

“这是浪费！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要立即停止这种作法。”

“如何停止？顿巴斯的许多矿井遭到破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生产。”

“我已经说过：我们只要顿巴斯的焦炭。我们将用页岩和泥炭代替炉膛用煤。必须对我们这个地区的资源进行一番认真的勘察，并估计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要召集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我要带着具体建议到莫斯科去。”

“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去准备计算资料。”

“不要拖拉，下周就交给我。”

二

科马罗夫不声不响地利用空闲时间为基洛夫准备了一套房子，摆设了家具，还派了一个很会办事的人到巴库帮助玛丽亚·利沃夫娜和她的姐妹们搬到了列宁格勒。

基洛夫离开公家的旅馆回到家庭的舒适环境，顿时感到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在旅馆房间里的那种孤独环境中，一切困难和苦恼都会使人感到压抑和害怕，但当他在家里同亲人团聚时，困难和苦恼就不觉得可怕了。“真是在家容易出门难呀……”基洛夫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民谚。

他从省委回来时家里人已经睡觉了。他在厨房里吃了晚饭，开了台灯，把几本关于列宁格勒、彼得格勒、彼得堡的书和画册摆到桌子上，一边阅读，一边摘记。然后，他翻开一本版画、石印画画册，欣赏那些宫殿、桥梁、雕塑、名胜古迹……他在列宁格勒住了半年多了，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城市。是啊，他真的还没有好好看看这个城市。他只有一次在涅瓦河边站了一下，看了一会儿流冰，既没有时间去剧院看戏，也没有时间参观博物馆，甚至无暇在城里散散步，休息休息，欣赏一下它的美姿……“啊，列宁格勒……彼得堡……”基洛夫仰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蓦地

想起一首诗。

我爱你，彼得的奇迹，
我爱你端庄秀美的容颜，
涅瓦河汹涌澎湃的流水
和镶嵌在岸边的花岗岩，
我爱你院墙上的钢铁花纹，
爱你沉静幽深的夜晚，
清澈透明的夜色
和无月自明的夜光……

“是啊，列宁格勒！革命！人类的新纪元！……要把列宁格勒变成一座死城的鬼主意是谁出的？愚蠢……不，我们一定要救活列宁格勒的工业，我们要发展它。这是这个城市繁荣的保证……

“水电站、泥炭、页岩——这才是应该首先重视的问题！趁科马罗夫准备那些要带到莫斯科去的材料和召开科学家会议的时间，我要到沃尔霍夫水电站工地去一趟……”

三

基洛夫做事一向有始有终，从不半途而废，凡是已经拟定了的计划，他都要严格执行。过了两天，他已经在亨里希·奥西波维奇·格拉夫季奥教授的陪同下踏着堆满建筑废料和垃圾的工地参观沃尔霍夫水电站了。格拉夫季奥教授是个表情严肃的人，他身材高大，留着小黑胡子。

大坝已经基本上建成。电站建筑物也已接近竣工，正在安装设备。整个工程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基洛夫在格拉夫季奥的陪同下参观了所有工段和工棚，来到了格拉夫季奥的办公室。室内的墙壁上挂满了设计方案和图纸。

“教授，您对工程的进展感到满意吗？”基洛夫一边坐到椅子

上，一边问道。

“不完全满意……设备不能及时运来，而且有时又不配套，劳动力也成问题……”

“劳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助解决。至于设备，我们要同莫斯科联系一下，也许有解决希望……打算什么时候交付使用？”

“要是不碰到严重困难，年底送电！”

“那太好了！列宁格勒的工厂有些车间，甚至整个工厂都停工了。”

“我们尽力而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但是，沃尔霍夫水电站并不能解决列宁格勒的能源问题。必须尽快拨款建设下斯维里水电站。”

“我最近要到莫斯科去，亨里希·奥西波维奇。我将奋力要求……但是，靠斯维里也不能保证列宁格勒有足够的能源……要建设用泥炭和页岩为燃料的发电站。你认为这个主意如何？”

“您知道，这不属于我的专业。这个问题最好去征求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维特尔的意见。他建设过沙图拉泥炭发电站。从原则上来说，这是一项有前途的事业。不过，我认为用河水发电更为有利。”

“谢谢，亨里希·奥西波维奇。谢谢！最近我们要召开科学家会议，讨论列宁格勒工业的前途。您同意来参加吗？”

“哪会不同意？我很高兴。只是需要提前通知我。”

“一定提前通知您，亨里希·奥西波维奇。您带我参观了电站，陪我谈话，非常感谢您。”

“怎么，您要走了？不行，不行，请您吃了饭再走，利用这个时间我让人写一封信，请求增加劳动力，并就所缺少的设备开列一个清单。”

“这可是要紧的事，亨里希·奥西波维奇，”基洛夫笑着说，“我

留下吃饭……”

四

科学家和著名工程师赞成发展列宁格勒的工业和生产新产品。

基洛夫带着详细的材料前往莫斯科，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列宁格勒“萎缩论”的支持者进行斗争。

基洛夫预料到这场斗争是艰巨的。他决定首先取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他来到莫斯科，径直去找捷尔任斯基。

捷尔任斯基听了基洛夫阐述的理由，直率地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知道，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有很多人是在列宁格勒‘萎缩论’的支持者。我们将同这种论调作斗争。要是能够完全避免争论，那就更好了。我们根据你带来的材料和计算数字给中央写封信，你同意吗？”

“当然！谢谢，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明天就把信稿送来……”

基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关于发展列宁格勒的工业和建设水电站及泥炭发电站的主张，得到了古比雪夫和斯大林的热情支持。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萎缩论”就此寿终正寝了。

五

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时天还没黑。他立即给科马罗夫打了电话。

“你好，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反对者被击败了。中央支持我们的建议，答应明年拨款建设斯维里水电站。”

“祝贺你，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今天你先休息。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去找你。”

“你一定要来，我们好好谈谈。”

基洛夫放下话筒，向洗澡间走去。忽然电话铃又响了。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怎么？”

“请原谅，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省委刚才给我打电话，他们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出了什么事？照直说吧。”

“红色普季洛夫厂又乱套了。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和库克林趁你外出，正在党员会议上发表演说。听说他们还从莫斯科带来一些与他们沆瀣一气的人。工人们要求你去。”

“你来接我，我们一起去。快点来，别赶不上……”

科马罗夫气喘吁吁地沿着楼梯跑上来。他一开门，看见基洛夫在脱衣服，迷惑不解地问：“怎么啦，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你不舒服？”

“不用去了。伊万·加扎刚打电话来。工人们自己把反对派斗垮了，把他们赶出了工厂。”

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列火车插着红旗，装饰着用针叶树枝编成的花瓣，从列宁格勒开往沃尔霍夫电站工地。上千人前来欢送，军乐队演奏了乐曲。

列车里坐着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厂的代表。他们是去参加沃尔霍夫水电站送电典礼的。

中午，电站建设者和来宾举行了隆重的大会。主席台围着红布，高高的旗杆上红旗迎风飘扬。大家等待着盼望已久的庄严时刻。工程领导人和州内各单位的代表沿着一个小木梯登上主席台。

他们中间有一位引人注目的身材魁梧的人，他就是沃尔霍夫奇迹的创造者——格拉夫季奥工程师。

当地的一位领导人宣布开会。接着，他宣读了大会收到的贺电。然后，电站建设者和来宾相继发言。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讲话，会场上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很多人不时地把目光投向站在格拉夫季奥旁边的那个身材矮小、体格墩壮的人。人们低声地相互传告：“基洛夫！基洛夫！”当大会主席宣布基洛夫讲话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基洛夫。

基洛夫开始讲话，他充满激情和愉快，整个会场都能听到他的宏亮的声音。他讲到了格拉夫季奥工程师的天才设计，讲到了建设者们的劳动功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建起了一座强大的水电站，制服了波涛汹涌的沃尔霍夫河。他扬起手，指着宏伟的电站和大坝，仿佛为了印证自己的讲话，请人们看看苏联人用双手创造的奇迹。

“沃尔霍夫水电站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开辟的伟大道路增添了光辉。全世界无产阶级将会看到共产党在我们这个工农国家里是怎样遵照它的奠基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训从事建设的。”

乐队奏起《国际歌》。刹那间电站里和大坝上亮起了几千盏电灯。高压输电线似乎震颤了一下：电流开始从沃尔霍夫水电站输送到列宁格勒各个工厂。

第三十五章

一

沃尔霍夫水电站供给的六万千瓦电能对列宁格勒的工厂和整个生活立即发挥了作用。街道上灯火辉煌，人们的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了。基洛夫对现状感到高兴，但他更喜欢对未来寄予希望。

基洛夫在两个工厂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他决定步行回家，想看看列宁格勒的夜景，呼吸呼吸海上吹来的新鲜空气。

一辆农民的马车迎面驶来，轮子轧得马路上的鹅卵石吱嘎吱嘎地响。车上坐着一个老头儿和两个妇女，她们身旁放着一些柱形洋铁桶。车的尾端放着一张看来是刚刚买来的新铁犁。

“农民也赞成工业化，”基洛夫脸上露出微笑，“瞧，他们买了新犁……过去，我们乌尔茹姆郊区的农民是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木犁耕地的，这我还记得很清楚。唉，我们的农村比西方是大大落后了。伊里奇曾经希望生产出十万台拖拉机！可是拖拉机在哪里呢？普季洛夫厂拖拉机车间慢慢腾腾……而且生产出来的拖拉机无人问津，质量太差了。等我们建立了集体农庄，那时就有用武之地了！快啦，党的十五大将要解决集体化的问题。我们的拖拉机生产可别拖后腿呀。红色普季洛夫厂是全国唯一的生产拖拉机的工厂。昨天我到那里去了一趟，工长和工人都抱怨设备陈旧。要改造工厂。应该这样，我知道。这需要花很多钱，但时间紧迫，必须采取措施……”基洛夫一路上思考着这个问题，不知不觉来到

家里。他早把欣赏列宁格勒的夜景忘得一干二净了。“没关系，以后再说吧……”

二

省委常务委员会早在去年八月就讨论过改进红色普季洛夫厂拖拉机生产的问题，并且委托西北工业局和公司制订提高拖拉机质量和增加拖拉机产量的措施。

公司领导人同该厂工程师一起拟定了一个规定年产五千台拖拉机的计划。这个计划现在摆在基洛夫的办公桌上。按照这个计划，要更换部分设备，购买优质钢材，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此需要追加二百二十万卢布的资金。

基洛夫同意去争取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这一计划，但他暂时还没有把它送到莫斯科去。对于工厂在进行部分改造后能否保证拖拉机的大批生产，他还没有充分的信心。于是，他决定同厂长格拉乔夫和党委书记伊万·加扎再进行一次商谈。

厂长和党委书记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基洛夫的办公室，两人在宽大的办公桌旁坐下来。格拉乔夫体态笨重，方面大耳，而加扎是个瘦高个儿，留着黑胡子，深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

“怎么样，同志们，我们是把计划送去，还是考虑考虑再说？”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们已经组织各个车间进行了讨论，”加扎急促地说，“工人热烈赞成这个计划。”

“同工程师也进行过多次研究，”格拉乔夫支持加扎的意见。

“你们认为二百万卢布能满足改造工厂的需要么？”

“可以在最初阶段满足工厂成批生产拖拉机的需要，”格拉乔夫解释说。

“假如明年需要生产的不是五千台面是一万台，你们怎么办

呢？再对工厂进行改造？”

“就给我们这么多钱嘛，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格拉乔夫咳嗽了一声，说：“国家现在的状况您是知道的。”

“好吧，同志们，我今天就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拍电报，而你们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将来怎么办！列宁同志曾提出生产十万台拖拉机的理想。列宁的这一理想应当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三

列宁格勒正在发展壮大，全省到处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

这种创造新生活的磅礴气势唤醒了最偏僻的角落，震撼了荒无人烟的大森林。锡尼亚温斯科耶泥炭沼泽地和格多夫的页岩矿井有了生机，响起了歌声。水流湍急、布满石滩的斯维里河岸上响起了伐木声和硝氨炸药的爆炸声。这是爆破手们在清除树墩，为建设水电站准备工地。

基洛夫忙于巡视全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并到诺夫戈罗德、普斯科夫、摩尔曼斯克或契列波维茨去了几天。他很少有闲暇时间，只能偶尔抽空去打猎、看电影或者去一趟剧院。

工业的发展有赖于能源，但涡轮机和发电机必须到国外去买。

基洛夫思考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了，我们已经开始用泥炭和页岩来代替煤炭。可是涡轮机和发电机怎么办呢？金属制造厂的一位工程师曾说过，他们可以自己制造大型涡轮机。我好象把这件事记在什么地方了……”他取出记事本，翻寻着，“找到了：‘工程师K说，他们厂有制造小型汽轮机的经验，有几位出色的专家。该厂可以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生产水轮机的需要。’有意思！马上就到这个工厂去，召集专家谈谈。

也许真的能够在金属制造厂生产大型涡轮机呢。”

……

基洛夫回到省委时已是傍晚了。他的脸冻得发红，但他笑眯眯的，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一边对秘书说：“请马上要莫斯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电话，找古比雪夫。”

古比雪夫在电话上听了基洛夫的报告，高兴地说：“米罗内奇，你告诉了我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今天就去列宁格勒。”

基洛夫在火车站上象对待老朋友那样热情地迎接了古比雪夫，亲自把他送到“欧洲”饭店。他们一起吃了早餐，没有休息就来到了金属制造厂。厂里的工程师、工长和老工人已经在厂长办公室里等着他们了。

古比雪夫身材高大，卷曲的头发又浓又密，说话声音宏亮。他一开始讲话就吸引了大家。他讲话从容不迫，很有力量。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在建成沃尔霍夫水电站之后又开始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了。这个水电站相当于沃尔霍夫电站的十倍。斯维里水电站及其他电站也将相继开工。可是，我们必须用黄金才能买到这些电站所需要的涡轮机，这简直是要使我们国家破产。建立起强大的本国涡轮机生产能力是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党和政府热烈欢迎金属制造厂的工人和工程师关于改造工厂使之能够生产大型涡轮机的倡议。我来这里就是要和你们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的。请大家把根据好好摆一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要认真权衡一切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避免错误。”办公室里一片沉默，谁也不愿意首先发言。

“同志们，你们都是作了准备的嘛，”厂长敦促说，“我们不是昨天开过会嘛。以前在生产会议上也谈过……”

坐在桌子尽头的一个人戴眼镜、头发花白的人站了起来，声音

沙哑地说：“同志们，我以前谈过自己的看法，我想再说一遍……”

“制造涡轮机的老工程师、科学家。”基洛夫低声对古比雪夫说。

“请讲吧，”厂长鼓励这位教授说，“我们听着哪。”

教授停顿了一下，等待会场上安静下来。然后，他就象给学生讲课一样，从容地说：“不知道莫斯科的同志们是否了解制造十万瓩或五万瓩的水轮机意味着什么？显然他们是不了解的……这要求必须建造一个巨大的涡轮机厂房并购置相应的昂贵设备，而这种设备也必须到国外去订购。”

教授用探询的目光看了古比雪夫一下，继续说：“在建设涡轮机厂房的同时，我们要设法培养专家。可是，在我们的工厂里是无法教会他们制造大型涡轮机的。因此，只好派他们到英国或者美国去学习。还有，为了在本国生产涡轮机，我们要到国外去购买图纸，哪怕是中型涡轮机的图纸也好，先造出一个中型的，然后再设计并制造大型的、大功率的涡轮机。”

教授换了口气，向大家扫了一眼，又看了看古比雪夫，接着说：“在解决金属制造厂要不要开始生产新产品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问莫斯科的全权代表：苏维埃政府能不能保证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条件？”

“能保证！”古比雪夫站起来肯定地说，“是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资金并且在你们的协助下尽快地建起涡轮机厂房，安装起最新设备。我们要派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到国外去学习涡轮机生产技术，为此我们将不吝惜花钱。我们不仅要购买中型涡轮机图纸，而且要购买涡轮机。只是要求你们把本领学到手，一定要掌握这项极其困难的生产技术。此外，我们还准备从外国最好的公司聘请专家来帮助你们。”

教授一直站着听古比雪夫发言。这时，他摊开双手说：“请原

谅，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情况将如您刚才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勇于承担这项任务。”

大家一起热烈地鼓掌，古比雪夫也高兴得鼓起掌来。掌声一落，基洛夫就站起来说：“同志们，能不能认为你们刚才的掌声就是对古比雪夫同志的建议的响应？”

“不仅是响应，而且是我们的义务！”厂长闷声闷气地说。他的话又引起一阵掌声。

“好，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没有经过辩论就顺利地解决了。请把有关的具体建议和想法转告工厂领导。关于你们的倡议和你们生产大功率涡轮机的共同决心，古比雪夫同志明天就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汇报。”

四

苏联早在两年前就宣布了发明合成橡胶的国际悬奖措施。

资本主义列强封锁了俄国购买天然橡胶的途径。革命后，原俄法向导公司和俄美橡胶工业公司留下来的从殖民地搞来的橡胶储备所剩无几，而且这些储备也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没有橡胶，要发展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和橡胶工业是不可能的。

基洛夫在巴库时就知道了悬奖发明合成橡胶的消息。当时，巴库石油加工厂的化学家们曾经广泛地议论过此事。基洛夫被调到列宁格勒，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同“新反对派”的斗争，忙于各种紧急任务，不知不觉地就把这件事忘了。在召开科学家和专家会议时，基洛夫认识了研究合成橡胶问题的列别杰夫教授。这样，基洛夫又想起了悬奖发明的事，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同这位教授好好谈谈。

现在，当基洛夫准备去参加党的十五大时又想起了他同列别杰夫的那次会见，决定亲自见见他，了解一下他的工作情况以

及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基洛夫想，代表大会和党中央一定会提出人造橡胶的问题。因此，他要知道列宁格勒为解决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能够做些什么。

早晨，基洛夫一到省委就请秘书要军事医学院的电话，找列别杰夫教授商定会见的时间。

当天，基洛夫就和列别杰夫见面了。

军事医学院的院长已经上了年纪，但依然是一个威武的军人。他得知基洛夫来了，带着一大帮教授和医生到前厅迎接。

基洛夫同大家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来到一个宽敞的办公室。院长立即开始报告学院的情况，并提议请基洛夫参观外科楼。

“谢谢您！我很高兴，但最好另找时间再参观吧。这次时间仓促，而且是为了别的事……请问列别杰夫教授在这里吗？”

“哦，您是说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吧？他刚才还在这里……”院长环视着大家说，“噢，他在那个角落里坐着呢。教授，请到这边来。”

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浓密的淡褐色头发向后梳着，脸有点长，留着不长的胡须，高高的前额很漂亮，面带倦容，不大的灰眼睛有些红肿。

“您好，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基洛夫微笑着向他伸出手，“自那次开会以来一直没有见到您，这次甚至没有一下子认出您来。”

“您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找我有什么事么？”

“我来找您谈谈，可是不知道……”

“请在我的办公室里谈吧，”院长说。

“谢谢。可是我想看看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环境。”

“请吧，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院长抬起手指着门说。

基洛夫挽起列别杰夫的胳膊，两人一起走出办公室。

列别杰夫的实验室很宽敞。由于年久失修，墙壁已经变黑。桌子很简陋，没有上油漆，桌上摆着一些简单的仪器，大大小小的烧瓶、蒸罐及其他化学设备。

两个青年人站在桌子后面，基洛夫同他们打了招呼。列别杰夫请基洛夫在靠窗户的一张写字台旁坐下。

“您瞧，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嗯，”基洛夫叹了口气，说：“我听说您早就研究人造橡胶问题了。”

“将近二十年了。一九〇八年就开始了。”

“很好，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您相信一定能成功么？”

“以前有过怀疑和动摇。连美国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也停止了合成橡胶的研究工作。”

“您呢？您觉着有希望吗？”

列别杰夫站起来，从一个小瓷瓶里取出一团黑糊糊的海绵状的东西。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请您看看。当然，这还不是橡胶，只是一团松软的，不太柔韧的东西。”

基洛夫用手指捏了一下那团东西，觉得是粘性的，有点象海绵，然后放入瓷瓶，问道：“这是初期成果？”

“超过了初期成果。”列别杰夫肯定地说，“假如有条件，再过半年我们就能制出不亚于天然橡胶的合成橡胶。”

“半年？”基洛夫问。

“对，半年！”列别杰夫回答说。

基洛夫沉吟地摸了摸下巴。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咱们列宁格勒有没有设备较好的化学实验室？”

“大学里有条件好的化学实验室。”

“好极了！”基洛夫高兴得笑了，“我们暂时先把你们搬到那里去。暂时！也就是说在为你们建设起一座实验工厂之前。你们会得到一切必需的东西。我要把你们的工作情况报告给政府。”

五

十一月底，基洛夫准备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的桌子上摆满了关于全省、全市和各工厂情况的报告，他正在从中选择他将在大会上发言所需要的材料。

天很快黑下来了。基洛夫开了台灯，翻阅秘书送来的一叠关于工厂情况的材料，忽然发现了一份铅印传单。他读完传单，站起来，按了一下电铃。秘书走进来问：“您叫我吗，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是的，请丘多夫来一下。”

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大脑袋的人大步走进来。他高高的前额下闪烁着两只寻根究底、炯炯有神的眼睛。

丘多夫虽然刚刚当选为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但他以自己的原则性、勤奋和坚定性已经赢得了省委和全市共产党员的信任。

“请坐，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我们谈谈。”基洛夫朝着椅子点点头，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虽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了，但他们还不肯罢休……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你留下，要多加小心。你看看，他们在市内贴出了什么样的传单吧。”

丘多夫接过基洛夫递给他的传单，读道：“打倒中央委员会！……我们的领袖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然后他说：“是啊，这些人真狂妄无耻……”

“所以我说：要多加小心。如果出现复杂情况，你就拍电报，向莫斯科打电话，找我。”

“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要把眼睛擦得亮亮的！如果有事，我打电话……”

第三十六章

一

党的十五大结束后，基洛夫精力充沛地回到列宁格勒。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宏伟的任务，批准了五年计划指令，决定实行农业集体化。

在审查需要存入档案库的上一年度的文件时，基洛夫发现了一份自己的发言速记稿。他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全部客观条件都要求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的工业在国家工业化的事业中发挥基本上相当于它们在我们伟大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他读到这里，心里想：“对！这句话说得是中肯的。列宁格勒应该成为工业的武器库和锻炼技术干部的熔炉。但是，为此必须做许多工作，花大力气……”

他挪动了一下，坐得舒服些，把纸张拉近，开始草拟计划。他写道：“首先，我们要保证使列宁格勒有燃料、电能和自己的原料。”接着，他写了几个大字：“泥炭、页岩、铁矿。”他拿起蓝色铅笔，把每个字浓浓地打上重点符号，又写了一行大字：“水力发电站，泥炭和页岩火力发电站”。接着，他在这一栏里写道：“涡轮机（金属制造厂）和发电机（电力厂）”，并用蓝铅笔在下面打上了重点符号。

“我们应该学会制造涡轮机和发电机。这决定着能源生产的未来！我们，列宁格勒人，应该为重工业提供设备，掌握初轧机的生产。伊若尔工厂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在这一栏里写上“初轧机”并且满意地打上了重点符号。

“我们计划建设大型工厂：拖拉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国防工业工厂。这些工厂将需要昂贵的设备，而这些设备不能都到外国去购买。因此，必须大批生产金属切削机床”。他在这一栏里写上“机床”。

“代表大会提出了在农村实行集体化的宏伟任务。列宁格勒在这一事业中也应发挥一种主要作用。最初一段时间我们必须保证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拖拉机”。他接着写上“拖拉机”。

“就这样干，好。假如我们能够生产拖拉机，我们就可以开始精耕细作。可是，土地没有肥料是不长庄稼的。光靠粪肥是不够的，需要肥料。应该支持科学家们关于开发锡比内磷灰石的主张。听说那里的磷灰石藏量很大。我们可以保证向全国提供过磷酸钙”。他在这一栏里写上了“磷灰石”。

“还有什么呢？当然，很难一下子想得那么周全……噢，橡胶！没有它，汽车和飞机都动弹不了。要全力帮助列别杰夫。派助手，建实验工厂”。他又写上：“橡胶”，点燃一支香烟。

“改造旧工厂，建设新车间，建立新的生产能力。这些都需要人，工程师、技术员和熟练工人。这就需要办学校，培养人材，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全国所有的新建项目。”接着，他又写了几个大字：“工学院、技校、讲习班”。

“可是，这些成千上万的新人住在哪里呢？这就需要建设楼房、工人新村和许多住宅区。没有这一点，是不行的。”他接着写了一个广为流行的词儿：“住宅”。

“今天就写这些。该到普季洛夫厂去了——我答应要在党的会

议上讲话。还要抽空吃点东西……”

基洛夫把写下的计划看了一遍，把它放进抽屉里。但他一转念又拿了出来放到玻璃板下。他想：“应该时时刻刻看着这些大事的计划……”

二

基洛夫没有觉察到时间过得多么快。他实在是忙啊！全市所有企业和全省都在忙于制订五年计划，接着就对计划展开了讨论。基洛夫每周都要在各种会议上作两三次报告或发言，他还经常到各工厂和农村去视察。

基洛夫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很晚，而且一回家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读书。

有一次，玛丽亚·利沃夫娜进来瞅了一眼，说：“谢廖沙，快到十二点了，你还没喝茶呢。”

“我看完《黄色魔鬼》，马上就来。”

“你怎么一下子把那么多高尔基的书找出来了？”

“怎么，我没对你说过吗？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明天就到列宁格勒来。我要去迎接他。”

“是这样！你没对我说过……这次能不能请他到咱家来作客？”

“不一定请得来……他想多看看，会见一些朋友。”

“那太遗憾了，谢廖沙。高尔基也是我热爱的作家。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在《捷列克报》上发表的关于高尔基的那些文章……哎，茶快凉了，谢廖沙。”

“好，我就来。”

……

六月二十七日，高尔基来到了列宁格勒。基洛夫到莫斯科车站迎接了他，把他送到旅馆，委托市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关照他。

基洛夫虽然自己也很想同高尔基在一起谈谈，但他工作繁忙，抽不出空来。过了十天他们才再次见面了。这一次，他们一直谈到傍晚才分手。

基洛夫回到家时，太阳已经快落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谢廖沙？”妻子不安地在前厅迎接他，“我原以为你会回来吃午饭的。今天我们是今年第一次吃蘑菇……你也不打个电话……”

“没有空，请原谅，玛鲁夏。今天和高尔基在一起呆了一天。陪他到巴尔季斯基工厂去了一趟。”

“噢，他怎么样？身体好吗？”

“和去年一样：高个子，有点儿驼背，我在他面前就象个小孩子。”

“我是说真的，可你却跟我开玩笑。”

“我说的是实话。他身材高大，说话闷声闷气的，是下哥罗德地区口音。”

“他说了些什么？”

“他提了很多问题，认真地听别人回答，有时还作记录，记得很快。”

“你们谈了什么？”

“好象什么都谈到了……巴尔季斯基工厂有两艘木材运输船下水。高尔基看得入了迷！当时的场面确实很壮观。他兴致勃勃，同工人和工程师交谈，询问造这两艘船花了多长时间，又问道厂里还在造什么样的船只，等等……他激动得甚至流了泪……”

“哎，他呢，高尔基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又一次看到祖国日新月异改变着面貌，感到很高兴。看得出来，他真正感到愉快……”

三

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即一九三〇年的新年来到了。除夕之夜基洛夫不是在舒适的家庭环境中守着装饰得五颜六色的枞树度过的，他是在北极圈内，在地质工作者居住的一个冰雪覆盖的工棚里，在阴暗的库基斯乌姆乔尔山脚下迎来了新年。在这里，在科拉半岛严酷的蒙切冻土带有一种叫磷灰石的石头，正是这种神奇的石头把基洛夫吸引到这里来了。

元旦那天，基洛夫就在那间工棚里同地质工作者们开了一个会，讨论了在锡比内开始建立第一个磷灰石矿的问题。地质工作者们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他们熬过了漫长的严寒的几个月，非常惦念自己的亲人。他们谈到锡比内的未来，讲到它对农业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发言却象蒙切冻土带的天气一样令人冷彻骨髓，使人听了感到泄气，得不到鼓舞。谁也不会愿意留在这个对国家极其重要的建设土地上。

基洛夫想：“蒙切冻土带的勘探者们累了，精疲力尽了，他们很辛苦。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寒风凛冽，恐怕连熊也宁愿跑到原始森林里去，而不愿在这里栖身。”

基洛夫等大家都发了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记事本，征得会议主持者的同意后，说道：“同志们讲得很好，但说得不完全对。照你们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建起矿场，在周围搭起工棚，就动手开采磷灰石，而锡比内将永远是个熊窝。不对，亲爱的同志们。再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你们就可能认不出这个地方了。这里将出现一座大型的磷灰石联合工厂，将建成一座美丽的、灯火辉煌的城市、科拉北部的首府——锡比诺戈尔斯克！”

当年，彼得大帝不就是在这样的熊窝里建起了彼得堡吗？让我们回想一下普希金的一首诗吧。他写道：

在长满青苔的、低洼的河岸上，
稀疏的农舍暗淡无光。
那是贫穷的芬兰人栖身的地方，
茂密的森林发出阵阵呼啸，
遮蔽了阳光，
雾霭茫茫……

这一带山上也有呼啸的野林。但是，它还会呼啸很久吗？现在的建设速度已不是彼得大帝时代所能比拟的了。技术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了！而主要的是，人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了。我们的共青团员要在这里建起人间天堂。这里不仅有磷灰石矿藏……”

基洛夫翻开记事本，接着说：“请你们听听罗蒙诺索夫写的下面一段话：‘我根据很多依据断言，在北方的地层中也蕴藏着广博而丰富的矿藏……’但是罗蒙诺索夫沮丧地补充说：‘没有人去探寻那里的宝藏……而金属和矿物是不会自己跑到我们院子里来的，它们需要人用眼睛和双手去寻找……’”基洛夫兴奋地继续说：“伟大的罗蒙诺索夫的这些话是对我们，对自己的后代人发出的坦率的呼吁。一百五十年前没有人去寻找这些宝藏。而现在，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苏维埃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已经找到了磷灰石，还要找到各种金属。我们要在这里建立起矿场和冶金工厂。需要的只是干劲、热情。我们要作宏伟的五年计划的参加者和主人翁。请大家说句实话：你们中有没有人愿意留在冻土带建设这个庞大的磷灰石矿？”

“有，基洛夫同志。这样的人有！”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宽肩膀的小伙子站起来一扬脑袋说，“我是共青团支部书记，名叫瓦而里·谢奇科夫。我决心干到底，并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留下来干到底。”

全体与会者一致鼓掌表示同意。

“没问题了，同志们！”基洛夫说，“既然青年同志们有这样的决心，我们只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行了：要决定在哪里开矿井，并为未来的城市选择一个好地方……”

四

基洛夫是同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科达茨基一起到锡比内来的。科达茨基的任务是关照矿井和工人新村的建设并解决锡比内的劳动力、物资和设备供应问题。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科达茨基还比较年轻，他是彼得格勒工人出身，体格健壮，总是乐呵呵的，是一位精明的领导干部。基洛夫还是在阿斯特拉罕同他认识的，那时科达茨基是省渔业局局长，曾经给了第十一集团军因伤病而休养的战士很大帮助。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同反对派作斗争的困难日子里又遇到了科达茨基，推荐他作党的工作，后来又推荐他负责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现在，他们乘火车返回列宁格勒。车轮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两人攀谈起来。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我最近很担心普季洛夫厂的情况。春天就要来了，拖拉机生产计划还没有着落。许多工长和工程师到过美国，在那里学习过，可是收效不太大。”

“工厂的改建工程还没结束嘛，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大炮车间已经改建，安装了新机床。”

“完成那么高的计划容易吗？我们才刚刚开始大批生产，还没有来得及掌握从美国引进的那些复杂环节。”

基洛夫陷入沉思，抽起烟来。他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些事件。秋天，红色普季洛夫厂曾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第三千台拖拉机

出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也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了大会。

一阵掌声之后，古比雪夫宣布说，党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向普季洛夫厂提出了一九三〇年生产一万台拖拉机的任务。

厂长格拉切夫是一个坚强的人，听到这个数字之后满意地叫了起来。但负责技术问题的厂长、老工程师、知识分子萨勃林却叹了口气。他摊开双手为难地说：“这个……同志们，是不现实的。”

“那就听听工人们的意见吧，”基洛夫说。

“响应！我们要提出响应计划！”工人们喊道，“普季洛夫厂不能落后！”几千只手高高举起，表示赞成一九三〇年为国家生产一万二千台拖拉机的响应计划。

现在，当基洛夫回忆起那次大会时，心里想：“我们那时是不是头脑发热？是不是心血来潮？”他不愿跟科达茨基谈这个问题，但他无法抑制忧虑不安的情绪。

基洛夫熄灭了烟蒂，又掏出烟来，并递给科达茨基一支。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你步行走过远路吗？”基洛夫问了一个意外的问题。

“走过……怎么？”

“你认为一个健康人一天能走多少俄里？”

“大约二十五至三十俄里吧。”

“再多呢？”

“还可以再多，如果加劲走。”

“你读过《伊戈尔远征记》吗？”

“是古典著作吧？好象读过。”

“那好。伊戈尔王的士兵携带着战斗装备每昼夜走过四十俄里，而在紧张的时候甚至走过八十俄里。”

“那时他们吃得比我们饱，体格也比较壮。”

“这是可能的，但我们有意志！我们是苏维埃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一点我明白。”

“如果你明白，请你坦率地说：我们一昼夜能走——比如说——五十俄里而不是三十俄里吗？”

“如果日夜兼程。”

“是啊！我要说的正是这一点，”基洛夫微微一笑，“我们一昼夜将不止工作八小时，而是——如果需要——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并且有时可能搞它两班！主要的是，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我们当领导的首先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有了信心就能带动别人，胜利就有了保证！想想阿斯特拉罕的情景！犹疑不决，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军队引向胜利的。”

“我同意，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科达茨基受到了鼓舞。

“不再怀疑了？”

“不再怀疑了……”

“早就该这样。在锡比内你没看到那位团支部书记是多么热情奋发？他表示要永远留下。哎呀！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吃点东西就睡觉吧！我们要好好休息，要精神抖擞地回到列宁格勒，紧张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

五

基洛夫一回来，就投入了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打电话、外出视察、作报告、会见企业和党组织的领导人。有一天，科达茨基突然打来电话，基洛夫一听脸色都变得苍白了。

“什么？这不可能！”基洛夫对着话筒喊道。

“我刚收到莫斯科打来的电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美国为

第聂伯水电站订购了涡轮机。”

“要提出反对意见。涡轮机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生产……”

金属制造厂早在去年就建起了一座新的、高大而明亮的涡轮机厂房，而且设备也不坏。

英国专家认为这个厂房很好，但他们对列宁格勒能在没有他们帮助的情况下为第聂伯水电站造出大功率的水轮机表示怀疑。工厂设计科一九二八年就开始了涡轮机的设计工作。但这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该厂暂时还只是生产汽轮机。

厂领导经过调整得到了加强。敢想敢干、精力充沛的伊万·片金被任命为厂长，普季洛夫厂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伊茨哈肯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在这之后，该厂就着手生产第一台大功率的涡轮机。

现在，又举行了一次气氛热烈的大会，开始了激烈的发言。工人们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寄去了联名信，请求政府把第聂伯水电站的订购任务，“交给苏联涡轮机制造工业的幼儿——列宁格勒金属制造厂……”

基洛夫亲自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打电话。古比雪夫不在，接电话的是梅日劳克。

“是的，是的，基洛夫同志。我完全知道。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过涡轮机问题。你们的金属制造厂还没有准备好完成这项紧急定货。你知道，第聂伯水电站的大坝就要竣工了。已决定同美国签订合同。金属制造厂的任务是为第聂伯水电站造一台功率二千瓩的辅助性涡轮机。”

“这就是说你们不相信工人，而相信资本家？”基洛夫愤慨地问道。

“请你想一想一年半之前拖拉机的情况吧！”梅日劳克回答说，“那时你们许诺生产五千台，结果只生产了一千台……现在情况怎

么样？你们响应的计划完成得如何？”

拖拉机的生产情况确实不好。基洛夫只好退却了，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退却。

“列宁格勒工人将有何作为，走着瞧吧！”他喊了一声，怒气冲冲地放下了话筒。

第三十七章

一

基洛夫经常到莫斯科去。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同他多次谈过初轧机的问题。美国梅斯塔公司答应在一年之内为苏维埃俄国造出一台初轧机，但该公司为此索要了一千七百万美元的高价。

“我们决定制造苏联自己的初轧机，”斯大林说，“要选择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和适当设备的工厂。基洛夫同志，你在列宁格勒找一个这样的工厂吧。”

基洛夫同专家一起视察了几个工厂，最后选定了伊若尔厂。这是一个老冶金厂，厂里有一些能工巧匠，造过驱逐舰。

基洛夫经常到这个工厂来，观察、了解厂领导和工人，催促他们加快进行早在前年就已开始的改建工程。他说这个厂不久就要接受政府的主要定货，但他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厂里。

一九三〇年夏天，改建工程基本上结束了。基洛夫带着很多人来到工厂，请厂领导召开一次简短的职工大会。

工人、工长、工程师、厂管理委员会和各车间的干部在工厂院子里集合。这里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基洛夫象往常一样上身穿着军便服。他摘下制帽，走到台子的边上，简明扼要、满怀热情地说：“伊若尔厂的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我知道，你们这个老工厂的光荣集体早就渴望大干一场了。现在，党和政府把我们这个英雄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来完成。同志们，这项任务就是制造苏联第一台初轧机！”

“乌拉！”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乌拉！乌拉！乌拉！”巨大的厂房里激荡着回声。

一些老工长、工程师、工人和青年作业队队长相继上台发言，表示决心要忘我地工作……

第二天，所有报纸都报道说，伊若尔工厂接受了制造苏联第一台初轧机的任务。

工厂里到处热气腾腾，办起了一个名叫《初轧机》的快报。当时正在列宁格勒作客的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也来到科尔尼诺，为工人朗诵诗歌，号召他们英勇劳动……

各个车间一拿到作业图纸，整个工厂就围绕初轧机问题热烈地讨论、争论起来。初轧机是一个七十四米长的钢铁庞然大物，要用它来压轧几吨重的大钢锭。

二百吨重的初轧机机架的制造问题引起了特别热烈的争论。该厂既没有设备也没有条件用钢来铸造这样的机架。就连有经验的工程师也认为，虽然工厂进行了改建，但还不能适应生产初轧机的需要。因此，铸造机架是不可能做到的。

总设计师巴拉诺夫等待总工程师发表意见，但总工程师一言不发，等着工长发言。而工长也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铸造过这样的庞然大物。铸工们也担心搞不成，由于熔炉的容量小，必须把钢水往砂箱里浇铸两三次，但这样无法使铸件浑然一

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孔洞，甚至裂缝。

基洛夫催促工厂尽快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亲自参加工厂的生产会议，倾听冶金工人的意见。

由于机架的体积很大，必须用砂型造一个高大而坚固的钢骨。但是，吊运铸罐的吊车高度不够，无法浇铸。这就要求挖一个地槽，以便进行铸造。但由于地下水的影响，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况且，从马丁炉车间把钢水运到浇铸车间会使钢水温度下降，因而可能造成废品。

讨论、争论有时一直进行到半夜，但仍然得不出任何结果。基洛夫心情沉重，闷闷不乐地离开工厂。他想：“难道初轧机也象水轮机一样，必须到外国去订购吗？……”

二

一天傍晚基洛夫来到伊若尔工厂，走进党委办公室，见党委书记帕夫洛夫伏案写着什么。帕夫洛夫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鼻头向上翘着，两只大眼睛熠熠有神。

“你好，帕夫洛夫！在写什么？”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好！”帕夫洛夫站起来说，“我在准备报告……”

“机架的问题怎么样了？找到铸造机架的工长了吗？”

“没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样的设备，谁肯干呢？工程师们正在想办法……打算采取某种措施……”

“你对厂里的工长都了解吗？”

“怎么能不了解？我们厂搞异型铸造的工长就那么几个……”

“最出色的是谁？”

“好象是鲁缅采夫，可他已经退休了……”

“他住在这儿吗？”

“对，就住在科尔尼诺。”

“知道地址吗？”

“知道。”

“我们去找他。马上去，快走。”

“要不要带几个工长一起去？”

“没必要……你到浇铸车间把图纸带上。快点，我在大门口等你。”

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鲁缅采夫是一位身体健壮的老人。他目光严峻，留着浓密的灰白的胡子。他正坐着读《探照灯》杂志。

鲁缅采夫看到帕夫洛夫陪着基洛夫来找他，并没有感到惊异，他只是对正在厨房里忙着的妻子喊道：“老伴，把茶炊生起来，来客人了。”然后，他把两位客人引到房间里，请他们在桌子旁坐下。

“谢谢你们，还想着我这个老头子。我自己本来也想去厂里看看。”

“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你知道厂里的事情吧？”基洛夫不客气地问道，就好象早就同鲁缅采夫相识似的。

“听到一点儿……在报上也看到了。”

“我向您这位最优秀的工长请教来了，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

“唉，我算什么最优秀的工长！”鲁缅采夫生气地顶了一句，“要真是最优秀的，就不会放我走了。我老了，没用了。”

“我们的同志犯了错误，”基洛夫接着鲁缅采夫的话说，“如果我是厂长，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您离开工厂的。”

“真的吗？”鲁缅采夫怀疑地问。

“不会放，”基洛夫肯定地说，“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您虽然不在其位了，可我们不是向您请教来了吗？希望您重新回到厂里去。”

“是这样！那些年轻的工长们干什么呀？”

“他们有知识，懂理论，可就是缺少经验。”

“是嘛！喊得挺响，连从哪一边走近砂箱都不知道。可我老了，不中用了……”

“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基洛夫把香烟递给这位老工长，微笑着说：“俗话说‘老马识途’嘛……请抽烟。”

“谢谢……这话不错！不过，我知道还有一句俗语也是说老马的：‘陡山累死瘦马’。”

“不是叫您去拉车，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一直缄口不语的帕夫洛夫插话说，“我们是想请您当顾问，给我们指点指点……”

“那不行。你们去请工程师指点吧！要是让我干，那就把我当辕马！不然，没什么可说的。”鲁缅采夫皱起眉头说，“你们照直说吧，来找我干什么。你们是为机架伤脑筋吧？”

“你猜着了，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基洛夫不知不觉地用“你”来称呼了。他往鲁缅采夫跟前靠了靠，接着说：“老行家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难处。”

“别讨好我了，我又不是大闺女。”鲁缅采夫生气地说，“图纸带来了吗？”

“带来了！”帕夫洛夫回答说，连忙把图纸摊在桌子上，“准备造初轧机。”

“我知道，用不着罗嗦。我比你清楚！”鲁缅采夫审视着图纸，提高嗓门顶了帕夫洛夫一句，“机架重二百吨，是吗？”

“二百吨！”基洛夫回答说。

鲁缅采夫沉思地“嗯”了一声，继续看图纸，胡子翘了起来，“不容易呀……只好用四个马丁炉熔钢。不简单……”

“阿尔谢尼耶维奇，你听说有个安德烈·乔霍夫吗？”基洛夫狡黠地眯起眼睛问道。

“你说的是那个铸造王炮的人吧？”

“对！他大概也不是用一个铸罐铸造大炮的吧？”

“那时用的是铜！完全是另一码事……”

“但那是在三百年以前。也不简单吧？”

“当然不简单！那还用说。”

“听说是在地上铸造的？”

“当然是在地上。我们也上不了天。”老工长又皱起眉头，生气地捏着胡子。

基洛夫和帕夫洛夫没有作声，等着鲁缅采夫再说些什么，但他也不吭声了。他皱着眉头在思索着什么。

女主人端着托盘走进来，向客人点点头，说了声：“你们好！”就默默地往桌子上摆东西。她已满头白发，但身体结实，手脚也还灵活。

女主人把杯子分放在一个个小碟子上，摆上砂糖和黄油，然后端来一只很深的锅，放在桌子上。锅上蒙着一条毛巾。

“亲爱的客人们，我把馅饼放在铜里端上来，请别见笑。我怕凉了，热了一下。”

“没关系，”基洛夫说，“主人这样好客，馅饼就是凉了我们也能吃。”

蓦然，鲁缅采夫精神一振，站起身来，掀掉锅上的毛巾，一下子把馅饼全倒在桌子上，说：“有了！这才是我们应该想到的办法！”他几乎喊起来，“要用混凝土做这么个铜，直接在马丁炉车间，而不是在铸造车间，挖一个坑，把‘锅’放在坑里。懂了吗？”

“这样可以阻止地下水？”帕夫洛夫问。

“说对了！就在这个混凝土锅里造型。直接在马丁炉车间浇铸，铜水就不会冷却。那里有两个大吊车和一百吨的铸罐。”

“好！”帕夫洛夫惊叹地说，“您认为怎么样，谢尔盖·米罗诺

维奇？”

“我说老马识途嘛！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是会给我们带路的。没说的！一条笔直的路！嗨，你真行呵，阿尔谢尼伊奇！”

“得了，得了，亲爱的客人们，”鲁缅采夫打断了他的话，“噢，老太婆把茶炉子端来了，我们喝茶吧。”

三

老工长回到了工厂。他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了工作。他吩咐大家干活，不时地吆喝着什么。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也积极地行动起来。这位老工长叫青年工人清除垃圾，打扫车间，为机架造型挑选了能手。基洛夫看到这一切，心里非常高兴。他对帕夫洛夫说：“真是老当益壮啊！干得不错！”

“他脾气不好，但确实是位行家里手，做事靠得住。”

伊若尔厂的职工听说鲁缅采夫来主持铸造初轧机巨大机架的工作，无不感到鼓舞。各车间都在议论：“这老头一来，事情就有门了。”

工人们动手挖地槽，同时铸造车间开始把钢筋弄弯，安装混凝土搅拌机和泵，并为用混凝土做砂箱准备框板。

模型室里的工人正在准备机架的巨大部件，这些部件犹如舞台道具，很容易在造型时拆开。这是他们头一次做这样的工作。

基洛夫亲眼看到这项工作走上了轨道，就不再那么经常到伊若尔工厂去了。他现在经常到红色普季洛夫厂去，这个厂正在加紧建设新厂房并扩大了生产规模。他还经常到金属制造厂、格多夫页岩场和锡尼亚夫卡泥炭场去。那里需要他及时地给予指导、鼓舞和帮助。

四

伊若尔厂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制造初轧机的准备工作和造型工作。现在，铸造初轧机巨大机架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全厂职工等待着铸造机架的紧张时刻，他们又高兴，又不安。要是成功了，很好！万一失败了呢？

晚上，车间里少数工人进行了“彩排”。吊车按照鲁缅采夫的手势接近了马了炉。巨大的铸罐就好象真的从马丁炉里装满了钢水，运到浇铸地点，缓慢地“倒入”模型中。这一过程重复了几次。身穿工作服、面孔黝黑的梅热沃伊工程师是制造初轧机的技术指导。他手里掐着秒表，仔细观察着整个操作过程。大家一丝不苟地进行了演习，精确地、分秒不差地计算了操作程序，以免次日浇铸时发生差错。

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马丁炉车间里来了很多其他车间的工人。基洛夫带来了好多人，有省委和市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有许多大工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

来宾被安排到专门搭起的一个木板台上观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十分引人注目。他体格健壮，宽宽的肩膀，戴礼帽，穿着一件肥大的大衣。他站在那儿，两腿稍稍叉开，手里拄着拐杖，专注地观察着浇铸前的准备工作，观察着那个胡子花白，穿着帆布上衣，戴着眼镜的老工长鲁缅采夫的一举一动。老工长正站在铸型旁边的一个低矮的木台子上指挥工人操作。

铃响了。工长举起双手，桥式吊车把巨大的黑色斗形罐从人们头顶上移到约有二层楼高的热气腾腾的马了炉跟前，停住了。这时，工长再次举起手，用手掌向下一按。顿时，火花飞溅，钢水喷射着热气和火焰流进了斗形罐。

熊熊的火光熄灭了。刚刚升起的太阳照射在房顶的玻璃天窗上，淡紫色的光斑在玻璃上跳动、飞舞。斗形罐又移近其他马丁炉。火花四射，钢水奔流。

老工长就象一个看不见的、协调一致的乐队的指挥，奏出“滋滋”、“呼呼”、“轰轰”的声响。他浑身充满弹性，双臂向前平伸。突然，他用力地把双臂抽到胸前。吊车立即把钢花四射的斗形罐吊向即将浇铸的位置。身穿帆布衣裤，戴着墨镜的工人手持长长的勾形钢钎作好了浇铸准备。

吊车停在铸型上空，按照工长的手势向下移动，接近了铸型口。人们屏息敛气，车间里一片寂静，只听见记者拍照的“咔嚓”声。那个头戴礼帽的人拄着拐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老工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斗形罐，举起一只手，静静地站着。

当铸罐准确地对准了铸型口时，工长挥了一下手。顷刻钢花四射，一直飞到天花板上。钢水注入模型……

几分钟之后，浇铸完毕。火花熄灭了，来宾们热烈地交谈起来。他们议论着这个从未见过的场面。戴礼帽的那个人敞开大衣，拄着拐杖向出口快步走去。他感到很热，他担心同记者们交谈会使他获得的印象消失。他走出厂区，坐到汽车里，向司机打了个手势，说：“等一会儿开车，我要记一下。”他掏出记事本和自来水金笔，写了下面一段话：“那简直是一种梦幻似的场面。工作紧张而又协调。马丁炉的呼啸、信号铃声、焦急的期待、桥式吊车从头顶掠过、耀眼欲花的钢水、阵阵火花飞溅、工人仿佛是在扑向沸腾的钢水……这是对自然力的驾驭，是人类的凯歌……”

他把自来水笔塞进衣袋，收起了记事本，对司机说：“走吧。”

不一会儿，基洛夫在高高兴兴的激动兴奋的人群的簇拥下走出工厂大门。他环视着周围，问道：“作家怎么不见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在哪里？”

“他走了，”帕夫洛夫说，“我看见他离开了车间。”

“真遗憾。该跟他谈谈。”基洛夫说，“他一定会写出文章来。谁都不会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

五

初轧机机架铸造成功，基洛夫来厂看后很满意。他同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鲁緬采夫紧紧握手，向厂领导表示祝贺，然后问道：“你们怎样进行加工呢？”

基洛夫被领到机床车间。这里有车床、铣床、钻床。厂领导介绍他认识了老工长基里洛夫。

“他是我们的希望！”厂长说，“他是不会叫我们失望的。”

基洛夫谦恭地望着老工长质朴的、布满皱纹的脸，挽起他的手臂，在车间里边走边谈。

“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您在厂里工作很久了吧？”

“一八九七年进厂。”

“嘴！已经三十多年了。以前干什么？”

“造驱击舰，大约干了五年……现在才算有了真正的工作！”

“能加工机架吗？”

“不容易……您看，就靠这些机床。要给机架钻孔，可我们的机床简直是手摇钻。看，那就是钻孔机床。”

“是啊，破烂不堪。我以前用这种机床学过徒。哎，您知道么，俄罗斯柴油机厂有两台很好的新机床。可以向他们要来。我同他们商量一下。”

他们向前走到一个锻造的巨大齿轮旁边，停住了脚步。

“你们打算怎么加工这个庞然大物？”基洛夫问。

工长搔了一下后脑勺，回答说：“可以用我们老掉牙的机床初步加工，但进一步加工就没办法了……”

“您听说过“瓦尔德里希”吗？这是一种新式的大机床，是我们用外汇买来的。”

“没听说过……”

“会给你们的。就用它来加工。”

基洛夫在记事本上记了几句话，预祝工长取得成功，便向车间的另一端走去。厂领导正在那里等着他。

大约过了两周，基洛夫又来到伊若尔厂。机架上的孔已经打好了。“瓦尔德里希”新机床已经运来投入生产。基洛夫正在用它镗光那个巨大的齿轮。

基洛夫站在旁边远远地观看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开了。他确信初轧机的生产已经走上正轨。

六

伊若尔厂开始生产第一台初轧机不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又来到了列宁格勒。

在一九一九年的艰难日子里，基洛夫和古比雪夫这两位托木斯克监狱里的“同窗”曾在阿斯特拉罕见过面。在那次难忘的会见之后他们经常见面。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两人互相尊敬、爱戴，志趣相投。

古比雪夫对伊若尔厂承担生产初轧机的任务感到非常高兴。现在，他在基洛夫的办公室里焦虑地问基洛夫：“我们把生产初轧机电力驱动装置的任务交给谁呢？这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电机和电工技术设备。”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我们有一个工厂早在一九二三年就同大名鼎鼎的瑞典通用电器公司为沃尔霍夫水电站制造水力发电机进行过竞争，在那场竞争中这个厂干得不错。”

“我知道，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那是电力厂。”

“对，电力厂！”

“说实在的，我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电力厂上了。那是一个好集体，设备也不错，工程师经验丰富……他们建设发电机车间的工作进展怎样？”

“很好！已经开始砌墙了。”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们是不是去一趟？去看看……同专家们谈谈。我带上电力驱动装置设计书。”

“好，去一趟，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你在那里有很多熟人。”

“当然，当然！我可没忘记他们。”古比雪夫说道，站起来向基洛夫告辞。

……

基洛夫和古比雪夫在厂长希巴金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来到厂长办公室。厂里一些最优秀的专家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

古比雪夫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设计书的内容。初轧机的电力驱动装置是一整套复杂的机器，其中包括一台体积比最大的机车还大的主动力机、两台大功率的发电机、异步发动机和十多台其他的电机及仪器。最重要的是，这套机器与设备必须在三四个月之内全部制造出来。

大家冷静地、实事求是地讨论了设计方案。电力厂已经积累了制造复杂电机的经验，造过几十台大功率的发电机，许多专家在美国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学习过复杂的电机生产技术。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已不觉得那么陌生了。

古比雪夫介绍了设计方案之后，工程师柳捷尔站起来说：“我并不是要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或者怀疑，我只是想核实几个问题。”他的眼镜片上闪动着光亮。

“请讲吧！”厂长点点头说。

“我也许是听错了，请澄清一下。主机的电枢高度是五米吗？”

“对，五米！”古比雪夫肯定地说。

“可是……”柳捷尔挠了一下耳朵，“还有一个问题：主机重量是多少？”

“一百七十吨，”古比雪夫解释说。

“明白了……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柳捷尔坐下了。古比雪夫觉得他听到这个数字似乎吃了一惊。

这时，工程师叶夫列莫夫请求发言。他谈到如何把电机的生产任务分配给各个车间，以及如何很好地组织各项工作。

其余的工程师也随即踊跃发言，先后对叶夫列莫夫的建议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他们的发言充满热情和信心，对古比雪夫把这么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交给电力厂表示感谢。

基洛夫和古比雪夫满意地微笑着倾听专家们发言。他们深信，政府交托的这项紧急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七

基洛夫开列的那张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清单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他常常在这个单子上打上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记号。有一天，他从伊若尔厂回到省委，抽出那张清单，在“初轧机”几个字的上面画了个红圈，意思是：“事情有了着落”。

他审视着这张清单，目光停在纵栏中间的“农业”两个字上。这两个字写得很大，底下用红铅笔画着一条线。他想：“近一段时间我只顾工业，忽视了农村问题。看来，明天需要到附近的国营农场和区里去看看。”

他给农业局长打电话，问问有什么新情况。

“我们的粮食生产暂时还落后，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明天一早咱们到区里去看看。七点钟我去接你。”

基洛夫挂上电话，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思考着农业问题。他想：“最好带几个科学家一起去……”天黑了，他点着灯，在桌子旁坐下，想起了去年他在全苏遗传、选种和育种工作者大会上致词的情景。大会的中心人物、科学家、农艺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瓦维洛夫是个聪明人，科学事业中的聪明人和热情工作者。要不是他，我们也许还想不到去开采锡比内的矿肥呢，是他坚持、要求并说服了我们。他说，没有肥料我们就搞不好农业。要见见他，同他谈谈。”

基洛夫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很晚了，他可能下班了。不妨打个电话试试……”他叫通了瓦维洛夫的电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好！我是基洛夫，打扰您了。挺好吗？……很好？我很高兴……那么，您现在忙什么呢？正准备下班回家？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趟？没有什么急事，只是想见见您。您说很高兴？谢谢！我等着您。”

瓦维洛夫轻轻地走进基洛夫的办公室。他的小胡子里露出温厚谦和、令人愉快的微笑，宽大的前额上有点儿光秃，灰色的眼睛显得凝重、专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善良人。

寒暄之后，他在桌子旁一张椅子上随便地坐下来，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是要到农村去看看吧？”

“您猜对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要下乡去。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农学院有什么新成果。你们在研究哪些问题？”

“我们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北方小麦的推广问题。”

“噢，噢，请你给我谈谈这个问题吧。”

“我们大概又得请您帮忙了。这种小麦的产量是前所未有的——一俄亩能产二百普特！它的味道也比南方小麦好。可是，这种小麦的推广工作进展缓慢。”

“是因为农庄庄员不相信吗？”

“我也搞不清问题在哪里……”

“开垦荒地的工作进展也不顺利吗？”

“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不开垦荒地，扩种小麦就很困难。两项工作都是当前极其重要的任务。”

“磷灰石呢？”基洛夫微笑着问。

“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任务，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没有肥料，打不了粮食。”

“您看，”基洛夫笑着说，“什么都是重要的！您认为集体化是什么工作？”

“这我就知道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

“瞧，这一点您不知道！我知道。请相信，这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而拖拉机呢？”基洛夫诡谲地一笑，问道：“您说，农庄没有拖拉机能行吗？”

“不行，没有拖拉机不行……”

“就是嘛！这又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农庄庄员现在认为什么工作是最重要的？您问过他们的意见吗？”

“没有，我好久没到农村去了。”

“您不愿意去一趟吗？啊？咱们可以一起同庄员谈谈。”

“大有必要。要是能去，我很高兴，特别是同您一道去。”

“您几点钟起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总是七点钟起床。”

“好。如果您同意，明天我七点二十分去接您。”

瓦维洛夫站起来说：“我不仅同意，而且十分感谢您。”

瓦维洛夫走后，基洛夫瞅了那张“备忘录”一眼，忽然想到拖拉机的事，就给丘多夫打电话。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你还没走呀？那就请到我这里来一下吧，有件急事。”

丘多夫走进来，同基洛夫打招呼。

“普季洛夫厂情况怎么样？你今天去了吗？”

“去过了。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干得倒挺卖劲，可就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早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那里的工作，但格拉乔夫是不称职的。他既无知识，又无能力……我明天到乡下去，你把这个厂的有关材料准备一下，我们要向常委打报告，解除格拉乔夫的职务。”

“他是工人出身，到美国学习过。”

“知道。可是他破坏了计划，欺骗了党和国家。我们警告过他多少次了！”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省委决定的措辞是不是可以写得缓和一些？比如说：‘鉴于工作调动’……”

“不行！不需要外交辞令。不留任何情面！决定中要说明真实情况：由于失职，撤销职务。这可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明白。那么推荐谁来当厂长呢？”

“咱们不是商量过了嘛：奥茨。他是沃尔霍夫电站的建设者。你把他请来，跟他谈谈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今年为国家生产一万二千台拖拉机的诺言一定要兑现！”

第三十八章

一

去年年初，基洛夫曾把凝胶厂厂长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佩科夫请到办公室里来谈话。佩科夫当过水手，是十月革命的战斗英雄。基洛夫交给他一项任务：紧急修建生产合成橡胶的试验工厂。

佩科夫没搞过建筑，也没当过机械师，但他是位革命战士，具有坚强的意志，对未来充满不可动摇的信心。基洛夫早就认识佩科夫，珍视他的这些优秀品质。

佩科夫认真地听了基洛夫向他交代任务，说：“明白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在冬天就把这个厂子建起来，即使是个小厂，也没有多大把握……不过，要找一个合适的厂房并加以改建，我倒有办法。”

“好，你这种办事果断的作风很好。可是你看，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事情是这样……你将要同一个人一道工作，对他要客客气气，可不能要那一套水手的老作风。能做到吗？”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十三年来我已经养成了文明习惯，知识分子那一套我也会。没问题。”

“尽力去做吧。现在你就到列别杰夫教授那里去。给你地址。要记住，他不仅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发明

了人造橡胶，在世界悬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有了他的这项发明，我们国家就可以造出汽车、飞机和国防武器的轮子了。当然，这必须在建起试验厂并研究出大批生产人造橡胶的方法之后才能成为现实。这是一项什么任务，你明白吗？”

“我明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佩科夫站起来说。

“去找教授，要设法同他谈得来。了解一下设计方案就抓紧干起来！记住：十个月之后这个厂一定要投产！钱及其他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你们都会得到。要和我保持联系。”

“是！”佩科夫行了一个水手礼，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办公室。

过了几天佩科夫打来电话说，他已同教授商量好并且已经物色了一所合适的厂房——港口区一个小小的奄奄一息的酒精净化厂。

“这件事你告诉列别杰夫了吗？”基洛夫问。

“那当然，我们一起去看的。那里有两座石结构房子。他同意了。”

“好，你们一起写个报告。”

……

列宁格勒橡胶公司接收了酒精净化厂的房子，并且很快更换了设备。列别杰夫把自己的实验室搬到了那里，请来一些专家，开始了紧张的试验工作。

一九三〇年的除夕，佩科夫给在斯莫尔尼宫的基洛夫打来电话。他激动地报告说：“列别杰夫的试验工厂用酒精制成了第一块合成橡胶，重量二百六十七公斤。”

“这么大呀？”基洛夫反问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后高兴地说：“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去。”

基洛夫和省委的其他书记一起来到试验工厂。这里已经准备好接待他们。一张大桌子上摆着几个富有弹性的灰色橡胶块。

“同志们，把你们的头生子给我们看看吧！”基洛夫高兴地说，“我看这个婴儿挺好嘛！”他走近桌子，摸了一下那团富有弹性的东西，拿起一小块橡胶，让省委其他同志捏了捏。

“怎么样？”基洛夫问道。

“很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把那块橡胶掷到桌子上，橡胶块轻轻地跳动了一下。

“试制品就是这些吗？”

“哪能呢，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佩科夫忙说，“你往那边看！”他从桌子旁闪到一边。

省委书记们看到在方砖铺成的地板上有一大块灰色的东西。

“嗨！”基洛夫惊异地感叹道，“可以给汽车造试验轮胎了！”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一直默不作声的列别杰夫说，“我们正在同红三角厂商谈，请他们派橡胶工人和轧延工人来。”

“很好，朋友们！衷心祝贺大家取得的重大成就！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祝贺您的天才发明。您是最先造出合成橡胶的人。您多年劳动的成果及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请允许我拥抱您，吻您。”

他走近列别杰夫，照俄罗斯的老习惯吻了列别杰夫三次。

二

五月一日快到了，春天的太阳照得暖烘烘的，市容经过装饰变得更加美观。有些地方的树木早于往年吐出了细小娇嫩的叶片，披上了一层新绿，把一面面旗帜和五彩缤纷的复墙画映衬得更加鲜艳美丽。

列宁格勒的劳动者正在准备以巨大的劳动成绩迎接五一节。电力厂赶着要在节前完成一座新的巨大厂房的建筑工程。这座厂

房长达一百三十五米，很象一个装上玻璃窗的体育馆，里面可以容下整整一个足球场。

伊若尔厂想在五一节前造出初轧机。金属制造厂也在紧张地工作，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安装好第一台巨型汽轮机。

第二合成橡胶试验厂是按照贝佐夫教授的设计方案装备起来的。该厂即将生产出第一块半吨重的合成橡胶。这个厂不是象列别杰夫那样用酒精，而是用石油产品制造合成橡胶。

列宁格勒的很多企业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

基洛夫整个春天的心情一直很好。

“五一”前夕，他到伊若尔厂参加了庆祝制造第一台初轧机的群众大会。这台初轧机只用了八个月零二十七天就造出来了！这比美国人许诺提供的初轧机的日子还要早。

同一天，他还到了红色普季洛夫厂。这个厂已经安装完了第一台专用涡轮机。

晚上，他在省委办公室里给列宁格勒各先进企业写贺信，很晚才回到家里。但他毫无睡意，吃过晚饭，关上书房的门，就开始擦猎枪，装子弹，为打猎准备一切必要的东西。

“五一”节这一天温暖和煦，阳光灿烂。基洛夫在冬宫广场检阅了高举旗帜和横幅标语汇报劳动成绩的游行队伍。

节日游行一结束，基洛夫就回到家里。他吃过午饭，换了衣服，由司机西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尤金驱车沿莫斯科公路向森林驶去。

三

这一次他们没有带上经验丰富、熟知狩猎地点的猎手，也没带猎犬。司机说，他们这次出猎是“瞎碰”。他们在一个叫库库什

金诺的陌生的小村子里过了一夜，天刚亮就进了森林。

这次打猎收获不多：只打了两只小水鸭。但这似乎并没有使基洛夫扫兴。他们在林中钻了一整天，虽然感到很疲倦，但却陶醉地吸足了新鲜空气。他们在林边找了一块干燥的空地，点起篝火，开始休息。

西多尔把茶壶吊在火上烧他从小河里打来的水。基洛夫解开背囊，把吃的东西取出来，摆到一张报纸上。

由于开车的司机不能喝酒，他们打猎从来没带过伏特加，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只好靠喝热茶取暖。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尤金切完面包，一边开罐头一边说，“伏特加这玩意儿虽然有害，可是累了喝它一杯也没什么坏处。嘿，那才真来劲呢！咱们今天步行了大约三十俄里呀。”

“西多尔，你好好吃点东西，喝一杯浓茶，也能提提精神。”基洛夫微笑着说，“我们还得找到库库什金诺，我们大概走错路了。”

这时，有两个农民离开小道向火堆走过来，同他们打招呼。

“愿诚实的猎手们和睦相处！”其中那位老人说。

“谢谢！请坐下喝茶，”基洛夫客气地答道。

“多谢，多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年轻的农民说。

两个农民见猎人穿着棉坎肩和跋涉沼泽地的皮靴，同在此地经常游荡的其他猎人没有什么异样，就坐下攀谈起来。

“是从彼得格勒来的吧？”老人问。

“对，我们是工厂的。”司机一边给他们倒茶一边说，“趁过节，抽空来打猎。”

“好，好，”老人说，“只是我们这地方鸟兽不多。你们最好再远走一点，到丘多沃去。”

“没有时间远走。”基洛夫把食品往客人跟前移近一些，说：“你们吃吧，别客气。这是上等鲟鱼，请尝尝。是亲戚从摩尔曼斯克带来的。这里还有香肠、干酪。”

“日子过得挺富呀！”老头瞅着面前的东西说，“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鱼了。”

“今天是过节嘛！”基洛夫笑着说。

“是啊。谢谢！我们这里过节跟不过节一个样。除了自家做的，啥也见不到……安德留哈有时带回点儿小青鱼，只够沾沾舌头的。凭证配给，能多给吗？”

“老大爷，您加入集体农庄了吗？”

“当然参加了。我同老伴、一个儿子、两个儿媳妇还有几个小孙子参加了农庄。安德留哈，喏，就是他，在泥炭场干活，在锡尼亚维诺……他们过节放假了，这不是我们爷俩去看亲戚刚回来。”

“农庄里日子不好过？”基洛夫问。

老人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胡子，似乎拿不定主意，是直率地回答还是含糊其词。

“当然不容易喽。我们家人口多……再说也确实没有个章法……”

“为什么没有章法？”基洛夫关切地问。

“天晓得为什么……兴许是因为主席喝酒喝上瘾了，兴许是因为别的。我不识字，怎能晓得为什么。”

“看来他不愿直说。”基洛夫想，于是就把目光移到年轻人身上。

“你的看法呢，安德烈？”

“我几乎不在家里住。”安德烈敷衍地回答说。

“泥炭场的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就是没人干活……前些日子来了一些特殊的人，但他们的心野得就象狼总是瞧着森林那样……”

“你说的是什么特殊的人？”

“谁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富农、特殊移民。我们这里都称他们是‘特殊的人’……后来又从梁赞弄来一些妇女当泥炭工。她们就知道嘻嘻哈哈，顶什么用？计划完不成……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肯干活的人也跟着倒霉，拿不到奖金。”

“你们的物资供应现在好些了吧？”

“那当然。可以吃到青鱼了。这不错，谢天谢地。可是大家对工资有意见。”

“你们现在有了机器，干活轻松一些了吧？”

“机器是有了，可是装泥炭还是用篮子……比如说我吧，我的工作往外运，我们有定额，可是装车的人吊儿郎当。不超额完成计划，就别想拿到奖金！”

基洛夫笑了一声，接着沉下脸，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要到锡尼亚维诺去一趟。”

老人喝完茶，习惯地把杯子翻过来倒了一下。

“多谢二位尊敬的猎手啦。打到的禽兽多吗？”

“唉，别提了，”司机沮丧地说，“总共才打了两只小水鸭。”

“是啊，不算多……”老人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你们打算在哪里住宿？”

“我们住到库库什金诺村了。离这儿远吗？”

“最多有四俄里。我们从那里经过，可以给你们带路。”

“那太好了，谢谢！”基洛夫站起来，说：“西多尔，你把火堆浇灭，该走了。”

四

基洛夫在艺术工作者会议上正在介绍某大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制造和试验巨型涡轮机的情况。到会的著名演员、导演和音乐家全神贯注、屏心静气地倾听着基洛夫引人入胜的谈话。

基洛夫感觉到他的话扣动了与会者的心弦，便热情洋溢地接着说：

“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大功率的涡轮机就象一个用优质钢制成的巨碗反扣在地上。工作轮在里面旋转，发出隆隆的声响。你简直会担心这个几吨重的大轮子眼看就要把机壳撞成碎片。轮子每分钟要转三千多圈呐！震得地板和整个厂房都在颤抖。当你站在旁边观察这个奇迹的时候，你也禁不住浑身打颤。但与其说你是为自己的生命可能受到危险而害怕，不如说是担心数千人花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劳动才创造出来的事业会毁于一瞬间。

涡轮机发出隆隆的巨响。人们甚至不敢接近它。可是，留着小胡子的工长却从容不迫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五戈比的旧铜钱，把它侧立在涡轮机的机架上。

你们想想，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铜钱侧立在那里，就是不倒。不懂行的人见此情景无不感到惊愕！那位工长扬起袖子拭去脸上的汗水，声音嘶哑地说：“看，铜钱不倒。这就是说一切正常……”他的脸上显示出高兴、自豪，那神情简直无法言传……

要是你们能用戏剧或者电影来表现工人阶级这一乍看起来也许平平常常但实际上却是真正的劳动业绩，那该多好啊！”

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电影导演和演员们在发言中对基洛夫的建议表示感谢，并保证一定要制作出歌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英雄——工人阶级的劳动业绩的影片……

过了两个月，基洛夫得知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已经开始制作

一部暂名《响应》的新影片，著名导演埃姆勒和尤特克维奇主持制作工作，著名演员加丁和捷宁扮演主要角色，虽然年轻但已蜚声乐坛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该片作曲，而才华出众的诗人鲍里斯·科尔尼洛夫创作了影片中的歌词。

影片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制作完毕了。仅仅过了几个月，基洛夫就受到了观看这部影片的邀请。他是同妻子和省委书记们一起来到电影厅的。

大家坐好之后，灯光熄灭了。影片一下子吸引了观众。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观众身临其境地经历了一个大型工厂的生活，与这个集体同忧共乐。散场后，影片中美妙的歌声正在耳际回响：

别睡了，卷发的少女，起床吧！
光荣的祖国啊，你的车间发出
隆隆巨响，迎接朝霞……

第三十九章

一

基洛夫从莫斯科一回来就把丘多夫叫到了办公室。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你到炼铝厂工地去过吗？”

“我昨天刚回来，但没有带来可以使你高兴的消息。招收了三万多名建筑工人，人太多，不出活。工地上拥挤不堪，杂乱无章，与其说干活，倒不如说互相妨碍。”

“难道又要推迟工厂投产日期？”

“恐怕要推迟，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瓦灰色的铝块，用手指摆弄着，说：“这个铝块是红色选民工厂三年前送给我的，那时他们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就炼出了八公斤重的铝块。你看，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美国的阿尔考公司早在四十年前就首次炼出了铝。我们国家早在革命前就应该做到这一点。”

“遗憾的是，我们的阔叔叔没有给我们留下遗产，”基洛夫冷笑着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赶上美国。”

“我明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丘多夫叹了口气，说：“为此，沃尔霍夫炼铝厂工地现在实行了两班制。”

“应该不分昼夜地干！听见吗？不分昼夜地干！没有铝，我们就不能造飞机，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拖拉机。咱们明天天一亮就到沃尔霍夫去。到那里就地研究一下该怎么办。”

……

俩人巡视了整个工地，同工地主任、队长和组长谈了话，抑郁不欢地回到供他们在工地上临时休息的一个车厢里。他们了解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如混凝土、砖和钢筋供应不上，使厂房的建筑工程停顿下来；由于领导不力和作业混乱，一些工程需要翻工；工人在工棚里酗酒、打牌。

晚上，召开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基洛夫对工地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谈到纪律和社会主义竞赛的问题。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员分配到各个工程项目和作业队里去，并确定了厂房交工的严格期限。

次日，基洛夫在工人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工人们似乎鼓起了干劲，各作业队排着纵队，唱着战斗歌曲分赴

各个工段。但是，基洛夫和丘多夫还是不放心。当他们回到车厢里时，基洛夫说：“你知道吗，谢苗内奇，光靠热情是不行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就能办好的。你要留在工地上，直到这里的工作情况发生根本转变为止。请你每天打电话或拍电报把工程进展情况告诉我。”

虽然还没下过雪，天气却已经很冷了。锡尼亚维诺附近到处是黑色的泥炭和淡紫色的、光秃秃的白杨林带。

第五行政村忽然反常地活跃起来：不知人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三五成群，匆匆忙忙……

一个戴着护耳棉帽、穿着熟皮短袄的上了年纪的人在吱吱轧轧的人行道上走着，叫住一个淡黄色头发、敞着棉坎肩、头戴织帽的小伙子，说：“你好，库津！你急急忙忙到哪里去？”

“到三村去……”

“跟我走吧，基洛夫来了！正在场长那里开会呢……”

“那……能让我进去吗？”

“没问题。也许过后你能写篇文章呢。我们大概要迟到了。我刚刚从姆加来……”

这个穿短皮袄的人叫特罗菲莫夫，是泥炭场的党委副书记。

他们微微拉开门，挤进场长宽敞的圆木办公室一看，这里已经座无虚席了。基洛夫身穿军便服，腰束皮带，站在场长那张大桌子后边正在讲话。他声音不大，语调中流露出焦虑不安。

“同志们，如果你们完不成泥炭开采计划，那就会使列宁格勒的工业面临灾难性的危险。第五电站眼看就要停产，而这将使一系列工厂停工，并使市内交通中断。剧院和电影院里的电灯就要熄灭，报纸无法出版。列宁格勒就要陷入一片黑暗，变成一座死城……”

基洛夫停下来，扫视了一眼会场，挪动了一下腿脚，继续说：“我仔细地听了泥炭场场长的介绍。你们这里情况很糟糕，而且看不出有好转的希望。我觉得原因在于大家工作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我们将帮助你们解决食品和工业用品的供应问题，而你们，同志们，则应以身作则，并善于用热烈的言语去点燃大家的劳动热情，把装运工作搞好。今天到会的有多少人？四十来个？我们现在就到沼泽地上去，给女工们做个表率。”

基洛夫从衣架上取下皮夹克，其他人也开始穿衣服。不一会儿，大家来到街上，叫住一列由此经过的小火车，爬到平车上，向工地开去……

小火车在泥炭场的中心停下来。这时，穿着棉坎肩、包着花头巾的女工们正在褐色的泥炭砖垛上坐着，躺着，懒懒散散，嘻嘻哈哈。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女工。

铁路旁边，几个小伙子和中年人坐在扣到地上的圆形筐子上大声喊叫着，打牌打得正欢。他们看见领导人从平车上跳下来，连忙把牌收起，站立起来。

“同志们，你们好！怎么在这里晒起太阳来了？”基洛夫大声说。

“我们在等空车，首长同志。”

“空车来了。行政人员也来帮你们干活了。”基洛夫转身对女工们说：“姑娘们，你们看，给你们拉来一车求婚者。比赛比赛吧！谁干得好，就发给谁奖金。”

女工们发出一阵欢笑声，许多人从泥炭垛上跳下，走过来。基洛夫善良而富有鼓舞力的微笑，和颜悦色、平易近人而又热情真挚的态度，使女工们感到惊奇。一个体格健壮，裹着一块小头巾的妇女走到前面来。她就是女工队长费尼娅大婶。她的面颊由于风吹日晒显得粗糙多皱。她用一双严厉的大眼睛望着基洛夫

说，“这样好言好语地来请我们，我们为啥不跟你们比试比试呢……场里动不动就冲我们喊叫，训斥。可今儿个您对我们说话这么和气……”

基洛夫以严峻的目光看了一下泥炭场的领导人，然后望着费尼娅大婶说：“这种情况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怎么样，开始吧？”

“走，姑娘们！”费尼娅大婶把手一挥喊道，“去拿筐子。我们兴许不比男人差。”

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拿筐子，分组装车……

基洛夫把手套摘掉，塞进衣袋里，找了一个泥炭垛，动作麻利地捡起一块块泥炭砖往筐子里掷。他一边干活，一边悄悄地瞅着别人。

他把装满的筐子扛在肩上，向平车走去。平车的车帮很高，他踮起脚尖，还是不能把筐子里的泥炭倒进去。

“喂，小伙子，来帮帮忙！”他向一个刚刚倒空了筐子的年轻人点点头说。那个年轻人跑过来，一下子就把基洛夫的筐子倒空了。

“你真行！是共青团委员会的吧？”

“我在《泥炭工人报》报社里工作。姓库津。”

“好，那你就写篇文章报道一下今天的竞赛吧。我以前也在报社工作过。咱们搭伴装车好吗？”

“好。”库津高兴地说。

两人一起干起来。

泥炭厂的领导人见基洛夫带头，也都拼命地干起来。有的甚至脱掉大衣，穿着西装上衣、绒衣或军便服干活。

费尼娅大婶爬到一个泥炭垛子上，大声地说：“姑娘们，看呐，男人们干得多欢哟！头上都冒热气了。可别让他们把我们的奖金

抢走呀。”

“他们眼看着就要满身淌汗了。哼，草包！”一个女工用宛如唱歌似的声音说，接着响起一阵寻衅似的咯咯大笑。

“说得对，姑娘们！”基洛夫站起来说，“你们要把男人甩到后边去，别让他们夺走奖金。”

“我们不让！”女工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道。

基洛夫招招手，让场长过来。

“最好派个人把合作社的人叫来。干完活要给优胜者发奖。”

“我们已经考虑这样做了。会安排好的，基洛夫同志……”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这片沼泽地上的泥炭砖一块也没有了，可是小火车还没有装满。

“下班！”队长扯起伤风的嗓子喊道。

基洛夫同场长和党委书记低声商量了一下，然后站到一个土堆的边沿上说：“女同志们，静一下！”

说笑声立刻静下来。

“女同志们！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你们干得比男同志好，决定把奖品发给你们。”

“乌拉！”一个男同志喊道。接着，姑娘们也高兴地叫起来。

基洛夫扬起手，等大家安静下来。

“已经派人去取奖品了。可是小火车还没有装满。我们到另一个工段去把活干完吧！”

“对！走啊，姑娘们！”费尼娅大婶喊道。

大家涌向空平车，一个个爬上去，车开了。

基洛夫和他的同伴故意上了一节大部分坐着女工的平车。他们一上车，女工们就不作声了。

“怎么不高兴呀，姑娘们？”基洛夫向女工们那边跨了一步，说：“唱个歌吧。”

“我们不知道……”

“怎么说不知道呢？”

“不知道唱什么……”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姑娘纠正说。

“就唱大家都会的那支歌吧。”基洛夫挑逗地笑着说，“哎，你们跟着唱！”说罢，便飒爽巧捷地唱起来：

海员，英俊的海员，

正在二十好年华。

这时，十来个人齐声和唱道：

爱我吧，海员，

你将怎样回答？

接着，所有平车上的人齐声随唱：

你飘洋过海，搏击风浪，

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方！

飘洋过海，飘洋过海，

海，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方！

人们干得更加起劲了，连火车司机、司炉和乘务员也拿起筐子干起来。

刚刚装完平车，轨道车就开来了。人们从车上卸下一张桌子和几个装满工业品的箱子，就地举行了一次群众会。会上向姑娘们分发了花花绿绿的头巾、衣料、女上衣和毡靴等奖品。

会后，基洛夫、场长和场党委书记悄悄上了轨道车，离开了泥炭场。

一个留着淡褐色小胡子的年轻乘务员听到机车的汽笛声，揪住库津的衣袖说：“哎，小伙子，那个穿皮夹克的人是个什么官？”

“基洛夫！”

“去你的……”

“告诉你基洛夫嘛……”

“等等，我认识他。他们打猎时我和我父亲见过他们，同他们在一起围着篝火喝过茶。我们以为他们是工人。”

“我再说一遍：这是基洛夫！你怎么啦？发傻啦？”

“嘿，有这种巧事……”乘务员一挥手，抓起放在泥炭堆上的羊皮袄，向最后一节车厢奔去。

基洛夫从锡尼亚维诺乘车来到涅夫斯卡亚-杜勃罗夫卡。这里正在涅瓦河左岸建设一座大型热电厂。这座热电厂将用锡尼亚维诺的泥炭发电。现在，巨大的厂房就要竣工了。基洛夫同建设者们进行了谈话，参观了工地，夜间才回到列宁格勒。

次日早晨，基洛夫一到斯莫尔尼宫就听到电话铃响。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今天黎明时分，我们提前两个月为涅夫斯卡亚-杜勃罗夫卡组装了第一台五万千瓦的涡轮机。”金属制造厂厂长片金在电话里激动地说。

“你们是英雄！祝贺你们！……我刚刚从杜勃罗夫卡回来。他们已经作好了安装机器的准备工作。你们的成功真是雪中送炭……快叫参加组装工作的全体同志都去睡觉。中午两点钟左右开大会！我来参加。你好好安排一下。”

“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听筒里传来片金的声音。

这一令人高兴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斯莫尔尼宫的所有办公室。省委向莫斯科拍了加急电报……

基洛夫提前来到工厂，参观了涡轮机，同工程师和工长握手，祝贺他们取得的胜利。他看见教授站在旁边，便走过去同他打招呼：“教授，您看怎么样？您高兴吗？”

“当然高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很高兴！可是俗话说，‘小鸡要到秋后才算数’……这是一项新的、困难的工作……我不想在大会上发言。等涡轮机在杜勃罗夫卡转动起来，要我发表演说也可以……”

老教授的谨慎态度使基洛夫沉思了片刻。然而，召开大会的决定已经宣布，而且还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贺电。想到这里，他挥了一下手，向会场走去。

涡轮机被拆开，分成若干部分运到了涅夫斯卡亚-杜勃罗夫卡。一大批工程师、工长和安装工人随同总工程师伊茨哈肯来到这里，在总工程师的指导下开始了组装和安装工作。

基洛夫焦急地等待着第一台国产涡轮机投入生产。他一走进斯莫尔尼宫，头一件事就是询问有无来自杜勃罗夫卡的消息。可是那里一直音讯杳然。安装工作已进行了两个多月，莫斯科不断打来电话、电报询问进展情况。

“那里似乎出了什么事。”基洛夫猜测着，决定立即到杜勃罗夫卡去。他做好准备之后，便走到丘多夫的办公室，想把此事告诉他。

“什么，到杜勃罗夫卡去？”丘多夫若有所思地反问了一句，接着又说：“不要去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刚刚接到那里打来的电话……”

“出了什么事？”基洛夫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苍白了。

“涡轮机不能用……发动不起来。可能是设计有问题。”

基洛夫沉重地坐到椅子上。

“唉……这下怎么向莫斯科交代？”

“可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常言道：头一张饼……”

“依你看，头一张饼一定烙不好？你要知道，伊若尔厂造出了第一台很好的初轧机！电力厂制造了第一套非常好的电力驱动机！普季洛夫厂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承担的任务，为国家生产了一万二千台拖拉机！为什么这里就不行？”

“我不是为他们辩解，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算啦。伊茨哈肯在哪里？”基洛夫打断了他的话。

“他已回列宁格勒了，大概现在在办公室里。”

基洛夫拿起电话，拨到他已经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的号码。

“伊茨哈肯同志，您好！我是基洛夫。”

“您好，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听筒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杜勃罗夫卡出了什么事？涡轮机出了故障是真的吗？”

“是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伊茨哈肯叹息着回答说，“涡轮机未能投产，我们感到惭愧。还没有找到毛病在哪里……”

基洛夫用手堵住话筒，深深地叹了口气。

丘多夫见此情景，心里嘀咕着：“瞧吧，米罗内奇就要训他了。活该！我才不替他求情呢……”

可是，基洛夫继续向伊茨哈肯询问情况，并没有提高嗓门。

“你们有什么打算？”

“打算把涡轮机拆开，运回工厂。只有在工厂里才能找到故障并加以排除。”

“您认为涡轮机能够修好吗？”

伊茨哈肯明白，只有肯定的回答才能使自己摆脱窘境，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有把握，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四个月。”伊茨哈肯声音低哑地回答说。他仍然觉得基洛夫很可能叫他把工作移交给别人。

“太长了，太长了……不过，你们开始拆吧。要分秒必争……”

基洛夫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踱起步子。但他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掏出香烟，大口大口地抽起来。

“大吹大擂了一阵子，现在都溜之大吉了！可我怎么去见古比雪夫？对波斯特舍夫说什么？怎么向斯大林交代？我们已向他们汇报说提前完成了计划……真糟糕……但是，也应该谅解涡轮机

制造者们。毕竟造出了第一台涡轮机嘛！是自己，靠自己的双手造出来的，没有任何经验……有了错误，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学习嘛。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台就会造得好一些。你有什么想法，丘多夫？”

“当然，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算啦，我不骂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琢磨、体会这次失误吧。”

二

一九三二年，由于多数大型企业进行了扩建、改建和一系列新建工厂的投产，列宁格勒发生了供电中断的现象。同时，燃料饥荒和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原料的严重短缺也一起袭来。可是，根据基洛夫的提议涅瓦河上的沃洛达尔斯基大桥已经动工兴建。在这种情况下今后应该怎么办呢？

基洛夫同省委书记们商量之后，决定提出节约燃料、大力增加泥炭和页岩开采量的问题。他再次亲自到锡尼亚维诺泥炭场和格多夫页岩矿去催促那里的生产，并通过莫斯科改善了泥炭工人和矿工的物资供应状况。这一措施迅速提高了开采量。

然而，原料供应却依然困难。

由于地质学家们争论不休，致使本省开采铁矿的问题迟迟拖延不决。尽管基洛夫请求增加金属供应量，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直没有给予答复。

基洛夫决定打电话。梅日劳克仔细地听了他的陈述之后，说：“金属供应到处都很困难。你们就地挖掘潜力吧，莫斯科也是这么办的。”

基洛夫立即派了两名列宁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赶到莫斯科。没过几天，这两人就回来了，并同丘多夫一起来见基洛夫。

基洛夫看到两位使者疲惫不堪、困窘为难的样子，问道：“同志们，你们在莫斯科看到了什么？他们是从哪里弄到金属的？”

“他们把教堂的大钟回炉熔化了，还拆毁了古老的纪念像和铁栅栏。在库兹明卡，在戈利岑公爵的旧庄园，拆了大铁门。从庄园的大门沿着椴树林荫道至宫殿的四排铁链和铁柱也被弄掉了。”

“用这些东西做什么了？”

“听说是造了机车……在库兹明卡就地熔化了纪念像……”

“是谁允许这样干的？”

“不知道……看来就是下令把基督救主寺拆掉的那些人。”

“咱们这里也有人开始学习莫斯科的经验了。”丘多夫揶揄地说，“我今天收到一个区里打来的电话纪录，说由于热切希望帮助国家得到金属，他们拆了教堂的围墙、铁门和一座寺院的铁门扇。”

“什么？！”基洛夫暴跳起来，脸色苍白，“这是野蛮行为！这座寺庙可能是俄罗斯优秀建筑师的创举。必须制止这种胡作非为，惩罚肇事者，以儆效尤。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丘多夫？你要去查办他们！”

“是！一定要去查办，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同志们，你们要在全市组织好回收废金属的工作，”基洛夫转向公用事业工作人员说，“去打捞沉没的轮船。到垃圾堆里去找金属……你们自己不但要记住，而且还要对别人说清楚：只要我在列宁格勒，就决不允许毁掉列特尼花园和河岸街上的栅栏，也不允许破坏大桥上的装饰物和任何一个纪念碑或纪念像，不管是市内的，还是郊区的！”

三

收获季节就要到了。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基洛夫就来到了科尔平斯基国营农场。这个农场早在两年前就建起了几个很好的

养畜场和大型青贮饲料塔。

这一年，列宁格勒省实现了粮食自给。基洛夫转而集中注意大型国营农场的生产情况，以确保列宁格勒的肉、奶、蔬菜供应。

科尔平斯基国营农场的生产情况很好，这里的机器设备已经作好了收割庄稼的准备工作，因此，基洛夫没有在这里耽搁就到省内其他农业单位去视察工作了。

傍晚，基洛夫的汽车快要开到莫斯科公路的时候一下子在难以通行的乡间土路上陷进泥坑里。他们没办法把汽车从泥坑里弄上来，于是基洛夫让司机到附近的机器拖拉机站去求援。

黄昏时分开来了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拖拉机手跳到地上，微笑着走到基洛夫跟前。

“您好，基洛夫同志！您不认得我了吗？有一次你们在我们那个地方打猎，我和我父亲同您一起喝过茶……”

“安德烈？锡尼亚维诺泥炭场的？”

“就是我！现在我在家里住了。我学会开拖拉机了。我在锡尼亚维诺沼泽地见过您，就是在那里才知道您是谁的。”

基洛夫握住他的手，说：“你调到集体农庄来了？”

“是的，这对我方便些。机器拖拉机站就在附近。工资也可以。”

“你父亲及全家都在集体农庄里？”

“能到哪里去呢？都在农庄。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象个样子了。机器拖拉机站帮助我们。”

这时，司机把钢索挂在汽车上，喊了声：“好了！”安德烈登上拖拉机，拉动操纵杆，一下子就把汽车从泥坑里拖了出来。

临别时基洛夫问安德烈：“邻居们生活怎么样？”

“现在好多了。情况到处都在好转……”

“请向庄员们问好，安德烈，祝他们幸福。”

“谢谢！我一定转达！”

第四十章

—

十一月中旬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屋顶上蒙了一层雪被，树木挂上了一层白霜。全城银装素裹，处处诗情画意，如同神奇的童话世界。不仅是孩子们，连成年人也被吸引到街上去欣赏这洁白如玉的冰雪景象。

基洛夫早就盼着下雪，渴望沿着雪橇在初雪上轧出的小道去打猎。但是，星期六天空还是阴沉沉的，直到星期日早晨才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

下午，天慢慢转晴了。孩子们从一个个大门洞里涌到院子里。他们欢快的喧闹声使基洛夫不禁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放下书本，穿好衣服，对妻子说了声：“我出去散散步”，就走了出去。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的光景，有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走进红霞街一座大楼的院子里，在楼门口停住脚步。这里有一个开电梯的女工值班。

“请问，基洛夫同志住在哪儿？”

值班女工打量了一下这些陌生人心里泛起一阵狐疑：“倒像是工人。可是有个人腋下夹着一个沉甸甸的纸包。”

那个夹着东西的人看到她迟疑不语，便温厚地笑着说：“请您放心。我们是伊若尔厂的工人，来给米罗内奇送一件礼物。是他叫我们来的。”

“噢，噢，那太好了……可是他不在家。”

“真不凑巧！”白胡子老头叹了口气，“现在怎么办？”

“你们不要着急，”女电梯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用手掌罩在眼睛上方，透过稀疏飘落的雪花向远处张望。

“你们瞧！正说着他，他就来了，正向这边走呢。你们往林荫小路那边看。”

基洛夫戴着护耳皮帽，稍稍向前探着身子，沿着林荫小道拉着四个连在一起的雪橇，上面坐满了孩子。他把雪橇拉上一个高岗，高兴地喊道：“喂，孩子们，现在把雪橇解开，你们自己滑下去吧。”

“谢谢，谢廖沙叔叔。谢谢！”孩子们喊着。

基洛夫认出了工人们，走过来向他们打招呼。

“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谢谢同志们！到家去吧！”他拉开了楼门。

走进过厅，他帮客人们脱下外衣，请他们到餐室里去。

“同志们，来吃饭吧，不要客气。”他拉着白胡子老头的胳膊一起走进餐室，“阿尔谢尼伊奇，我看你身体很好嘛，没离开工厂吧？”

“厂里不让我走……还能凑合着干。这是我们这些老头子们从伊若尔厂给您带来的小小礼物。”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米罗内奇，不要拒绝我们工人阶级的好意。”阿尔谢尼伊奇说着迅速打开纸包，取出一尊很重的伊里奇半身浮雕像放在桌子上，“谢尔盖·米罗内奇，请不要见怪。我们不是艺术家……伊里奇的这尊像是用铸造初轧机机架的那种钢铸成的。”

“真的吗？”基洛夫惊异地抚摸着雕像，“这种礼物是无价之宝……谢谢，朋友们，谢谢！”

大门“吱呀”响了一声。这是玛丽亚·利沃夫娜回来了。她的脸冻得红红的，看见客人，便走进餐室。

基洛夫介绍她同几位老工人认识之后，指着浮雕像说：“哎，玛丽亚，你来看看！这是用初轧机那种钢材铸成的。”

“太好了！”玛丽亚·利沃夫娜抓住浮雕像，但她还没拿起来，就立刻放下了。

“这么重呀……”

“啊，你手指上怎么有血，玛丽亚？”

“在哪儿？哦，可能是刚才……没什么，我去抹点碘酒。马上就来……”她匆匆地走了出去。

阿尔谢尼伊奇用他那粗糙的手掌摸了一摸浮雕像的背面，说：“啊，果然是有毛茬……谢尔盖·米罗内奇，您这儿有锉吗？”

“当然有，跟我来！”他拿着浮雕像，领客人们穿过走廊，开开一个小房间的门。

“请到这儿来！”

“哎呀，这儿简直是一个小工厂！”阿尔谢尼伊奇惊异地喊道，“有工作台、老虎钳、各种工具，你真像一个真正的工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工人嘛！”基洛夫笑着说，“我原来的职业就是机械工。这不，在闲暇时间我就来这里干钳工活。”他用老虎钳夹住浮雕像，操起锉刀，一会儿就把所有的毛茬锉光了。

阿尔谢尼伊奇用手摸了一下，说：“好了，谢谢。真抱歉，把您夫人的手弄破了。”

“没关系，阿尔谢尼伊奇。”

大家走出小房间，来到走廊上，客人们表示要告辞回去。玛丽亚·利沃夫娜听到他们说要走，就从餐室里跑出来说：“怎么，你们要回家？这可不行，同志们！快快跟我到厨房去洗手。马上开饭……”

二

十一月二十七日，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头昏、心脏隐隐作痛。这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不良感觉。他不相信，他这样健康、强壮的身体会一下子垮下来。因此，他没叫医生，只是对秘书说了声，让他安静一会儿，别来打扰他，就在沙发上躺下了。

他想：“不能在这里无聊地躺着。对于疾病，应当用顽强的意志去克服，去战胜……况且现在心脏也不疼了……行了！”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一会儿看看窗户，一会儿看看墙壁。

忽然，他的视线落到一张画满红箭头的苏联地图上。这张地图与大型体育馆的规划图并排挂着。“奇怪……哪里来的这张地图？几天之前这儿还没有呢，也许是丘多夫挂上的？真有意思，不知他想起什么来了？……”

他远远地看到，红色的箭头把列宁格勒和全国许多城市连接起来。箭头很多，就象太阳的光芒从红圈——列宁格勒四射开去。基洛夫走近一些，看到图上写着的字：“列宁格勒——工业的前哨！”“真有你的，写得太好了！”他走到地图前，又看到另一行题字：“列宁格勒用先进技术装备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建筑工程，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几乎所有巨大项目的建设。”基洛夫昂起头，他想：“是啊，是这样。列宁格勒人是好样的！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我们没有虚度光阴！’”他的视线落在图例上，这里画着一些汽锤、拖拉机、涡轮机、初轧机、柴油机、挖土机、发电机、电动起重机和许多其他机器设备。箭头所指，就是从列宁格勒得到这些东西的一个个城市和乡村。

“还可以加上橡胶、铝、磷灰石……难道能数得清吗？真是数不胜数！……是的，列宁格勒人在粉碎反对派之后没有虚度光

阴……当然，文化建设还比较落后。眼前就是一个明显的不光采的例子！”基洛夫看了一眼挂在旁边的那张大型体育馆的设计图，“可是，建成这样规模宏大的体育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在海边筑起十层楼高、直径约二百米的环形土墙！而里面要建起可容十万观众的看台……唉，头又痛起来了，发晕……我得坐一会儿。”

基洛夫无力地坐到沙发上，把头仰靠在靠背上。这时，女秘书开门看见他这副样子，吓了一跳，慌忙跑去叫人……

丘多夫和两个穿白大褂的大夫匆匆跑进来。大夫给基洛夫作了听诊和扣诊，异口同声地说：“需要立即长时间休息。”

不管基洛夫怎样说他工作离不开，执意不肯休息，第二天，省委的同志们还是把他和妻子一起送到托尔马切沃陡岸休养所了。

三

休养所原为一家贵族住宅，座落在涅瓦河高高的河岸上，周围是一片森林，林间有白雪覆盖的草地。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住宅本身的舒适条件，都十分宜于休养。唯一使基洛夫感到不快的是，休养所里除了服务员和一位照看病人的老教授，别无他人。

基洛夫习惯于同人们交往，现在，他感到寂寞无聊，只好整天埋头读书或听收音机。他不想散步，因为天气太恶劣……但不久下了一场新雪，周围顿时活跃起来。

基洛夫请求把他的猎枪和子弹送来。从此，他常常到森林里去，这样，他的自我感觉很快有所好转。每天晚上，他和教授下棋或者交谈读书感想。

有一次，来探望的朋友带来一本新列宁格勒风景照片集。基

洛夫和妻子玛丽亚·利沃夫娜爱不释手地翻看了几遍，决定晚上把它拿到客厅，让教授看看。

晚饭后，他们和教授坐在蒙着毯式桌布的圆桌旁。基洛夫说：“教授，您想不到我给您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吧？”

“我猜，”教授笑了，“您大概是打到了一只兔子。”

“不，您要吃到熊肉了，”基洛夫诙谐地一笑，拿出风景册，摆在教授面前，“给，您看看。”

“新列宁格勒！有意思……说老实话，我更喜欢旧彼得格勒的宫殿、大桥、河岸街……不过，让我来瞧瞧……”

“不，不，让我翻给您看。”

基洛夫坐到教授身边，一张一张地翻开影册。罢工街、莫斯科大街、森林街上的多层楼房一群一群地呈现在眼前。

“真不敢相信，这难道都是近几年建成的？”教授惊奇地问。

“当然！”基洛夫肯定地说。

“好漂亮呀！您说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这些建筑千姿百态，各不雷同。好！太好了！噢，这个半圆形建筑物是什么？”

“莫斯科-纳尔瓦文化馆！”

“呵，有气派！”

“请看，这是瓦西列奥斯特罗夫斯基文化宫！”

“太宏伟了！真是壮观！嘿！”

接着，基洛夫翻到了纺织学院和奥布霍夫保卫战大街建筑物的照片。

“等一下，等一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这是一些什么小房子？这么漂亮。”

“这是科尔图希科学城，巴甫洛夫院士就在这里工作。”

“啊，是这样。我经常听人说起这个小城。多美的地方！巴甫洛夫一定很满意吧？”

“很满意，说我们比外国还阔气。”

基洛夫翻到了几张秀丽的风景照，这是叶拉金岛上的文化和休息公园。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剧场。

“这真是奇观！”教授喊了一声，“这是什么？新科洛西姆斗兽场？”

“这是一个新体育场，我们刚刚开始建设。比科洛西姆大两倍。”

“是啊，说实在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真使我大开眼界……建了多少东西呀！多么好的建筑物！……”

“教授，如果您看看列宁格勒大型工业建筑物的画册，如电力厂、金属厂、红色普季洛夫厂的宏伟厂房，您还不知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什么？我回答您。我想说，我要说：不该把您弄到这儿来，是的，不该弄到这儿来！应当把您送到克里米亚去，强迫您休息一整年！”

基洛夫哈哈大笑起来。

“您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教授。难道能强迫夜莺不唱歌吗？无所事事，我就坐不住。再同您一起在这里呆几天，散散步，我就逃走！真的，我一定要逃出去！列宁格勒有多少刻不容缓的事情正在等着我。”

四

一九三四年来到了。一月底，列宁格勒发生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基洛夫感冒还没有痊愈就动身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同行的有列宁格勒的一百三十二名党代表。基洛夫将在大会上发言，他激动不安，懊恼自己生了病，在车上睡得很不好。

他到达莫斯科，刚一踏上月台就看见了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身穿军大衣，戴着有遮沿的便帽，迎面向他走来，微笑着，张开两臂拥抱他。

“谢尔戈，亲爱的，我感冒了，不要走近我！”

“国内战争时我们连伤寒都不怕，感冒就更下不倒我们了。”奥尔忠尼启则笑着说，紧紧地拥抱了自己的好友，“到我那儿去吧，基雷奇，车子等着我们呢。明天我就会把你的感冒治好。”

盛情难却，基洛夫提起皮箱同奥尔忠尼启则并排走出车站。

代表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告开幕。会议在热烈的、振奋人心的气氛中进行。代表们热烈地谈到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过去的机会主义者和偏激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人甚至表示悔过并颂扬了斯大林。

代表们每天都在听发言，热烈地鼓掌，在休息室里兴奋地交谈。已有四十多人就斯大林的报告发了言，可是还没有提到基洛夫的名字。“难道把我忘了？会不会突然停止讨论？……”他这样想。三十日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在吃过晚饭喝茶时，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奥尔忠尼启则谈了自己的担心。

“是不会忘掉你的，”奥尔忠尼启则笑着说，“你代表列宁格勒！不必着急，明天就会让你发言……”

三十一日早晨，波斯特舍夫宣布第十次会议开始，并立刻宣布说：“基洛夫同志发言。”

基洛夫由于事出突然而战栗了一下。而且，震撼着整个大厅的突然爆发的掌声使他更加感到惊愕。他走上讲台，向大厅里看了一眼，不知怎么胆怯起来。全体代表肃然起立，站着向他鼓掌。他想：“真见鬼，这可不好了……怎么办呢？”他不想象斯大林那样同大家一起鼓掌，他害怕可能被说成是不谦虚的表现。“诚然，大

家并不是向我鼓掌，而是向列宁格勒鼓掌。但是，我必须阻止大家这样做。”于是，他举起双手，请求——简直是央求代表们安静下来。

随着掌声渐渐平息，基洛夫的心情慢慢松弛下来。他越来越镇定，越来越高兴了。当掌声完全消失时，他的脸上猝然焕发出笑容。他有力地扬起右手，说：“同志们！”

这个字眼儿他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然而，这一次他把自己的灵魂、力量和热情全部倾注出来，一下子使整个大厅变得悄然无声。很多代表不止一次地听过他发表热情灼人的演说，相信他的这次讲话一定是独特的，基洛夫式的。

然而，在五十多人已经就斯大林的报告作了发言之后，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况且，连日开会，大家已经疲惫不堪，只希望听听闭幕词了。

基洛夫个子不高，相貌平平，身穿朴素的保护色军便服。他看到，他感觉到，大厅内几百只眼睛正在凝视着他。他冲着大厅喊了一声：“同志们！”停顿了一下，向代表们靠得更近一些，开始发表讲话。他满怀热忱地讲着，不看任何提纲或小条子。他谈到列宁格勒的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创建的功绩……

“我认为，我们必须把一切科学，其中包括工程学和力学，提高到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高度……譬如，材料力学就是一门极其必要的科学。但是，我们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那门研究国内外敌对阶级的反抗的科学，而这门科学应该被置于首位。”

大厅内掌声雷鸣。

基洛夫感到鼓舞、振奋。等掌声一落，他继续说：“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我们的党空前地坚强一致并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他再次讲到列宁格勒人民的功勋，并幽默地谈到那些“落伍”的反对派，逗得大厅内响起阵阵笑声。

基洛夫生动地描绘了巨大成就之后，一下子从一个政论演说家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代表。他在结束发言时微笑着说：“我们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真见鬼，说句心里话，生活真有意思啊，多么想生活！”

大厅内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五

基洛夫从莫斯科回到列宁格勒。他不仅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也是中央书记了。列宁格勒的代表们自豪地说：“我们的米罗内奇在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了……”

但基洛夫毫无虚荣心。他立即投入了工作，向党的会议作报告，会见工人、农庄庄员和专家，在方圆上千公里的列宁格勒省奔忙不息。

六

十一月，莫斯科来电报请基洛夫去参加中央全会。

中央全会象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样也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举行的。全会通过决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在全国取消实行了将近四年的配给制。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鼓掌的大喜事啊！

基洛夫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列宁格勒。他着手准备向全市和全省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报告十一月全会的决议。大会定于十二月一日晚上在塔夫里切斯基宫召开。

大约在下午四点钟，人们陆续到达塔夫里切斯基宫。许多人来自遥远的乡村和区中心。街上很冷，他们就到侧厅里坐着或者来回走动，交谈着各自的见闻。

五点钟左右，各工厂的与会者乘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或卡车相继到来。也有一些人是步行来的，十至十五人一批。他们走进会场，在辉煌的圆柱大厅里就座。列宁在这里不止一次地发表过演说。

大家情绪振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取消配给制的决定，因此大声地议论着，说笑着。

不一会儿，大厅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但是，因为基洛夫还没到达会场，所以迟迟没有宣布开会。

会议主席团办公室里聚集了很多人，有各区的领导人、厂长和各党组织的书记。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交谈，不时地看看手表，焦急地等待着。可是，还是不见基洛夫的踪影……

大厅里几次响起了催促的掌声。一个负责人走到台上，要大家耐心等待，说基洛夫很快就会来……

一种令人不安的预感蓦地掠过会场：说笑声嘎然停止了，大厅内变得越来越静……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出事了……”这句话旋即传遍了整个大厅。

靠门坐着的一些人急匆匆地走到外面，向会议主席团办公室那边奔去。人群越聚越大，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办公室里有一人把门拉开一条缝，恳求人们说：“安静，同志们！请安静！别妨碍……正在同斯莫尔尼通电话……请大家回到大厅里去……”

大厅内的气氛越发令人不安了。工人们忧郁地坐着，一声不响……

“难道是要打仗了？”有人低声问。

“别说话，会宣布的！”大家喝斥他。

又是沉默、寂静。静得使人感到压抑、窒息……

忽然从什么地方远远地传来脚步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向台子的边缘跨了一步，喃喃地说：“同……同志们……”他哽咽着，泣不成声，从瓶子里倒了一杯水。他的手颤抖着，杯子碰得牙齿“格格”地响。他喝了几口水，稍稍镇静了，又走到台前。

“同志们！发生了极大的不幸……刚才在斯莫尔尼……基洛夫同志被杀害了。”

这一不幸的消息把人们惊呆了。整个大厅没有一点声息……可怕的沉默持续了几分钟。突然，一个女人号啕大哭，不知是谁大声地呻吟。大厅内响起深深的叹息和压抑的恸哭……人们慢慢离去……

基洛夫被暗杀的噩耗如晴天霹雳震撼了全国和全世界。千万封义愤填膺的电报飞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电台从早到晚播放哀乐。列宁格勒人排着望不到尽头的长队向自己的米罗内奇告别……

在遥远的塔什干，古比雪夫从笔记本上扯下几页纸，振笔疾书，给报社写下了下面这段充满激情的话：“我和基洛夫同志都在托木斯克坐过牢。一九一九年我们在阿斯特拉罕，在同邓尼金匪帮的斗争中初次见面……基洛夫同志是士兵、工人和农民的灵魂。他保卫了阿斯特拉罕……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党员——一位视野宽广的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同志被杀害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为反革命资产阶级所仇视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

当时住在克里米亚的高尔基惊悉基洛夫遇难的消息后，坐立

不安，无法平静，他向莫斯科拍电报说：“一个优秀的人被杀害了。他是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杰出榜样，是一位文化巨匠。我的心完全和党及全体正直的工人一样感到万分悲痛。”

发出这封电报以后，高尔基还是不能安静下来。他想着基洛夫，追忆着同他两次会见的情景。他在给康斯坦丁·费定的信中倾注了他的感情，他写道：“我完全被基洛夫遇害这件事惊呆了，我感到痛苦万状。总之，我的情绪糟透了。我非常热爱、非常尊敬这个人……”

从那个悲痛的日子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但基洛夫的名字没有泯灭，没有暗淡！他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生活，而斗争。人民永远怀念他，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为他著书，拍电影……

然而，人民的爱戴要比花岗岩和青铜更牢固，比书籍和电影更长久！基洛夫过去和将来都为人民所热爱。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